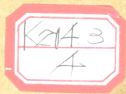


96-120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五)



元

世祖皇帝

元至元二十五年春二月毀宋故宮為佛寺 從僧格及嘉木楊喇勒智言凡宋宮殿亦廟悉毀為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

刻為浮屠基杭州府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死者四百人行省朱彥董文用曰非時役民不堪矣宜少徐之不從

三月帝如上都以鄭制宜鄭宜字子正領樞密院事 故事車駕如上都樞密院臣俱從行咸留一人領院事

漢人不得與為至是以屬列官鄭制宜鄭制宜字正選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充留之

托歡引軍遠陳日燈遠擊賊之尋遣使來謝罪 托歡復遣兵追日燈于海右丞相阿巴齊阿巴齊遣使傳言之

敵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燈復遣使請降以欺師諸將信其說久之

不降揮衆據海口阿巴齊率眾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將復叛所得隘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燈復集散兵三十萬于東關

治北有城逼托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發毒矢將士東瘡以戰藥揮阿巴齊皆死前軍蘇都爾蘇都爾奮

勇乘之交人小却托歡由間道趨還日燈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已罪帝以托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

夏四月饒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傳解不至 枋得過入建陽及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千人枋得亦在列

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命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

不可與國存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庸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奏

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者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丘呂甥程粟杵白廚

養卒亦不可得辨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江南盜起 廣東良醫醫藥浙江民楊鍾龍柳世英備州民鍾明亮各擁眾萬餘相繼而起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

周伯行樞密院副使龔真宣寶龔真字伯行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憚上疏言福建郡

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僻處由平宋以來官吏貪虐虐民住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以踞踞甚非一視同仁之意

况福建歸附之民見之十萬萬之變見之十萬萬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列于其其可以尋常草窺視之宜遣精兵明號令以計取

之可也御史大夫伊魯伊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遣將討之帝曰當遣當遣當遣以提聞蒙圍位已任卿毋以為慮也

詔曾孫特穆爾三子曾孫特穆爾三子行遣 納延餘黨和洛賓斯和洛賓斯及哈丹等尚攻據邊郡未下詔曾孫特穆爾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六 元世祖皇帝

北撫諸軍討之都指揮... 府

五月河決下梁 時江浙行省丞相...

秋九月尚書御史中丞... 時江浙行省丞相...

遣失臺臣憚之陰求自解... 時江浙行省丞相...

做行省鞠治之宣及御史... 時江浙行省丞相...

買徵理司冬十月遣使鈎考... 初僧格摘委六部鈎考...

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 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

請以參知政事錫都等十... 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

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 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

意令權益用事立尚書省... 鈎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為...

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 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僧...

遺漢國公趙鼎學佛十吐... 蕃

十一月立僧格輔政碑 時... 天下騷然而江淮尤其謗...

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 公輔政之碑

十二月以董文用為御史中... 丞 文用入為中丞首舉胡...

丞當時以為極選會僧格... 當國貴戚見之皆屏息遙...

食丞相府矣亦不答時朔... 方軍興而徵求愈急文用...

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 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

謂子帝言文用勉徂沮法... 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

二十六六年春正月地震

開會通河... 從壽法縣... 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

也今為... 引汶水以達御河...

人臣立碑... 趙鼎學佛十吐蕃

趙鼎學佛十吐蕃

趙鼎學佛十吐蕃

百五十餘里中建臨三十一以時著涉河成名曰會通

初天佑見時方求才後薦楊保為功遣使誘之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封或

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 犯者籍為兵

福建家知政事魏天佑執宋謝枋保至夫都不屈死之

六月海都寇邊秋七月帝自將討之 海都兵至和林宮殿使奇卜

帝帝嘉魯之初海都至杭安 置開北此時 皇孫鳴瑪拉太子

冬十月禁百官受饋酒食者 內外百官有犯之者籍其家資之半

閏月帝還大都 十二月招括馬 先是令百官市馬助邊儲不足用復括天下馬

二月以中書右丞相已英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 和林置知院自己延始

三月庚辰朔日食 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 犯者籍為兵

八月辛未朔日食

帝幸大聖壽萬安寺 詔天下梵宇所貯藏經集僧論之仍給所費最為例

初二十七年夏四月朔日食

秋八月辛未朔日食

地震九月救天下

武平御金大定有元初或武平御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厥瀉死傷者

元世祖皇帝

元世祖皇帝

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在臨龍虎臺在順天府昌平州西居瀋陽南口遣諺爾根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價格甚嚴指切時政時價格遣錫都王濟寧等理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徵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于是集賢直學隨應固諺爾根薩里入奏于帝謂須下詔蠲除舊歲天變可謂帝從之詔單已具價格曰此必非常意願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僅以失陷歸咎尚書豈不高丞相深累耶價格悟遂救天下民類稍蘇

冬十一月增置萬戶府分戍江南 江南行省言湖東地極險惡賊所巢火初巴延等十各路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為多寡後為蒙古特更易其法今宜復遣三萬戶分地戍守之以哈喇哈一軍戍明台伊奇理一軍戍溫城札呼密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路據大江宜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詔從之

安國罷 安國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首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衛

大水 江南民流者四十五萬餘人凡發粟五十八萬賑之

二十八年春正月價格及諺爾根薩里罪里以罪免 天下以價格鈞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哩克曰價格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為上親信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欲耶北清河之北也在順天府通徹哩克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扼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憐念力曰臣與價格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呼密問之對曰價格與敵聽明秦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盡誅之恐為陛下憂

會廷臣言者益眾遂詔臺省相與審取之價格辭皇帝曰價格為惡始終四年臺臣言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休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任者免價格等官徹哩克率衛士三百人詣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諺爾根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資其李與價格同事一無所匿正亦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湖州學士李倫上言價格為第一事故以非罪除方受上諭知天下諸國帝嘗與同臥床以以價格為第一事故以非罪除方受上諭知

二月罷復理司 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鈞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鈞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吏阿哈瑪特價格當國設法已極其當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通寶錢焚文牘至一空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以旺札勒土別今並改為尚書右丞相呼密平章政事 初價格欲殺楊居寬郭佑利部尚書希密等之不得價格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久之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為相謂之曰朕過聽價格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呼密曰朝廷動舊

用為相謂之曰朕過聽價格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呼密曰朝廷動舊

臣右者尚多今本外用臣無以服眾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莊札勒可需者藉阿哈瑪特家其賂遠近臣皆有簿籍唯無莊札勒名又嘗言價格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故知其可也乃拜莊札勒尚書右丞相布呼亞平章政事

三月踏價格輔政碑 初帝命翰林學士蘭復字子琳撰文至是復已改廉訪使蘭復亦坐克夏五月遣西僧嘉木楊勒勒智下獄尋釋之 嘉木楊勒勒智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攫取金寶珠玉無算私庇平民之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望保益官物遣使追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責者諸臣皆言宜誅之以謝天下帝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

復徵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 因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復致之初許衡應召時道過國門

下價格獄還其黨約蘇穆爾誅之 崔或言價格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親舊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蔽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為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約蘇穆爾價格妻黨也尤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價格獄復繫約蘇穆爾還湖廣誅之初約蘇穆爾因人言湖廣兩省長吏及吏者富人比價欲刻

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價格獄復繫約蘇穆爾還湖廣誅之初約蘇穆爾因人言湖廣兩省長吏及吏者富人比價欲刻

見尚考曰急天下輿論如曰民不現命安所自上計行家約蘇穆爾起曰鄰國錢糧無不增羨亦州何問不然此直將判其才

罷尚書省右丞相旺札勒等並入中書 頒行至元新格 初朝廷未有法守百司斷理設訟備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相祖家世業吏初以公規治民崇法理財

等十事擬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秋七月價格伏誅

八月平陽地震 壞民居萬八百餘區壓死百五十人 九月遣使招諭琉球琉球久不通中國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兵往伐之既而閩人吳志斗自言熟知海道宜先招諭之不

從然後用兵未晚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志斗禮部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志斗卒于行初志斗嘗斥祥誕妄要功人疑為祥所殺詔福建行省按問會故不竟其事

冬十月遣禮部尚書張立道字編其先使安南徵其王入朝 托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陳日煊死子日煊襲位布呼靈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宜不震懼窮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禮部尚書張立道嘗

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安南自固不臣
暹于王命託靈
海口之數至子
折持橫兵至懸
聲靈以張天討

若以其為... 戶部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三百四十三萬三百二十有口...

十二月滿瀛國公田租 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 征賦盡輸之至是國何榮祖言召各省任錢穀之臣至京師雜議科取之法... 戶部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三百四十三萬三百二十有口...

開通惠河... 在昌平州東南神山山水... 玉泉山... 每十里置一橋...

開通惠河 由大通橋至通州入白河... 在昌平州東南神山山水... 玉泉山... 每十里置一橋...

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 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保...

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 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保時羣盜皆以次就平...

二月以伊克穆蘇... 瓜哇瓜哇... 以其亡失太多及治其機土罕必關耶...

二月以伊克穆蘇... 瓜哇瓜哇... 以其亡失太多及治其機土罕必關耶... 三月誅僧格... 伏誅乞誅之以謝天下...

生既而不計其
多有遺書以死
國事為得十位
庚人自律律以
主守之律書無
可辭也若以此
病之沈而貸之
則凡供于職者
皆得藉口卷顯
以此其後無之
計則則非已通
對對觀此非所
以上漢之宜所
以教者耶

徽宗學士楊檢孫頌入議中書省事解不至 恭愍于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稱言木全有司以漢聘四皓
故事聘之至宗師與定科舉之議及方正應法應成搜集賢學士亦太史院事即解歸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察御史蕭
琥上書請天下賢士若胡松道王倬姚勉謝道淵雷晉粹仁等十餘人恭愍與馬詔起恭愍入議中書省事力辭不至平
夏六月南浙水 詔免田租一百二十五萬七千餘石
閏月廣西上思州 詔置分州先遣右丞程鵬飛將兵擊之 上思州土官黃亞許擁眾二萬結文趾為援冠陷忠州州州州州州
江州 詔置分州先遣右丞程鵬飛將兵擊之 上思州土官黃亞許擁眾二萬結文趾為援冠陷忠州州州州州州
雲南遣使入貢 張喜至雲南請陳日燁曰昔鎮南王不用勸導率眾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
癘之毒而雲南領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汝
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遂使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燁泣謝出奇寶為贖身道却之因妻其入朝日燁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汝有
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何惟嚴院代之隨立道上禾謝華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思立道之功
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燁懼卒不至已而復遣吏部尚書梁曾及禮部郎中廖孚持詔往徵之

秋八月罷福建銀治 初福建參知政事魏天佑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天佑乃獻市鈔民銀輸官而私其
百七十錠至是臺臣以聞請追其賊而罷銀治從之 魏天佑初出鎮北邊後封梁王移鎮雲南至是復改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太祖四大
冬十二月改封梁王噶瑪拉為晉王鎮北邊 噶瑪拉初出鎮北邊後封梁王移鎮雲南至是復改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太祖四大
郭國多之地 王天性仁厚陛下有恩良賴以安

諸王穆爾特穆爾特 穆爾特 穆爾特 穆爾特 穆爾特 穆爾特 穆爾特 穆爾特 穆爾特 穆爾特 穆爾特 穆爾特 穆爾特 穆爾特 穆爾特 穆爾特
而已先登臨陣諸軍爭奮大破之穆爾特穆爾特僅以身免已延軍遠遯伏兵復擊敗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眾以歸
以張珪代公孫為江准行樞密副使 珪時為管軍萬人入朝帝欲用為樞密副使約蘇特穆爾特曰珪尚少果欲大用可使他日帝
曰不然其家為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遂拜江准行樞密副使

詔三十年春正月汰冗員 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詔遣軍屯田 詔邊境無事本軍屯耕以食
始置社稷 至元初已詔歲祀而未立壇壝至是始用舊言置之

右丞相安圖卒 帝聞之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弗信果喪予良弼命大臣監喪喪事 喪葬大德中
二月以嘉木楊判勒智子安布也剌魯伯為江浙行省左丞 尋以江南民怨嘉木楊判勒智不已罷之

春言已甚遠
昔人言之甚詳
在處此舉或以
重傷而在北邊
恐上都有害
恐起正其誤欲
以此以神道設
教其不察時時
既為元代世世
既有此置去
久遠不致立時
身後家貧索

家徒貧在宋以
折請使此行
湯燕都幾二十
數問竹車使者
如高應松即以
不食而卒徒貧
中居執政視家
國為負者不能
得一死以報官
節仍欲嚴廢生
徒願願人世難
處與亡而死第
亦不足以將其
難受處士之

命之本也... 帝崩 魏王諸大臣... 命之何... 廟號世祖國語尊稱曰成皇帝

御史中丞... 辨其文曰... 之出實當... 夏四月皇孫特穆爾即位于上都

瑪拉曰... 命述所以... 追尊皇考曰... 五月以約蘇特穆爾為太師

罷伐安南兵... 六月庚辰朔... 賜宋使臣家... 息至是年逾八十詔賜號處士

秋七月詔... 布呼密能為... 卿先朝腹心... 是耶曰惟此... 民犯法皆賂... 豈可容其... 者主被誅... 合奏以為陝西行省

平章政事... 太后謂帝... 布呼密能... 初世祖崩時布呼密能得預顧命

命丞相旺札... 以其年位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

故慰勞之曰... 卿先朝腹心惟朝夕故沃匡正不逮庶無負先皇付託之重

廷議大事多從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布呼密曰汝部內所產盡如

是耶曰惟此數耳布呼密曰如此則既無益于民何足為瑞遂罷遣之

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祈福謂之多爾瑪... 其安... 民犯法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西僧謂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布呼密曰卿且休朕今朕欲言有奴告主豈可容其犯法若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令布呼密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語布呼密曰卿且休朕今朕欲言有奴告主者主被誅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布呼密言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為違廢前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布呼密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耶乃復留之

魏史獨何心註
當魏時為東
尤當明於大義
正不得其末
受新朝封爵
為庶民耳

後魏代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六

冬十月帝自上都 帝巡狩武吉布拉克一作三不川之地與地遠者而馳並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時無以慰之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宜趨還京師帝始始還

弛江西銀冶謀逆 江西省臣言銀冶歲輸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堪命自今從寬辦之不為額

十一月罷江南行樞密院事 初江淮湖廣江西各立行樞密院江南省臣累請罷之帝以問巴延時巴延已屬疾強自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從之遂罷三院以其事歸行省

以何璋伯卿之子為參知政事也 延徽爾為參議省事 初帝諭右丞相阿里參政梁德珪字伯溫大曰中書政務卿等皆懷忠

心又不約宋史曾使還人留滯僧格雖姦邪然信屬懷其感政事無不立辦卿等其約所屬不事事者德之時有臣凡十一人至

是以璋參知政事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字執見兄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巴延微爾平章政事巴延附三十

為弟也巴延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嫌避帝曰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巴延卒 巴延深沈有謀略善斷將二十萬眾伐木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及

是卒贈太師追封淮安王

禁侵擾農桑者

成宗皇帝

紀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遺民立屯免其隸役使禁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

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慮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盡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

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備家貲賞將士帝命估償之

二月帝如上都 帝之其或則事特書不在此例

留夢及致仕 上以其在朝言無所隱厚賜遺之初世祖嘗問夢及夢及對曰夢及臣之父執其人辱重屬于自信

三月安南入貢 安南入貢于帝

地震

夏四月廣京師賑糶米肆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肆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

久多為強盜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閏月朔州河清 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

者其不能不實
其所以不實者
者乃以爲文書
其所以不實者
其所以不實者
其所以不實者
其所以不實者
其所以不實者

應天以實不以
此者且即欲以
實理有居益者
如外職事以致
職權未聞引各
進位即可於者
亦而居者亦
代策竟三公定

報費之數丞相旺札勒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據于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爲請帝爲罷中外土木之役
開鐵鑄軍運既斷社稷固此附平賊而無事也時欲開鐵鑄字樣召那字敬至上相議之字載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爲
渠填廣五七十步不可救政各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涸沒人責備帳數犯行帳常
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

三月以兩淮間田給營官軍

夏六月徵湖廣夏稅 初阿爾哈雅下湖廣罷宋夏稅用內郡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宣尉張
國紀復請科夏稅與門攤併徵湖湘重作其書御史臺以爲言詔趨罷之尋復改門攤爲夏稅併徵之戶計三貫四錢以上視江
浙江西爲差重云

秋七月大雨河決 漂沒歸德屬縣田廬木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諸海御史劉唐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

召高麗王攝入朝 先是高麗王倭傳國于其子孫以爲高麗王至是有言源僧設司空司徒等官又擅殺無罪及自造惡等事
中書請詔攝入朝因留不遣復以詔爲高麗王

江西江浙水 賑饑民二萬四千九百有奇

冬十二月定歲課三十取一

命廉訪司徵舉廉幹者各二人

韓昱見 出子孫星下二十八宿外參東極有星三十三星星布西極有二星也
對馬高麗王克瑋濟蘇從前之使勅兵備邊遇寇敗沒先是諸王額布根大察第六子哈喇沙王之子叛克瑋濟蘇廢廟之有

功至是諸王將帥共謀備邊事咸曰敵佳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克瑋濟蘇備嚴兵待之又敵果大至克瑋濟蘇三戰三克
乘勝逐北馬頭爲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克瑋濟蘇毅然曰我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三年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迴位上曰此後人所說豈可一一盡從耶神但當擇賢者任之

爾時翰林學士閻復亦因言慶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江南公田租太重

宜減以貸貧民多採用之

以哈喇哈斯爲左丞相 帝問閻復曰中書丞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喇哈斯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召入用之

二月遣僧一山使日本 江浙平章政事伊遜伯爾從前之使勸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往使而日本

却此惡民元風宗皇帝

竟不至

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 廣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上之且言臣所撰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

曰古今異且不必相沿詔元夫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

夏五月立征東行省 謂所立之司一助理使五才阮地志征東行省大德三年立未幾罷至治元年高麗王既復舊已而使

臣自其國還者言昨不能服其粟乃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克清濟蘇 古一克清濟蘇為平章政事共理之

秋七月赦江南僧寺佃戶五十萬為編民 江南編民五十餘萬悉為高木揚喇勒智入寺籍為佃戶至是困者臣言檢放之

八月己酉朔太史院奏日食不應 是日己時依歷法當日食二分有奇至期不食眾懼保章王正太史院言齊履諫字伯通曰當食

不食在古有之矧己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遠者居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冬十二月以諤爾根薩里為平章政事 帝初撫軍北邊數召諤爾根薩里不往世祖遣奉皇太子嘗僅一至及即位語之曰朕在

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神教召不往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 諤爾根薩里又別名真

全材也命復入中書

命兒子海系 諤爾根薩里已拉之長子武宗時海系領兵北邊 鎮漠北 帝以宣遠王康克楚 世祖第八子後封宣遠王

于備案命海系即軍中代之

省民出公田租 時公田為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無田墾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當慰使勸

芝喇幹 芝喇幹烏孫氏功臣察罕從孫 上民所不便實餘事于朝其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

俸民力少焉

疏四年春二月丁未朔日食

皇太后翁吉喇特氏崩 后有賢德及是崩諡徽仁裕聖皇后 事昭顯皇帝皇后諡昭聖皇后諡昭聖皇后諡昭聖皇后諡昭聖皇后

夏五月編阿散哥也 編阿散哥也蒙古之臣 不立之 上哥也 全河地投牙達雲南平章政事薛縉 縉字德潤 等發兵討之 初編人僧哥倫作亂編

王執兵兒阿散哥也 王執兵兒阿散哥也 存種之 阿散哥也 乃率其黨囚王子泰牢囚獄之王次子察麻刺哥撒八奔於京師詔遣薛縉等率行省

兵二千人往討之 已而編阿散哥也

昭文館大學士平昔章國事布哈 昭文館大學士平昔章國事布哈 有呼容羅應顯妻而家素貧乏無以養賜鈔時之 初世祖嘗布哈曰太祖嘗

手承之 昭文館大學士平昔章國事布哈 昭文館大學士平昔章國事布哈 昭文館大學士平昔章國事布哈

昭文館大學士平昔章國事布哈 昭文館大學士平昔章國事布哈

昭文館大學士平昔章國事布哈 昭文館大學士平昔章國事布哈

秋八月庚戌陰蝮格 正一品子叙正五從五品子叙從九餘以是為差

冬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西南神聖山與都那布魯布魯同三十八里地

媳婦為據其勢張甚至是旺扎勒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履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而南夷有八百媳婦米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喇哈斯曰山嶠小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勤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劉深及哈喇哈斯台改徵防此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置百萬生靈于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麾之出

五年春正月罷征東行省 先是征東行省平章克埒濟言高麗王擅署官府及僭用天子禮儀器物況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變難無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既而王暉言設省監制其國不便帝亦以克埒濟蘇不能和輯高麗遂罷行省徵之還

夏五月劉深兵次順元今貴州安順府元 蠻酋朱隆濟此宋時實有真定人宋恭宗時平定廢蠻國置大興谷諸等連兵反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瘴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地其後子孫分長安尚白宋元遠明所謂水東宋氏也

十萬入中外騷然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會求水西地其後子孫分長安尚白宋元遠明所謂水東宋氏也驍民轉餉給谷之關一夫負粟八斗卒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州置黔州大定融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給其粟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兵東感之隆濟遂連蛇節率酋諸蠻攻破楊黃諸寨發進攻貴州

秋七月詔移征緬兵伐金齒請蠻 先是緬阿散哥也還其弟赴關自陳殺主之罪乃罷征緬兵及是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

八月營出井入紫微垣 凡四十六日而滅後二年營復出紫微垣七十四日而滅

海都復大舉入寇海桑大破之海都走死 海都與都幹海都與都幹諸部大舉入寇海桑躬督綽和爾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什

九月誅高慶察罕布哈克薛綽爾為庶人 先是薛綽爾及高慶等圍緬未奉移兵金齒之詔慶等已受緬人金賂倡言死者瘴癘禁酒 時以歲凶禁酒仍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

冬十月益海運糧 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十一月遣劉國傑率師討眾隆濟及蛇節 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喇哈斯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養音布哈

六年春正月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二人父子致位顯要清瑄初為海運權臣子文虎為千戶金符完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

事上聞時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詔御史臺鞠之既而伏謀殺藉其家禁錮其親屬流其妻子遠方

劉深引兵還 宋隆濟眾五萬用兵以解深等糧道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眾還之糧重委柔士卒殺傷殆盡

二月帝有疾 西南夷俱叛遣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伊遜偕爾等討平之免劉深等官 烏撒元

三月 府屬東川元昭明軍民所屬 芒部元昭明軍民所屬 及武定元昭明軍民所屬 威楚元昭明軍民所屬

六月癸亥朔日食 太史院失于推算詔議其罪 秋九月龍興元時為詔賜賜民敢言括童男女

癸七年春二月詔定中書省官 詔中書省設官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

三月遣使巡行天下 罷贓污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竄寬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劉深遊功甚豐 又復行後 其妻元昭明軍民所屬 芒部元昭明軍民所屬 及武定元昭明軍民所屬 威楚元昭明軍民所屬

劉深遊功甚豐 又復行後 其妻元昭明軍民所屬 芒部元昭明軍民所屬 及武定元昭明軍民所屬 威楚元昭明軍民所屬

劉深遊功甚豐 又復行後 其妻元昭明軍民所屬 芒部元昭明軍民所屬 及武定元昭明軍民所屬 威楚元昭明軍民所屬

劉深遊功甚豐 又復行後 其妻元昭明軍民所屬 芒部元昭明軍民所屬 及武定元昭明軍民所屬 威楚元昭明軍民所屬

劉深遊功甚豐 又復行後 其妻元昭明軍民所屬 芒部元昭明軍民所屬 及武定元昭明軍民所屬 威楚元昭明軍民所屬

劉深遊功甚豐 又復行後 其妻元昭明軍民所屬 芒部元昭明軍民所屬 及武定元昭明軍民所屬 威楚元昭明軍民所屬

元代設官分職
皆有定數可考
若雜官多者
至一萬八千餘
人是天下無
一榮清官守者
即云貪婪及
亦不應若是之
甚况且元中定
制此職至百
以上即論死考
故未嘗大獄又
何至積如許
吏律比行便之
幾為劫能解如
果尚時蓋子亦
吏則官俸且為
之一空何本國
另選多人以補
其缺非吏能元
事皆不免遠甚
之詞檢之於理
終不可信

劉國傑敗宋隆濟及蛇師于皇特川而北擒斬之
初國傑師出福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
合即棄盾俾走賊果逐之馬過盾皆仆國傑鼓譟走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合楊葵音布哈分兵光進
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子皇特川擒斬蛇師隆濟遁去為兄子宋阿重執之來獻詔斬之餘黨
相繼平

復以特格為平章政事 初特格乞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請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特格語知凡賜子諸
王禮節亦命堂行至是復以為平章政事

旺札勒及巴延等使坐監巴延等免官旺札勒釋不問 初朱清張瑄以金帛賂貴近無不受之者事敗監察御史杜青構等言

旺札勒等與二人交通官罪之詔已定密制卜和卓朱清張瑄等免官汪德珪巴特瑪琳汪德珪汪德珪等論以達達邊良驛屬權薩里等

罷職不叙俾籍其家惟旺札勒不報既而御史及樞密院臣復言中丞董士遠亦嘗貸二家鈔為非最帝曰既云稱貸不問也

誅劉深罷雲南分省 時有司會赦議釋深罪哈喇斯曰微名首譽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納哈處士金復祥納哈處士金復祥以忠誠見用卒 復祥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造詣益遠晚歲居金華山金華山

一名松山一名松山和志長中謀道者書以淑後進表者有通儒大師學章句疏義論五經江考者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

和靖相之高明似謝上蔡復祥則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己者也家在仁山仁山與道茶山相鄰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仁山先生

夏閏五月戊子朔日食

右丞相旺札勒卒 元貞以來旺札勒號為賢相特朱清張瑄之賂帝釋不問人皆疑之疑其與張瑄

六月遣蒙古軍伐瓜沙二州 御史言瓜沙二州為邊鎮重地今大軍內屯七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二

州險隘兼立屯田以供軍從之而益相密院言蒙古兵在山東河南者往往戍甘肅等處其自備每行必

東河南者免戍屯田之兵氏蕃酋有智玉耳耳牙兒今並改隸防此

秋七月都魯遣使乞降 都魯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名謀遣使請命使至伊徹察喇會諸王將帥議曰都魯

乞降事當待命于上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烏赫馬烏赫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要置驛

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兩浙大饑 平江等十五路雪霽雨霖糧穀發粟賑民一月仍減直需米三十萬石協濟之時台州諸路早饑尤甚行省檄浙東元帥

托歡徹爾托歡徹爾賑之托歡徹爾托歡徹爾不恤治中陳手斯子宣換使並發庫以賑民之殍者已十六七

如此惡民通盜再覽 卷九十六 元成宗皇帝

以哈喇哈斯為右丞相阿呼密院院始為左丞相

八月地震 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變之由齊復謀言地為陰而主

靜妻道臣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宣弭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辜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為祈禱也時帝寤疾宰臣及宮中專政故優諫言及之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為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

抑不以聞天祥自稱召起且一飛每以不得見帝言勢難不自得每以謝病

遣翰林直學士王約真定人使高麗徵其臣吳祈入朝并流之安西 距既復位厚敘淫刑國人震怒于朝因得其國相吳祈高權

聞王父子狀詔遣約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宜肯為汝家國地耶詎泣謝罪且請子絕還國好

人黨與悉從約治遂徵祈赴關勒之流安西

冬十月詔互選行省官之久任者 時諸遠奉使言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隸編民聯姻殊為害政詔互選之

十二月詔翰林太史院官勿致任 時詔內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朝廷多措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

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為令

歷八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帝弗豫皇后召平章政事阿錫葉西域能器人 按內錫葉問曰災異如此殆下民所致耶阿錫葉曰

天地不警吾民何與焉

二月增置國子生 初增蒙古生百員至是增置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充之尋復分教于上都

夏五月癸未朔日食

秋九月復巴延等官 御史杜有構言巴延等樹黨受賕請改遠方道路相慶方經數月遊爾召復相位又與原鞠者列坐朝

堂天下之人自巴延梁德珪巴特瑪琳沁為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况密喇卜和卓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綱維是以

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屢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羣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通亦

以為然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

冬十月立海壽為懷遠王 出鎮青海在和林現元為七回之所置倉庫以 已九年春三月隨霜殺桑 船陽今山東德縣南所置川 益都河間諸路凡殺桑二百四十一萬七十餘本

夏四月大同地震 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

始定郊祀禮 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循用國俗其初宋祖趙匡胤嘗祭天於郊後宋祖趙匡胤嘗祭天於郊後宋祖趙匡胤嘗祭天於郊

中統二年祀天子於善州之西北隅漢津以為禮堂外無祀壇至元十二年以受命始於國廟正門外建祭壇祀天于帝皇地祇他二行一殿禮至大德六年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禮在丞相府中始祀孔子廟

至是哈喇哈斯等言比年地震皇慶而澤愆期歲比不登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大大陸
丁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為周禮冬至圓丘禮大夏至方丘禮地西
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十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上奉之制何可去也金嘗備三代之
興祀天南郊而方丘之禮特議以聞又惟周作壇墟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
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匱原用蓍草漢唐以後禮樂土第日益繁密金多循唐
禮今欲修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其禮配天之儀自後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社以配天
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為且中水何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六月五日德壽為皇太子後十一月

秋七月命兒子阿裕爾巴里巴特刺里巴特刺里居懷州時皇太后東歸與裕爾巴里巴特刺

與其母翁吉刺特氏居于懷州

八月給曲阜林廟濬州戶以尚珍署田五十頃供祭祀

賈胡獻寶珠 西域賈人有獻寶珠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其直省臣有謂左丞而文者曰此所謂推郭郭大路也六十

萬錠之不為過矣文問何用答曰含之不可不渴駝而可使自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人止濟一人則用

已微矣善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于彼乎

丙十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 汰其民歸州縣各寺由悉令輪租初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因政歷年殆克租賦上虧

公額下侵民利其所錄民戶或罹饑窘為其徒者生視不郵乞于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復之以備凶歲推賑其民庶幾利吾

稍均不加費于官府也從之

夏五月遣高麗使遠國復置征東行省 高麗王昨既卒遂遣諷諭仍置行省錄撫之錄撫及諸郡地數百寺及開成又大雲院璽

秋八月開成院開成院在平壤府城內原州地地震 先是會宣元陽府是 莫宣元陽府是 及諸郡地數百寺及開成又大雲院璽

宮上諸王及西 及官民虛舍殿死五千餘人

冬十二月帝有疾

紅十一年春正月安西王阿南達世祖父子及諸王穆爾特穆爾入朝 皇后召之也

帝崩 廟號成宗國語稱曰額勒哲依圖皇帝額勒哲依圖古語有壽之謂元史謂成宗壽萬歲今謂成宗曰帝

大臣其所以不立廟也則以 去世祖未遠成應具在故也

記四時其教不
易其俗其教
不易其宜中
立其流教者
于五行者以
人國本無以
其事為乃由
臣二之清相
善易且再立
使復在何故
母為太皇太后
名不正而宮
廟或宗宗有
故之矣

左丞相阿呼魯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右丞相哈喇哈斯遣使迎懷宣王海桑于漢北及其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于懷州

后以已嘗謀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及其母居懷州恐其兄懷宣王立必報前怨故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

依草書音譯德齊巴延巴特瑪琳沁諸王穆爾特穆爾陰左右之謀斷海桑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于是呼阿

依以相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田忠良博士張昇等曰曰制相廟必書廟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璋亦執不

可阿呼魯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不設死敵阻大事璋曰死畏不義爾尚死于義何畏遠寤寤時右丞相哈喇哈斯收百司符

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眾欲害之未敢發適懷宣王遣剛哩克托都爾濟討諸京師哈喇哈斯急遣

報復遣使南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于懷州

二月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自懷州諒阿呼魯等執阿南還歸于上都 哈喇哈斯使至懷州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疑未行其傅李

孟呼通上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官卑莫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阿裕爾巴里巴特喇乃奉

其母遠大都先遣孟趨哈喇哈斯視之適后使問疾哈喇哈斯所孟入長揖引其手於之眾謂孟歸也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

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當以下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汝而決第云其吉及入筮果吉

孟曰筮不違人是為大同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喜振袖而起眾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入哭蓋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嘗見阿裕

爾巴里巴特喇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偽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喇哈斯偽許之夜遣人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懷宣王遠不

能彈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復遣都魯加特人詣諸王圖喇大等於於今改改防此 遂定計

加特又力贊之於是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宣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請王穆爾特穆爾陰之祇送上都收阿呼魯巴特

瑪琳沁卷音譯德齊巴延等謀之諸王庫庫後雅呼圖後等於於今改改防此 遂曰今罪人斯得太子

實世祖孫宜享正天位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惡人潛結宜盡亂我家法故誅之宜欲作威福以觀神器耶懷宣王吾兄也宜正

大位已遣使奉盟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喇哈斯日夜居禁中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攝庶務我抑係屠小多不樂歲

而日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變要在道至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國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夏五月懷宣王海桑至上都 廢皇后已約特氏居東安 斃之謀安西王阿南達及諸王穆爾特穆爾陰遣即位大報
初海桑聞帝崩自阿勒泰至和林諸王勸成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事會議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既于內難
其母為吉喇特妃惑于日者言欲海桑讓位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海桑聞之語剛哩克托都曰我料遠陸十年序又居長皇命
之言誅難信故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天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殆
用事之臣擅權高殺恐他日或問其罪故為是奸謀爾汝為我往察事機疾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乃釋反計歸由中

遺輝和爾由東道各以幼早一萬從而避避不進托都馳至大都入道海桑言杞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胤思遠慮乃我漢受命會然已隆宗王大臣謀已定太子不違來何為汝所敢言殆有說聞汝歸為我彌縫之而趣其先是杞以海桑不至復還阿爾克布哈之信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太子監國與諸王君臣推戴之善至是托都繼往行至中道海桑與中皇見之趣使同載托都備述紀言海桑大感悟既以阿爾克布哈為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阿怡爾巴里巴特喇即付其母來會于上都海桑遂即位

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曰吉喇特氏為皇太后
加哈喇哈斯托多爾海葛勒太保遠爾軍遠爾軍今太保並錄軍國重事
以達爾罕為左丞相和爾阿爾克布哈平章政事
六月立弟阿怡爾巴里巴特喇為皇太子

認定相廟之次 哈喇哈斯等言與翰林太常議皇考天行皇帝母兄也二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相廟為宜擬論皇考曰昭聖行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廟孝皇帝廟號成宗相太廟太祖居宗廟第一世祖第二裕宗第三順宗第四成宗第五元妃翁吉喇特氏且諱貞慈靜懿皇后相成宗廟制可謂神中曰裕宗裕宗廟宋皆未嘗居天子之位但當備於其中又失禮焉哈喇哈斯問何故諱貞慈靜懿皇后

秋七月封國喇為越王左邊右丞相哈喇哈斯為和林左丞相以伊徹察喇為和林右丞相遺蔣洪陽王 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呼岱有勇力人莫能近國喇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喇哈斯力爭以為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國喇疏屬豈可以一日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國喇因語于帝曰安西謀于大統時亦嘗若其情由是罷為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太傅復錄軍國重事

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賜里祀以太牢

以都指揮使陟穆蘇陟穆蘇以角厭慶勝陟授平章政事錫迪等授平章仍領玉宸樂院使未幾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錫迪等以玉宸與刑部秩皆三品官皆榮祿大夫留不遣中書以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給授之散官不可起起其閑冗職名官高者且遵舊制降之任職高者之所志宗宗統之本

八月傳內降旨還宮 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起奏者乞勿與又外任官多帶

倫官能與本不
可以名位相制
况平昔為政府
大僚元亦樂吏
所當遵前舊序
茲若通知寵任

成宗昔以皇德
五位雅堂皇太
子宜而名攝南
未嘗委阿怡爾
巴里巴特喇與
其宗同宗此與
併為儲君自有
西晉故事可據
乃以介弟而下
委太子之號名
宜其謂何以詔
示天下其後明
宗獲禮而行之
皇儲亦且其儲
母為大皇太后
名不正而古不
相者其言可以
處之矣

己為史所所撰
其字乃今其
續二卷名其
人于斯已極
此等厚澤
如自得登
既其行百
法法也故
為可勝子

相銜非制御史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或未入任及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懇請中書政務他人輒得予請如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之

九月帝自上都

冬十月命皇太子領中書令 省臣言初置中書省時裕宗為皇太子嘗至省署教行中書令事後價格邊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建中書省舊有從中書令位請皇太子入省一泄之制可

十二月山東饑

遣禮部尚書吳鼎往賑之時議發粟四萬石不給則以鈔折之兼曰民得鈔將何從易水請于朝易米以行

徽處士蕭綱好神仙為太子右諭德玩硯諸志尤事僧 綱初出為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三十年凡天文地理律

歷算數靡不研究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召皆不起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嘗酒語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休前右諭德疾

元

卷之九十七

元

武宗皇帝

帳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齊克布哈為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 初阿齊克布哈見帝容色日悴來問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

萬金之身不知愛而進此飽食好妃嬪是猶兩斧伐孤樹豈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

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齊克布哈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即飲食反顧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

詔左右皆贊帝得身自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既而賜將康國公

兩浙饑

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死者甚眾詔八月給米六斗以沒入米清聚理財產賑之時浙東官憲同知托歡徵爾議行勸貸令

飲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贖盜海縣餉船屬長橋州祝融火藏之長橋察其有乾沒意者散于民既而果索其

錢長橋抱成案進曰錢乃是託徵家餉進怒不敢問

西僧殿上翻印了五空經不問 西僧僧之在上都者強而民訴于麻羅士方詢其由僧已率其徒去時白徒眾人公為尋查引

為夫宮既枕其
新河以轉如也
權且是校以也
相之衝射涇涇
秦魏諸國皆
善五拜軍前
後受尤小人委
諸書已無賦詞
且以分注備載
所言為善其字
分何其地也

乘朕恩旨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則欲之以來

禁費人乘驛 時有進院檀黑木可構宮室者勅江浙行省驛致之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未勒來珍異乃或以

一約上獻亦要由賜虎符國之信實驛馬使臣所需單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廢間使人過者十二百有餘三布

料乘丁令等進鈔鈔鴨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震天下屯田 中書言天下屯田一百餘處非所用非人多致廢弛除四川甘州應昌元地在今克雲南為地遠遠餘皆置置農

務者往數其可興者興之可廢者廢認從之

閏月太僕哈喇哈斯卒

伊徹察利進攻撒伯爾諸部漢北志平 伊徹察利言撒伯爾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收心僅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都幹之

子庫齊非也及處諸部來歸者于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遣軍攻之撒伯爾等果欲

奔庫齊不納遂相率來降漢北志平

左運使漢人為兩淮轉運使 時儼為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忤空臣意適兩淮糧法久滯乃左運使

為左運使欲陷之儼至熙會理最謀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每笑欲以所增羨為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美

為類病民以為已不可遂止

配二年春正月越王圖利有罪賜死 圖利居常快快有怨望意前秋帝幸涼亭元時地名在東海二里亭餘地在故國將

御舟圖利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宴萬歲山在今國石口以上圖利所居山圖利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

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鞠之解服遂謀之

始親宴太廟 以受真說告謝太廟為親宴之始是冬以上太祖親率諸將親宴及光祿監親宴

追還內降僧書 丞相塔斯布哈等言朝廷聖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頒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十三百餘道皆干土田戶口

錢穀銓選獄訟管民坊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予之制可

帝如上都 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為惑令來興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為令從之

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 從省臣言也

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邱

八月復置尚書省以奇哈特伯奇為右丞相托克托元時名為左丞相三布幹元時名洛實為平章政事保巴元時名為右承蒙格特

經理財用事既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滋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經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書未見不可常雖是其言而仍欲行之至是命洛實保巴與塔斯布哈集議保巴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所為今欲舉正彼雖有異我願行者臣請乞中書事從中書新政從前書其尚書省官請以奇塔特伯奇托克托為丞相三布幹洛實為平實保巴為右丞王傑為參知政事奇並以此三布幹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原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應仕者有之此皆素習子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勅仍改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以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置太子右衛率府 命右丞相托克托御史大夫布琳尼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雲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官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王札勒曰詹事移文數十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王札勒曰臣不慮及此家令屬官說西地兵事命往理之約不慮詹事移文數十里王約曰臣聞有說者曰一日約方事二日約為約太子問約曰臣聞有說者曰一日約方事二日約為約太子問約曰臣聞有說者曰九月頒行至大銀鈔 帝從洛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年每一兩溢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准行用庫及常平倉以儲物備母命滿漢元之鈔法至是凡三變云

帝還大都 始鑄錢 先是鈔法雖皆以錢為文而錢錢幣鑄至是始認大都立書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書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以統錢文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值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進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而日繁多民怨未悔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攷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之報 復行內降旨 尚書省言三宮內降旨言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漢于太事有急則復奏請中書之務已以書歸臣等從之

冬十月以皇太子兼尚書令 初帝從母塔特伯奇等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勅散官委之中書言皇太子言舊制一官宣勅皆歸中書以臣為中書令故也自今勅賜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質江南富民子為軍 洛實言江南平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餘皆無與皇室有占編民奴役之者勅賑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令有司收糧五萬石以上者石輸二升子官仍買一子而軍之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卒洛實言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于此詔如其言行之

十一月以阿薩爾為尚書左丞相中書學士

至大三年春正月徵李士入見以為同知樞密院事 初孟既選去有諸子帝者曰內難初定將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

道復之功居多適爾之不自然其變于也帝即命授訪之得于許昌隄山在今許州府新蔡縣西有亦作隄山或謂襄臣曰此

立皇后翁吉喇特氏世孫子也巴圖魯文

二月宣王庫克楚世孫子也謀及流于高麗 庫克楚與圖喇子喇特納錫哩世孫子也謀為不軌事覺下庫克楚殺喇特納

錫哩于漠北磧西僧德勒克世孫子也等二十四人于市遂殺庫克楚等 帝政事待格獨辦其誣詔釋之流于高麗

三月賜諸王衛伯術魯等 初世祖以海都叛招諸兵分地五戶縣為帶魯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衛伯術魯來歸高書省臣請以

賜之帝命省臣滿達其故以與之使彼知所悅

夏五月詔尚書省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三寶鈺總治百司庶務 尋加托克托大師游五國公三寶鈺游楚國公

荆襄火水山崩 襄陽岷州路對門州大水堤官廨民舍二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三千四百餘人汝州大女州備州大水

冬十月詔拔吉人籍 尚書省臣立徵院以徵稅賦世孫子也增儲得難唐省不能給帝曰比見後宮政務興收無異其歲

實減之

十一月始以太祖配享南郊 先是三帝廟于皇極殿舉行郊祀典禮佳子孫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殿又至祀天園正尊太祖皇帝

配享東配殿至祀地方丘等世祖皇帝配享東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享上帝

段大都留守鄂河兩濟關制置使于德潤見 河南海關製之嚴為武術部指揮使南書省構其典兄榮祖等十七人圖為不軌世

段鞠之正母于高其家中外死之

城中都正前都察御史也死於獄

期者眾

辛四年春正月會大朝 二十一日國語曰庫魯克皇帝 帝嘗先居於地之舊祀史書記作庫魯克 史自曰帝嘗居於

元德大之風于

皇太子龍高嘗自係托克托三帝許多寶 此年四月十五日皇太子龍高嘗自係托克托三帝許多寶 此年四月十五日皇太子龍高嘗自係托克托三帝許多寶

經已往帝嘗自係托克托三帝許多寶 此年四月十五日皇太子龍高嘗自係托克托三帝許多寶 此年四月十五日皇太子龍高嘗自係托克托三帝許多寶

漢文帝知張氏受政而及路以幾廢太宗如長風所以明史守其所以漢世守之實法所必採不可不用而用者乎在世者當慎其言以戒其過若已元武聖白野與前此弊等其失宗獨均足與和之之亦味于事理矣

國先命以

賜爵者皆

名其特誥

五字實制

賜之通矣

史與國官

之則已甚

五明史亦

賢者在

仁宗乃云

不合格

國特使人居守中廷通朝于外廷... 行以違者其宜勿用也不聽

秋閏七月賜李孟游泰園公 孟惠帝知過願以國事為己任... 則除之孟曰史亦富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情者宜其此言氣類不合而曲為保護如此其長者言之當謂之曰朕在位

孟卿在中書賜游泰園公國其策命詞臣贊之每人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增國子生為三百人 帝既命李孟領國子學孟定又論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帝呼孟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廢定

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陰室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侍讀等為式既而孟等言方今道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

成材者請推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儒學者有所激勵帝從之詔自今勿復有設果材而賢雖自身亦用之

九月運案南國王陳無禮得賜田 孟獲入見言臣自世祖朝米路妻子皆為國人所官朝廷因遠授米路賜田五百頃頃自

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孟獲米路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款得獲田如故

冬十一月罷營路 李孟奏殿後為國之本今每歲支錢六百餘萬錢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教育為殿內降官賞賜費用三百

餘萬錢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錢皆見貯止十一條為安能周給乎宜悉停罷帝納其言罷諸營繕時都水監傳有餘解往

取航洲所造戰舟省臣諫曰陛下殿作結天下凡非憲案毋得擅取取此舟有平前始運命止之
十二月賜修內降旨 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我近侍曾以文記傳旨中書教有記者建其人治之至是有臣提言議案立憲法明
然勝以示激勵今官未及考或無故史代或廢等通階傳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十
餘人其中數條並能盡知壞亂違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仁宗皇帝
至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通翰林國史院改 帝諭省臣曰翰林某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誤謂國史院尤
重孟御書臺又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于是置翰林國史院改從一品尋勅通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
勅左右勿使傳已加官 時制是封拜頗多重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復相繼于是以左右勅使某勿妄授傳已加官御史中丞
樞天提官自先帝即位之時大率物定致于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侍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法擬于朝比者

其在後世加
仁宗雖不明於
治體而認書集
下陳也覽更太
河之橋建軍臨
之而後無五字
若此乎

雖今道印或能曹本經歲又復時然不知朝是名冠重則升于之樣足以親身兼錄石是濫制雖日祥物相而人不動矣又言國
物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成歲以為與涉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五月其有司日之間而生
建數易者奔走往來不暇何暇宣風布化泰理機務哉之自今惟大臣可急關選段其除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起遷庶
免朝除夕改政俾長奸之弊

冬十二月辛丑罷以張珪為平章政事 孟以請告還朝即堅求辭事命以平章政事水旨翰林而以樞密副使張珪代之時帝欲
以伶人曹約爾珠為平章政事 孟以請告還朝即堅求辭事命以平章政事水旨翰林而以樞密副使張珪代之時帝欲

二年春正月特們德爾罷以圖圖勒魯克為右丞相 裕以平章阿薩爾為左丞相張問為平章政事 事在元正五月
三月立皇后為吉哩氏

禁出東井 丞相圖勒魯克等以天家示警奏請罷帝曰事宜關法革其勿復言御史臺亦革而人當緩持官爵俱政宣嚴
用人多廢罪之流內侍託為賈之在衣色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故業擇重因諸王駙馬才親土田從祖民間懷言尤甚皆令之

整政所宜志軍也利從之

夏六月京師地震
詔以周敦頤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

河決 陳忠雅三州開封陳留等縣皆決澤民田廬無算
冬十一月詔始行科舉 物世祖時既定計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後以為言乃命定其條制下始行之

京師大旱疫 帝問群臣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奉湯壽岳林事以對帝數曰此足朕之責也志于何罪朕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對

廷祐元年春二月以趙世延奉和政事 省臣言比奉詔謀人奉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未聞

持氏非深人其著宜信若廷拜奉和政事

夏五月敕自今官者勿得授文階

知官者多授文階或有偏於不
宜晉階加秩之
失乃晉與銜朝
而缺元羅漢有
結文之歸何前
後自相才用蓋
由本無定見言
不由中故不能
行之以久耳

秋八月地衣 莫汗汗及武安 今屬原州 涉縣 今屬秦州 環官民盛舍慶元者三百四十人

九月復以特們德滿為右丞相 初國勤能以河薩爾代為右丞相河薩爾自言非世族姓不可以居右相因東特們德爾自
代遂拜特們德滿副府統同三司錄軍國軍事至是復拜右丞相而仍以河薩爾為左丞相 後三十五餘歲以王統代之

冬十二月詔定官民車服之制 帝以士民靡麗相尚儗費財命中書省定車服章第惟掌古及禁禁諸色人不禁禁不許

服龍文 後以復舊為司業乃的舊制議立升爵積分之法 每季考其學行以定其爵行上論論其始與以以理理評集賢成遠六

人以資帝從其議 後以復舊為司業乃的舊制議立升爵積分之法 每季考其學行以定其爵行上論論其始與以以理理評集賢成遠六

詔經理江浙江西河南民田 張問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尚多欺蔽遂遣問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其所有田自

實于官期限并進貧窮用事富民庶民並得為奸于是民不聊生盜賊蜂起田野蕪蕪其弊反有甚于前者權密刺使吳元珪

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膏賦既江南之平幾四十年乃有定措田有定賦令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

能加之有司項會其銀元元困苦日甚臣民愛生不測非國之福帝命仍遵舊制

三月廷試進士 賜呼都克托哩 今屬後魏 張昶 字五十六人 及弟出身有差分進士為兩榜家吉日人為右洋人南人

為左第一右第六右第二右以下及第二甲皆止七右第三甲止八品兩榜並同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五月成紀縣山移 是夜疾風雹雹止山南移至今河川 即沙州 在 今屬安西 西望字次日丹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人高

漫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 字伯世 為 主 山不動之物令而動焉由在野 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臣致致然爾

明帝在位久婚後東宮太后 即 吉山不動之物令而動焉由在野 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臣致致然爾

之誤大內王孫 即 吉山不動之物令而動焉由在野 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臣致致然爾

史官制 羊 明 即 吉山不動之物令而動焉由在野 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臣致致然爾

加官 官 元 輝 昭 文 諸 大 學 士

江西湖廣饑 秋七月歲內大雨水 蘇州民餘五九詐亂斬之 詔經理 其 行 特 們 德 滿 以 為 未 定 後 下 令 括 田 增 稅 而 蘇 智 密 迪 去 蘇 州 在 江 西 結 蘇

大正信堂... 九百區... 以爲... 元仁宗皇帝

以題世延... 世延... 臣自... 元仁宗皇帝

臣出... 元仁宗皇帝

元子... 元仁宗皇帝

何以... 元仁宗皇帝

十一月... 元仁宗皇帝

立武... 元仁宗皇帝

定宗... 元仁宗皇帝

其陪... 元仁宗皇帝

特... 元仁宗皇帝

詔... 元仁宗皇帝

三年... 元仁宗皇帝

傳... 元仁宗皇帝

酒... 元仁宗皇帝

集... 元仁宗皇帝

大... 元仁宗皇帝

眼... 元仁宗皇帝

冬... 元仁宗皇帝

史... 元仁宗皇帝

十一... 元仁宗皇帝

元仁宗皇帝

元仁宗皇帝

元仁宗皇帝

元仁宗皇帝

元仁宗皇帝

此後世也 錄曰天下者我武王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邊將致其清開之朝廷庶可杜絕離間遂與陝西丞相河斯子

已而必齊爾肯的發我阿斯罕嘉輝於河中和錫拉乃西克至金山西北附諸王察克台

十二月立于碩連巴拉為皇太子 仍中書令樞密使

丁卯年春二月詔修後漢書

夏四月不雨 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爾侍臣曰陛下何遊焉

六月特們德海龍以阿薩為右丞相 特們德爾之再入相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眾臣不知所為于重政事前拜任積常

利之中丞楊多爾濟以罪正其罪為已任上部富民張鈞殺人擊斃特們德爾使家奴實留守賀禧字以卿一守畢安小使

貪取上閣下占據晉王田及由兵校地滿索印廟供祀馬受諸王珍王之賄動以萬計謀國之罪又在價格阿哈瑪詩上四海倏

憤或頗卓製新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特們德爾懼逃匿太后嘗常為不御酒食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同罪數人特們德爾

終不能得大同善持之益急太后召多爾濟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之爾濟為集賢學士

命彼德蒙古部民及衛士 帝嘗有臣曰比爾蒙古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于民家為奴婢其命有司賄送諸部又帝出見衛士有無

不者疑為間之對曰成守邊陲餘十五年以故嘗年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

必亡于朕國命賜之杖

秋九月以博德祿晉為右丞相 初河薩爾奏事帝問曰爾等日所行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

曰卿等何嘗奉行詔旨爾祖宗道朝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

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守利哉若法犯尺慢然等豈典天治難矣何能前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無臣西成人不徹人

望固聖澤遂以宣徽使博德祿為右丞相河薩爾仍為左相 癸卯年春正月賜諸王爵賞國公 逸珠由湖廣平章政事進爵國公大司農朱履御史言以比年右游大監方岳

特們德爾奸貪 欺罔且此臣安 宜極劾治亦 非難事何致任 其通達結正律 竟竟爾爾忠義 法五罪相未物 非難得實味後 乘仁宗雖聖德 是極而此其 新創柱見之為 也

癸卯年春正月賜諸王爵賞國公 逸珠由湖廣平章政事進爵國公大司農朱履御史言以比年右游大監方岳

寓金宇佛照 蘇書西天子學學經共厚金三千餘兩

夏六月街者趙于玉謀作亂伏誅 時魏王何遜鳴

玉言于王府司馬曹圖帝台 台既得不自曰何得鳴

利津縣 今屬元集州 事皆操孫于王等七人

冬十一月增江南茶稅 物世租特置權茶都轉運司

九萬二千八百錢至是又因江西茶制稍哈勒地音

萬九千餘錢都縣所輸場山之產不能充其半餘皆

决州縣其敢誰何江南台華師文原人 魏文

紀六年春二月丁亥朔日食

夏四月以特們德爾為太子太師 特們德爾家

法數十軍並內外臺効其不可補理東者又四十餘人

揚州火 燬官民廬舍二萬三千五百餘區

六月山東淮南諸路大水

冬十二月詔太子奉決朝政 帝常顧待臣曰卿等

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至是復語左右曰前代皆

終天年祥臣皆稱善石司郎中呼哈特穆爾 呼

皇若唐元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願

七年春正月己卯日食

帝崩 壽三十六 國格稱曰布延圖皇帝 布延圖

太后以特們德爾為右丞相 帝崩方四日特們德

太后命嘗之大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

此宜除官時耶且先帝舊臣宜宜輕動侯于即位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七 元仁宗皇帝

七

二月精江南胃為白雲僧白雲僧曰神又有日白雲宗白雲宗者為氏 先是官臣言江南白雲宗想攝說明仁強爭氏田二萬頃莊
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受司空石爵已奉旨進奏請汰其後并還所奪民田江浙省臣亦言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人賦贖
銀萬至是始正其罪籍其官度為僧復為民

持們德爾毅前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多爾濟 持們德爾毅以蕭拜住多爾濟攻其姦惡必欲報之至是以太后旨

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錫哩瑪勒勒御史大夫圖爾哈哈爾等錫哩瑪勒勒雜問之責以還太后旨之罪多爾濟曰中丞之職恨不即

斬汝以謝天下果還太后旨汝輩有今日邪持們德爾毅又引問時為御史者二人證其罪多爾濟唾之曰汝等實備員惡德乃為

是狗彘事邪坐者皆術術首持們德爾毅即起入奏未幾稱旨執二人執請國門之外皆殺之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

以目復欲奪多爾濟妻劉氏與人到夏發毀容自誓乃死時持們德爾毅目怒報復雖怨謀殺不已左丞相張思明張思明與謂

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總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余何不可不熟慮也眾皆危之持們德

爾大悟曰非左丞相謀殺吾事持們德爾毅上御留中實張思明所為也及與其使報定始為不殺殺之始其家

三月太子碩迪巴拉即位尊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加持們德爾毅為太師 尊詔中外毋沮議之持們德爾毅復相即奏委平章王觀右丞相時等徵理在京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

及諸路歲貢幣帛稍規規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則恐濫復與

奪平章封爵左還為侍講學士 持們德爾毅以孟初不附已說攝于上盡奪其前後封拜制命作其元妻碑左還為某賢侍講學士

度其必死因中害之孟拜命改照通翰林學士劉譽來懇問即與同入院室徽使以聞曰平孟今日供職副當賜酒帝愕然曰李

道復乃乃術就某賢耶因頗謂持們德爾毅子巴爾積蘇巴爾積蘇曰爾輩謂彼不肯為是官今定何如由是無敢言者

夏四月近臣獻七寶帶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獻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寶而為人獻帶是以帶誘朕也其還之

以拜住拜住左丞相蘇拉固塔斯哈雅蘇拉固塔斯哈雅等平章政事 拜住物變為箱衛長帝在東宮聞其賢名

之辭曰機鼓之際君子所慎其字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宮我國得罪亦重皇太子之福祥卒不往帝即位以太常禮儀使儀

授平章政事蓋是阿薩爾罷為領北行省平章政事遂以拜住代之

平章政事赫魯魯赫魯魯御史大夫托多爾濟托多爾濟等謀逆伏誅 有吾赫魯托多爾濟河濱兩錫哩

瑪勒等與故約海移爾妻伊好薩巴瑪勒等共謀廢之事拜住曰此輩久擅權亂政今猶不悛深危社稷請斬獻帝曰彼若借

太皇太后為詞奈何命志孫之攝其家

六月以剛哩克托都為御史大夫既而罷之 時塔齊爾塔齊爾為御史大夫剛哩克托都既被召塔齊爾忌之奏改江

李孟汝然就其
賢之林不但清
法好且亦深
合人臣大義所
不解者其在在
東宮時者如孟
之為人直寬其
法博乃始則得
然於其備就雖
後顧已爾備就
論其不實為是
官之論則是非
宜計其宗平
已備忠願乃任
其操其類則使
作微詞以說何
足以微會都而
結此綱子

南行中復獲言者勸其理繼繼于新漢之雲雲南會塔爾爾及乃蘇家唐五年丙午
詔免沙門淫役

秋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 楊世延既祥中丞出為四川平章特們德爾請以之不已仁宗崩即為其妻誘世延從索

約爾哈喇喇哈兒脫此誣告之過世延適有院過故誣獄獄成獄請道極典語以經赦還不問特們德爾更以他事白帝祭之

刑曹通令自赦世延不為勅帝親其涼亭在石口外自開于城內曾願謂行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特們德爾受人其

罪於誣誣之此始報私怨耳于皇能從之侍臣皆叩頭謝罪因察既再歲既而索約爾哈喇喇自以所言涉亡去丞相拜住為

言其無辜始得釋囚者令原告進亡百日不出則釋特對者

冬十一月始服衣冠享大廟 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其議其禮制曰此逆違根本之道也毋以朕勞于耕

而有所顧焉至是以恭肅大廟乃備法駕服衣冕以行禮至仁宗室報教教流涕左右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

為常禮畢還宮其吹文作萬姓莫不聳觀

河內饑 帝召宰臣問政皆美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職致陰陽不和災害洊至有今宜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

吾民塗炭

詔上書言事者得乎達 特們德爾公比詔內外真言得夫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今臣等聞得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

和細氏斯古有則禁之

英宗皇帝

西至治元年春正月龍元夕張燈于禁中 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黃山時張養浩解人以此禮非尚書奏議中書有事遂其疏

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間闕之閒燈火亦禁况闕廷宮殿之嚴遠充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玩者小所繫

有大所繫者深可慮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養浩不取言即罷之仍賜尚視金織幣帛各一以進其直 既而帝上解以

張養浩之傳曰世宗入是始建宋泰隆下陽聖天宮見其

二月建壽安山 帝元平山而于殿擊樂御史觀音保等 諸建大利於西京壽安山營後甚急御史觀音保索約勒哈達移蘇

明修成德之子 諸人合從本律故主律本所始過在成廷年為帝以底海鐵其東作方典上重直練時特們德爾

之子索諾木 諸人合從本律故主律本所始過在成廷年為帝以底海鐵其東作方典上重直練時特們德爾

元英宗皇帝

元英宗皇帝

不自危中政使時後典內監為中政使約爾珠吉托俄徹爾等交通親王于是從圍上特穆爾哈齊南圍禁日者母交通諸王將馬堂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

六月癸卯朔日食

禁妄言時政 時太白經天想妄作等以上書章事勅歸田里因禁妄言時政

渾河溢 被災者二萬三千二百餘戶時大雨滂沱河及巨馬河氾濫州河各節冰凍水入渠溢

冬十二月立皇后伊奇哩氏滿洲公姓伊奇哩氏命曰伊奇哩氏滿洲公姓伊奇哩氏

戊午二年春正月勅有司郊孔子于孫齊之者

二月禁捕鴛鴦 違者皆其家

免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部八祖之牛 以旱滂民饑故也

秋七月特們德爾死 特們德爾前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來聞肆毒離脫之私無有不報常覺其指毀者皆先嘗傷人海不悅其所為乃任拜住妾以心腹由是特們德爾漸先疎外國稱疾不朝及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國碑于范陽將復任有事入朝至內門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快快而還尋死于家

太皇太后翁吉喇特氏崩 時有司將以十月有事于太廟太常奉國表以日易月句有二日外乃舉祀事帝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可也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拜住為右丞相 特們德爾死進拜住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

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癸卯三年春正月起王約吳兀理韓復並同議中書有事吳為翰林直學士 時約等以年老致仕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專理老臣俾始復起約等俾以其家家居每日一至中書有極事至治之政多所失約澄在廷祐物語起為集賢學士以疾不果行至是亦以拜住為起為翰林直學士

罷上都諸路金銀治 上都雲州 古靈雲川 地處豐饒金銀銅鐵和合鑄州地元故興和路今廢靈德金銀州元故為奉聖州 今置

定州是及鴛鴦山在今定州房山在今房山廣三又請金銀治聽氏採鍊以十分之三輸京

二月頒行大元通制 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命崔彥副使完顏納丹侍御史曹伯威字士開等集眾觀格例而損益之凡為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自威言五利者利其五等今然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

書者皆有其罪 五者賦下之大 權神則德爾非 是德爾其宗族 察見之而執 其後與妻妾俱 首領於膝下特 其已死特其 宗則其母是故 是于生前其宗 妻孥俱其手

內城之根此位
其宗果於刑
殺好書其謀
謀大變於極
其大變於極
其大變於極
其大變於極
其大變於極
其大變於極
其大變於極
其大變於極
其大變於極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此之書高結卷
於人曼別謀基
與文臣之無識
五
會五初因魯魯
新而告廷廷正
也及聞其室選
故即當入朝計
以當神人之
情則若臣大表
王至親視其
自當乃因世
實終本道廷廷
是在而中書經
室分任先正則
其制慎廷廷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其雖從滿皆

十一月帝至大都

詔書楊多爾濟爾丹住等克 御書言時們德爾丹克臣拉穆多爾濟爾丹住實已延脚音保索約勒哈特穆蘇武氣手無才

進軍方晉王為皇帝 廟號顯宗母節吉喇特氏曰宣慈海聖皇后

盜竊太廟神主 太廟神主制皆用黃金為之至是仁宗及莊憲慈聖皇后全主為寇所竊太常博士李好文等請入言在禮神

主當以木為之金主祭若宜貯之別室不從時參知政事馬剌勒伯勒只等請以木為之太常博士張生曰太

常奉宗祏不謹當特罪而反違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

漢諸王伊魯特穆爾等子連地 伊魯特穆爾雲南河爾台布哈海南河爾布台等皆不尼 尼魯子博羅高魯斯布哈

花冬海為羊坐與特克錫謀逆也

封滿努為奉寧王 封滿努為奉寧王 封滿努為奉寧王 封滿努為奉寧王 封滿努為奉寧王

子讓宗威中能自拔逆黨者惟有滿努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奉寧王五千戶封滿努為奉寧王

以道廷錫為左丞相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茂茂等再謀奪國

實之交通而不
繁於其種之相
居在遠者自思
於前事皆大患
臣等領諸寺社
漸始使之先煎
不先煎生餐食

禁西僧觀釋提氏 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今屬平涼見西臺僧佩金李園符絡輝道迹馳騎累百傳金至不能容則避歸民舍因追逐男子杆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

月至七月桂反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李昌言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

圓符本為遠防警報之虛僧人何事而輒佩之已更正僧人給驛法且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秋七月河決武陽 澤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每被壞汙渠渠利復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禁之

冬十月賜大天源延聖寺田 勅命建顯宗神御殿于虛師寺在今元平縣西顯曰大天源延聖寺奉安御容至是人賜吉

安臨江二路田于項中言省臣言營營軍民必資地利况土地租索所有子孫必重惜之臣恐後後務為口實委異工役復福利

以還ჩ故也帝嘉納然不能用之

十二月敕 時道拉錫當國與平章額卜德呼勒西派以政事被逐二月五日延祐四年十月至德三年十月以私意欲回故朋累朝費

胡所欲諸物直及權用並廟至念為憲臺奪官者額卜德呼勒自禁中出至政事堂築軍執像佐以詔稿示左司都事宋本字本

人本曰今天假受其而畏殿物未酬且者憤怒此有司細故形請王言必貽笑天下憲司機有罪者世祖成法也今上即位累紹

法世祖若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罪任職職有新治之罪直不問罪革執聞本古相視嘆息罷去明日宣召克

本遂稱疾不出

四年春正月御宴臺臣請祀郊廟不允 先是監察御史趙思齊時中領備以大理本舉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迎福

暨生蒸氏早萬物百壬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報至是御史李臣投以為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

夏四月盜竊武安神宗

旱蝗民饑

秋八月山崩地震 通渭縣通渭縣山崩地震有聲如雷蓋時天全通渭縣地元通渭縣門山崩地震又分通渭縣山

初果石楚人既期與元成郡岐州江陵地雲皆同日

九月丙申朔日食

本樓有利則月
不立而欲其
乘間隨其
亦與此等其

九月圍卜特穆爾傳位 圍卜特穆爾既至雅克特穆爾以為援揆之際不強大號不足以保天下之志圍卜特穆爾以國王和錫
拉在漢莊被虜僅侯之雅克特穆爾曰人心向背之機關不容髮一或失之望將無及圍卜特穆爾曰必不得已當明者志播
告中外遂蒙帝位改元天歷詔天下曰謹侯大兄之至以遂朕國謀之心大哉封雅克特穆爾為太平王加右丞相知樞密院事
加巴延太尉

梁王旺辰等兵入居庸關與雅克特穆爾戰收引運 物雅克特穆爾弟諸將皆在上都塞遠
人名之來使薩敦將兵守居庸關勝吉斯屯吉北口及旺辰等兵次榆林雅克特穆爾將兵拒之連薩敦先馳至榆林而東其未
陣薄之旺辰兵稍卻時諸王額森特穆爾兵自遼東入遵民鎮 遼東軍全聚於此 圍卜特穆爾復令雅克特穆爾禦
之次于薊州旺辰等兵遂破居庸關雅克特穆爾聞之倍道還過于除河 一名滿都河名當河口在居庸關南流至通州北入
也之北旺辰兵復不利遂至紅橋 紅橋在昌平沮水而南相持者累日旺辰再戰再北遂率餘眾遁逃

靖安王庫庫布哈 諸將紅塔等兵破灤州河南大震 庫庫布哈等以兵應上都自改西舉灤州破之遂克開歸州行臺御史
大夫額森特穆爾 額森特穆爾 分兵北渡河中趨懷孟河東官史皆京賊走特穆爾格勅過武關破郟州直趨襄陽下郡
縣二十餘縣絕數十里河人大震

諸王額森特穆爾等兵破通州遂趨京師雅克特穆爾拒之引運 特穆爾 諸將額森特穆爾等兵破通州遂趨京師雅克特穆爾拒之引運
特穆爾軍破通州將襲大都雅克特穆爾急引軍還擊之陽程王太平之次孫 王 賤沒死者數野餘兵皆潰而還

諸王呼喇台 呼喇台等兵入紫荆關 呼喇台等兵入紫荆關 呼喇台等兵入紫荆關 呼喇台等兵入紫荆關 呼喇台等兵入紫荆關

過于民鄉 南將戰至蘆溝橋聞雅克特穆爾兵至遂引去

冬十月圍卜特穆爾遣使至陝西省臣執之送上都 初雅克特穆爾遣人召陝西行省平章特穆爾 行臺御史穆齊爾台
舊作札答不至是使者頓懷王即位詔于甘肅至陝西行省官爨燬其詔執其使械上都既而使者持詔至浙江歸言
省臣亦皆不願懷王意欲據之左司郎中則丹蒙古人 則丹 言于雅克特穆爾曰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欲以使臣一言殺行
省大臣恐非誠德事況江浙雲會地使臣或不敵所需遣言陷之年雅克特穆爾入言之事乃止

圍卜特穆爾兵陷上都帝不知所終 梁王旺辰逃走 雅克特穆爾 先先齊王伊魯特穆爾及東路蒙古元帥帝哈特穆爾
托克托 哥蘭懷王即位乃舉兵趨上都圍之時諸王大臣出戰屢敗勢日蹙道錫拉子乃泰白音寶出降梁王旺辰逃走王
托克托 哥蘭懷王即位乃舉兵趨上都圍之時諸王大臣出戰屢敗勢日蹙道錫拉子乃泰白音寶出降梁王旺辰逃走王

圍卜特穆爾之
欲明宗人皆知
之而於天憤之
害則使氏德而
未幾天憤正
位已踞數月諸
王庫庫布哈等
為圍卜特穆
爾乃敢舉兵且
知上都欲命不
如所然則雅克
特穆爾亦不無
畏暑故作而亂
臣既于彼此事
正各疑所安
情明日裏而不
善大至則之宜

靖安王庫車有合等子大敗河南道使尼罕等引還 庫車有合等子至單黑石流經河曲與河南兵戰大敗之獲其地置縣
萬達元虎率校引軍至河會便有米上郡已破河南有臣遣使招降庫車有合等殺其使臣十餘人元虎而圖卜特穆爾達
使臣諭之乃遂迎引去

十一月圖卜特穆爾達奉父皇后翁吉喇特氏 東安州遣使迎周王和錫拉于漠北

圖卜特穆爾達殺王旺辰及道拉錫等 梁王旺辰虎鹿道圖卜特穆爾達有能得之者官五品以上母被執賜死道拉錫茂穆蘇寧
珠珠特麥什及額在特穆爾達前皆奉命時殺賊盡殺朝臣之在上都者平章政事報徽人後及烏木提論謂是皆當嚴懲行之人殺
之非罪眾賴以允

四川平章政事蒙嘉公倫非加台稱兵燒絕棧道 蒙嘉公有鎮鎮西王以其有左志托克托為平章前蒙南康討使協靜為左

丞段平章庫濟 及後出脫等稱兵燒絕棧道

脫蒙吉巴日人居親喪之禁 自願青如傷利

卷之九十八

元

明宗皇帝

己未年八月以後文宗圖卜特穆爾達二年 稱明宗皇帝 己未年 春正月周王和錫拉即位於和寧之北是為 圖卜特穆爾

遣使奉迎勸進王南還至和寧之北遣使選親詣王舊臣及兩部之民間王使者至皆歡呼鼓舞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陝西大旱饑以張養浩為行臺御史中丞 陝西自泰定二年至是不雨歲大飢人相食圖卜特穆爾乃起張養浩為中丞往賑之

先是養浩嘗官家居七詔不起至是聞命登車即行道經華山橋於岳祠一雨三日到官復大雨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十

三緡民持鈔出鐵積皆即不用請原價換票目不能得民大窘養浩檢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悉以印識其

符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命米高視印記出禮請庫驗數以易之又率富商出粟及奏行蠲粟補官之令聞民有殺子以啖

母者為之大恸出私錢濟之且命出其因備示關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橋於天畫出賑飢民

終日無少息遂得疾未幾卒 公諡文忠

二月圖卜特穆爾立其妃翁吉喇特氏 圖馬魯王多列色巴補女多列色 為皇后

圖卜特穆爾追尊帝母依奇哩氏 圖公王之女 及 及其母瑪古特氏 今改後仿此 圖卜特穆爾追尊 圖卜特穆爾追尊 圖卜特穆爾追尊 圖卜特穆爾追尊

三月圖卜特穆爾追尊雅克特穆爾奉皇帝寶 漢夏四月以雅克特穆爾為太師 圖卜特穆爾追尊雅克特穆爾奉皇帝寶 圖卜特穆爾追尊雅克特穆爾奉皇帝寶

乃諭奉臣曰望既止上感今國事其道人關行在所四月癸二雅克特穆爾入見帝嘉其功以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

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論以朕意幸克特穆爾因奏陛下召驛萬方國家大事所任者皆院臺而已宜擇人居之乃用哈巴爾圖

一有繁累即能敗名畏德卿等亦實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時首命塔齊爾塔本濟勒

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關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

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覆滿各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缺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遣使立圖卜特穆爾為太子

旱蝗民飢 河南北山東兩浙飢民母處自餘萬戶自嵩汝至淮南死亡相藉命所在州縣官以便宜賑之

憂嘉岱降奔殺之 圖卜特穆爾遣使至四川救災嘉岱憂嘉岱歸順蜀地悉定奉生以指斥乘輿殺之於市籍其家

秋七月丙辰朔日食

太白經天

八月帝次翁納察圖圖卜特穆爾入見帝暴崩 武取主徽長國首

師奉迎於道受太子寶八月乙酉朔帝次翁納察圖內戎國卜特穆爾入見與諸王大臣宴於行殿越三日庚寅帝暴崩年三十

圖語稱曰胡土克圖皇帝

命奉皇帝寶於太子太子不命

圖卜特穆爾以巴延為左丞相奇徹台

命世世 趙世安並參知政事塔斯

圖卜特穆爾復登位於上都

建龍翔集慶寺於建康 命鄂光趙世安督工臺臣監造於是兩臺御史

望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以創佛寺臺臣表正百官委以監道豈其禮哉昔漢高祖復建兩臺光武免南陽稅三年今不

務此而隆重佛教何以慰斯民之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教乎書奏為免臺臣監役

詔修經世大典 勅翰林國史院同全章閣學士采輯本朝故事準唐宋會要為經世大典

冬十一月湖廣猛賊元邊 湖廣州縣為黃源等狂寇掠者二百八十餘處命平章劉托歡招捕之

十二月以西僧年札克喇 皇帝至帝命副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傳代迎獻帝帥不為動惟國子祭

通周王亦不孫 足以及保身其 木委且能不佳 自本盛由前此 已備之理因又 早來能自土及 得道而後及 加禁在後早 亦難盡心休矣 春民願其利 乃歸為從來未 有之奇以顯其 其時通事法 何以律信不固 此轉復其實耶 頃宗之於圖卜 特穆爾與武仁 當日情事不同 仁宗雖入宮圖 難以盡其賢位 以保武宗及武 宗立而後儲位 於焉為慎儲位 卜特穆爾名聲 真且且已自立 故元且甘後居 人復明宜故不 能早至宗師以 靖人心而無 本乃德皇大 事道正東宮方 莫委其理世之 心而不知皇位 其謀逆之志遠 所謂自怡伊在

酒富珠哩神字子賢其先代安人金真舉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子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天而起舉賜卒欽求為之眾庶

文宗皇帝

至順元年春二月立明宗子額林沁巴勒舊作額林為郡王

平章政事多爾濟以罪免臺臣言多爾濟素亂遣食著聞請加罷然從之尋以阿巴哈雅舊作阿伊拉齊為平章政事

以巴延知樞密院事罷置左丞相 帝以雅克特穆爾有大功欲獨相以專其之乃詔諭中書省曰昔世祖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於一今雅克特穆爾為右丞相巴延既知樞密院事左丞相其勿復置又詔一切政務悉聽雅克特穆爾總裁大小官員人等敢有隔越奏聞以違制論

三月雲南諸王圖沁舊作完反遣原王喇特納錫哩督諸將討之 圖沁及萬戶布圖舊作阿等叛攻陷中慶

路今大理善明府地今雲南殺廉訪司官尋自稱雲南王以布因為丞相阿瑄等為平章等官立城栅舍庫以拒命詔以克楚舊作克為雲南平章政事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兒為雲南左丞及中尚御碩裕實舊作小從喇特納錫哩

由八番本漢牂牁郡地五季馬進討之 皇后與宦者瑀住謀殺之

夏四月皇后賚吉喇特氏殺明宗皇后必巴什舊作必會諸路兵進討之

雲南土官祿余等叛附於圖沁詔遣諸王溫都素特穆爾舊作討之

初雲南土官祿余等叛附於圖沁詔遣諸王溫都素特穆爾舊作討之

六月殺知樞密院桂徹伯舊作托克托穆爾舊作等十二人籍其家 桂徹伯托克托穆爾及通政使濟爾噶朗舊作

等以雅克特穆爾權勢重欲謀誅之伊德爾瑪寶特默舊作以愛昔雅克特穆爾即率奇卜察克章掩捕宗聞

並兼市籍其家

秋七月將作院使索珠亦有罪誅 特們德爾子索珠觀音舊作塔阿里雅舊作等俱伏誅

覺詞連刑部尚書烏瑪喇前御史大夫博囉上都留守瑪爾舊作等俱伏誅

閏月趙世延罷 御史黃明誠言世延年逾七十國位前容請斥歸臣里詔中書議之雅克特穆爾言世延向乞致仕不允所請御

文宗後以穆
神德加隆靈
功增加隆靈
置丞相令其
東國均偏任
好已年叙下
道至於司奉
事乃政事所
太河且宜帝
何轉其後遂
且宜滿越者
建制之名廿
歷故而不
何以為處乎

史之言蓋不知有古也帝曰如御史官世延固難任中書矣其仍任以翰林奎章之職

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 孔子父叔梁紇為徵聖王母顏氏故聖王夫人顏子克國復聖公曾子鄭
國宗聖公子思濟國述聖公孟子鄭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頤洛國公頤以重仲舒從祀孔子

江南大水 江浙湖廣尤甚沒民田五萬一百八十頃民飢者四十餘萬戶

冬十月始親祀南郊 帝始服大裘嘗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享蓋自世祖至是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
焉

十二月立燕王刺神納達喇一作喇特納為太子 太子既立月餘以疹疾卒詔贈哀容奉安慶壽寺祀之如果朝神御殿

十二年春二月立廣教總管府 凡十六所以掌天下僧尼之政秩正三品府設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員宣政院選
流內官擬注以開總管則僧為之

三月司徒希沙一作希沙陳符職 希沙言陶宏景胡笳曲有員辰飛天恩於是甲辰君之詒暗合陛下生平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錄
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為唐關元開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為元宗受命之符禮崇表

賀宋司馬光言其未偶就之文以為符瑞此小臣之論而宰相實之是傳其君也今宏景之曲雖於生年起號若偶合者然陛下
應天順人紹基正統無待於符引曲說以為符命從其所言恐啟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夏四月武陟地震 逾月不止

喇特納錫哩等略定雲南引兵還 先是鎮西武靖王緯斯巴勒一作六子西平王喇特納錫哩等率兵十餘
萬討雲南倍道兼進奪金沙江一作南流水出吐蕃共攔川擊而下東南諸州如思州合敗諸州地及喇特納錫哩等率兵十餘

與布固戰於馬金山獲而誅之惟餘余連去至是遣使來獻捷且請留刑王伊蘇伊伯根一作伊蘇伊伯根等各
領所部屯駐鎮遠遺寇餘軍皆遣還詔從之而以特穆齊為雲南行省平章總制軍事

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字正澄自嘉定開闢病歸臨川四方從學者恒數百人著書至將終猶不輟其易春秋禮記漢書言盡破障
註穿鑿卓然成一家言朝廷命其子京為撫州教授以便奉養至是卒

秋八月甲辰朔日食

江浙水 壞田十八萬八千七百三十八頃

詔皇子古魯喇特納一作古魯喇特納出居雅克特穆爾家 命市郭爾根薩哩一作阿魯漢宅今雅克特穆爾居之奉皇子更名雅
克特古斯一作雅克特古斯又擢賽雅克特穆爾之子塔喇海為己子賜以居第及質產

父子互親者臣
定位名分所在
皇宮任情假借
致奉大倫文宗
乃令皇子出居
臣下之家既已
棄宗室而倒冠
履履取供臣等
朝貢自是家儀
廢絕得冒天恩
貴者竟敢不理
其此為甚文宗
此舉實不識其
此舉實不識其

九月後命...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五年餘人圍沁之弟必喇圖庫圖齊... 舉家赴水死獲圖沁弟二人子三人... 餘黨悉平

三年夏四月諸王伊噶特穆爾謀反伏誅 安西王阿爾達之子伊噶特穆爾與輝和爾僧格木津達巴迪爾班第... 五月禁加封淫祠 太常博士王贊言諸路請加封神廟濫及淫祠... 祀典之神自後請不許加封從之

六月嚴起復之禁 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難天下安危能挽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 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違法者并入中書... 實則受罰二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即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職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判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授即

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蹟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物品通選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職非... 出職守不敗官者則備以年勞歲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以上方許遷除帝可具奏命中書議行之... 承恩臣于子之門今官於十年不官則其有之非無恩親之心也由朝臣無始無終之制而有權官次之禁古律請職

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終一始定官限二十日不存者聽一始拜職限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是... 秋八月京師風西地震

帝崩於上都 年二十九國語稱曰濟雅圖皇帝 法雅圖蒙古語有天命之謂... 冬十月鄭王沁巴勒額林即位 王明宗第二子為帝所春愛留居京師帝崩遺詔傳位明宗之子雅克特爾穆詩皇后立

十一月尊皇后為皇太后 皇子雅克特爾古斯不從命立王以繼大統時年用七歲中書百司政務咸啟皇后取進止

廊王曼 王禕曰非宗之立也... 太后遣右丞克呼濟蘇迎托歡特穆爾...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

元文宗皇帝

元文宗皇帝

元文宗皇帝

元文宗皇帝

父子世及乃三
代而下雖地不
言非然者則不
足以佳人心而
乎公論文宗會
子孫五孫其
會天下人心其
以大得史宗此
舉不遠故其
欲見之君其故
遠仁宗不傳位
武宗二子之既
耳孰如五之既
不水年而後帝
并五履其宗社
付託不誤惟
家得是元室之
亡者文宗之是
視神其有以魏
惟多特穆爾
後編編登主首
內官新奉國之
事家所共詳又
妻育拔立明宗
之子以自貽害
志願其遠廷數
月而末立君視
神其若發後
廷實為臣利其
意似是不在種
多特古斯即太
使所立則天
下死者可知然
者所授計其
其則之其子

乃封為郡王明宗出居沙漠過其地納其裔孫女曰瑪星達今作瑪星達生托歡特穆爾於北方至順初明宗后必巴什達是
審遠使之高麗使居大青島在今朝鮮中不與人接辱又因其乳母夫言謂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托歡特穆爾非己子歸於
廣西之靜江郡王堯雅克特穆爾復請立雅克特古斯皇太后曰吾子尚幼托歡特穆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理當
立乃遣克呼濟蘇往迎之

四年元春三月雅克特穆爾死 雅克特穆爾乘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
十人或有父禮三日遽還歸者後房无斤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坐隅一婦色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
為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游血而死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托歡特穆爾即位於上都初托歡特穆爾至自靜江百官具鹵簿迎於良鄉雅克特穆爾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意
托歡特穆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雅克特穆爾疑其意不測又恐即位後選舉明宗恭簡前事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吉其
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決遽延者數月至是雅克特穆爾死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於雅克特古斯者武宗仁宗

故事
以巴延為太師石丞相應款為太傅左丞相時有阿哩家特穆爾時有阿哩家特穆爾見今改及信比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
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大霖雨
京畿水平地充餘飢民四十餘萬時關中河南俱水災雨淮旱

秋八月立皇后巴約特氏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屬引其鄉人龔伯璉果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
聖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字伯生謝病歸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屬引其鄉人龔伯璉果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
諸老臣赴上都集亦與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太史有言妄蓋以明宗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風集使去集乃謝

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擇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邪尋遣使賜酒幣曰還禁林會疾作竟不至五平

冬十月封陸敦學王騰吉斯封太平王 陸敦食色盛州魏騰吉斯平江田五百頃
十一月封巴爾為泰王 賜以金印是日山崩地震

本朝龍宇
統五於此元
帝之故事
明紀史等
又皇前言之
錄于

元統二年春正月 許深雨血 著衣皆赤
三月天雨毛 彭德路雨白毛俗呼云老若髮民謠曰天雨髮事不齊
水旱疫民饑 時山東大水浙西水旱疫民至五十七萬戶

夏四月戊午朔日食

五月應教罷六月復以為左丞相 命應教仍尚書中書省事騰吉斯為左丞相既而騰吉斯辭不拜遂復命應教為之尋卒

秋八月故是日京師地震雞鳴山崩 崩 以湖廣河南自三月不雨至於五月及諸路旱蝗民飢太白蟻盡見經天大赦天下是

日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眾

冬十月始以珍格一作作真皇后配饗武宗 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巴延以問太常博士遂魯曾一作魯人曰先朝既以珍格皇后

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和文宗母都對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得

立主而以妾母為正是為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為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羅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

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為后亦二后也魯為不可魯曾曰妾母帝嘗廢祀免未嘗以配崇不法免葬而法唐太宗冊服其議而

巴延亦是之遂以珍格皇后配武宗饗魯曾為御史

詔學才堪守令者 命臺憲部官各舉才堪任守令者一人以名聞

至元元年春二月帝敗柳林不果行 帝將田於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帝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今亦

繼之民供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衝極之變祭宗廟社稷何遂止

三月罷米高麗使女 臺臣巨高麗首功臣節而近年廢遣人往取廢女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賜禁止從之

夏六月騰吉斯反伏誅秋七月巴延試皇后巴約特氏 時薩敦已死巴延獨秉政騰吉斯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巴延何人而位

居吾上遂與其叔父向家郡王達哩一作作石潛善其心謀立諸王鴻和特穆爾一作作見文帖帝數召達哩不至耶王徹辰圖密特

其謀六月晦騰吉斯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巴延及旺札勒特穆爾一作作定者等檢捕獲騰吉斯及其弟塔喇海謀之餘

黨奔達哩達哩即應以兵殺使者以楊旗帝遣阿爾往諭又殺之而率其黨善一作作和等逆戰敗走鴻和特穆爾所阿哩家微

爾一作作阿正澤執送上都鴻和特穆爾自殺初騰吉斯事敗被擒掣折殿檻不肯出塔喇海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

出斬之血澀后衣巴延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殺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殺乃遷出宮巴延尋獻殺之於關平民合一作作

九月減宦者 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十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冗濫以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從

元統二年 卷之八十八 元順帝 三五

之

此五項者固言
即止無從者方
善其從者雖
不如順帝死於
其其心本好
遠而意者遠台
諒有方遠以
博納善之禍而
論以遠倫安之
計其後結結台
等以金名且致
登殿直觀益可
見其意所假托
然亦河及其內
多故而覆宮社
也

冬十一月詔罷科舉 初哲爾特穆爾 及復入中書 是御史呂思誠 等列其罪狀劾之不報 皆辭職去而思誠出為廣西 會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 聖恩政許有士力 爭之 巴延怒曰汝風墨臣言哲爾特穆爾有士曰太師權哲爾特穆爾在中書 御史三十人不是太師而聽有士豈有士權重 於太師邪 巴延意稍解有士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缺望 巴延曰舉子多以賤賤有士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賦罰無算 其臺出 於舉子 巴延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耳有士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 如歐陽元 其先盧之文章亦甚易 及巴延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士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 巴延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士曰今通事知 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殿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耶 巴延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報乃溫言慰解之 朔日宣詔特命有士為班首以折辱之 有士懼禍不敢辭治書御史布哈 普化令收諸有士曰參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有士以為大恥移疾不出

詔改元 特星文屢示傲帝以世祖皇帝在位長久欲祖述之 詔改元統三年 仍為至元元年 未開變異各而不識其實未見有處 元者十餘事不報

十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初鴈吉斯既誅帝詔天下有曰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罕大寶昇子兄弟定業 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命大臣特議加禮至是奉玉冊尊為太皇太后許有士言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 為孫矣且今削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監察 御史台哈布哈 哈布哈曰此事自裁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請公母太后怒解曰恩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命賜金幣以旌其直

哲爾特穆爾有罪免使南安 哲爾特穆爾審捕斥武宗又以妻弟之女為己女嘗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巴延 亦惡其忤己遂流於南人皆快之 卒卒

河決封邱 初二年春二月追尊生母瑪里達為皇后

秋八月甲戌朔日食 是歲水旱蝗飢 鄧州大霖雨三十日白河 水大溢為災黃州蝗江浙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飢時江州諸縣民飢甚糧管王

見水大溢為災黃州蝗江浙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飢時江州諸縣民飢甚糧管王

見水大溢為災黃州蝗江浙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飢時江州諸縣民飢甚糧管王

見水大溢為災黃州蝗江浙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飢時江州諸縣民飢甚糧管王

見水大溢為災黃州蝗江浙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飢時江州諸縣民飢甚糧管王

見水大溢為災黃州蝗江浙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飢時江州諸縣民飢甚糧管王

唐大何不...

年能所以紀元

子孫不子相

繁之法程實子

連指包寬文直

在治用者名順

帝乃政權世祖

之尤意以應天

聖而此國作事

不難言言不

頃其足供一嘆

年

當時雖故城並

起編亦及民然

危肆者王漢有

高易為力大臣

等不意言議諸

知勿使重更請

欲借此為中傷

外也之罪道私

意而忘念義私

為首固宜甚高

惟帝性見遠地

宜知諸物不純

之弊甚明乃而

云此欲何為若

全不知有反狀

大中貨富室無賦之而免其賦役以為息期...

三年春正月帝改於柳林 凡三十五日御史...

宋末嘗不賞汝其受之

廣東宋光輝增城河南梅胡端峴等起兵作亂

光御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眾反稱大金國

改元亦符時惠州民蘇秀卿等

亦舉兵與光輝相結為亂林胡本以燒香聚眾

反於信陽州即宋州今屬汝南府

破歸鹿邑即宋州今屬陳州屯營於杏園

州即宋州今屬陳州命河南左丞虔同

宣中改討之獲其檣幟宣勳金印獻之時大臣

有忌澤官者取賊旗以宣勳班地上問曰此敵

何意漢官請言反將中以罪許有士曰此言反狀

其明尚何言大臣語塞既而帝以光輝秀卿林

胡皆漢人官者置院及刺林

集賢者請求誅捕之法以聞

自湖南刺王馬皆討平之

二月士甲朔日食

定服色器皿與馬之制 時服飾上下無別帝

初禁民間服雜鷄鶩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

龍八龍九龍萬壽字繪畫等服至是復

謂定其制春禁僞優戲服及戲笠乘馬

他江浙諸處山澤之禁 時江浙等處飢民至

四十萬戶詔發鈔四十萬錠賑之關所在山

場河泊之禁聽民糶糶

三月立皇后賚吉喇特氏 時王儲

禁漢人南人不得執軍器 凡有馬者拘入官

尋復詔領過生番

期其禁內地如故既又禁漢人南人不許習

蒙古字

夏五月民訛言米童男女 民間訛言朝廷

拘劄童男女一特嫁娶殆盡

西番盜起 殺鎮西王子丹巴

舊見 時太白屢晝見久而不息

自五月至八月凡六十有三日自昂

至房歷一十五宿而滅

秋七月武勝 見蝗 河南武勝縣禾垂熟

有蝗自東來縣尹汝寬仰天祝曰

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

吞飛啄食之

八月京師地震 先是京師大雨兩

凡十三日御河沁河渾河

皆溢沒人畜田廬不可勝計

至是地震大廟梁柱裂各室

墻碎皆壞廢損傷物

文宗神主及御林畫碑

凡六日方止

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 謙少受業

金華祥之門盡得所傳居東陽

八華山遠近學者翕然從之

不出里閭者垂四十年

中外名臣列其行義 薦於朝者

前後章數十上郡復以遺逸

應詔然莫能致至是卒詔賜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十二月以穆魯爾台巴延之弟為太保分樞密院鎮北邊 穆魯爾台時方知樞密院事朝議進爵為王辭曰尼封

桑王弟不宜並受王爵故有是命

巴延請殺五姓漢人不許 巴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許

四年夏四月大雨雹 帝如上都次八里場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狀御象等物之形

五月詔考覈郡縣官功過 命佛嘉律嘉律作佛嘉律為考功郎中喬林為員外郎魏宗道魏元史本紀改正為主事考校天下郡

縣官傷功過

漳州民李志南哀州民周子旺起兵作亂 漳州南勝縣民李李志南聚眾四州城守將韓斯敦韓斯敦與之戰

失利乃詔江浙平章拜布哈發四省兵討之不克龍巖龍巖在漳州府尉黃佐才與賊戰妻子四十餘口皆被害既而州人陳君用

者襲殺之哀州人周子旺亦舉兵稱周王改年號尋敗被獲誅之

秋八月癸亥朔日食

京師地震 日二三次凡十日乃止

五年夏六月汀州大水 平地水深三文沒民居八百餘區人溺死者八千餘

冬十月詔以巴延為大丞相增補今日在正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十一月盜殺河南平章政事伊魯特穆爾善春捕誅之 杞縣人范孟謨不執詐為詔使河南行省殺平章政事伊魯特穆爾善

使旺扎勒布哈魯特穆爾善春等乃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師曠師曠字子平止守黃河口賜力振不從賊怒

擊之獄既而官軍捕孟誅之凡汚賊者皆得罪時獨免免者孟誅也孟誅者皆以翰林侍制不廷廷者廷也司明恩賜不

巴延矯詔殺王徹辰圖 巴延撰陷却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置讓王特穆爾布哈讓王特穆爾布哈威順土庫沁

有哈作夏作夏作夏今改改作此 不俟命即遣之帝為之不平

六年春二月巴延有罪罪為河南左丞相魯巖南恩州魯巖南恩州宿衛伯帝起居禮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旺嘉勞

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巴延欲以其柱托克托柱托克托子柱托克托子宿衛伯帝起居禮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旺嘉勞

以揚珠布哈揚珠布哈不充為屏蔽漢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喪星勢熾黃的天下但知有巴延而已托克托深

以揚珠布哈揚珠布哈不充為屏蔽漢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喪星勢熾黃的天下但知有巴延而已托克托深

好民者覺其五
圍此州城非
事城空轉民
者不知損益
治休其地無
此則元末流
國其可知然
亦非難事乃
待與敗失則
者兵討之不
則當日軍伍
他委可見其
由後者然不
振文盡其國
如以安民為
為平時皆次
春麻鞋等物
高且母性流
之律律地也

方曰傳有大義誠觀大大但知忠於國耳餘復何顏為一日見帝乘輿自陳忠告國之皇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夜有言

廷之實獨沙克宜巴勒加阿哈為帝親心乃遣二人與托克托遊日以忠義之言任使歸論在悉其心屢他遂歸於帝

始信不疑及巴延擅敗宜讓感順二王帝不勝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托克托托克托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

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噶及托克托謂阿噶謂直方曰子伯父汝震主威此輩前利富貴語一世則主虎身戮矣托克托乃

延二人於家治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沙克宜巴勒等謀欲俟巴延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均皆為兵巴延見之

大驚召托克托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托克托益增兵自衛至是巴延自領兵出田托克托動帝料

疾不住巴延固請乃命太子雅克特古斯出次柳林托克托遂與阿噶等合謀悉拘京城門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

居王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宮聽命夜二鼓遣集賽依克徹爾舊月可率三十騎掠營取太子八城又召楊瑄舊瑄

臣江入草詔數巴延罪狀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珠爾噶舊以巴延遣騎士至城下問

故托克托踏城上宣言有旨點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巴延奉旨陰解不許遂行道出真定又老奉驛酒以進巴

延曰爾曾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殺君巴延俯首有漸色既而帝以巴延等重劉輕復降詔安直南恩州

陽春縣梁今為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以穆魯爾台為太師右丞相塔斯哈雅為太傅塔瑪齊為太保汪嘉努為平章政事托克托知樞密院事詔托克托外諸王侯不

得帶弓箭及環刀佩入內府

替星見 凡三十二日色白狀如粉星尾跡約長五寸餘

賜穆魯爾台與忠王固辭許之 詔封穆魯爾台為忠王賜號達爾罕固辭不受御史得示天下以勸廉讓後之

夏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翁吉喇特氏於東安州尋崩故雅兒特古斯於高麗殺諸逆 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感於嗚

恩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正統受備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緝賊於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

雖知天理人心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實留東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文宗檢息不佞當躬逢之際與其臣阿噶有哈

不月忘阿里雅舊作也里 莽莽托噶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構邪言控禍於必已什皇后

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端布特達錫里舊不若估其勢始合家嗣而立攝推尊復不年請王大臣

以賢以長扶朕踐阼每念治必本於盡孝事莫先於正名賴天之靈權奸身熱永惟鞠育罔極之恩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

常徹去圖卜特穆爾在廟之主布特達錫里本朕之儲備膺太皇太后之號述其間門之禍罪惡尤重按之大義割去錫里使東

安州安置雅克特古斯放諸高麗當時賊臣阿噶布哈等已死其以莽莽托噶時正與刑時監察御史在殿爭論人言文宗既

元順帝

徹廟主婚母亦刺馮名書孝正石斯亦足矣惟念皇帝雅克特古斯年幼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皇弟尚在襁褓

未有知識義當於閨中人自有金之產尚且義田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始笑他邦承尊中國倘生

他變關係非輕置嗣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雅克特古

斯未至高麗伊克爾爾一作月間發已人害之於中道
冬十月移西備台罷以托克托為右丞相特穆爾布哈為左丞相 穆齊爾台以疾辭位詔以太師託弟而以托克托及宗正特穆

爾布哈為右左丞相
十二月復科舉取士制 時行學既報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字子山喇里克八而從容言曰古昔臣人得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

可廢也帝未其論詔復行之
罷文宗增置官屬 初文宗設太禧宗禮導院及金章明藝文監增置官屬有差至是大臣議悉革罷庫庫曰民有千金之產尚設

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邪帝然之改金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餘未言罷之
以至正元年夏四月帝如上都 御史監敬上疏請御內殿其畧言世祖以上都為清著之地車駕行幸處以為常聞有大安殿有

鴻禧會恩所以保養聖躬通聖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錫喇拉鄂爾多斯原作天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御之所今

國家之故天道變遷廟大駕運大內居居宮殿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總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雖照聖學乃宗

社之福也明帝河代於聖躬之傳故也上既曰見廟世祖時大臣有過時不遇聖聖重慎天為敬世應至道也今山

承嗣始應日星至於此必又將以備之物也通問所願以之風此非受慎之子也也
冬湖廣賊作亂 湖廣賊賊唐大二等作亂其黨將內何仁甫等相繼舉兵攻破江春有春等州縣內自稱順天王漢

楊民二百餘寨亦相率入邊抄掠湖廣行省平章達布巴勒一作擊平之山東燕南冠蓋亦橫至三百餘處
壬子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在宛平 托克托用參議博囉特穆爾等言於都門外開河置橋引金口渾河在之水東流達通州接

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廷臣多言不可托克托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滿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於淺易塞而不
可行况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址流入郊野設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亦不能保其無衝決之患
帝不能河成果水急泥壅陷不能行而期托之除災民慮舍墳壑死傷甚眾又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三月大同飢 人相食運京師糧賑之
秋八月庚子朔日食
又十月己亥朔日食

三年春正月遼陽為首劫額森元明
額森及碩達勒達元正朔額森等劫遼陽
二月葦昌山崩 成紀見寧遠寧遠寧遠伏羌伏羌等縣山崩水涌溺死人無算

三月詔修遼金宋三史 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弼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輯以義例未
定久之竟不能成至是命托克托為都總裁特穆爾達什字九魯王托克托之子時為平章政事張起巖嚴陽元呂思誠揭
英斯字曼卿人為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義紀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
金以為不可待制王理者論欲以遼為北史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史持論久不決詔遼金宋各自為史凡再閱歲
書成上之三史三史詳遼之元成金宋二史次弟皆略其金史多本金史元史略略詳詳源人

夏四月丙申朔日食
秋七月汴梁大水 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中年註見等七縣皆大水

冬十月親祀太廟 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開對曰寧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時
魯僖公問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拜之

十二月以博爾克布哈字大用為右丞相博爾克布哈為左丞相特穆爾布哈字
微清江字德清為處士字德清本在武宗時常被召至京師即歸陸武免山註見文宗聞其名微之不起至

是托克托薦之召為翰林侍制兼國史館編修官使者趨至杭州稱疾固辭不至註見文宗聞其名微之不起至

四年春正月詔定守令黜陟之法 六事謂田疇戶口刑罰刑罰備者升一等四事情備者減一資三事情備者早遷六事俱不備
者降一等

河決曹州 發丁天為五千八百塞之是月又決汴梁既而復決濟陰金龜中曹州深官民慮舍始蓋

二月以賀惟一字元中為平章政事 既而復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省正官非國姓不以授唯一因辭詔特賜姓而改其名曰太

閏月命托克托兼領宣政院事 時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為郡縣所苦如坐地獄托克托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

獄耶

處士虛坐志無
鴻子實用此
不起尤為歎世
遠名流為智
園海賓舍胡官
蒙古人乃亦
新事內地陸質
尤名高而陸質
尤和樓心願送
非但不為由某
且從而傳德之
立法不為積德
益滋母性國醫
七日流于制

夏五月托克托罷以阿魯圖為清江使相何謂用也為右丞相 托克托以衰疾固辭相位帝問誰

之而封托克托鄭王則清江使相何謂用也為右丞相 托克托以衰疾固辭相位帝問誰

秋九月丁亥朔日食

冬十一月令民入粟補官備賑濟也有監奸罪而輸粟得七品級流者為恩家所告有司謹輸粟何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石司

郎中陳遵字叔山南人為賈常索弊已非令典况又責與奸淫之人其何以為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為令乃可從之

乙丑五年夏五月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卒 庫庫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旨以承旨召選適中書平章綱員或有所為帝曰平

章已有其人今在半途矣人知帝意在庫庫至京七日而卒家資幾無以飲帝為賜賜葬以罰布償其所負官錢為

秋九月壬午朔日食

遣使巡行天下 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掎搯惟巡湖廣道大都路達魯噶齊巴克什

丙六年春二月庚戌朔日食

夏五月陝西飢 行酒禁

盜竊太廟神主

六月雁天麟等作亂陷汀州 連城縣 民雁天麟及陳精萬叛陷長汀命江浙行省右丞相圖克布哈

雲南悉死可伐作亂 詔以免可伐盜據一方侵奪路旬命伊圖勒亨

秋七月以多爾濟巴勒 時有善音樂得奉者帝命為崇文監丞來政多爾濟巴勒他

一人以進帝怒曰還法盡由中書耶多爾濟巴勒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讓陛下今還他人臣實有罪為臣無與焉

帝悅升右丞

為海軍學士

子高虛正庫庫

所去庫相委陳

而外庫相委陳

言人所不敢言

亦不遠致上空

故於特與來說

實有佳節即如

會特與事相如

此他復何謂及

庫庫在官神廟

瑞龍故不火所

謂這故者又安

在子

冬間十月靖州在湖南隆吳天寶作亂時湖南擾攘保亂而天寶發元囑寇陷陽在湖南武岡在湖南諸郡在湖南湖廣石丞善巴勒爾在湖南帥討之奉敗沒天保遂有眾六萬餘奪進寇全通州在湖南官軍不能制未幾黃西峒在湖南亦乘隙入寇

是歲河決尚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佞邪以崇陽抑陰不聽

阿魯圖亂先是博爾克布哈與阿魯圖謀搆托克托阿魯圖對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博爾克布哈遂以為言

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皆為之不平勸其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濟之

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但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善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

言

丁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是日大寒而風刺官仆者數人

以蓋苗字根天大為參知政事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委毀民田慮廣之已遣使督治苗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為

我力辨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

必揮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苗者鈔苗苗曰諸處皆飢不蒙賑卹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於是宰相謂僚臣曰所以引蓋

者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聞即欲引去適有言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宰相怒不解比至復

除甘肅行省中丞以宜者拜特穆爾爾一作伯術本兒為司徒

二月山東地震壞城郭有聲如雷三月庚午又震河水動搖

夏四月復以博爾克布哈為右丞相是年正月己巳命博爾克布哈以特穆爾達什為左丞相博爾克布哈為右丞相命賽因特穆爾達

什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問王文統奇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急難之資文統不告以至道而乃尚伯術要

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既而博爾克布哈坐調吏失宜以太保罷就第嘗復文章論之尋謫

居渤海而卒

河東大旱民多飢死

六月放太師穆爾齊台於西寧詔從西寧州其子托克托力請與俱行時相欲傾之因言告變者復移於西域沙色爾是年改之地御史大夫頭琳沁巴勒是年改之曰托克托父子無大過今奪進之於

險遂召回甘肅穆爾齊台卒

秋九月特穆爾達什卒以多爾濟先為江浙行省丞相以寬蘭得民心召人為卿大夫會特穆爾達什從幸上都還感暴疾卒遂命代為左丞相

冬十一月沿江為起 剽掠無忌有司不能禁兩淮連便宋文瑄言江陰通秦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以鎮其地今成時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在江中劫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追討反為所敗復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有矣不聽

十二月以多爾濟為右丞相太平即賀惟一故為丞相 多爾濟先拜左丞相請於帝曰臣籍先臣之陰全發國王時

詔選臺閣名臣出為守令 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

八年春二月立行都水監於鄆城 以工部郎中賈魯為都水監魯備行河道考察地形備得要害為圖上進二策具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竝舉說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遠中書右侍郎中議未及竟明年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

夏四月帝臨國子學 賜衍聖公銀印升秩從二品定弟子員出身及省親卒喪等制

五月霖雨山崩江溢

秋七月丙申朔日食

冬十一月台州方國珍反 國珍世以販鹽浮海為業時有蘇亂者行剽海上有司捕之國珍怨家告其通寇遂亡入海為亂劫掠漕運江浙余政多爾濟已勦 國珍世以販鹽浮海為業時有蘇亂者行剽海上有司捕之國珍怨家告其通寇遂亡

國珍會使請於朝詔授定海衛國珍不肯赴身進攻温州 國珍世以販鹽浮海為業時有蘇亂者行剽海上有司捕之國珍怨家告其通寇遂亡

以台哈布哈實於托克托謀害太平 國克布哈並為平章政事 丞相太平薦台哈布哈可用故有是命明年太平罷

九年夏四月崇陽章子恭長 康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長四尺許容貌異常備履擁護見人輒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

子子妻其氏氏不

不

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八 三

和尚云

秋七月多爾濟太子俱罷以托克托為右丞相 初穆齊爾台早太平請以托克托歸崇左右以為難太平為之固請托克托遂得

還復拜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優於己因備克思巴勒相作諷 護開成隙欲中傷之時參政孔思立等皆太平所拔用悉誅以

罪黜去而太平亦罷為翰林學士承旨又誣劾其過失托克托之母聞之謂曰太平好人何害於汝而欲去之若違吾言非吾子

也乃止太平故史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斃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款矣遂還奉元

冬十月命皇太子阿剌鐸哩達喇晉漢人文字 命皇太子阿剌鐸哩達喇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為翰德神師為贊善執冲滿

文學命托克托領口書堂學中坐俟候幸自字與師傳分東西向生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 命皇太子生清寧殿分布長席列

坐高殿西番僧曰空之行文先生對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十一月戊午朔日食

詔削烏蘭海蘇 言流韓嘉納於虎嘯草 先是同知樞密院事哈瑪爾 精作心術今改正 為帝

所褒幸聲勢甚盛太平及御史大夫韓嘉納等皆諫黜之令監察御史烏蘭海蘇劾哈瑪爾兄弟出入托那斯 皇太后

而燕烏蘭海蘇為陝西庶訪副使太平嘉納亦相繼罷去 皇太后是托那斯皇后以其言侵已復泣訴於帝帝益怒乃

奪其官屏歸田里葉綱之 皇太后是托那斯皇后以其言侵已復泣訴於帝帝益怒乃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大如月雲霓如雷

更鈔法 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鈔法不行轉撥民間流通者少故偽鈔滋多請如舊制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從之至是復

與史部尚書奇齊英圖合改法務以迎合丞相托克托意請以鈔一貫文者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錢為子托克托具奏書兩院

共議之眾皆唯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極言其不可不聽 皇太后是托那斯皇后以其言侵已復泣訴於帝帝益怒乃

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真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印造又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所

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真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印造又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所

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真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印造又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所

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真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印造又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所

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真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印造又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所

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真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印造又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所

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真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印造又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所

貿易公私所積之鈔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皇十一年是年以嚴禁前弊解林昭明五野陳慶謀等機密情願日督法紀平今奇祥等以重賞

左遷工部尚書成道為河間鹽運使以賈魯為總治河防使時黃河屢決北侵安山在臨邑延及濟南河關朝廷急之托克先

羣臣議言人人殊惟賈魯以為必塞北河成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道與大司農圖魯

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奉旨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牙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

且曰山東連教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眾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托克先入嘗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

將反邪自致至西論辦故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觀可

斷議不可易遂出適為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在開封

及山東曹縣界南達白茅石名在武定縣放於黃岡一名河岡只在開封等口又自黃陵岡至楊青村在曹州二百八十里

有奇四月鳩工七月疏鑿成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諸壩戾成河復故道南灌於淮又入海詔起魯集賢大學士賜托克先

世襲連爾早就其餘邊塞有產宋邊州是也或與河東北時置諸云石人一隻洪州動動河天下及此魯的河果於黃陵岡得仁

之說說不勝是後魯與安之開也誠委知物歸其成也之說說不勝是後魯與安之開也誠委知物歸其成也

冀魯地震 平月乃止使魯等州俱震有聲如雷地民居屋墜死者甚眾

五月己酉朔日食

潁州人劉福通者縣人李二羅田人徐壽輝一名徐壽輝等起兵時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有韓山

童者一名童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感眾誘徒水旱至山童倡言天下大衆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盲信之稱通與其

黨杜道羅文素感文郁王顯思韓咬兒復說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乃刊白馬牛誓告天地謀同起兵以紅

巾為號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而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潛逃之武安推福通為感不可制朝廷乃命周知樞

密院圍營在信州以兵擊之福通既破潁州遂據朱皋攻羅山在武安上蔡真陽羅山在武安諸縣各犯壽陽紫

陂臨汝寧府及光州二州眾至十萬著縣李一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任攻陷徐州據之徐壽輝本以販

布為業有僧登玉一名僧可以妖術與郡曹勝一名僧倪文俊等作亂壽輝狀視共推為主攻陷新水及黃州路亦以紅巾為號時諸

賊曰紅軍亦稱香軍
六月浙江行省左丞博囉特穆爾擊方國珍兵敗為所執秋七月遣大司農達什特穆爾在武安招降之 國珍入海

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博囉特穆爾往擊之兵至大閘洋在今浙江中外交率助卒縱火鼓譟官軍不能守潰赴水死者過半謀

元故不願應進時起諸善謀陳兒明王珍謀左法士謀謀雖僥倖位號而致亡未成國此正如佛為年之後耳時自保朱子書其書二代之制官書其南統紀年珠末平允順帝政雖急意來至若善政揚善之善處為神人所共憤况奈宋之國以王侯子孫俱兵復國其危近正原非速誠免合之此即居加之著善說李執李憲實建德諸善處年稍文亦略具規模元文論論編善非其倫今惟明宗極英王元年鄂敬太子書漢高祖之例附書以著其後天下之漸其後壽輝等年統紀從則則並依之史順帝本紀例於其後各符

元末之亂軍
上下因循
甚所成而不
休於河之開
不獨宋濂之
漢所以為民
河所以為民
之謀就河流
下而言宋濂
書其與大位
書其為全保
給其力值其
日休俾民得
種以糊口未
非流民之產
多於夫夫在
民定樂於二
百萬心數地
之不喜而
河之流軍
紅巾一起
安之如不
春春一
安之使使
平為治何
飛清日直
重積其故
之極典其
株乃使
生均其
見前此之
失則其

唯特得爾被執反為國珍師上聞朝廷知之復遣大司吳達行特爾等至貴義福之園於兄弟皆坐廢拜進上民聞解
與總督台哈布哈欲命壯士襲殺之達什特爾通夜逃台哈布哈密以事白之達什特爾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耶事乃
止檄台哈布哈至海濱散其徒眾拘其海舟兵器投國珍兄弟官有差

八月詔知樞密院事額森特爾督兵討福通 特福通兵營日蘇托克托乃奏以額森特爾知樞密院事及衛王琨徹格爾
等作亂 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復上奏擒其黨輝兒謀之

及十月魏信等路雨泰 信州及邵武南泰鏡州建寧南累子大如奏啟衢州兩泰民多取而食之
徐壽輝稱帝於新水 壽輝據新水為都國號天完自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邵普勝為太師攻陷鏡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
軍州人皆脅使從已命以官二人不屈壽輝並殺之

十一月以多爾濟巴勒為平章政事 多爾濟巴勒言治國之道綱常為重前西臺御史張裕字子成善州人汝寧節 仗即死義宜
旌之以勸來者又言祖宗用兵不專殺人今倡亂者數人乃盡坐中華民為叛逆足以及服人心其言頗忤托克托意時托克托
倚任儒克忠巴勒拜特穆爾兩人擅權用事而多爾濟巴勒正色立朝無所附麗未幾出為西臺御史

十二年春正月徐壽輝兵陷漢陽諸郡咸順王庫沁布哈等棄城走二月陷江州總督李嗣子嗣子力戰不屈死之
壽輝遣其將丁普郎陷漢陽與國武昌叛順王及平章政事善善等並遁去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字伯善 戰敵被執不屈壽
輝怒支解之又陷安陸府知府趙爾字仲中 戰死遂兩攻九江石丞博囉特穆爾方駐兵於江關風宵遁爾敵

落聚木石於險處遺其歸路賈梅主簿伊遜特穆爾出擊賊爾與之大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爾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
薄我乃今以長木數十員鐵鎖於杪置置沿岸水中賊舟數十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格不得動爾發火前射之勢為無算時果際
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顧守孤域中外援絕而賊警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圖沁布哈字伯善 自北門出
走顧引兵登障賊已焚西門張勢射之轉攻東門顧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爾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僕傷百姓

賊刺之僕馬與從子東昭字子 俱死元州民間之哭聲振天具棺葬之在漢陽府漢川府志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 等起兵作亂陷濠州今江蘇鳳陽縣 子興少任俠喜與壯士結交至是見汝穎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
孫德崖等舉兵反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齊里克布哈字伯善 率兵欲復濠州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道以檄責由

是民益恟恟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

三月詔省臺官兼用南人 自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不用品至是始復舊制詔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

台州路達囉囉魯台哈布哈與方國珍戰於澄江在今台州府 時國珍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討之大江國珍懷疑復勦

元前帝

清海特務... 執事... 已和... 傳...

其黨入海台哈布哈達義士王天用住論國珍留不逞其威... 澄江福沙不行運與國珍通呼仲連申前議仲連自動氣索台哈布哈達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擄賊船會聚賊寨至夜把持入其船台哈布哈達目叱之奮刀殺賊賊皆擄刺之中其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

陞西地震 凡百餘日城郭傾圮股分遷變定西會州靜寧... 餘短者九尺人莫能說因改定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

徐番陷吉安路 善輝連破袁瑞鏡信徽等州復使偽將陳善文進陷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兵復之

令各行省分兵討賊 詔四川行省平章約滿珠討刺裏賊復忠萬等州江西行省丞相額林沁巴勒守江東西關陞參政額森特穆爾與西行省平章伊哈特穆爾討南陽英陽賊利部尚書河魯討海寧賊江西右丞相和尼齊討江西賊江西石

承烏格什 夏四月癸卯朔日食

額森特穆爾軍潰召還復高御史大夫達西臺御史大夫左多爾濟巴勒為湖廣平章政事 額森特穆爾前駐軍沙河

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知其畏師奉國托克托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歸州人歸附托克托克文等越分于黎乃左邊

歸濟巴勒為湖廣平章出文等為各群列官由是人莫敢言事

詔天下完城郭禁隄防

五月使漢國公子趙完普等於沙州 御史廉長特穆爾

及親屬於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六月大暑路旱蝗 飢民七十餘萬口

秋七月徐壽輝陷杭州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

從鏡請州遂犯昱嶺關

從江浙平章嘉暉征安豐乘勝攻涿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嘉暉聞計博實曰賊見杭城于女玉

弗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遲保湖州賊衆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嘉暉不能決請將亦維其行博實曰公為江浙相

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援劍顧請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潭州城賊敗博實揮壯士突前請將相

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援劍顧請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潭州城賊敗博實揮壯士突前請將相

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援劍顧請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潭州城賊敗博實揮壯士突前請將相

以其徒朱降春進克廣德德請賊復北蘇州賊中有道士某作十一星符得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賊其敗者兩斬之徽州遂平

八月石丞相克托將請單大破李二於徐州屠其城 托克托自乞率師討李二詔許之尚書瑄爾默和謀克等言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托克托以弼亮天工庶內外兼治不報遂詔托克托以達爾罕太傅分省於外石丞相總制諸路軍馬獎賞探報悉從舊九月至徐州攻西門賊出戰以鐵箭前射馬首托克托不高動麾軍督擊破之李二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奪其城帝遣平章布哈即軍中加托克托太師趣還朝改徐州為武安州

九月以余闕守此一字天人為淮西宣慰使守安慶 時闕以浙東廉訪台事居母憂於家值兵擾河南陷郡縣乃起闕副使會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請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恭優雲選精甲外捍而耕於中浚墾增障限外環以大防洋整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番軍五萬從元帥阿爾斯蘭守此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寇中國詔阿爾斯蘭運軍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戰之凜凜莫敢犯時李瑄瑋布四外國各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

冬十月霍山在今六安州霍山縣又為山名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陷石數里十一月江南行省平章政事呈言字子用討趙普勝戰於湖口見兵敗死之 呈言初為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急之出為湖廣平章召拜大司農時初復奏移之江西呈言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城已陷趙普勝將驅眾據池州太平以固諸郡號百萬呈言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在岳陽中克之擒周顯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於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在今安徽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又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復湖口與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小孤山呈言自據省陽口級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日久後不至賊來大懼來攻編軍投塞上下流火之呈言率兵力戰果死且盡呈言猶坐不動中流天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并至密室乃蘇強拜餽食呈言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拜曰臣力竭矣遂絕

以察罕特穆爾字地麻思出岷州人為汝寧行達哈魯李思齊字德山知府事 時汝穎賊兵愈熾不數月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同舍義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遂並授以官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邱在河南自成一軍數與賊戰賊克捷趙均用入濠州據之 時徐州既下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托克托命賈魯追擊之均用與都子興孫字公和力拒守會魯

何孟平人志
卷之九十九

卒兵乃解去早住均用遂獲淡城稱王初二人本以窮寒來卒于與與德生反居己下之事實軍命遂者引引日生元均用

卷之九十九

元

順帝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以哈瑪爾為右丞先是托克托為相哈瑪爾自趨附其兄弟之門及托克托倚其父西行博爾克布哈為相以宿恩每欲中傷之賴哈瑪爾覺復得免博爾克布哈又與太平韓嘉納圖們岱爾等十人結為兄弟謀害哈瑪爾不克反托克托復相博爾克布哈等相繼得罪去哈瑪爾遂復免召用而托克托兄弟尤德之至是遂釋右丞

立分司農司先是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請召募江南人許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可以不煩海運而京師自能足食帝曰此事有利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烏蘭哈達總領此官地及原官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鈔鈔五百萬錠以

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以前凡官地及原官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鈔鈔五百萬錠以

洪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仿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蘇召募能種水田及務農園圃之人各十人為農師科立百坊

張士誠字子初白作亂據高郵自稱誠王知府李齊字公平死之士誠及弟士德士信等皆以操舟運鹽為

業高郵多淺海之弓手邱義者身尤甚士誠怒帥壯士十八人殺義及諸富家招少年起兵鹽丁方苦重復遂共推為主臨泰州淮

南行者遣薛招降被留久之賊首自相戕始熾齊來歸士誠尋復鼓變發參政趙璠興化縣行者以左丞齊泰葉園鎮高郵出

齊守望往湖在平高郵會數賊呼操入城省兼官皆逃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佑己而有招散

之使至不得入賊始曰請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優齊往至則拘繫之齊雖辨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遣廷為誘勸計官軍急

進攻之士誠呼齊使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倒梃碎其膝而高之辱詔淮南行者早棄武事福壽古進兵

討士誠

六月立于阿裕錫哩達制為皇太子

自六月不雨至於秋八月

九月乙丑朔日食

冬十月以方國珍為蘇州路治中凡領上諸將皆府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員不受命國珍將遣人至京師備路諸權貴詔遣江浙左丞托里特穆爾

為廣州路治中國... 高麗... 十二月江浙平... 皆捷... 大郡無雲而雷... 哈瑪爾... 禮... 人奉之謂之... 朕皆在帝前... 既長深疾... 濠人朱元璋... 至正四年大... 之去留皆不... 中兵得七百... 地定遠... 俱攻陷... 二月遣使... 三月癸亥朔... 夏四月江西... 秋九月命右...

高麗... 十二月江浙平... 皆捷... 大郡無雲而雷... 哈瑪爾... 禮... 人奉之謂之... 朕皆在帝前... 既長深疾... 濠人朱元璋... 至正四年大... 之去留皆不... 中兵得七百... 地定遠... 俱攻陷... 二月遣使... 三月癸亥朔... 夏四月江西... 秋九月命右...

高麗... 十二月江浙平... 皆捷... 大郡無雲而雷... 哈瑪爾... 禮... 人奉之謂之... 朕皆在帝前... 既長深疾... 濠人朱元璋... 至正四年大... 之去留皆不... 中兵得七百... 地定遠... 俱攻陷... 二月遣使... 三月癸亥朔... 夏四月江西... 秋九月命右...

高麗... 十二月江浙平... 皆捷... 大郡無雲而雷... 哈瑪爾... 禮... 人奉之謂之... 朕皆在帝前... 既長深疾... 濠人朱元璋... 至正四年大... 之去留皆不... 中兵得七百... 地定遠... 俱攻陷... 二月遣使... 三月癸亥朔... 夏四月江西... 秋九月命右...

高麗... 十二月江浙平... 皆捷... 大郡無雲而雷... 哈瑪爾... 禮... 人奉之謂之... 朕皆在帝前... 既長深疾... 濠人朱元璋... 至正四年大... 之去留皆不... 中兵得七百... 地定遠... 俱攻陷... 二月遣使... 三月癸亥朔... 夏四月江西... 秋九月命右...

高麗... 十二月江浙平... 皆捷... 大郡無雲而雷... 哈瑪爾... 禮... 人奉之謂之... 朕皆在帝前... 既長深疾... 濠人朱元璋... 至正四年大... 之去留皆不... 中兵得七百... 地定遠... 俱攻陷... 二月遣使... 三月癸亥朔... 夏四月江西... 秋九月命右...

高麗... 十二月江浙平... 皆捷... 大郡無雲而雷... 哈瑪爾... 禮... 人奉之謂之... 朕皆在帝前... 既長深疾... 濠人朱元璋... 至正四年大... 之去留皆不... 中兵得七百... 地定遠... 俱攻陷... 二月遣使... 三月癸亥朔... 夏四月江西... 秋九月命右...

高麗... 十二月江浙平... 皆捷... 大郡無雲而雷... 哈瑪爾... 禮... 人奉之謂之... 朕皆在帝前... 既長深疾... 濠人朱元璋... 至正四年大... 之去留皆不... 中兵得七百... 地定遠... 俱攻陷... 二月遣使... 三月癸亥朔... 夏四月江西... 秋九月命右...

高麗... 十二月江浙平... 皆捷... 大郡無雲而雷... 哈瑪爾... 禮... 人奉之謂之... 朕皆在帝前... 既長深疾... 濠人朱元璋... 至正四年大... 之去留皆不... 中兵得七百... 地定遠... 俱攻陷... 二月遣使... 三月癸亥朔... 夏四月江西... 秋九月命右...

高麗... 十二月江浙平... 皆捷... 大郡無雲而雷... 哈瑪爾... 禮... 人奉之謂之... 朕皆在帝前... 既長深疾... 濠人朱元璋... 至正四年大... 之去留皆不... 中兵得七百... 地定遠... 俱攻陷... 二月遣使... 三月癸亥朔... 夏四月江西... 秋九月命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九

元順帝

此係偽名仲性
尤聖入不傷其
傷有與真無慮
深辨矣
托克托前討平
二徐州前獲遠
備名遠致賊勢
獲德莊賊師位
勒士猛高那一
戰大和城兵連
平六合軍第方
揚正宜令其東
北進攻盡掃東
南唐身乃賊首
亦那進陷龍宮
故加轉使唐晏
之台哈布魯等
代特賜書益深
備者惟知處於
要安不獲以圖
事為念其能不
亡且托克托聞
命力力諸將之
言填古多謀其
不至成謀之幸
召印運同一志
頭矣
元年春唐西起
臺為擄捕之方
坐視其甚遠進
近軍紀者徒隨
去其賊聚道河
北楊家莊兵而
擊其信朝楊朝
復使如常事歸
日成通若注陳

兵至高郵戰於城外大敗士誠家遂遣兵西平六合

冬十二月詔削托克托官爵安置淮安以台哈布魯等代總其軍 初托克托再相信用備克忠已勒由左司郎參議中書省事平 章以下見其議事遂致異同惟哈瑪爾以有德於托克托不為下備克忠已勒因語之托克托改為宣政院使哈瑪爾深衛之及 托克托討高郵哈瑪爾復入為平章尋檄御史袁養音布哈魯助托克托出師三月等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已用半年朝廷之官 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額深持謬爾庸庸貧淫巧汚清臺臺上三詔削托克托官爵淮安安置額森特穆爾安置夏汗台哈布 哈為河南行者左丞相伊克撒爾加大針蘇蘇代將詔至軍營宿旆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破蒼 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閣則大害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命願首曰臣 至萬荷天子安以軍國重事夜覆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意所及深矣即出兵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伊克撒 爾等節制皆省到使哈喇台哈喇台曰丞相此行我輩女死他人之子今日當死丞相前邊拔刀自刎而死 詔成頌王庫必布哈魯運鑲湖廣 王初以武昌破陷奪其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運其印還歸堡鎮 大都大徵疫 氏有父子相食者

帝製龍舟於內苑

帝於內苑造龍舟自製其樣龍舟一節二十尺長二十尺闊二十尺八寸長金葉自製又自製宮清舟七尺廣平之池木為量造出其中通木上下置上設三聖殿殿內立五女肆肆內有舞女樂器每舟小橋上左右前後甲梓一燈紅夜 制神人自能旋更而舞每舟分設長馬腰紅旛旛在側左右有日月宮殿四八左右前後甲梓一燈紅夜 照見龍舟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旨前所未有帝既會於此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各十一天慶戴象牙佛冠身被纓 絡大紅綉各數鳴也拉薩巴薩巴記之器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臣官非受秘器者不得與

十五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僕使又復復陷沔陽

感順王庫必布哈令其子報恩勞報恩勞等同元帥阿爾斯蘭水陸並進 討文俊至漢州水浸船閣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勞死之庫必布哈走陝西陝西 教投耶坦請正國俗不報 大鄂爾多鄂爾多諸儒學教授耶坦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救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 妻其孀庶母叔母又妻其胞妹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遣兵分伐河南諸路

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上下視若常事中書奏議成遵旨於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 安者以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剽削權隨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政也今賊北渡而官軍 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恃民心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而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即

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乃遣河南丞相洪起嗣

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乃遣河南丞相洪起嗣洪起嗣等各將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二月劉福通以驍林兒稱皇帝 福通等自礪山夾河泅林兒至亳立為皇帝又從小司王國統與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

少為... 漢高之專表帝

光武之專表帝

無所... 漢高之專表帝

之於... 漢高之專表帝

初與... 漢高之專表帝

警定... 漢高之專表帝

而林... 漢高之專表帝

始四... 漢高之專表帝

為監... 漢高之專表帝

國制... 漢高之專表帝

乃謂... 漢高之專表帝

能受... 漢高之專表帝

已中... 漢高之專表帝

日林... 漢高之專表帝

處而... 漢高之專表帝

沈舟... 漢高之專表帝

畫也

后杜... 疾連... 三月... 其... 前州... 夏四月... 五月... 朝廷... 總領... 六月... 天... 中... 吟... 趣... 人... 新...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疾連... 三月... 其... 前州... 夏四月... 五月... 朝廷... 總領... 六月... 天... 中... 吟... 趣... 人... 新...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三月... 其... 前州... 夏四月... 五月... 朝廷... 總領... 六月... 天... 中... 吟... 趣... 人... 新...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其... 前州... 夏四月... 五月... 朝廷... 總領... 六月... 天... 中... 吟... 趣... 人... 新...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前州... 夏四月... 五月... 朝廷... 總領... 六月... 天... 中... 吟... 趣... 人... 新...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夏四月... 五月... 朝廷... 總領... 六月... 天... 中... 吟... 趣... 人... 新...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五月... 朝廷... 總領... 六月... 天... 中... 吟... 趣... 人... 新...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朝廷... 總領... 六月... 天... 中... 吟... 趣... 人... 新...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總領... 六月... 天... 中... 吟... 趣... 人... 新...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六月... 天... 中... 吟... 趣... 人... 新...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天... 中... 吟... 趣... 人... 新...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中... 吟... 趣... 人... 新...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吟... 趣... 人... 新...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趣... 人... 新...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人... 新...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新...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為...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秋... 院... 志... 以... 元... 元...

院... 志... 以... 元... 元...

志... 以... 元... 元...

以...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貨之重輕為高下由是誘被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

又十一月達什巴圖魯擊別羅通軍破之十二月遠圖毫福通以韓林兒走安登 先是達什巴圖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於

魯島為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喇布哈一作劉哈喇不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至是進兵大

敗之於太原遂圍毫州韓林兒逃走安登

哈瑪爾福通故相托克托 初托克托聚雲南行次大理騰衝一作騰越州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托克托曰吾輩人也安敢念及

此莫辭拒絕惠銜之至是再使河經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瑪爾福通賜之嬌遂卒年四十二比克托保侯

置大兵農司 詔有水田處置天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東機進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州共五處其屬又

有兵農千戶司二十四百戶門四十八鎮撫司四

順十六年春正月哈瑪爾蘇蘇有罪伏誅 哈瑪爾就相恥前進西僧事告其父國帝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專人主以正今國帝特

穆爾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

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謂告其夫國帝特穆爾恐太平為帝則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第曰哈瑪爾謂

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為老邪因與謀去哈瑪爾及蘇蘇計已定有旨哈瑪爾蘇蘇毋入朝御史

大夫韓斯魯一作韓斯魯因劾奏二罪帝帝曰哈瑪爾兄弟雖有罪然侍朕久且與朕弟同乳姑嫂其罰今出征自劾副省臣復糾其

罪不已遂詔安置哈瑪爾蘇蘇州北行皆杖死切爾森特穆爾說能爾其家實以賜哈瑪爾及是福哈瑪爾家所得罪誠

成敗史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據之 時江東大饑連其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連陷平江及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政平江為隆

平府自高郵徙據之切或謂士誠有弟士德連其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連陷平江及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政平江為隆

三月朱元璋陷岳陽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元璋率諸軍進侵其慶至江寧鎮岳陽南臺今湖南岳陽縣破陳兆先營擒之盡降其眾福壽敗

督兵出戰力不能支城遂陷百司皆潰福壽猶踞胡床坐鳳凰臺今湖南岳陽縣下指麾左右武勸之去叱曰吾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

破則死尚何往哉俄而亂兵四集遂遷客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我來為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舊政不便者除之民

大喜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遣公達鎮鎮江鄧愈侵廣德皆陷之

方國珍復降 命為海澄運萬戶以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

是月有兩日相暈

托克托志誠自
去應文不實足
編元年姚良寬
順帝始終保信
而奉任之元作
並可藉以支持
勿壞雖其死由
命馬爾廷詔
帝且為所欺
而不及知但以
杜撰之說視之
無關輕重其
郭林意猶難其
與宋較遠來自
壞其城何以與
郭

淮之地連綿
諸軍足資
糧食且耕
五畝則有所
不能盡也
宜行於太平
書之守邊者
時則憂邊
江漢地多
不遠空得
餘功也
警備在外
疎懈可虞
防備足備
政務安所
待嘗雖有
之在而遠
左為言也
伏西是也
特備備此
後政事
方賴以保
功不小其
委守守將
兵將至而
誠力至者
三輔得
賊據而

夏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 時有童謡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秋七月張士誠遣兵寇杭州江浙丞相達什特穆爾遜平章政事尊德錫哩死之 初江南始亂達什特穆爾等屢取議者以為苗
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定者時時英武至淮南與賊以功累官江浙行者參政至是士誠遣弟士德從關道寇臨杭州達什
特穆爾遜入富陽楊定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魯賢等討賊賊敗於擊敗之後其城達什特穆爾乃還
朱元璋自稱吳國公 以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軍置參議以下等官
八月彗星見 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朔始滅

冬十月星隕大名化為石 從東南流芒尾如曳彗墮地有聲大破達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皆新創者
賊陷淮安城江東廉訪使褚布哈守名實州石橋人褚布哈死之 初褚布哈與樞密判官劉甲甲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在合
界相角為聲援褚布哈上章勸總兵追捷罪總兵者之敏甲別將兵擊賊以困褚布哈賊因搗擊圍淮安窮餉路絕元帥
吳德瑋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走下却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什道上人即取吸之
草木螺蛤魚蛙鳥燕及雞皮鞍鞮草履取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婦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丐陌生剝棘力既盡城
陷褚布哈猶據西門力關中傷見執為賊所虜子班格格作伴攻方死褚布哈守淮安五年大小數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初同飲河上下中極強壯勇善射其地及自北陽故所守諸州縣有寇賊皆守守者不可不備以備之也
而此寇往來思制制力對戰軍事制七雖而食後後有賊守守者不可不備以備之也
賊據可慮也時不
能備而進安

丁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
二月翰林院李武從德爾爾州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連兵擊敗之 李武從德爾等兵破高州攻武岡見 華直趨長安分掠同
華等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喇特納錫哩及省院官皆洩計無所出得臺書待御史王思誠等疏人曰察罕特穆爾河南
名將賊素畏之直逼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以客兵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將安歸乃移書察罕特穆爾曰
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特穆爾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偕追來獲與
賊遇戰賊勝殺獲無算餘眾皆潰散走南山河南總兵官以察罕特穆爾調遣人間之恩誠亟言於朝請令專守關陝仍許使
宣行事朝是從之以察罕特穆爾為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為四川左丞

三月朱元璋陷常州 先是張士誠以舟師攻鎮江元璋遣使連敗之於龍潭鎮在江平南向若遠道圍常州士誠遣將來援遂
離城設二伏以待而身自督戰賊走遇伏大破之獲其二將士誠乃以書求和請獻銀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元璋答書責其

其後被逐其後
終之羅如彼所
竟可坐視不救
不憐其時家說
實於運糧律法
又復心存小成
而不知以國事
為重此皆朝廷
賞罰不明無以
示勸懲遂立致
壞而不收收拾
耳

歸所留使人楊憲字希武而欲輸五十萬石士誠不報達復請益兵圍之至是送下其城已前年達與劉成甫致劉士誠劉

韓林兒黨毛貴陷膠蓬萊諸州諸道知樞密院事布喇奇字不備等將兵擊之

必罰為保無越計以衛京師不報新史張本上謂德十楊以然大臣辭職事安法官皆推人所有明劉六者其本之不明

夏五月以緯斯儀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 緯斯儀自哈瑪爾得罪已拜左丞相至是進為右丞相而太平亦自遼陽行有丞相

復召為左丞相

朱元璋陷平國等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侵平國城久不下元璋乃親往督戰既至守臣楊仲英關門投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

六月有龍關於樂清江樂清在晉寧州城五里外地處險要 颶風大作所至有火光如懸死者萬餘人

秋七月大都震露 自旦至午昏暝不辨人物如是者有五日

八月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畧地於山東西 分軍為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馬長勇沙劉二王士誠皆其白不信大乃救李喜喜

趙關中毛貴出山東北犯其勢益熾

以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肆為抄掠所過無不焚掠時達什特穆爾方倚楊完者以為重莫敢舉逆故楊完者

雖為軍事之而生殺予年皆決於己躬日肆不可復制達什特穆爾懼其害而己

張士誠降招以為太尉 士誠既嘉與楊完者兵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楊完者欲納之意什特穆爾以士誠反覆不可

信不許楊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什特穆爾不許又請密為三公

達什特穆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令我舉奉詔便宣行事欲不取專也楊完者又力為之請達什特穆爾外難拒之心實幸其降

又感件楊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信等皆授官有差士誠雖去偽然擅甲兵土地如故朝廷以招安士誠為達什特穆爾

幼弱加大封爵楊完者欲殺士誠士誠聞之而逃伯琦歸命士誠其地不可制乃陰與定計事

幼弱加大封爵楊完者欲殺士誠士誠聞之而逃伯琦歸命士誠其地不可制乃陰與定計事

幼弱加大封爵楊完者欲殺士誠士誠聞之而逃伯琦歸命士誠其地不可制乃陰與定計事

幼弱加大封爵楊完者欲殺士誠士誠聞之而逃伯琦歸命士誠其地不可制乃陰與定計事

幼弱加大封爵楊完者欲殺士誠士誠聞之而逃伯琦歸命士誠其地不可制乃陰與定計事

幼弱加大封爵楊完者欲殺士誠士誠聞之而逃伯琦歸命士誠其地不可制乃陰與定計事

幼弱加大封爵楊完者欲殺士誠士誠聞之而逃伯琦歸命士誠其地不可制乃陰與定計事

幼弱加大封爵楊完者欲殺士誠士誠聞之而逃伯琦歸命士誠其地不可制乃陰與定計事

命大尉守都關... 五本周攻之... 九月他文復命...

五本周攻之... 九月他文復命... 友諒本漁家子...

友諒本漁家子... 不倍等既陷... 先分兵入守...

先分兵入守... 軍發左右... 十一月汾州...

十一月汾州... 十二月隨州... 王珍初聞...

王珍初聞... 控糧川峽... 人... 鄒縣相繼...

鄒縣相繼... 大尉連什... 道知樞密...

道知樞密... 村朝廷頗... 憂憤而死...

憂憤而死... 詔天下團... 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 行時不能... 戊十八年...

戊十八年... 此統水軍... 東門既登...

東門既登... 知此...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元順帝... 三美

元順帝... 三美

三美

三美

三美

三美

三美

三美

三美

三美

三美

三美

三美

三美

三美

捷以練軍伍
雖如林之衆將
安用之況素不
精戰之士兵
而後董以未調
軍旅之文吏
何濟於事耶

董持實前定
杜之亂增有威
皆以濟南
多援兵北捷速
收創賊正當令
其乘勝追功乃
山東諸將故不
能自於一失任
守竟賊持放
死前賊者深加
痛焉恐其害
實無可道焉皆
都爾也然則令
其東捷且都德
又使其北捷是
屋額今多更必
欲速其命是
誠何心而各於
失治城邑之人
盡不聞警以當
州矣其言之類
力戰持者兄弟
力戰獨而歸
概不及之實則
則其若此其何
以而失而德
失于子

死守臣難建以下死者數十人 其知名者為戶李宗可紀守仁陳樹金承宗等也其後者如李德勝等也氏子德生女福童亦皆赴井

二月毛貴臨濟南路河南行首右丞董博賈與賊死之 初博賈從布喇奇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連賊賊兵城下

招并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斌其功者摺於勞都爾岱令依前從征益都博賈傷老且病請以弟昂壽代

和州府志卷之七

死守臣難建以下死者數十人 其知名者為戶李宗可紀守仁陳樹金承宗等也其後者如李德勝等也氏子德生女福童亦皆赴井

二月毛貴臨濟南路河南行首右丞董博賈與賊死之 初博賈從布喇奇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連賊賊兵城下

招并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斌其功者摺於勞都爾岱令依前從征益都博賈傷老且病請以弟昂壽代

三月毛貴臨濟州詔徵四方兵入衛 毛貴率眾由河間趨直沽在大津有城 北連臨州界柵林通微旬樞密副使連克津

貴眾潰走濟南 初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遙地俱見火空中如有兵戈之聲

和州府志卷之七

元初到行邊
各一特權宜之
計不可短久然
亦海氣陰淫然
是時國勢方盛
而將而制之
如其後時時
行而求至於
漢足中原多
清純不遠至
以海運萬戶
僅以海運萬戶
之士誠使彼
益得藉以為利
而於國計亦無
所裨遠夫當
備時得無後
使魏得魏廷
盛實自宋魏國
之說未有若此
之甚者也

太子而忌於國
謀內保曹參倫
魏之常也子請
有見國是更視
如驕外太子身
為寇相奇為故

之師會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營其誘賊出戰數計敗之賊懼不敢復出尋謀北城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
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劉福通復據林兒出東門道還安豐存復數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而河南悉定
魏聞詔以察罕持移爾為河南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事仍便宜行事

九月宋元璋陷衡州 常遇春入衡州唐訪使宋日願布哈德伯爾被擒擄大海入處州舒穆魯伊遜戰賊走福建境二敗

國克復而人心已散因數日吾勢已窮無所往不知還處州境死亦為處州鬼耳遷至慶元縣宋嶼吟 為亂兵所害 元璋
有為劉基者諱宗實字伯溫處州青陽人見善惡者皆與為善其史及書以傳事命子所居之曰劉伯溫祠志之時
文定守金華建康王韓王天錫至皆用之 劉基字伯溫青陽人年五十三歲龍泉人崇寧字景淵龍泉人李太字思本明
韓王子元璋弟也

遣使徵海運糧於發士誠 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告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乃遣兵部尚書已延特穆爾等以御酒籠
衣賜士誠徵海運糧已延特穆爾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圓於其舟悉相連什特穆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
送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東盛饗已互相猜疑已延特穆爾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自是歲以為常

冬十一月大都有杜鵑

十二月太子欲左丞相成遵參知政事趙中 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 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
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蓋運帝左右令御史勅帝所親聽御史中丞國珍特穆爾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為他官太子疑
太平子額森呼圖克又各均年公東按察使呼圖泄其事蓋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勞都爾岱聞之數於帝前左右之以
故太子之志未得遂至是太子以連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贖罪下獄杖殺之

陳友諒從徐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 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居之友諒忌其來不利子已不從至是壽輝遣兵發漢陽南
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于城西侯壽輝既入門閉伏發蓋殺其所部因留壽輝居之而自稱漢王置王府官屬事權一歸友
諒壽輝惟虛位而已

保令養疾于家臺臣奏留之不允
三月復以緯斯戰為右丞相 時帝益嚴政官者布木布哈用事為奸利絕斯戰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廢不
上聞由是內外解體

夏五月丁亥朔日食
陳友諒攻太平拔其城遂害其王徐壽輝於采石自稱皇帝 友諒執壽輝桌下攻太平太平城堅不可獲乃引巨舟薄城西向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九 元順帝 吳

以此論其五
樂酒相磨則其
平日之不能公
忠為國可知而
太平亦竟甘心
德思治法付之
不答權制依違
而可故太子無
所忌謀機徒肆
以逞其先鋒
律以太長太平
謀能進軍惡之
謀以機後此處
處特穆爾此處
欲共奔謀之謀
其是非邪真正
列若天淵矣
倫者謹撰弄演

此特創置之首
難得而然而不
為國友法則
其交實互持納
自於石之軍事
遠以試書味為
矣當無當日情
事既不進時度
揚華之流並不
得比諸項羽之
於義帝蓋賦同
類相視何聞名
分宜得以亂臣
天子制之手但
友非故安其心
保善則國安必
專事之今故仍
書其所以三其

卒緣丹尾攀塔而登遂克之朱元璋守將花雲德遠及其妻子朱文冕等皆不屈死友諒志益輸急謀借稿進駐采石磯伴使
人白事再輝前成壯士持鐵搥擊碎其首再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政元大義太師部普勝以下皆
仍故官會大雨羣下班沙岸稱賀不能成禮友諒既得志東取建康朱元璋令其故人康茂才為書謝之友諒引舟師東下
友諒在江寧與江東門外

秋七月博囉特穆爾引兵攻冀寧察罕特穆爾調兵拒戰詔遣使和解之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特穆爾所平定而博囉特穆爾
爾兵駐大同因欲並據晉冀兩人遂相擊陳詔命博囉特穆爾守石嶺關注見以北察罕特穆爾守關以南至是博囉特穆爾復
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其城三日退也文城察罕特穆爾調兵拒戰會朝是使參知政事額森布哈等諭令謀和遂各退守
關南北鼻有旨以冀寧再博囉特穆爾察罕特穆爾以用兵數年皆指晉冀給軍食以致強威不肯奉詔託言用師汴梁專渡河
屯澤潞拒之調定安軍文戰于東勝州再遣部將本布實勤獲之本布實勤曰彼軍奉詔以來我何敢抗察罕特穆爾怒殺之已
而朝廷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鎮博囉特穆爾遂罷兵還察罕特穆爾尋亦遣其子副唐事庫庫特穆爾本姓王小字保保察
子保保察特穆爾開作博囉 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察罕特穆爾上疏請歸之不理其言曰天下事不可為矣
察罕特穆爾開作博囉 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察罕特穆爾上疏請歸之不理其言曰天下事不可為矣

久十二月陽程王阿里家特穆爾太子子特穆爾舉兵反意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將兵討之 時兵起四方朝廷屢詔宗王以
北兵南討阿里家特穆爾知國事不可為乘間擁兵數十萬屯於穆爾固楚在湖广平南現穆爾固楚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
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圖盟付我我當自為之帝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遂命圖沁特穆爾將兵
擊之軍潰圖沁特穆爾走上都

二十一年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秋八月朱元璋克江州陳友諒走武昌 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取安慶元璋乃率舟師溯流而上友諒將傅友德其先宿州人
等皆迎降長驅向江州分兩翼夾攻大破之友諒擊妻子夜奔武昌遂克其城友諒而友諒江西行省平章別是端以友諒降於
元璋遣呂德和友諒走武昌

察罕特穆爾克山東而察罕降 察罕特穆爾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程檣檣數千里日討
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山東軍盜自相攻殺乃與疾自決抵洛大會諸將議師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
自平鐵騎渡孟津踰單懷而東復冠州在河南東昌遣其子庫庫特穆爾直搗東平以田豐張山東久軍只服之乃
遣書諭以順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賊兵皆聚於濟南察罕特穆爾乃分奇兵間道出彼南時泰安適立

傳奉之書而
改書者以對
有國之誠廣
萬不常而謀
益厚耳

察軍特務爾
用兵以來所
克獲平定諸
功績者皆實
國所傳視之
博囉特務爾
以領兵自當
其父以委理
元益忠為國
動以繼夫克
志乃自能大
報國誠地自
與探將相擊
使時若即其
兵相責以策
之能制而後
皆而自能始
今分守以為
得獲後使使
其運謀得夫
宜守其急之
忠也王察軍
特務爾於其
非不事諸書
安之獲後使
將則必公然
是雖平特務
足稱而九軍
切不傳其
發兵則奉命
察軍特務爾
制乃陰謀

都北何洛陽... 九月阿黑家特務爾兵敗伏誅 阿黑家特務爾兵過上都命少保普章以兵十萬擊之 大敗其眾時太子吉子帝今以太平為號 平黃欲置之死地會阿黑家特務爾將托驪者太平子額兒呼圖克故將也引兵縛阿黑家特務爾至軍前太平不受遂闕下 誅之

久十月以察罕特務爾為平章政事 仍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 十一月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 大鐵

二十二年春正月李思齊等攻張良弼良弼敗之 此是博囉特務爾遣其將孫英安謀入陝朝廷以張良弼為陝西參政駐兵 藍田受節制子察罕特務爾良弼陰結平章鼎珠聽丞相托里特務爾調遣察罕特務爾衛之與李思齊連兵攻良弼詔和解之 且命思齊討四川良弼平襄漢以分其勢專申諭二將各以兵自劫未幾思齊復遣兵攻良弼至於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二月慧星見 未幾長星復見于虛危之間其形如練長數十丈 三月明玉珍雲南夏五月自稱樞勤王 初玉珍聞陳友諒害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絕不與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 是遣兵陷雲南省治金馬山在合見玉珍遂自稱樞勤王以張植字惟尚為參謀分兵犯興元肇昌等路

六月田豐復叛平章政事察罕特務爾遣書詔以其子庫庫特務爾代繼其兵 時山東俱定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特務爾移兵 圍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結賊謀叛初豐之降也察罕特務爾移兵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及 是豐乃約請行營眾以為不可往察罕特務爾曰吾推心待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豐 營遂為士誠所刺死先太史某白孟如起尼索費大賊地山大水帝日不飲及 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顯川王諡忠襄 命其子庫庫特務爾為平章政事兼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

冬十一月庫庫特務爾克益都執田豐等誅之 庫庫特務爾既領兵誅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道以入拔其城執 賊首陳孫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尋遣兵取善州山東憲平乃引兵還河南

十二月立塔斯特務爾為平章政事 塔斯特務爾為高麗王遣兵送之國高麗以兵拒之大敗而還 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侍寵驕橫 為國王巴延特務爾所殺后遣之子帝遂廢巴延特務爾而議立其兄弟在京師者塔斯特務爾為王國人上書言傷王不當 廢新王不當立帝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特務爾為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十七騎走還 京師

元順帝

元順帝

元順帝

元順帝

元順帝

元順帝

元順帝

元順帝

元順帝

元順帝

元順帝

元順帝

持其特穆爾... 卷之六十九... 持其特穆爾... 卷之六十九...

持其特穆爾... 卷之六十九... 持其特穆爾... 卷之六十九...

而李英兵博囉特穆爾拒命遂召庫庫特穆爾率兵討之博囉特穆爾知詔命調遣皆由倖斯戲所為非出帝意遂令圖心特穆爾率兵向關入居庸關知院伊蘇蒙古人按伊蘇蘇作詹事布喇奇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與松二門名在熱河界內元州川在圖心特穆爾兵至清河在宛平縣西北水出五原山到營時景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更卒分子便遠逃圖師即其軍間故以必得倖斯戲布大者為對語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界之皆為所殺遂復博囉特穆爾官爵加太保仍命守樂大同圖心特穆爾兵自健德門入觀帝於延春閣恸哭請罪帝哀之授平章政事乃引軍還大同

五月太子還宮遣兵攻大同博囉特穆爾復舉兵犯關太子率師拒之不利復出奔詔以博囉特穆爾為右丞相先是太子至路兒嶺詔遣及之還宮志怒不已遂命庫庫特穆爾調兵分道討博囉特穆爾其東道以白索珠似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厚故珠占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河保等進逼大同博囉特穆爾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圖心特穆爾羅連錫復大舉向關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兵禦於清河軍潰馳還白索珠遂引兵急從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以建其軍博囉特穆爾騎健德門外與羅連錫等入見帝於堂文閣訴其罪皆泣帝亦泣乃賜宴博囉特穆爾飲進襲太子羅連錫止之博囉特穆爾又使翰林承旨張瑄字詔明年庫庫特穆爾官爵兵討之者不從或勸之遂以博囉特穆爾為左丞相尋進右丞相即制天下軍馬羅連錫為平章政事圖心特穆爾為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者壹百司博囉特穆爾既專國連珠押臣圖博囉特穆爾等荒三宮不忌諸造作沙汰宦寺禁西僧作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報

秋八月壬辰朔日食
張士誠遣使行特穆爾以其弟士信為江浙左丞相南臺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不屈元 時右丞相連珠特穆爾字郎中於布字真傑命二人論事士誠愛其金帛數謀害之連珠特穆爾之短於士誠連珠有不相容之勢至是士誠遣使面數連珠特穆爾過失勸其自陳老病去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於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擬行臺為之請授王爵布哈特穆爾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章印布哈特穆爾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進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衣與妻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後數日連珠特穆爾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樂酒進飲之而死

乙二十五年春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
三月太子大發兵討博囉特穆爾博囉特穆爾幽二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時太子在外日役謀除內難庫庫特穆爾使白索珠將二萬騎屯漁陽為朝廷聲援而使關保等以兵將大同克之太子乃承制大發諸路兵分三道而進自率庫庫特穆爾兵由中道博囉特穆爾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之於諸色總管府既又通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連圖心持

庫庫特穆爾
之世並當其國
家向依成法
備特穆爾方
故尾伏謀尤宜
謹小慎微乃
慶幸之慶乃費

穆爾軍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伊蘇南樂庫特穆爾兵伊蘇良民鄉不進而謀之于成旨以為博囉特穆爾稱兵悖逆中
外同憤遂勤兵勤永年遣人西連庫庫特穆爾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博囉特穆爾患之遣使將姚已延布哈統兵出拒至通
州河派營虹橋以通以待伊蘇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已延布哈博囉特穆爾大怒自將兵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亦
數納美女於博囉特穆爾至百日始還宮以博囉特穆爾稱兵上太子入討博囉特穆爾曰命博囉特穆爾之境大河內外長
新北國之博囉特穆爾之區所存無幾上左日思為食上國地無事地名博囉特穆爾曰命博囉特穆爾之境大河內外長
能發不能發集外傳者能進不能進地無事地名博囉特穆爾曰命博囉特穆爾之境大河內外長
內父地有沙中之雙英臣成光年有三保羅又一也故社于不若英君上置三也博囉特穆爾之境大河內外長
雖有智勇百出不能為奇行為其豈可以不靈之手狀各隨上天之所發不靈也博囉特穆爾之境大河內外長
使之不測除其驚心起為其往來之次適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果矣小太子曰君若臣臣又太子于今九要在上者如子
不深思而熟計之成博囉特穆爾深得其說

夏五月大都雨霰 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秋七月博囉特穆爾羅連錫圖沁特穆爾等皆伏誅 博囉特穆爾先嘗以殺殺其將保安既又夫姚已延布哈鬱鬱不樂乃日

與羅連錫等飲宴荒酒無度又配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華善忿其無君數言于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瑪勒

瑪勒等競前斫死羅連錫傷額出博囉特穆爾家屬北逃訪民間盡殺其部黨既而羅連錫被執伏謀圖沁特穆爾引親兵

走已哨頭謂今八思之地壽亦計殺之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珠占摩該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鏡以入大掠于都市

皇后翁吉喇特氏崩

九月太子還大都以已哨爾為右丞相庫庫特穆爾為左丞相 帝遣使西博囉特穆爾首往其意召太子還於是庫庫特穆爾

處從至京師詔已哨爾為太師右丞相庫庫特穆爾為太尉左丞相知樞密院事

冬閏十月詔封庫庫特穆爾為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 時已哨爾以累朝舊臣庫庫特穆爾後生時是與之丞相中朝多尊者

而庫庫特穆爾久負軍亦不樂在內居兩月請南還禮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及皇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

帝難之乃詔封庫庫特穆爾于是分首中官屬之半以自隨因部甲仗五數十里軍容甚盛尋還河南欲營墓以終喪左右咸以

為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九 元順帝

代德六...
晉不聞其...
力扶社稷...
意而性...
大臣忠...
其後且...
春等...
口實...
始計不...
始計不...
始計不...

十二月立奇氏為皇后

改奇氏為崇隆皇后

丙二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
考河自金朝...
考河自金朝...
考河自金朝...

庫庫特穆爾調張良弼等兵不應...
初李興...
初李興...
初李興...

等及是庫庫特穆爾總兵兵糧...
合改...
合改...
合改...

別為一軍英骨統屬庫庫特穆...
合改...
合改...
合改...

攻良弼於鹿臺...
合改...
合改...
合改...

兵拒守關保等戰不利...
合改...
合改...
合改...

三月明玉珍卒于昇復僭稱帝...
合改...
合改...
合改...

稅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
合改...
合改...
合改...

遂卒于昇五年...
合改...
合改...
合改...

夏四月吳王元璋取淮安諸路...
合改...
合改...
合改...

繼下之元璋遂如濠州...
合改...
合改...
合改...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八月以陳友定...
合改...
合改...
合改...

明臨汀州友諒定入援連戰克捷...
合改...
合改...
合改...

祖進攻建寧破二柵友定遣使...
合改...
合改...
合改...

是錫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為...
合改...
合改...
合改...

九月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
合改...
合改...
合改...

明善為平政章事

有進亭于東北

吳王元璋...
合改...
合改...
合改...

元璋與張士誠...
合改...
合改...
合改...

元璋與張士誠...
合改...
合改...
合改...

元璋與張士誠...
合改...
合改...
合改...

元璋與張士誠...
合改...
合改...
合改...

元璋與張士誠...
合改...
合改...
合改...

元璋與張士誠...
合改...
合改...
合改...

元璋與張士誠...
合改...
合改...
合改...

元璋與張士誠...
合改...
合改...
合改...

官軍備庫庫特穆爾

九月吳王元璋克平江執張士誠以歸士誠自殺 先是徐達等進攻平江築長圍困之士誠拒守數月數突圍決戰不利元璋胎

書招之不報士誠故將李伯昇知其困甚遣所善客踰城說之降亦不聽士誠故有勇勝軍皆晚猛善鬪悉散弱萬里橋下死盡

後丞相士信中礮死城中洶洶無固志至是城破士誠收餘眾戰于萬壽寺始降士誠故有勇勝軍皆晚猛善鬪悉散弱萬里橋下死盡

將趙世雄解之士誠妻劉氏積薪齊雲樓欲自焚士誠故有勇勝軍皆晚猛善鬪悉散弱萬里橋下死盡

士誠士誠自不答乃以尸扉昇之出封門入舟不復食至金陵竟自縊死士誠故有勇勝軍皆晚猛善鬪悉散弱萬里橋下死盡

其弟士信及滿元旭元彬等皆歸元璋元璋命士信守鎮江元璋命士信守鎮江元璋命士信守鎮江元璋命士信守鎮江元璋命士信守鎮江

元璋遣使致書于帝並送宗室幼寶以獻元璋命士信守鎮江元璋命士信守鎮江元璋命士信守鎮江元璋命士信守鎮江元璋命士信守鎮江

冬十月詔罷原庫特穆爾官每軍軍命諸將分統之 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庫庫特穆爾亦扞拒不受其將摩該

所統多傳囉特穆爾之故部曲因鼓變脅之叛庫庫特穆爾殺街輝彭德守時欲進覲懷慶聞有備而還摩該遂上疏列庫庫特

穆爾圖狀于朝關係亦自歸于朝足帝乃下詔以庫庫特穆爾非命宜黜其兵納落火傅左丞相及庫庫特穆爾仍前河南王以

汝州為其食邑弗托音特穆爾為其賢學士同居河南其陝前諸軍命索珠和爾齊分統之河南諸軍李克英統之關係本即軍

仍今統之山東諸軍伊蘇統之山西諸軍錫喇岱爾統之河北諸軍摩該統之詔下庫庫特穆爾遂遣軍澤州

吳王元璋遣徐達等將兵北伐 元璋召諸將謀曰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庫庫特穆爾跋扈則李思齊等甚張積忠元特

將亡中原塗炭今將北伐何以決勝常遇春曰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遠之卒直搗元都破竹之勢也元璋曰元建國百年守備

必固無軍深入饑餉不前捷兵凶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彼奔轍約兵兩河破其藩籬拔潼關而守之扼其戶樞然後進兵

元都勢孤援絕不戰自克既行而西雲中九原關隘可席卷也諸將皆曰善乃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師二

十五萬由淮入河而北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師二

吳王元璋定律令 初元璋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

定律至是命左丞相李善長等詳定律令語之曰立法責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續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

得重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師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善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

為久遠之法 元璋定律令 初元璋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

十二月吳王元璋遣將克慶元方國珍降 初元璋遣兵攻温州國珍懼請侯統城下即納上東歸元璋為龍兵及杭州既克國珍

據境自若遣周德威賞獻名馬賜錢又數通奸於庫庫特穆爾及陳友定元璋怒貶書責其德威行杖許降陽陰且徵其資糧二十

手之軍性逆好
夫使庫庫特穆
爾從其機矣之
說其不互流為
則謂胡亥之亂
與命然庫庫特
穆爾固未嘗有
定者其能克全
太甚蓋漢有賴
於德林之言而
其不而向擊賊
將西入關則
由望見其父實
紅髮兵爭進宜
尤宜甚倍倍
御所云父難仇
而子立行殺者

太平正月明

雖未失守正統

日三五編以車

既而事敗與明

以明為號而於

元事則書元以

明以明今作通

五統所繫及康

故於順帝在位

之時以充元氣

審明以於元

三萬石園外不報遂遣湯和等運兵克溫台州兵糧獲慶元園外糧運入海島復令庫水忠引兵自海道會和攻之其都將多東

降諸縣縣相繼皆下園珍僅或失格乃遣子明定泰表乞降既而及其弟園珍親帥所部詣和於軍門和送園珍等于是園珍

吳王元璋兵臨山東諸路 徐達嘗遇春引兵而北首陷沂州進臨濰州

皆陷瑤石香稻伊祿同塔塔魯山李思齊為副總統圍魯平年出潼關渡河東行共助王事忠齊等皆不奉命

成二十八年 皇年宋元 皇年宋元 皇年宋元

先是善長等率軍臣奉勅勸進王不允凡三上王乃命其儀以聞及是歲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定國號曰明德元洪武

祖考為皇帝 善長子曰元星南無佛號佛祖皆世也世皇帝命而仁祖立紀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

身臨日天子 善長子衣法衣力解而止乃天下不殺人為王善長子善長子也

明以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 善長少習法家言有智計

明將軍湯和福福運平章陳友定死之 先是明王既命和由海道還復命胡美明

友定友定置酒會指將殺使者港血酒中與其酌飲之誓以死守已聞杉閣政急分軍為二以一軍守福而自帥一軍守延平和

舟師抵福之五虎門 舟師抵福之五虎門 舟師抵福之五虎門

繼大自焚元時胡美已克連寧和還進攻延平和友定欲以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部將殺一人軍士多

出降者會董壽局災城中礮聲震地明師知其變急攻之友定呼其將與其決退入香堂仰藥死所部開門納明師其友定出水東

門未絕見天大雪兩友定復趨城速軍入見明主指之友定厲聲曰國破家亡死耳尚何言遂併其子殺之延平和既下與化泉

州皆望風附順漳州路遠當鳴齊德爾密什 州皆望風附順漳州路遠當鳴齊德爾密什

制庫庫特穆爾納也命圍營李思齊討之 庫庫特穆爾納也命圍營李思齊討之

係以兵成太原庫庫特穆爾納也引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於是下詔削庫庫特穆爾納官爵令諸將四面討之

夏四月明將軍庫水忠陷廣東 永忠自福州以書諭行省左丞相何真

寇那宗惠其後募斬之廣人大悅馳諭九真日南來崖修葺三十餘城守納印請吏又遣陸仲亨遣人進略濟遠英德連州廣

梁惠入于明

明徐達嘗遇春陷河南梁王阿哩家

明徐達嘗遇春陷河南梁王阿哩家

明徐達嘗遇春陷河南梁王阿哩家

傳其近中原
而歸其舊
子使德相
李德而為
特將而士
故宗林倫
所以者太子

者誠當
明與七
東漸由
狀即使
德爾當
亦未如
得積字
之惠不
而歸成
世惡動
登何其
順帝崇
而子孫
始與明
始且我
哈爾其
天始滅
於是年
元亡以
皇而通
如此之
如宋亡
正其天
何當常
有天下

珠勝等降道自虎半開入守將托音特穆爾以兵五萬陳洛水北遇春軍射突際二十餘騎損禦制之遇春一天墮其前鋒大呼
馳入托音特穆爾軍遂大潰追奔五十餘哩梁玉河哩梁降萬陳陝諸州次第陷明王和作梁攻為開封府召徐達至命其
軍軍北略論之曰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故命將北伐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固恤民隱大厥暈之君實有累民
則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朕實不忍諸將毋肆焚掠妄殺人元之宗戚咸俾安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民望建頌首受命
明王專運應天

明都督馮勝臨潼關 明師既陷河南李思齊張良弼明史作張思道合兵駐潼關會大楚良弼嘗募募移軍訪盧龍明
師遂臨潼關思齊奔鳳翔良弼奔郿城見存共推思齊為總兵諸將皆以兵會之于鳳翔

六月明平章楊瑄臨廣西 瑄攻永州鉅祖勝飲兵圍守城分營臺壘逼揚浮西江急攻之祖勝力盡仰藥死遂陷水州以次略取
寶慶全州道州藍山諸州藍山州見前進攻靖江不下瑄謂諸將曰彼所恃而濠水耳決其境岸破之必矣乃遣將殺守
境兵盡決濠水暴土境五道傳城攻兩月會廖永忠朱亮祖自廣東梧州連破潯桂鬱林亮祖以兵來會總制張榮約降瑄與
之白帽為徽使半從質賢門入執平章額爾吉訥明史作也兒移師柳州降兩江土官黃善魯已廷等水忠黎陽南寧象州廣西悉

入于明
秋閏七月復康康特穆爾官爵命率師會諸將復河洛 關保康該進攻晉軍康康特穆爾與戰擒之尋帝為所殺帝大怒乃下
詔歸罪于太子龍大撫軍院諱知院事已廷特穆爾等詔康康特穆爾仍前河南王左丞相統軍馬直抵彰德衛輝右丞相伊蘇

由東道同圖噶李思齊四道進兵克復汴洛招下而明兵已逼康康特穆爾奔自晉寧平太原
明師臨通州帝北去八月徐達入大都監國淮王特穆爾布哈死之元亡 徐達帥師發開封遣裨將分道徇河北地連下衛輝彰

德廣千次臨清使傅友德以輕兵先進開陞路通步騎顧時明史作黃河通舟師會常遇春已臨德州合兵臨長蘆地直沽作浮
橋濟師水陸並進遂臨通州知樞密院事布廷特穆爾力戰被執死之帝於是詔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以慶同為左丞相同守

京師遂御清軍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讓避兵北行左丞相錫哩瑪勒知樞密院事林色明史作官者趙已足布哈以為不
可帝不聽已足布哈慟天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善之臣等願率諸軍民及諸集集等出城拒戰願陛下固

守京城卒不聽夜半聞健德門北去連陳兵齊化門將士填濠登城入淮王及左丞相慶同平章德爾軍位明史作富森寨音布
哈明史作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穆義明史作等不降故之餘不戰一人封府庫及國府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

宮殿門宦者護視宮人妃王葉士卒母使暴吏安堵市肆不移遺傳友德等分守台北諸隘口元亡

卷之九 一百

太祖皇帝

帝姓朱氏名元璋字國瑞濠州鐘離人父世珍母陳氏生四子帝其長也

興後凌波江克金陵以次平定東南移師北伐凡十有五戰而威帝業焉

始元初 中書省初設四部掌錢糧儀刑之官營造之官

御史中丞劉季敏 初帝北巡命季敏與留守中書省都察院

大赦 仍賴有司利舉以興善而詔書未載其具奏以聞

徵元故官至京 既至帝御奉天門召問元政得失

失之則求之 元在君臣既于逸樂則至滴亡其失在暇弛

易為簡地之遺中 則無解矣

九月江西行參政陶安 安博涉經史帝渡江時首謁

冬十月帝還南京

十一月 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封衍聖公

品弗稱其操布學校二品賜銀印置行聖公官屬

復孔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俸役

手詔召劉基還

元時行聖公秩三品帝謂禮部曰孔子為世師後嗣秩止三

尼山泗水二書院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明太祖

劉基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李彬

國世宗元武以
寬其兵始遣
於買未嘗不
施實則朝臣
正言府其年

明祖倫漢上國
事論為平如
當時及至武
維多悲憤獨
不為而請修
符不礙在文
或實獲已元
及之則七周兵

明祖倫漢上國
事論為平如
當時及至武
維多悲憤獨
不為而請修
符不礙在文
或實獲已元
及之則七周兵

明祖倫漢上國
事論為平如
當時及至武
維多悲憤獨
不為而請修
符不礙在文
或實獲已元
及之則七周兵

明祖倫漢上國
事論為平如
當時及至武
維多悲憤獨
不為而請修
符不礙在文
或實獲已元
及之則七周兵

明祖倫漢上國
事論為平如
當時及至武
維多悲憤獨
不為而請修
符不礙在文
或實獲已元
及之則七周兵

明祖倫漢上國
事論為平如
當時及至武
維多悲憤獨
不為而請修
符不礙在文
或實獲已元
及之則七周兵

明祖倫漢上國
事論為平如
當時及至武
維多悲憤獨
不為而請修
符不礙在文
或實獲已元
及之則七周兵

明祖倫漢上國
事論為平如
當時及至武
維多悲憤獨
不為而請修
符不礙在文
或實獲已元
及之則七周兵

明祖倫漢上國
事論為平如
當時及至武
維多悲憤獨
不為而請修
符不礙在文
或實獲已元
及之則七周兵

明祖倫漢上國
事論為平如
當時及至武
維多悲憤獨
不為而請修
符不礙在文
或實獲已元
及之則七周兵

建太祖... 毛儒臣教授太子諸王... 時以博博叔英世玉現為帝及親降居朝制諸...

建太祖... 毛儒臣教授太子諸王... 時以博博叔英世玉現為帝及親降居朝制諸... 十二日徐達克太原元廉廉特穆爾走甘肅山西...

十二日徐達克太原元廉廉特穆爾走甘肅山西... 行取澤潞廉廉特穆爾走甘肅山西... 兵出雁門由居庸以攻北平...

兵出雁門由居庸以攻北平... 定北平足以禦之今來敵不備直搗太原... 廉廉特穆爾至保安... 然之會廉廉特穆爾時必勒瑪... 一足來馬島從十八騎...

一足來馬島從十八騎... 榆次平遙介休以次下山西... 配二年春正月立功臣廟... 帝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為首...

帝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為首... 次為常遇春... 次為鄂州... 次為吳良... 次為...

次為鄂州... 次為吳良...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次為...

徐達 常遇春 馮勝 馮和 李德 李思 鄒念 沐英 胡大海 趙德 許再 華高 丁德 俞通 張德 吳良 吳棟

知世孫孫自奉
其始前日自
後所師國數
宋社已覆機
重獲不切
乃效忠焉
封王嗣為高麗國王

有失遠令移前五里阻水自圍元兵果來夜來城文忠令啟壁不敵賢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戰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擒其將圖魯卜俘獲萬餘人窮追至五克奈外此記要在大同府邊而遣兵攻大同府城及是時元兵已疲而城內守將亦走解州其師將之卒與元帥以事無成也

史內傳記 諭是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取之之違當使畏法勿令有功畏法則檢吏有功則賜金焉

徐達克復陽州陝西斬之陝西平 達自臨洮下蘭州襲走元孫王璽收其部落歸重還出蕭關克平涼張興道懼使其弟良臣子慶陽而自奔寧夏為廣慶府穆所執良臣曰慶陽路遠薛顯人受之良臣先出迎存復叛擊顯擒顯還晉兵圍之良臣之

明見里處今日之書一如上論然其間取法亡月與顯公謀其計曰良臣求援于顯顯持穆爾庫庫持穆爾庫將攻原州陷也陽為慶陽聲援道通滿勝扼驛馬關而顯有欲取其將合打噴爾也

州陷也陽為慶陽聲援道通滿勝扼驛馬關而顯有欲取其將合打噴爾也

州陷也陽為慶陽聲援道通滿勝扼驛馬關而顯有欲取其將合打噴爾也

州陷也陽為慶陽聲援道通滿勝扼驛馬關而顯有欲取其將合打噴爾也

州陷也陽為慶陽聲援道通滿勝扼驛馬關而顯有欲取其將合打噴爾也

州陷也陽為慶陽聲援道通滿勝扼驛馬關而顯有欲取其將合打噴爾也

州陷也陽為慶陽聲援道通滿勝扼驛馬關而顯有欲取其將合打噴爾也

州陷也陽為慶陽聲援道通滿勝扼驛馬關而顯有欲取其將合打噴爾也

州陷也陽為慶陽聲援道通滿勝扼驛馬關而顯有欲取其將合打噴爾也

州陷也陽為慶陽聲援道通滿勝扼驛馬關而顯有欲取其將合打噴爾也

州陷也陽為慶陽聲援道通滿勝扼驛馬關而顯有欲取其將合打噴爾也

州陷也陽為慶陽聲援道通滿勝扼驛馬關而顯有欲取其將合打噴爾也

州陷也陽為慶陽聲援道通滿勝扼驛馬關而顯有欲取其將合打噴爾也

州陷也陽為慶陽聲援道通滿勝扼驛馬關而顯有欲取其將合打噴爾也

州陷也陽為慶陽聲援道通滿勝扼驛馬關而顯有欲取其將合打噴爾也

州陷也陽為慶陽聲援道通滿勝扼驛馬關而顯有欲取其將合打噴爾也

趙金周王
王周金趙
趙金周王

更部請滿有乘于僮屨不... 帝曰前代... 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 帝曰前代... 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 帝曰前代... 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

二月追封郭子典為濟陽王 立廟濟州祀之仍以其三子從祀

夏四月封子元人為王 楊皇太子為秦王 楊皇太子為晉王 楊皇太子為魏王 楊皇太子為燕王 楊皇太子為齊王 楊皇太子為魯王 楊皇太子為宋王 楊皇太子為越王 楊皇太子為吳王 楊皇太子為楚王 楊皇太子為鄭王 楊皇太子為衛王 楊皇太子為邢王 楊皇太子為滕王 楊皇太子為薛王 楊皇太子為齊王 楊皇太子為魯王 楊皇太子為宋王 楊皇太子為越王 楊皇太子為吳王 楊皇太子為楚王 楊皇太子為鄭王 楊皇太子為衛王 楊皇太子為邢王 楊皇太子為滕王 楊皇太子為薛王

趙指揮等數人以徇明日整兵奔洪珠死戰大破虜虜特穆爾兵擒耶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屬千八百餘人士卒八萬虜虜特穆爾僅扶妻子數人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遣自徽州元置今此南出一百八渡東源出嶺中下流入海

百八渡故名一至略陽見下流克河州入連雲棧攻興元取之鄧劍亦自臨沁進克河州

自今將軍母事姑舅是役也即督理興元五郭口有深神道封於山

元帝疽于腹見 詔益之曰順帝曰於阿裕錫哩連喇嗣

五月始設科取士 時以天下初定令各行自選舉三年自後三年一舉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

到文忠竟應昌復元密通哩巴拉也改後世也送京師 文忠聞元帝親督兵兼程進圍應昌見之元嗣君阿裕錫哩連喇北走

獲其子密通哩巴拉及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并獲宋元玉璽金寶玉冊鎮圭大圭玉各等物馬牛羊各萬餘匹迨至北慶州

在今巴西北北史地理志云而遠道與州注見 搆國公山文海等降于萬七千人至紅螺山

文忠敗元兵於也又降楊思祖之眾萬六千餘人

是月早六月帝親禱于山川壇越五日兩 帝齋于西廡皇后躬親饗為農家食太子諸王饋于齋亦素服草屨徒步至壇

厲暑曝日中使卧於地凡百詔有欲因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深明治道者越五日大雨

頒平定朔漢錫于天下封密通哩巴拉為崇德侯 身中史提奏至摩臣楊賢帝命朝臣嘗任元者勿知其日中書省呈詔進帝見

有侈大之詞請改之 朕何補而以此張之也女有識之七口雖不處心未必以為是為可也華以進 密通哩巴拉至京師置臣

仰此皇天有靈

卷一百 明太祖皇帝

仰此皇天有靈

仰此皇天有靈

仰此皇天有靈

仰此皇天有靈

仰此皇天有靈

仰此皇天有靈

仰此皇天有靈

仰此皇天有靈

即有賞賜以除
道斬其下數人
以悔而城遂降
潮軍路博王來
未為大矣明祖
釋之費在于禮
且以書諭徐
道地已通而徐
人極其且之喻
本可為靜之正
也

不以元會慶會
而後前大皇帝
太宗皇帝為
見其其立立
尤為高厚是
臣勿勿及政
書作大之詞
述其先世世
以生養教
萬不之統一
其明此舉仁
其善是與漢
之高尤相比

明祖德在
求之其德
既本稱則
實舉所以
制所指之人
為許其立
謝不其而
下可也

請獻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討魯太宗書行之帝曰是得玉也充其若遇隋之平孫恐不爾也令以本服朝見賜冠帶母

紀晉朝中宮賜弟龍光山龍山在江寧府東北平山一名

立關中鹽法山西行海請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進鹽一小引商人蒙罪即以原引赴所在繳之

帝從其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關中其後各行有邊地多召商中鹽以備邊估計道里遠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

徒換松嘉湖杭民鹽業者因賜鹽凡四千餘戶給牛種鹽糧皆道之三年不征稅其鹽從北平山從民散處諸州又從沙洲

徒山西民于河北又徙陝西及山西民于

秋七月申書左丞相德裕等奏有才辨裁決明敏然意刻深有不足于已者輒中傷之在中書欲盡易故事凡舊

吏皆罷去吏用已所親信者汪廣洋字叔平為右丞以恩舉決依違不與較猶不能得為盡意光祿侍御史劉炳勸罷廣洋且請

徒之廣南帝不從已復有所論劾帝覺其陛下頗欲吐實遂深惡

冬十一月始封功臣先是衛溫李文忠師還至龍江帝出勞于江上越二日以武成告于郊廟令大船督府兵部上諸將功績帝

自定其次至是遂班爵行賞道若長韓國公鄧錫珩國公常遇春于其鄰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八人已又封汪廣洋忠

勤伯御史中丞劉基誠意伯趙三日大宴其目諸臣入謝帝賜坐華蓋殿從容語取天下之喜曰朕起鄉里本圖自全及渡江以

采觀英雄所為徒為民害總士誠陳友諒尤為巨寇士誠博愛親特獲朕獨無所恃惟不為朕人布信和行前與卿同心

共流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入遁近或謂其擊之朕以友諒為士誠所忌士誠則好生殺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為逼鄧陽之

從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為之援向使先攻士誠姑蘇堅守友諒公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及北定中原先山東公河洛

止漫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以虜虜特穆爾至而張思道言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碎未易言故出其不意反

師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宛卑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虜虜特穆爾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舉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

自正月至十二月日中康有累子詔求直言

辛酉年春正月甲子帝親臨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胡惟庸為左丞相其性刻比進封大國意稱驕帝頗厭之以疾

致使初帝嘗以史事責善長劉基善其勸能調和諸帝曰是數善君君乃為之地耶善行相君每舉其善首曰是如易柱必

得大木若東小木為之且立化帝又嘗欲相楊憲憲善其善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志大宰相相持心如能以楊憲為相

則而已不與高者也帝曰汪廣洋何如曰楊憲治甚于憲又問胡惟庸曰憲之賢懼其位也帝曰然則無道先封曰基恐

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陛下思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服憲惟庸庸皆貽也

楊憲 汪廣洋 劉炳 胡惟庸 傅友德 周德 沐永忠 顧時 葉旺 馬雲

在元心之一
佛心是善
不立佛身
以佛身者
所捨者不
及至空之
相續者如
相續者如
今無子而
不能道實
理又何足

二月元來政劉孟以通陽... 備保後益... 既念遠陽... 乃昭之... 夏六月... 戶既... 將丁世... 文州... 流下... 將軍... 一時... 下物... 圍成... 去已... 秋七月... 思... 子... 逢大...

既念遠陽... 乃昭之... 夏六月... 戶既... 將丁世... 文州... 流下... 將軍... 一時... 下物... 圍成... 去已... 秋七月... 思... 子... 逢大...

既念遠陽... 乃昭之... 夏六月... 戶既... 將丁世... 文州... 流下... 將軍... 一時... 下物... 圍成... 去已... 秋七月... 思... 子... 逢大...

既念遠陽... 乃昭之... 夏六月... 戶既... 將丁世... 文州... 流下... 將軍... 一時... 下物... 圍成... 去已... 秋七月... 思... 子... 逢大...

既念遠陽... 乃昭之... 夏六月... 戶既... 將丁世... 文州... 流下... 將軍... 一時... 下物... 圍成... 去已... 秋七月... 思... 子... 逢大...

既念遠陽... 乃昭之... 夏六月... 戶既... 將丁世... 文州... 流下... 將軍... 一時... 下物... 圍成... 去已... 秋七月... 思... 子... 逢大...

既念遠陽... 乃昭之... 夏六月... 戶既... 將丁世... 文州... 流下... 將軍... 一時... 下物... 圍成... 去已... 秋七月... 思... 子... 逢大...

九月庚戌朔日食

詔以田多為之督其辦之稅糧必為石高率政長則各一人輸以時至得自見適合糧用其糧官更見運法行而糧在不麻科稅滋滋為民害且厚弱者傷為最甚所就延通員率當產以償還至通身身受之云

壬子五年春正月遣翰林院侍制王律使安南被執不屈死元渠王巴爾爾於爾密密領把泥州兵備出鎮雲南大都不得順帝北去

王威遣使自塞外達元帝行在執臣節如故蜀地既平天下大定帝以雲南僻遠難進兵而王所遣漢北使者備成通高北平王將所募乃命禮曹詔階成往招諭王待以禮會元主遣托克托徵餉雲南知禮在王所疑王有他意會以反議王不得已出遣見之托克托欲屈禮樓叱曰天既訖元命將為汝地汝與日月爭明耶我使遠來豈為汝屈遂有制渠王具表寇敵之

徒陳理明昇于高麗或告陳理明昇有怨帝帝曰重播軍士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惑感將不能保始然宜處之遠支則陳無自生乃徒高麗

遣徐達王文忠馮勝等討道征虜特穆爾達軍敗績文忠勝敗元兵而還帝以虜虜特穆爾達命道為征虜大將軍出屬

門起和林至文忠馮勝等才道征虜特穆爾達軍敗績文忠勝敗元兵而還帝以虜虜特穆爾達命道為征虜大將軍出屬

拉河拉河出塞西界鄂爾坤河西北下流與鄂爾坤河合注五月虜虜特穆爾達軍督糧台兵拒達子備北達軍敗元者數萬人虜虜特穆爾達

以所乘馬授文忠而自登殿馬來文忠死元虜虜特穆爾達奔至青海海見推牛擊土而還

以鄧愈為征南將軍討湖南廣西等處長遣王德信等討湖南廣西等處帝命愈往討以周德興為副

二月雲南陳叔明弑其王日煇而自立遣使入貢却之叔明憂立懼討遣使入貢以規朝廷帝生各部

環是之給一節
以遠運度者
心之未嘗不可
心之之檢
此之通聖山
天兵使使直
天取以保之
而得再且道
其百出結重
其百出結重
其百出結重
其百出結重

費

錄

藍玉

周德

神聖所屬始定... 戶部言陝西四川各十取其一以易者馬從之... 門法見... 三月... 幾又賜京民納戶一也

高麗國王遣子弟入國子學... 十二月... 六年春正月... 弟必無... 選朝大臣... 二月... 帝初以官多...

是以前所取多後生少年有文無實... 加... 子生... 始命御史及按察使考察有...

命徐達等帥師鎮山西北平... 三月... 給事中一人... 初設六科給事中... 給事中一人... 命徐達等帥師鎮山西北平... 先皇帝命徐達李文忠練兵山西北平...

張唯

是以食而道
推身而為道
也

射者六藝之一
古者教士所必
習者

大分尊尊以射
為公事士有習
心正者不得死

之謂商之定其
此古今異其所以
不能得者

法古者不存也
即足以經邦勳
禮則期聖不免

于武備則仍
不遺虛文相尚
具

百枝而不妨
州軍兵使
則當申其法

德事上之於
月報事也
修者不可不交

不刊之金

帥師往鎮以備之
初元宣四大王
進世奇
山也
將軍
四大王
仍保
不也
已而
充也
保也
士死
也

復以魏州所
知魏州府
魏州府
明教化
正風俗
郡中
倉儲
謀緒
為天下
下
推四川
行省
參政
以部民
乞留
命遣
任州府

秋七月以胡惟庸為右丞相
陳亮
為御史大夫
自王廣洋
能惟庸
專者
帝以為
不委任
之惟庸
亦自願
所為
多稱
尊道
至大用家
性銳利
能人
以惟庸
為推原
意蓋
務成
帝厚
夏之
不罷
改

九月定有司
初府州
縣戶口
錢糧
學校
獄訟
每月
具善
于册
錄送
州州
達府
府達
行各
類咨
中書
書廣
壞碎
而公私
多
廢費
又有
司決
獄答
五十
者無
決之
杖八十
者州
決之一
百者
府決
之徒
以上
具獄
送行
省或
州縣
受賕
有府
并法
出入
輕重
文
移駁
議動
多涉
滯帝
命中
書御史
臺詳
議某
自報
為革
執以
李報
之數
類為
成執
凡府
州縣
獄囚
依律
斷失
毋使
轉發
其有
違枉
御史
按察
使糾
劾天
下便
也

冬十一月潯州貢人參劾
帝曰
人參
得了
之其
罪重
房民
往者
金皇
進有
來太
原進
朝酒
朕俱
止之
國家
以善
民為
務奈
何
以口腹
聚

閏月錄已故功臣子孫
功臣
早世
世末
及嗣
者錄
凡二
百九
十八
人
又詳
丁
志
等
五百
百廿
一
定大明律
先是
帝頒
律令
恐民
不能
周知
命大
理卿
胡瑄
等為
之直
疏又
令儒
臣同
刑官
講律
律目
進二
十條
條至
是重
命刑部
尚書
劉惟
謙詳
定大
明律
篇目
官章
于應
得益
舊律
凡六
百有
六條

七年春正月遣將屯田西北
時河南
山東
北平
陝西
山西
及直
隸
淮安
諸府
皆有
屯田
然尚
未廣
乃命
都督
僉事
王簡
等分
往
請為
經理
屯務
明年
又命
李善
長來
京進
屯通
商機
密諸
屯勸
課農
事西北
田野
日闢
屯軍
三分
守城
七分
耕作
人授
田五
十畝
給牛
種教
樹植
復租
賦官
收稅
一斗
民以
不困
而軍
餉益
足

遣總兵官
鎮守海
備倭
倭屢
寇瀕
海州
縣帝
遣使
往諭
其土
酋使
各懷
遠德
奉表
入貢
未幾
寇掠
如故
先是
新德
使倭
告以
遠德
不交
備也
又遣
某州
守將
如故
不納
詔諭
見之
遂往
某古
城或
小堡
令其
遠德
性者
來降
前今
天子
即位
者本
性
之命
其歸
降等
至其
西方
某州
人某
某之
元理
德者
乃以
補充
總兵
官都
督於
顯副
之總
江陰
四衛
軍出
海至
瑤球
大洋
獲其
兵船
獻俘
京師
其後
復遣
使諭
之并
諭以
徵之
德自
是漸
通而
海上
之警
亦漸
息

桂柱

魏

陳

周

劉

王

朱

趙

了先臣外夫
之廷惟實
登其具不
效如如如
以承承承
與之與之
去其去其
不損不損
九心九心
者者者者
制制制制
子子子子
以以以以
且且且且
是是是是
道道道道
時時時時
法法法法
沽沽沽沽
故故故故

貨物交易，道者罪之。稅課錢鈔，卷錢什三，鈔什七，百文以下，止用銀。
賜與慶儀，願永忠。初，水忠履林兒之舟于瓜步。帝答之，及大封功臣，帝曰：永忠戰部陽，志雖拒，就可謂節男矣。使所
善儒生親服，遂封而不餽。水忠又素與楊意，意謀水忠以功大得免，至是生憎，倍失人臣禮。賜死。水忠為瓜步，善儒生親服，遂封而不餽。水忠又素與楊意，意謀水忠以功大得免，至是生憎，倍失人臣禮。賜死。
既為立碑。建平陳四州長陳忠

夏四月，罷營中郎。意初欲如周漢制，建而充，至是以勞費，罷之。

誠意伯劉基卒。基佐帝定天下，工謀畫料，事若神。賊數誅，去遺帝以比張子房，帝呼先生而不名。然性剛疾惡，雖深忌之。
初，賊括聞有險地，曰：披洋為鹽，鹽則秦立巡檢司，子之奸民，帝便也。合進軍，為亂之區，不以聞。基令長子璠募其黨，不先白中
書，為備。方書，有軍校使更討秦，披洋地有王善，秦國為暴，進逐居民，以致相善。基坐使帝初欲相，惟慮不可，既而惟顧相。
曰：使吾言不驗，若主福也。是情疾化，惟顧其醫，往視飲其藥，如有物積腹中。遂為帝遣使，醫者月餘，卒。基在元，始得天文書。
已為高帝，至是，顯明。其家，建學堂，以其所授之書，刻其堂。及病，持危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子璠，曰：吾上之書，命。
人習也。世傳基事，帝嘗召基，以基所授之書，刻其堂。及病，持危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子璠，曰：吾上之書，命。

五月，遣中官趙成使河州。自鈔法行，安西馬蕃者，少帝遣使，趙成及巴茶往河州，市之。馬蕃，帝嘗使使，自此始。趙成，河州人。
秋七月，己未朔，日食。

詔百官各長毋保舉。

京師地震。

八月，元虞廉特穆爾克。自元時，帝遣使通好，子虞廉特穆爾克，虞廉特穆爾克使者不違，前後七致書，皆答。既出，虞廉遣人招之。
亦不應，帝益心敬之。嘗大會諸將，問曰：天下奇男子，誰也？對曰：常遇春。帝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乃奇
男子，其克丹其妹為秦王妃，保保虞廉特穆爾克小字也。刻基亦嘗言于帝，以虞廉特穆爾克可親，及後遣使，大兵亦稀，出塞，虞
廉特穆爾克從其主徒金山，至是卒于哈拉提海。誥曰：此君之術，其長毛氏亦自經死。

九月，遣湖廣參政與魯。使安南為所獲。帝以魯南未去，再遣使招，魯會其主，使其臣領。知魯等使漢北，為官軍所獲，帝釋之。
命與劉仁知院等。以已奉使被執，且得罪，乃議改。刻書，作為元使者，給梁主，劉以死拒。知魯等殺之。

冬十月，改都督為都司。帝初置各都衛指揮使司，節制方面，至是詔改為都指揮使司。凡都司十有二：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
山東、四川、福建、湖廣、遼東、廣東、廣西、河南、行都司三。西安大同，建武十五年增置貴州雲南二都司。

十二月，納克楚侵遼東，都指揮使馬察與察哈兒擊敗之。帝以納克楚兵必至，勒察等預為備。未幾，果見，備禦未敢攻。越藍州，徑

刑健
趙成
吳雲

遊至堂... 沃以水... 出令兵... 丙九年... 之隆其...
遊至堂... 沃以水... 出令兵... 丙九年... 之隆其...

二月太白晝見 凡五日三日復見

三月免江寧及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田租

夏六月改行... 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諸行省俱改爲承宣布政使司

使司罷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設布政使一員... 秋七月癸丑朔日食

閏九月... 冬十一月... 十月...

冬十一月平遙...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十一月平遙...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二月... 一月...

一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

明太祖皇帝

辛

雷東... 葉向巨

之正色道法
其與已近實中
之實則日德者
則一嗜然不津
燒已盡者二三
生伴勉求會天
湖相別解

此按之政蓋仿
其神職亦未通
道者偶一行之
亦可所以其氏
應而時來實乃
重定為自編說
復重其事者亦
事者既不見于
據地以欺政令
物以內實者
是為位階也
直之義文或交
通大矣上下相
與其始事者
治民正身者
不似後來者

柳之說不審然火焚其廟不為動其妻適在洛子與弟昂見其宗校必百不交退而上書
名雖陛下之重也乎朕臣感思無極不誠自謂大馬匹名義所在不致謝初志
不遠至于今日分區自領陛下時臣以恩德巨圖力費元立名亦不敢
生約賜始原臣之德全臣之德無極其德無極其德無極其德無極其德無極
故曰思德主且帝知終不可奪命有司 送出塞從其款主于和

乙子年春正月翰林學士承旨曹勣致仕 歲末年帝問之子告歸

夏四月遣節帥師擊吐蕃平之 初節帥克臨流遣員外郎許允德招吐蕃諸族而以指揮使車正守

吐蕃宣尉司何素諾結溫行進作何今節帥單門降鎮西武靖王伯訥時今亦以諸部來降遂授正使守河州

五月昭懷國公主善祥母國公主文忠謀軍國重事 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曹米德之議當然後奏行

六月詔臣民言實封還御前 秋七月初豐通政使司 秋七月初豐通政使司 秋七月初豐通政使司

始遣御史巡按州縣 俾拘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教化 九月以胡惟庸為左丞相汪廣洋為右丞相

惟庸居政府生殺黜陟或不與便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關白四方驛道之捷及

冬十一月術國公節愈年 愈從吐蕃還卒于春春遣封守河王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檄天下布告使及知府來朝 命吏部錄其殿最稱職無過者為上賜羊豕有過稱職者為中豕而不著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

預享序立于門東里然後退朝朝者數自此始

檄天下布告使及知府來朝 命吏部錄其殿最稱職無過者為上賜羊豕有過稱職者為中豕而不著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
預享序立于門東里然後退朝朝者數自此始

許允德
章正

八九月... 命命四方...

三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月...

十一月... 楊師明... 遣使... 紀十二年... 遣征... 至洮州... 為忠... 平... 州... 給命... 秋七月... 八月... 冬十二月... 對曰... 徵元... 而陳...

楊師明... 呂... 吳... 丁... 高... 忠...

楊師明... 呂... 吳... 丁... 高... 忠...

命命四方...

三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月...

十一月... 楊師明... 遣使... 紀十二年... 遣征... 至洮州... 為忠... 平... 州... 給命... 秋七月... 八月... 冬十二月... 對曰... 徵元... 而陳...

楊師明... 呂... 吳... 丁... 高... 忠...

楊師明... 呂... 吳... 丁... 高... 忠...

命命四方...

三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月...

十一月... 楊師明... 遣使... 紀十二年... 遣征... 至洮州... 為忠... 平... 州... 給命... 秋七月... 八月... 冬十二月... 對曰... 徵元... 而陳...

楊師明... 呂... 吳... 丁... 高... 忠...

楊師明... 呂... 吳... 丁... 高... 忠...

命命四方...

三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月...

十一月... 楊師明... 遣使... 紀十二年... 遣征... 至洮州... 為忠... 平... 州... 給命... 秋七月... 八月... 冬十二月... 對曰... 徵元... 而陳...

楊師明... 呂... 吳... 丁... 高... 忠...

楊師明... 呂... 吳... 丁... 高... 忠...

命命四方...

三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月...

十一月... 楊師明... 遣使... 紀十二年... 遣征... 至洮州... 為忠... 平... 州... 給命... 秋七月... 八月... 冬十二月... 對曰... 徵元... 而陳...

楊師明... 呂... 吳... 丁... 高... 忠...

楊師明... 呂... 吳... 丁... 高... 忠...

命命四方...

三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月...

十一月... 楊師明... 遣使... 紀十二年... 遣征... 至洮州... 為忠... 平... 州... 給命... 秋七月... 八月... 冬十二月... 對曰... 徵元... 而陳...

楊師明... 呂... 吳... 丁... 高... 忠...

楊師明... 呂... 吳... 丁... 高... 忠...

至吏部侍郎時節發廣東何其孫致國至則其已降于李永忠巴馬軍中唐高宗死不得打其一足水忠釋之乃受姓名浪迹江湖聞帝求之不得彈錄甚喜予已延請中竟不若常者自隨等不復往至是江西布政使沈立春言于朝以管轄巴馬軍中慨然曰死晚矣為敬七重矣其祖父師在飲死

中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反及其黨懷素沈澹等皆伏誅 惟庸貪賄弄權無所畏忌其定遠衛舊井中取生石置出水高數尺

使者爭言瑞應又言其祖父墳上夜有光惟庸自見有異謀言安侯陸仲英自陝西歸獲參傳平海儀衛軍命揭陽蒙古

無功帝皆切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令在外收輕軍馬又與陳瑄坐省中閣天下軍馬歸令都督毛觀取衛士劉過

隨亡命魏文選等為心營太僕寺丞李存善奏大師善謀惟庸塔奉伯父也惟庸陰令說善謀善謀曰爾言何為者若爾

九族皆滅後十餘日惟庸又令存善營善謀善謀不能制惟庸乃遣指揮柏領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文選故臣封鎖寶稱臣于

元請兵為外應軍守木徒會惟庸子馳馬于市墮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乃與御史大

夫陳瑄中丞沈澹等謀起事既而願見事一公成遂上變告帝帝大怒命廢臣吏訛復自臨問乃謀惟庸以謂本預謀井謀之善也

仲申曹才閣

龍南北魏通風 批平山西陝西河南四川入于浙江江西湖廣直隸用之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人于北平山西陝西河南四

川廣東廣西福建入亦于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用之考數不稱職及以事降請者不分南北魏于廣東廣西福建江遼江西

龍南安遠湖廣郴州之地運府

求益龍元將托和密知親欽時等子類者約路播乃 元國公托和密知院播時等子類也和林帝命其發之矣至雲州偵知托

和密等左類者約路播黃河經空夏感管翰山注見 涉流沙七日夜至其境有敵營五十里分軍為四乘夜衝敵而進合圍之

擒托和密擒獲其部曲以歸 已而漢軍元帥城王府之從從平章由因特穆爾呼魯及及其部曲千四

二月成擒松吉湖種 敵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減三斗五升其以下仍

和密等為敵士誠守乃捕獲也而敵四府抽重囚代之其重者者海賊擒獲至七斗以上至是運命戶部計其數而減之

石漢州西通百其里四如

先皇春晉二王俱各之國并復求朝及是燕王祐之請北平之說請王相

元立本

元立本

夏四月命群臣各舉所知

五月雷震身殿大較

六月雷震奉天關 帝避正殿省營農王府工役

秋七月朔天下大雨 帝自給蠶腸

九月夏四月 帝以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為號詔天下舉賢才戶部尚書趙爾巽奏修五本野駢等百早告

于太廟以科及柏伯人 為春官柏敦字致道民望 吳源補 因為夏官秋法以科等擢之俱兼太子賓客位

列公侯都督之次勅以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既而敦等相繼罷本主事遂復召安然 何爾周 等代之然事

辭出為知府 周亦罷此職遂廢

冬十月安置致仕翰林學士承旨起瀛于茂州遣 瀛孫慎望 詞惟庸 賞被刑籍其家械滿至京帝怒欲誅之皇后以瀛親教授

太子諸王乞赦其死帝意解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死 瀛海太子十餘年一言一動必以禮法自誡太子每欲言由始

醉十四年春正月元兵使速命術達 先是元平章旺扎勒布哈喇爾布哈喇乃兒不花犯水軍指揮劉廣戰歿千戶王

擊敗之擒旺扎勒布哈喇至是命達帥海和等討爾爾布哈喇達率諸將出塞傳友德復聚灰山方爾爾布哈喇克之去英等獲全

四部以歸還仍鎮北自是每歲春出冬暮召還以為常

定 詔天下編賦役黃冊凡鄉一百十戶為里里有里長十戶為甲甲有甲長首歲以里長一人董一里之董復一年一

周滿之排年其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在城曰坊近城曰廩役亦如里里編一冊冊有丁有田以戶為主冊首為團總兼孤獨不

任役者附十甲復高時聖世有四一進戶部 其三 州府布政司府縣各留一冊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

升除之 其 州府布政司府縣各留一冊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

二月 秋八月河決原武 并決祥符中 其秋又決城西樹邑

九月 帝以雲南自恃險遠 招撫為所害乃以友德為任南將軍 德玉為左副將軍 德泰為右副將

軍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德泰 德玉

吳源 趙氏 杜敬 范敬 王本 杜佑 李珍 何周 采慎 劉廣



冬十月壬子朔日

制法司錄因會翰林春坊官從事中書議以開

十二月命翰林春坊官考給諸司奏章

傳友德等下曲城元梁王巴明領兵討賊走晉軍唐元武周今州屬在唐書有裴君南州而自魏歸五本均

克雲南右德至湖廣道都督胡定遠等由水軍燒高嶺平涼使裴君建是友德玉拜軍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克喜是晉安

出其不意破之必兵友德是之遠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奔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北下湖南

吹一銅角元兵發探知急度重渡江縱鐵騎將之生擒通嗣瑪俘獲萬計友德自率眾擊高嶺分遣玉鈞趨雲南梁王聞敗度不

能支乃走晉寧州之忽納密在曲靖驅妻子赴滇池死與其左丞柏迪在右右丞觀音保以城降王喜登軍入城飛檄軍士秋毫無犯友德擊破高嶺雲南城之又克七星關在貴州大定府

十五年春正月命朝觀官各舉所知一合

閏二月臨五沐劫克大理擒土酋段世廣都悉玉雲南也先是喜川侯曹客定遠侯玉鈞分兵下臨安

注見諸路及是玉鈞帥師至大理大理城何野答山在大理南和野答山在大理南南臨洱河即雲南以上下二關為

上曰下曰和野答山和野答山在大理南下曰野答山在大理南土酋段世元初和野答山在大理南和野答山在大理南

野答山聞大兵且至聚眾扼下關其攻之不免乃命玉鈞等乘趨上關自以兵縱下關為勢別遣胡海夜從關渡河馳出

野答山後峻崖而上立旗幟味夷軍在下關者望見之皆降擒野答山在大理南野答山在大理南野答山在大理南

亦自山而下遂斬關入據基城世就擒分兵取鶴慶元路元路在大理南元路在大理南元路在大理南

是諸部皆下雲南可謂可謂在大理南可謂在大理南可謂在大理南

夏四月敕大理寺卿李寶子帝頗好釋氏教每徵東南戒律僧數遣法會于崑崙山在大理南對稱首者報召入禁中賜坐講論時

帝以耳目遠傳信請為釋氏創立職官于是設左右善世僧等官高其品秩道教亦然佛僧疏言陛下方創聖意指所向即

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會意虛高崇異城靈殿上不忍任尊性剛介以關佛自任及言不見取遂已微儀置置帝大怒命

武士碎燒之且死階下

又說統一海甲
則靈煥公親天
下之靈而為社
遷靈焉既五回
後者主滿今此
欲亦向深其何
以路公為之道
也
宋漢院詳議理
之則又兼節德
之信而大子德
後不奉詔未幾
其一語二語其
他又何足概史
家所訂之言不
足信也

曹震
弼

李法書

分書內浙江西河南山東田糧

重錄校核

初置英銜司管領校尉已改為親軍都尉府而設營管帶是罷傳為司改置錫衣衛軍侍衛攝捕刑獄之

五月帝指國子監釋奠于先師

帝初以應天府學為國子學至是改學為監親行釋奠禮命祭酒吳驥等進講遂親說尚書大焉

流廣平府史王允道于嶺南

允道諱開州錄事帝曰朕聞清世無遺罪不聞無道利令軍器不乏若復設此必重撻笞杖之流

海岱

秋八月復行校舉

三年一行為定制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為舉人才參用者居多實權監生劉政等六十四人為布政按察

使及來政副使等宜或用為御史給事中

而為舉之途尤廣賢良雖有遺秀才絕舉曾奏稅戶人才漸折儒士趨舉皆起為尚

書其他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皇后馬氏薨

后薨恭養臣請禱祀求良皇后謂帝曰死生命也禱祀何益且習何能活人使樂不飲陛下能不以善故而報諸曹

興泰帝問所說言

曰嗣陛下求財納餽子孫皆財臣民得所而已連屬於于內治則積聚古訓以宋多賢臣命女孫其

九月初五日

興泰帝前次與臣家慈白河帝遺宮地事城帝為地時我帝女大將軍劉士統率師曰教于曰自人才盛矣諸生有

王棟即深相敬數以奇謀進極其信任之

初癸元年置御史臺復御史大夫一秩中丞三秩後復置臺五秩設都察院唯計都御史秩正七品

分監察御史為十二道

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山東陝西廣西秩正九品至是陞都御史正二品御史正七品

十一月初五日

以禮部尚書劉明為華盛殿大學士翰林學士梁訥材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名補以字為武

正五品當是時以翰林春坊詳看詩司奏說司平駁大學士侍侍左右備顧問而

十六年春二月始令天下學校歲貢士于京師

明太祖皇帝

撰明書國文而
在松之遠東
遠觀此物亦不
經意而自有是
筆千史之志矣

三月備有德師運命沐其留鎮雲屯 其後沐氏遂也錄書也

復風陽臨淮一縣民世世無所鬼

秋八月壬申朔日會

甲子七年春三月會國公事于太廟

子午卯酉年卯試辰戌丑未年會試

秋七月禁內官預外事紛諸司毋通內官監支移

冬十月河南北平水遭饑

閏月詔天下刑獄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配十八年春二月雷雪兩至賜臣民極言得失

三月始進士入翰林及為庶吉士

定翰林官四員 先是翰林官無常員

秋七月遣使封高麗國王

不被拘囚則可許所請否則必討無赦及是禩又上奏請製符并已故王諡乃遣使封之賜故王

丁亥

金

成謂教令身厚
未其在晉後
則世風遂更
在數十年以後
以其教之
不遠古無
尚不絕有
若罪因是
與成者凡
湖者其海
之風何此
子也

九月古州蠻亂命楚王福率滿和討平之先是高面兒既進帝命楊仲明不為高面兒是面兒得據古州乃命權率利

討之和至古州擊平亂蠻獲高面兒送京師誅之高面兒

冬十月頒大誥于天下帝患民徂元孫伺私滅公乃權官民過犯條為大誥其目有士頓學宮以課士置置藝師教之因有能讀

大誥者罪滅等其後復命刑官撰大誥條目要畧限數于律誥之律誥而大誥所載諸故令未嘗經用也

十一月免河南山東北平湖廣田租先是高面兒既進帝命楊仲明不為高面兒是面兒得據古州乃命權率利

十二月平緬古百夷地元置羅川平緬二路明初并為羅川平緬宣慰司後改羅川宣慰使領府先是高面兒既進帝命楊仲明不為高面兒是面兒得據古州乃命權率利

相接馬倫督備邊路詔以為宣慰使每又命兼統羅川之地至是羅倫復反率眾十餘萬寇景東明為景東府今分屬勐州都督

調補保之會天大霧官軍夫利千戶王拜戰死

順十九年夏六月詔有司存問高年實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觔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屋者罷

給養庶民鳳陽官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實縣官均得復其家

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純達時務之士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于六部布按二司用之

冬十二月於未朔日食

王馮昇誠

明

太祖皇帝

金山在今開原

今已林西北東

里約克楚約二十

金山以魏取連

東直復能出款

而歸明兵即欲

搗其巢穴自當

從東道進魏乃

反向慶州後伺

敵蹤何異其錄

遠城且元之諸

部父已難析瓜

分納克楚斷不

能仍兼有其說

地志嘗考其說

則都留也慶州

而諸將朱塞

外與謀進加魏

度遂至指慶州

為納克楚出沒

之所至明祖既

訂洪武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征納克楚元太尉納克楚懼家數十餘萬屯金山北有金山方山明太祖既志欲取三萬里而

駐師通州先遣人規其出沒彼若在慶州進置兵處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慶州既免全師得擒金山出彼不意必成擒虜復遣

前所獲之元將徐國今德化州北還以書諭納克楚等既而購至通州聞敵將有屯慶州者命王聚大將軍帥騎襲破之斬

章和親王今德化州擄其子今德化州勝出松亭關大軍寬河會州富峪四城今德化州全時及守處也其相近者曰寬河城自是而北

州城由會州而東曰洪武時又駐兵大營

焚燒花柳苑是時天下重罪運至京者多收錦衣衛斷治道有富民挾衛獄用者非法凌虐帝聞之怒曰訊鞠法司事也成

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且令其錄錄御執用事者治之悉焚其刑具以因送刑部既而從中唱其法錄內外官軍得上下律

夏六月馮勝至金山納克楚歸購自大軍帥趨金山遣使送贈物還至松花河今德化州納克楚見之大驚相勞賜幣中國送

帝恩德納克楚心動遣其左丞劉特默爾今德化州來獻馬賜受之而引兵徑踰金山降全國公和通既而納克楚進履納克

趨營而竄初納克楚分兵為三營一曰納克楚一曰納克楚一曰納克楚既而納克楚所逼又已先入爾爾爾言意猶豫不決因遣使陽為請降以覘兵瑕勝遣藍玉往受之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威

所逼又已先入爾爾爾言意猶豫不決因遣使陽為請降以覘兵瑕勝遣藍玉往受之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威

納克楚乃仰天嘆曰天弗使吾有此象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克楚酌酒酌王王解衣衣之納克楚不肯服亦不

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澆地願其下吐吐語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解家古語者喜告茂茂納克楚將遁茂直前搏之納

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所傷其臂不得騎和督敗忠憤以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克楚將士妻子十餘萬眾在松花

河北聞納克楚傷重有欲來進者勝遣和通諭降之先後凡二十餘萬人所獲輜重馬畜五百餘里既而納克楚江

滿漢兵三千餘眾為清軍所獲馬畜無數不計其數引刀割腹死初帝聞納克楚降命大將軍王聚大將軍帥騎襲破之斬

章和親王今德化州擄其子今德化州勝出松亭關大軍寬河會州富峪四城今德化州全時及守處也其相近者曰寬河城自是而北

封納金山侯以東多今德化州納克楚至京帝在見怒於其廷封海西侯今德化州納克楚將士妻子十餘萬眾在松花

秋七月大白三辰晝見

八月收潤賜大將軍印召還以藍玉攝軍務勝奏常為激勞狀既而納克楚茂慶之豐慶益然未有以發也昔有如是慶事故多增錄其狀之核

擊至聞會有言勝多置良馬使聞者行酒于納克楚墓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并附心茂亦許奏勝請不法事且

外謀可矣如此
其

亦一時喜且
其能處及方先
然其家李好
籍以歸逐後
加屬漢其治
不能急治
洪一舉而清
之僅如大山
地如橫火不
後將益作法
於清明祖不
其容長

決後須重
宜便之樂重
辱水清成
祖之新
善者歸乃
撤兵自取
之德而中
情性且其
度不知欲其
其是即當
軍律以之
實無所
轉使自
望歸耶

聖人經
特以爲
庸之使
者僅高
者不其
者不其

言賜無以自解故妻于茂帝怒下詔切責騰收其大將軍以藍玉代之尋命賜死第歲陽奉朝請安置茂于龍州宋元為

九月置大軍都指揮使司 司治大軍文置大軍中左右及會州等衛皆隸焉明年改為北

詔郎親親額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從

以藍玉為大將軍帥師北伐 帝以故元特古斯特穆爾尚在終為邊患乃即軍中拜玉為大將軍延安侯勝勝宗海人武定侯郭英

與之副之却督取忠檢格與之為左右丞相將與之親無品級其定額多以制戰車師十五萬征之不元將也

冬十一月命湯和蔡瑄海防使 先是帝以倭寇命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諸城事在十既而又命江夏侯周德興于福建濱海四

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軍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

和善其軍和乃度地浙東西置衛所並海築城五十有九選壯丁五萬八千餘人戍之和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城置衛州縣

三月沐輿討恩倫發破走魯 先是恩倫發誘厚蠻寇馬龍他即向今雲南元江府新平縣西北有故新化州之摩沙數

勳努為三行蠻敗百象被甲翼以標槍銳甚共分軍為三部擊海城居前都督同知鄭正左湯昭右與將士約有功者賞通

呼突噠大軍來之無不當百蠻大敗斬級回萬餘生獲象三十七敵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恩倫倫發進去去

破之斬水尉劉濟等其衆持古斯特穆爾以其太子添保努今及天防此等數十時連獲其次子迪保努及妃主以下百餘人

方鳴謙

郭英

湯昭

恩倫發

馬龍他

湯和

蔡瑄

周德興

日明承元後起

見不明立國

已併二統民間

歸田納賦大局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糧食宜儲事

而使服飾與太子埒瑋庶相貶奪車無斥何以今天下帝笑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益器重之命改官為元士身以六料為故事

冬十月元伊遜乞圖遜也道欲其主特古斯特穆爾特古斯特穆爾脫通將依丞相權珠信信於和林行至圖拉河為其下伊

遜位爾所龍衣遠散獨與十六騎俱權珠求迎欲共往依庫庫特穆爾特古斯特穆爾特古斯特穆爾特古斯特穆爾特古斯特穆爾

害著殺惡保質質不復紀年王補至圖特穆爾特古斯特穆爾特古斯特穆爾特古斯特穆爾特古斯特穆爾特古斯特穆爾

十二月安南黎享奉曆其王輝奉獻之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煒煒代立其相黎季動猶厥廢煒殺之立叔明于日燭主

國事

己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大元正院改知為宗人府府設令一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並以親王領之攝政事不議官

二月蒙古置太子事

湖廣平戶司得也作亂靖寧侯曹良玠討之得忠伏誅得忠誘九溪九溪在湖南益州他利縣有山水怪詭九洞蠻為名

同胡海等討之潛兵出賊後特擊擒得忠斬之置九溪永定二衛

夏五月置泰寧赤顏福餘三衛三衛之地本烏梁海舊以烏梁海為名長是也今置一改正後文德防此所居在元時為大

寧路近北境洪武初元達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府內附已數為難題所鈔乃即其地置三衛曰泰寧等土置三衛曰泰寧等土置三衛曰泰

秋九月丙寅朔日也

冬十二月遼王補子雲南奉止之捕獲其國人來居鳳陽帝怒命遷之雲南奉止勿從使居京師遷二十五年

二十二年春季正月命晉王樞燕王棣帥師北伐命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玉鈞等以山西兵從晉王樞及魏國布哈

二月河決歸德決歸德東南鳳池口經夏邑永城諸縣發十三衛士卒與歸德兵專專擊之及秋又清湖封

三月燕王棣至伊都山名塔什完太尉魏國布哈等謀謀出古北口偵知魏國布哈等伊都山大會馳進去敵一疏先遣指揮和

通往和通救善魏國布哈至則相持泣項之大軍壓其營魏國布哈及權珠等皆欲死和通止之引見權珠酒食慰諭權珠遂歸

布哈等通望遠權珠等來降既而命元降軍赴北平驍燕王調撥兵自此益強

夏四月潭王祥自焚死祥英敏好學會府僚故體賦詩品其高下而魯子之妃於氏和晉國文也顯與于琬坐胡惟庸案株連不

自安帝遣使召之大懼與其妃自焚死

閏月詔限期不得奔喪初百官聞祖父父母叔兄弟俱奔喪起史部言一人或連連五六期服或道路數千里居官日必更易裝

八月給公侯成編 初帝賜魏臣公侯五種以下莊田多有百頃又賜許或臣公田以其祖入元報魏臣莊佃多倚威平帝安召請

臣戒諭之至是給威視歸賜田于官 九月立孫封為皇太子 趙婕妤太子第二子也此呂既立為大孫帝命裁決庶務寬厚一如太子孫其意而有加焉中外莫不

頌德帝大起所御通達制怒未已太子從從道以四保其親親如母也此人子也雖有貴盛七歲日進也帝嘗

以六人者監其一非是也帝之里從帝則行以之制四周禮禮已極矣此此子也雖有貴盛七歲日進也帝嘗

論其教注知生欲無不給查爵封侯 山東因于生周禮之上至臣則周禮外勞趙在魏時帝若在周禮下則當

天子曰此壯士當老其才禮建運至是及又以為各至帝曰今非用孝孫除除漢中教授蜀王植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名其讀書之

虛曰正也 冬十二月徵安陸知州俞茂誠 下史奏釋之 尉誠以徵稅怨胡遜州民楊公等伏闕乞留帝賜宴遣還公等亦預宴時帝排

與典絕下守令坐小過輒建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養有因以趙推者 二十六年春二月涼國公藍玉以罪誅 王有勇略數領大軍多立功帝遇之厚愛驕甚自恣多蓄莊奴假子求勢洩獵嘗占東昌

民田御史按問王逮捕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峯關劇吏不即放王縱兵毀關帝聞之不樂又以私元主妃事見錫其還于奏

王猶不悅及西征誅皇太孫立以封兼太子太傅而調勝傅友德俱棄太子太師王撰袂大言曰我國不當為太師報比奉事多

不聽益快快語所說曰上疑我矣至是錦衣衛指揮韓瑄告王謀反凡鞠之獄詞云王與魏慶侯張瑄謀逆皆定侯陳璘景

川侯費黨袖福侯朱壽東兗伯何榮 及吏部尚書屠繼字 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為變將伺帝出藉田舉軍效其族誅

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萬五千人 于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 太子曰此家民也 太子曰此家民也 太子曰此家民也

夏四月詔有司嚴徵母侯 二月命晉王桐燕王棣節制山西北平軍 詔二王軍中事大者方以聞 宋國公淵顯頭國公傅友德並受印 四月詔有司嚴徵母侯

明太祖皇帝 卷一百一十一 楊公 萬民 萬民 萬民

林氏總編自消

可公留一汪德

今據唐後而成

是夫不樂矣

山道本不至於

甚其且以宜出

朝廷若因新氏

伏願先留連為

厭連是陸涉之

所編讀得而

持之成河政體

明推於此且如

以實善趨還不

嘗導之作好傷

積吏乃竟見

意指交通廢勝

流弊伊於胡底

固法更治不固

之俱壞子

太子在東宮即

有以藩王有不

早格慶臣言事理職因

秋七月甲辰朔日會

九月以鄭淵

江鄭氏對

兩家子弟

之至氏之名

十二月戶部奏

甲二十七年春

三月命

秋八月遣使

塘堰四萬九

九月命

愈竟殺其三

表例議曰

子所為不在

冬十一月賜

不悅曰

去二十八年

卒諡賊賊

二月賜宋

秋八月命

初東宮官屬缺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尚書嚴震為太子

江鄭氏對曰朕素知鄭更周其里王氏力行鄭氏家法

兩家子弟指鄭淵鄭進並拜官

之至氏之名在後鄭氏時

十二月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七口六千五百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口

甲二十七年春正月發天下預備倉穀貸貧民

三月命以四方底定命工部收兵甲置而藏之示弗復用

秋八月遣使修天下水利帝諭工部湖堰墮塘可蓄洩以備旱潦者皆因地勢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遍詣天下督修水利凡開

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

九月命日照縣全五令

愈竟殺其三歲于山東守臣以服帝怒曰父子天生小民無知誠倫害理五宜治罪遂遣伯兒杖之瓦達成海南國下禮官議

表例議曰外水刺服古未聞帝由愚昧之徒務為詭異希求旌表割股不已至于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外水刺服聽人

子所為不在旌表之例制曰

冬十一月賜賴國公備友德死

不悅曰

去二十八年春正月起州蠻復叛西平侯泚奉命討平之

卒諡賊賊

二月賜宋國公調勝

秋八月命都督楊文等討龍州

嚴震

鄭淵

王勉

江伯

何福

楊文

龍州

伯兒

瓦達

海南

禮官

議人

割股

殺子

違道

傷生

莫此

為甚

自今

九月平緬蠻乃始王遂其宣慰使思倫穆特討之平緬都長乃幹孟敏

平緬都長乃幹孟敏平緬蠻時緬蠻有備自雲南至緬甸國界之內

其首乃名玉回軍擊景寧寨在緬甸之西江賊憑高堅守官兵糧且盡

賊三十一一年夏五月帝不豫臨朝決事如平時

命都督楊文從燕王魏武定侯賴英從連王植備邊周平俱聽燕王節制

之師歸三書一官令王北行一官王不為魏令休在是年五月太叔不豫

閏月帝崩遺詔皇太孫允熒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諸王聽國中

太孫允熒即位以明年為建文元年

詔行三年喪羣臣請以日易月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陰不言也朝則麻冕

儀以進

葬孝陵臨山之陽今號陵戶守制禁門外嘗七日而葬遵遺詔也

六月省州縣汰冗員

戶部侍郎申徽請從封燕王棟于南昌不聽

南星萬一有變亦易控制詔入翌日帝召謂徽曰燕王朕骨肉至親卿

卿休矣事遂寢

召方希瑞為翰林院侍講帝在東宮時希瑞奏請及即位自漢中馳驛召

臣便面議可否或命希瑞就泉府批答之

以齊泰法其人初名希為兵部尚書倫子瀝廷以子為太常寺卿參預

門諸司諸王軍機重事希泰每對曰諸王後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

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滅亡順運之理果也

門諸司諸王軍機重事希泰每對曰諸王後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

至是命與子並同參國於時周齊相代以諸王相輔勳勳言周子獻帝許澄曰先皇德首垂周之言大對曰不救

秋七月長星西流。詔行寬政赦有罪歸過。周王嬪有罪廢為庶人。嬪子有愆告嬪謀不軌辭連其齊相三王嘗問齊奏嬪子澄奏欲先圖周子澄曰不然周齊相代以諸王

在先帝時多不法今告受者已在周矣若若元取之周無之世弟則周是有為之手足而與可圖也謀定乃命曹國公斬陸

九月以備邊為名猝至開封周王宮故之以歸帝尋欲釋之嗣子澄下不未決出相語曰上婦人之仁耳事勢如此安可不

明日復言之乃廢嬪為庶人賈家化諸子皆別徙。八月詔天下衛所軍單丁者放為民。

冬十月倭寇守。前都督府斷事官孫毓五等劾高麗使州上書言時。魏在洪武時以孝行獲伏都督府斷事官孫毓五等劾高麗使州上書言時

建州知州王欽猷應詔時用事者方議廢諸王魏獨上書於加。建州知州王欽猷應詔時用事者方議廢諸王魏獨上書於加

顯示御史史昂隱字。諫疏于天下。帝有疾晏朝昂隱疏建州知州王欽猷應詔時用事者方議廢諸王魏獨上書於加

十二月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以工部侍郎張昂。為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春張信。以工部侍郎張昂為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春張信

魏觀及即位削藩。魏觀及即位削藩。魏觀及即位削藩。魏觀及即位削藩。魏觀及即位削藩。魏觀及即位削藩。魏觀及即位削藩

防邊為名林軍。防邊為名林軍。防邊為名林軍。防邊為名林軍。防邊為名林軍。防邊為名林軍。防邊為名林軍

紀建文元年春正月修太祖實錄。以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紀建文元年春正月修太祖實錄以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

明惠皇帝。明惠皇帝。明惠皇帝。明惠皇帝。明惠皇帝。明惠皇帝。明惠皇帝。明惠皇帝。明惠皇帝。明惠皇帝

李景隆

高欽

王欽

張昂

謝春

張信

張昂

謝春

張信

張昂

謝春

谷王德自宣府奔京師。宣府地近北平燕京既破環來宣府東恐德軍其圖走還京師。

詔削建虜酋命長興侯耿炳文帥兵討之。被反書聞帝告太廟削建虜酋命長興侯耿炳文帥兵討之。被反書聞帝告太廟削建虜酋命長興侯耿炳文帥兵討之。

八月耿炳文及棟戰于滹沱河北敗績。炳文次真定使先鋒九千人往雄縣值中秋不設備將與王夜半疾驅襲陷之又陷鄆

州炳文部將張保叛降于棟時大兵號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北棟欲與北軍戰懼南軍乘之乃假保歸揚言燕

王率兵且至誘炳文移軍盡北渡河棟率張玉譚淵心等循河就擊炳文軍不得成列大敗使師三萬副將李堅擊也都督顧

成皆被執炳文退保真定樵園之三日以炳文老將未可克乃引去。

召耿炳文還以李景隆代之。炳文敗帝商代素贊子澄廣會國公李景隆

謂然可旦夕破棟聞之頗大喜曰皆漢高止能將十萬景隆何才乃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其家也吾破之必矣會吳高歡楊

刃方爾永老樹諸將曰景隆知我在此必不敢至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師吳高怪不敢戰則我至必走是我一來解永平圍

而破景隆也遂帥師援永平吳高畫策糧道走還保山海關景隆知燕兵出果直薄北平城下華蓋九門燕世子高謙堅守夜遣

勇士繞城出所巷營中驚拆帳退都督懼能攻張掖門脚於城下見城上旗幟大張王既與王相

使中軍各守門以待不日城上旗幟大張王既與王相

冬十月棟請赦寧王擢奪其衆及朵顏三衛歸北平。樞國大宰大宰東連達左西接宣府為巨鎮所屬朵顏三衛騎兵皆驍勇善

戰燕兵起朝是處樞與燕合召權及達王權歸京師植泛海還樞不至坐削爵樞聞之喜為書遺樞至是以單騎入大宰說言

窮承求換執權手大樞求代草表謝罪而陰令史士結三衛部長及請戍卒及辭去權祖之郭外伏兵起擁權行三衛騎及諸

戍卒一呼畢集守將米鑑不能禦力戰死王府妃妾世子皆隨入松亭關歸北平樞以其眾分隸各軍大宰城為宰。

十一月李景隆及棟戰于新村塢大敗棟奔德州。諸軍方圍北平燕兵乘勝抵城下城中兵鼓譟出內外夾攻諸軍皆潰

韓那

李高

志

李高

志

李高

志

李高

九月詔鎮武功臣履歷考績

冬十月詔率兵陸運救不謀

黃子澄亦請正其罪以謝天下

十二月虜大敗于東昌斬其將

至德州遣人至城下招虜

虜入圍之數重斬其將

轉關兩年鋒銳甚至失大將

三年春正月復齊奉黃子澄

三月虜大敗于夾河

也自此日虜

武

吹角穿營而去虜諸將皆

勝負略相當

自真定引軍

蠟毛死者甚衆

賤齊奉黃子澄

安兵帝以問方

必歸故我以

為然乃遣大

揮使武職上

夏六月

數萬

秋七月

八月

明憲皇帝

卷二

明憲皇帝

明憲皇帝

明憲皇帝

明憲皇帝

明憲皇帝

明憲皇帝

錄子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宋徽

引還時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 冬十二月詔解馬都尉梅院... 殷尚寧國公主太祖春秋高諸王強盛嘗受密詔輔皇太孫至是命克總

兵官鎮淮安

棟大舉南犯... 為言者語所在有可擊治于是中官密遣人赴燕且言京師空虛可取...

夏四月官軍連敗棟兵于淮北... 斬其將陳文平安轉戰至北阪幾獲棟番騎王驥源入津拔棟去...

五月遣東兵潰于直沽... 棟兵渡淮陷揚州... 敗走諸將請移駐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礮即走...

軍而尚以兵數萬戰於數千里... 令師福... 天長還陷揚州... 微天下兵勤王...

入... 棟兵渡淮陷揚州... 敗走諸將請移駐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礮即走...

五月遣東兵潰于直沽... 棟兵渡淮陷揚州... 敗走諸將請移駐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礮即走...

軍而尚以兵數萬戰於數千里... 令師福... 天長還陷揚州... 微天下兵勤王...

入... 棟兵渡淮陷揚州... 敗走諸將請移駐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礮即走...

五月遣東兵潰于直沽... 棟兵渡淮陷揚州... 敗走諸將請移駐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礮即走...

軍而尚以兵數萬戰於數千里... 令師福... 天長還陷揚州... 微天下兵勤王...

入... 棟兵渡淮陷揚州... 敗走諸將請移駐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礮即走...

五月遣東兵潰于直沽... 棟兵渡淮陷揚州... 敗走諸將請移駐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礮即走...

Handwritten signatures and note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including names like 房昭, 梅院, etc.

油其本無害
正亦以其
事之不而
加以求若
之端後海
戰事其海
運其夫自
元節乃人
分原無備
給廷其海
胡廣之不
胡廣之不
胡廣之不
胡廣之不
胡廣之不
胡廣之不
胡廣之不
胡廣之不
胡廣之不
胡廣之不

十一月立妃氏為皇后

卷之一百一

成祖對帝

永樂元年春正月復周齊代岷四王國。帝即位初四王俱已復讞及是並遣故封各令之國。

二月以北平為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尚書二人。設御史四人。國子監改北平曰順天府。

遣御史分巡天下。自是遂為定制。至洪武元年定出。

徙封寧王權于南昌。初權之被誘入關也帝許以成事分天下及即位留之京師時大率殲滅已無可歸乃改南土請蘇州。

及錢瑄皆不許封之南昌。瑄以故封制無所從也。瑄亦嘗上表有言。瑄亦嘗上表有言。瑄亦嘗上表有言。瑄亦嘗上表有言。

南昌之理。理亦無所從也。已有告瑄。瑄亦嘗上表有言。瑄亦嘗上表有言。瑄亦嘗上表有言。瑄亦嘗上表有言。

得無事。三月始以大寧地界為梁海。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地界為梁海。自是北邊失一重鎮。

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餉北京。達光。洪武中靜海侯瑄等先後督江浙海運軍餉。達餉至三十年以達餉贏羨罷海運。

及是北方軍儲不足。乃命瑄與都督會事。瑄帥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餉北京。達東自是歲以為常。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瑄督沒吳淞。時蘇松嘉湖諸郡頻年水災。命瑄治之。原吉言浙西。

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大湖在其西南。綿亘五百里。頃因浦流壅塞。湖流漲溢。傷害禾稼。極治之法。在香吳淞諸浦。而吳淞下流。

適當湖沙之衝。泥沙易淤。淤則水壅。惟嘉定劉家港。河徑通大海。常熟白茆。卷今日自非。在大。徑入大江。皆廣州急流。

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大湖在其西南。綿亘五百里。頃因浦流壅塞。湖流漲溢。傷害禾稼。極治之法。在香吳淞諸浦。而吳淞下流。

適當湖沙之衝。泥沙易淤。淤則水壅。惟嘉定劉家港。河徑通大海。常熟白茆。卷今日自非。在大。徑入大江。皆廣州急流。

邱福 張武 陳亨 鄭善 文真 顧成 王忠 王折 陳旭 劉才 徐信 張信 張謙 譚忠 唐宏 唐勝 唐勝

及未行德許
以欲解其
不其於德
細細復然
以出之必
其長必以
永樂本以
而即位之
謀是人之
刻薄而可

帝統列卷封
善其後相
五法所必
成雖自無
此身不其
得國所自
金父子亦
明正其罪
通其德何
上則其德
其德實以
於其者又
其所以歸
請使方而
站之使兵
造為道其
雖而黃中

合宜疏吳淞南北兩岸
北會吳淞江入海
在吳淞南有上中下三名
高貢三江入海之後
帝從之命於民夫
達中官傅等使外
帝聞焉斯撤僧
行未幾又遣使
秋八月從富民實
刺應城侯顧應
久十一月頒大
北京地言

帝時恭親王
帝初踐作
諭其旨旨有
陳天平來每
食事黃中呂
遂遣師
始命
入軍中滿
貴州廣西遼
他已又設京
甲二年春三
差復命于第
士調等選才
年少願學帝
年之候宿以
其在二十八
之外也

胡自稱太上
其旨旨有
陳天平來每
食事黃中呂
遂遣師
始命
入軍中滿
貴州廣西遼
他已又設京
甲二年春三
差復命于第
士調等選才
年少願學帝
年之候宿以
其在二十八
之外也

胡自稱太上
其旨旨有
陳天平來每
食事黃中呂
遂遣師
始命
入軍中滿
貴州廣西遼
他已又設京
甲二年春三
差復命于第
士調等選才
年少願學帝
年之候宿以
其在二十八
之外也

胡自稱太上
其旨旨有
陳天平來每
食事黃中呂
遂遣師
始命
入軍中滿
貴州廣西遼
他已又設京
甲二年春三
差復命于第
士調等選才
年少願學帝
年之候宿以
其在二十八
之外也

胡自稱太上
其旨旨有
陳天平來每
食事黃中呂
遂遣師
始命
入軍中滿
貴州廣西遼
他已又設京
甲二年春三
差復命于第
士調等選才
年少願學帝
年之候宿以
其在二十八
之外也

胡自稱太上
其旨旨有
陳天平來每
食事黃中呂
遂遣師
始命
入軍中滿
貴州廣西遼
他已又設京
甲二年春三
差復命于第
士調等選才
年少願學帝
年之候宿以
其在二十八
之外也

胡自稱太上
其旨旨有
陳天平來每
食事黃中呂
遂遣師
始命
入軍中滿
貴州廣西遼
他已又設京
甲二年春三
差復命于第
士調等選才
年少願學帝
年之候宿以
其在二十八
之外也

於機宜亦其德
不足以服遠
議以兵威其
也

明相嘗樹機
於宮門水陸
官用事然年
謀害武已爾
其斯則禁論
性而欲使外
分錄諸遺賢
皆制東殿凡
世弊政無不
身先之庶且
官由深提建
時之官中進
復官因而重
委任遂其作
之謀未能實
樂身雖家其
致亂安南鎮
皆嘗時立其
特種嗣為其
編文為意此
親官也通師
後成祖設立
高復能全先
後因此一死
於官不先為
忠死於後有
於金部中食
生之一念誤
成者子委其
以此始機文
否在案之文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其後者二州
夏四月立于高
為皇太子討高
高亦以此自
帝不應端又
心者不應端
以僧道行為
語呼為少師
六月法元官
封喻靈應克
帝即位遣使
秋九月以胡
周王擴來朝
冬十月河決
蒲城河津黃
籍長興侯耿
家炳文遂自
十一月京師
十二月車蓋
建文時至卸
私弟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
戰並厚加福
尚

李
鄭
胡

二月命趙王高燾居守北京
夏六月遣中官山壽師出雲州見 時命武城侯王禮出 規虜兵列道山壽師騎兵出雲州北行會之人每一月糧車三十里置五騎以侍馳報官其 其自此始

遣中官和之三人 復西漢 帝疑建文帝居海外命和及五副和等蹤跡之多費金幣平兵三萬七十餘人遣大船六十 由蘇州到家港海至福建連占城以次過厝西洋領天子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兵備之諸邦咸聽命和 還

皆遣使者隨和朝賀帝大喜未幾復命和往過賚諸邦由是來朝者益眾和先後凡七奉使三擒番長和 使歸時和和 王于海州和 其去并欲改和朝年兵和和 為古來官官所未寬而請看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故當時有三保大監下西洋之說而後之奉命航海者莫不感稱和以誇外番然中國前後耗費亦不貲其隨行軍士或以舟敗漂沒異國有

十餘年始得還者什不存一二

冬十月殺駙馬都尉梅瑊 初瑊守淮安悉力防禦及帝即位瑊尚機兵淮上帝迫公主歸血為書招之瑊得書恸哭及還京既入見帝曰駙馬瑊安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是帝怒然既而瑊奏觀說祖晉卷亡命帝命執瑊家人送還瑊至是殺入朝都督瑊

深指瑊趨瑊帝意不悅瑊 遂擢瑊元橋王以殿自投水關公主牽帝衣大罵帝歸則深曉新之言其一瑊 瑊

十二月沐晟討八百大酋八百大酋 今羣臣奉事保從客陳論

夏四月詔承道書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置歸慶為西都 設馬市一 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 在開原城東一 在廣靈以待朵顏三衛既而城東廣靈市皆廢惟南關

市獨存

六月乙未朔日食不見 禮官請賀不許

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 帝大發兵討安南命能為征夷將軍沐晟為輔和 又命劉之紳十八將軍分道

進一出 命詔之曰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勿治罪人既得當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

閏月營北京宮殿 以奉宣侯陸瑄瑄 首其役有報化此罪以下令輸作命大臣往川湖各省採大木佐瑄 八月齊王禕有罪廢為庶人 禕性凶暴復國後益驕縱帝賜書戒之不悛五月禕入朝廷臣劾禕罪禕屬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殺

王山壽

詳深

此史研究本
以通於天
下則知其
持其志不
致詳而後
遂不免貽
口實其所以
義行於建耳

茶馬通市以
易原期於使
遠人而後國
若不善茶一
任其居奇則
矣知市之本
易如唐世竟
為四多費雖
事為不通用
基使持歸而
兵力不得此
其欲知其無
益而不能自
故由唐易有

他史考訂十二街設制之置三司以備其用

以丁錡為刑科給事中時嚴誅諂之是山陽民丁錡計其鄉人誹謗得罪者數十人法司迎上言錡才可履立命為御史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后好讀書嘗為帝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遺陛下不宜以新聞接又言帝克己自親九族始帝嘉納

及病帝大悲痛為后薦大瘞於甯合天禧一年禮部臣致祭光祿為其物不修更始之後其子能以出而後四年其地以

冬十一月慧星見

六年春正月甲子王使有罪罷其官勳○使在藩與沐晟交惡嗣以書論使而召成晟散五京酒廢糧設使氏帝怒

爭官罷念使建文中文久因繫復之削其官屬護衛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張輔沐晟班師還京論功輔封英國公晟封黔國公餘爵賞有差始則使歸還舟中而飲以死之

秋八月又陞復○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將遣詣京師復去說牽益鄧秀等下之遂得破擒大越出沒化州山

中大軍運即出攻賊于關扼三江府往來孔道諸州縣皆響應事聞帝命濂以兵四萬討之賊與簡定戰於生服江破賊

隨參贊尚書劉瑄討賊人被執罵賊死呂綱及參政劉璠皆死明年春復命依輔王友州帥師與賊協討簡定自稱上皇

立陳車擁為帝賊勢益張○王人從之相率保軍

九月詔理獄囚○科臣劾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慶元者遣帝召尚書呂本奇切責期三日內悉疏雜犯死罪以下囚

冬十二月命安遠伯柳升平江伯陳瑄率舟師沿海捕倭○州遇倭於甯山在采州府中數之瑄追至白山島

錢等進至朝鮮○洪武中以茶易馬事見上馬給茶八十觔中下以次減之帝初年招徠遠分邊增其數至是開門茶馬司

主用茶八萬餘勅增設茶馬司後又特遣御史巡覈

二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詔惟文武除拜還軍調發上請行在自餘常務悉啟太子處分命吏部尚書劉長共部尚書龔鼎右

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輔太子監國○時史官陳瑄奏請命太子監國立白之○以帝方親臨

忠誠伯伯端下獄死○端以首先勸進封忠誠伯坐不送趙上違歸里既復還至京得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為言時方重藩

王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獨之遂遣端下錦衣衛獄端知不免服毒死

明成祖皇帝

卷一百一

三

金卷

志

王劉劉
友星儀

丁

三月都督會事平安自稱 初惠帝時姦以列將集挫燕軍已而兵敗被執事

奏見安各曰平安尚在耶安聞遂自殺

夏閏四月詔重罪皆五度奉

五月封衛拉特 亦魯克特 穆爾察克 額爾齊斯 額爾齊斯 額爾齊斯 額爾齊斯 額爾齊斯 額爾齊斯 額爾齊斯

初元臣孟克特穆爾察克等合謀殺帝 帝即位後 遣使諭賜 至是遣使諭賜 至是遣使諭賜

梁曰 璦哈木特曰 太平曰 巴圖博碩 帝即位後 遣使諭賜 至是遣使諭賜

光祿大夫大加王 號自是成一朝也

漢帝以書諭之不聽 命至是復遣使往 布尼雅錫里 殺也

詔御史復履 帝以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寄 宜用有學識 達治體者 詔自今勿復用 史然濟碧等四人為序

秋七月 以邱福為征虜大將軍 帥師征 鞏固 帝以福為大將軍 王賜其真 封割之王

左右參將 精騎十萬 北討時 布尼雅錫里 已為 衛拉特 所襲 破 與阿魯 台 從居 臚 胸 河 福 帥 十 萬 失 馳 通 濟 兵 擊 敗 之 連 渡 河

復其尚書 一人 謗言 布尼雅錫里 關大兵 至 復 恐 北 走 去 此 僅 可 三 十 聖 福 大 喜 信 之 曰 當 疾 馳 擒 之 諸 將 請 侯 諸 軍 集 偵 查 實

然後進 福不從 率眾直薄 敵營 戰一日 每戰 敵報 俘 收 引 去 福 說 意 眾 之 敵 眾 命 至 圍 之 數 重 聽 戰 此 福 等 皆 被 殺 全 軍 盡 覆

九月庚午朔日

冬十一月 張繡 計 交 沈 破 之 復 嗣 定 繡 進 師 獻 子 則 賦 以 舟 蔽 江 為 營 官 軍 衝 擊 來 風 吹 火 停 斬 無 異 追 至 太 平 海 口 船 舩 于 賦

不知其他 運來 帝等 以步騎 先 輔 師 繼 之 自 黃 江 下 入 海 至 神 投 海 而 歸 會 諸 濟 化 復

願定於 美良 山中 及其 黨 送 京 師 伏 誅 惟 陳 季 擴 逃 去 帝 留 沐 晟 討 之 召 繡 還

順八年春 二月 帝 自 將 征 鞏 固 以 北 征 詔 天 下 命 戶 部 尚 書 夏 原 吉 輔 師 長 孫 瞻 基 留 守 北 京 以 王 及 中 軍 柳 升 副 之 何 福 郭

順八年春 二月 帝 自 將 征 鞏 固 以 北 征 詔 天 下 命 戶 部 尚 書 夏 原 吉 輔 師 長 孫 瞻 基 留 守 北 京 以 王 及 中 軍 柳 升 副 之 何 福 郭

順八年春 二月 帝 自 將 征 鞏 固 以 北 征 詔 天 下 命 戶 部 尚 書 夏 原 吉 輔 師 長 孫 瞻 基 留 守 北 京 以 王 及 中 軍 柳 升 副 之 何 福 郭

順八年春 二月 帝 自 將 征 鞏 固 以 北 征 詔 天 下 命 戶 部 尚 書 夏 原 吉 輔 師 長 孫 瞻 基 留 守 北 京 以 王 及 中 軍 柳 升 副 之 何 福 郭

順八年春 二月 帝 自 將 征 鞏 固 以 北 征 詔 天 下 命 戶 部 尚 書 夏 原 吉 輔 師 長 孫 瞻 基 留 守 北 京 以 王 及 中 軍 柳 升 副 之 何 福 郭

那 遠 李 遠 陳 憲 劉 雲

國勢利道由英
獨深斷其路微
狀舉之易易耳
且如大高平成
泰險常法地亦
不能舍天地而
無之勢高則為
用河橋於甚而
馳之而開河運
河約見其理會
跡引以示大凡
如右

立皇太孫及儲
養已着言所未
有若建太子
又其太孫名號
元祖更無項矣
前此惟唐高宗
之立重照實一
行之然後得武
武皇帝事出官
簡宜可法為典
豈不建定第免
既在皇位應無
能遠祖既無
皇其孫元不宣
後事治事以
相期望若此科
也然地日之
也

有月...

溫縣水漲... 至是復大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及沒田七千五百餘頃帝命工部侍郎魏德
... 往視信言詳行縣魚王口至中梁... 下二十餘里有黃河崖宜審之以設水勢時尚審宋
... 乃發民夫十萬命吳安伯徐亨侍郎將堤防約相治并令禮總其役魏引河自開封北復
... 乃發民夫十萬命吳安伯徐亨侍郎將堤防約相治并令禮總其役魏引河自開封北復
... 乃發民夫十萬命吳安伯徐亨侍郎將堤防約相治并令禮總其役魏引河自開封北復

夏六月下交左右來議解結於... 魏初廣西復改交趾督餉化州入奏事會帝北征謁太子而還高煦言總伺上出私親太子
... 人府經歷高得楊中父李青編修朱統檢計等引高等俱獲保賜賈引高逆疾... 中興之仍其家子...
... 秋七月癸亥攻賊大敗... 賊據月常江列柵樹柵設伏山右捕達將連繼拔格以逆而自平步隊劉其伏

冬十月封哈密助特穆爾... 初哈密忠順王托克托以俘虜得歸繫封帝眷特厚而托克托陵侮朝使
... 且沈酒不恤國事帝賜戒諭未至托克托暴卒乃復封其從弟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賜印誥世子哈密自是修貢惟謹
... 復修太祖實錄... 帝以前監修官李景隆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詳細乃命姚廣孝等重修

十一月立長孫... 皇太孫... 梁海門捍湖... 海溢舊堤圯... 湖隄萬八十餘丈已而理又言嘉定湖海地江流衝會海舟泊無可依傍請於清浦築土山立堰表識既成賜名金山
... 十二年春正月詔入觀官... 時入觀官千五百餘人命各陳民瘼不言者罪之有不當勿問

二月削達王... 植之改封荊州也... 秋八月敕邊將治壞垣... 自長安順... 迤西至洗馬林... 皆築石垣深壕整以國防禦

九月以簡芳... 芳為都水... 資捍禦而自中察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 實以反石復以木橫貫之雲架限上為設水圍堤之長策詔悉從之後皆遵用其法以宋禮為推待耶

後者若攻物字

故更非民所

法乃蓋以委之

聖下其權則

病而不待智者

而加之也況家

時戶為保其之

法有實於民其

者傳等乃法其

審前更可微明

制竟至委令民

飲其飲謀一制

計丁看數借小

愈高計算竟

必日增假使免

其丁而而始免

無窮反不若力

後之尚有決制

禁禁若此直全

不知以恤民為

務矣

濟填實會於父

不患自而後以

此情誠而並及

八月北京地震

二月春二月詔親征街拉特

瑪哈木特擁兵飲馬河將志東南犯揚言

營鄂軍領中軍陳博等統領左右哨王通

駐興如

三月張捕追復陳手攬於老越

得斬十餘人擒其將軍溫福爾陳等

悉擒卸景吳院等皆碟以拘又達利將

帝發北京皇太后從 帝謂侍臣曰朕

即軍中為太孫論經史

夏六月至和拉和錫蒙

哈拉海

乃命柳升等攻其中陳應王

級追命度兩高山至圍拉河

秋八月帝還北京

編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閏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

發者王濟煇

慶成王濟煇等日指濟煇於朝

冬十一月命翰林學士胡廣等

紅十三年春正月瑪哈木特

釋工作因徒

先是命出報因輪作時罪既而

帝曰此皆衣食空乏出於不得已

瑪哈木特擁兵飲馬河將志東南犯揚言

營鄂軍領中軍陳博等統領左右哨王通

駐興如

三月張捕追復陳手攬於老越

得斬十餘人擒其將軍溫福爾陳等

悉擒卸景吳院等皆碟以拘又達利將

帝發北京皇太后從 帝謂侍臣曰朕

即軍中為太孫論經史

夏六月至和拉和錫蒙

哈拉海

乃命柳升等攻其中陳應王

級追命度兩高山至圍拉河

秋八月帝還北京

編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閏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

發者王濟煇

慶成王濟煇等日指濟煇於朝

冬十一月命翰林學士胡廣等

紅十三年春正月瑪哈木特

釋工作因徒

先是命出報因輪作時罪既而

帝曰此皆衣食空乏出於不得已

帝命見使者俱還家共釋四

帝命見使者俱還家共釋四

之字宜加點
以養其清
皇皇於人
官者精細
地又何難
兄弟之言
君子

十九百餘人

罷海道 會通河既開黃河與之合流入淮

三月帝東士於北京

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補出鎮交趾 補班師前還

兵部尚書廖壽事金忠卒 忠少隨兄成通州以善十關兵既起借道行萬為謀臣

首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楊濟黃淮等亦復全至是卒

五月丁酉朔日食

開清江浦在淮安府山陽縣西北通河由此出 初清來至淮安陸運以達清河費甚鉅陳瑄諱自淮安城西官家湖

秋九月北京地震

三月阿魯台敗街拉特來獻捷 時禮部郎中周詢請封譯定力贊之帝謂曰今天下水旱疫癘難語太平昔唐太宗欲行封

夏四月禮部尚書呂震請封禪不許

秋七月掌錦衣衛事紀綱伏誅 綱便說點善鈞人意帝愛幸之令典二微綱視帝首廣布校尉日攝臣民陰事帝怒綱治深

九月京師地震

始命御史巡監 文誼詆帝以為忠報都指揮僉事李錦不銜綱益恣橫謀不軌內侍畢綱者於其罪下都察院按治有狀即日磔於市天下快

冬十一月帝還京師

十一月召張輔還 輔凡四至交趾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遠運規畫甚備交人所畏惟輔至是召還

十五年春一月谷王穗有罪廢為庶人 穗自從封長沙侍前開門功日益驕恣謀不軌其說術張與惟禍及國奏事北京白之

帝未信會蜀王子悅輝得罪逃歸所總因說京白建文君尚在戎將為申大義構閣之上雲雲帝召悅入朝示以蜀王璽機伏

之

明成祖皇帝

六

地請罪厚臣請誅之又下請王讓曾以為當此帝曰吾寧生穰乃廢樓及其二千並為庶人

命豐城侯李彬鎮交趾

三月漢王高祖有罪徙封樂安州

高祖初封雲南曰我何罪而斥為庶人不肯行遂封雲南曰我何罪而斥為庶人不肯行遂封雲南曰我何罪而斥為庶人不肯行

太子泣涕力致乃前兩護衛其左右數人從封樂安州越即日行

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十六年春正月交趾復亂 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顯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擾動無敢者鼓煽之大軍用還即並起為寇

手彬道將討定之至是俄樂交趾諸將 是常快與其賞救兵四掠黎政侯保羅王為責以此馬帝以賊久未平命恭昌伯陳智州為左參將助彬討之八年其後

軍寇悉破滅惟利靈羅老樹彬散其首領所部兵捕之不獲

三月姚廣孝死

初北平兵起陰謀首發自廣孝及帝將戰有天下廣孝決策之功為多

拜太子少師至長洲侯同產姊姊不納防其及王賓亦不見但還語曰和尚謀矣和尚謀矣復見其姊姊于廣孝

然至是死追封恭顯公

夏五月胡廣卒

廣於建文時對策指摘親藩遂擢第一及帝即位首解縉迎附以醜謹見幸時人以方漢胡廣始終

罷弗東及卒特賜諡 秋七月下雙善海澄守備司諫周冕等劾於獄殺之 時太子監國官寺黃儼等當趙王高燧陰謀奪攝太子擅放罪人帝

怒以潛免捕導有闕下獄死 紀十七年夏六月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江擊破之 任敷冠海上江度形勢請於望海城

其地築城堡以備之倭入王家山島 江急引兵赴城上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敗走江分兩路夾擊

盡復之倭自是不敢復入遼東 十八年春二月蒲臺 妖婦唐賽兒作亂討平之 賽兒蒲臺縣民林三妻以幻術聚眾自稱神女

乾興虎傳其比
連康漢安之地
相去遠若夫周
歲租自此封此
平康地則知其
天時地利則知
萬之已其地即
位以後其計遠
都定其規模而
後從軍出塞獨
斷其近塞者
所可及不俾以
害其師之也
至若北宮之原
聖民所履一時
聖工復繁則
自不能保其必
無其地者法事
程于善生之見
始於其後者為
未道于其理不
加聖德運則
僅念洋洋之膏
動則可與機成
難與處姑者
獨後世為其

沒塞下至是大入與和假都指揮王瑛帝於是決策親征

夏六月雨水陽暉 南北塞山東數十州縣淫雨傷稼

秋七月帝至沙狐原 北阿嚕台懷北通移師征烏梁海 大軍至關平謀報阿嚕台攻萬金諸將請分兵還教帝曰詐也伏慮

其傷集欲以此索制我孫福之攻萬金意遂去大軍次沙狐原阿嚕台大懼毋妻皆言之於是盡棄輜重於庫倫海側進去命

教其製之收其牲畜而還帝謂諸將曰阿嚕台恃有烏梁海部眾敢行悖逆當移師剪之遂關步騎二萬五道並進至故拉爾

精復聚乃慶兵統出其右其眾受王孟復之又慶兵統出其左伏神機營於深林中其眾棄輜重走左遇伏遂大潰連奔三十

里斬部長數十人別以兵徇河西復其眾

八月詔班師 諸將分道擄擊者以次獻捷乃下詔班師

九月帝還京師 下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更詳尚書書意帝於獄奪釋之 太子屢違違播帝以士奇輔導有闕下錦衣徵禮部尚書呂家

壻張綱劾奏天儀太子有之帝怒意不逞止命與東並下獄尋皆釋之

冬十月遣使發天下宮儲

閏且乾濟宮災

甲二十一年夏五月趙復衛指揮通賢等謀逆伏誅 帝有疾多不視朝贊與宦官黃廉衛士高以正等相結造偽詔謀逆毒於

帝從中下詔廢太子而立趙王以正語其甥王瑜瑜上受帝立攝賢子物之符寶帝頓高燧曰汝為之耶高燧戰慄不能言太

子力解之曰此下人所為高燧必不與知乃得免賢等皆伏誅

六月庚戌朔日食

秋七月釋卒時題於獄復其官

八月帝復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邊將言阿嚕台將帥東南紀帝曰彼意吾不能復出耳當失往塞下侍之

冬十月帝至上莊堡 帝在宣化府蒙古額森托子 帝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 帝在宣化府 帝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

與東洋河 關阿嚕台為衛拉特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命陳德為前鋒至福克山 帝在宣化府 帝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

平所部米降帝大喜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賞甚厚送班師

十二月帝還京師

以出大軍可
由行在處
分理河安在
清會用之人
權期定後
者任錄以為

十一月春正月復歸北征

金忠欽請學阿噶台願為前鋒自効帝初不許會開平午將高阿噶台失在遠處臣勸帝如忠

言竟逐決

夏四月帝命京師命皇太子監國 大學士楊崇金劾復楊士奇等留京師捕太子大軍去關平獲探者如阿噶台通帝意帝嚴
六月至遼納穆爾河 阿噶台罪而帝其未降者時以年用共白背被野帝命廷議違帝親製文紀之

見致命張捕等窮搜山谷三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遣駐河上令陳機等守前說想至白印山 無所遇以禮書引還
南京地及

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 帝遣至清水源 帝遣至清水源 命楊崇金劾刻崖石為銘達呂蒙以旋師謝

皇太子詔告天下時帝已不豫次蒼崖成疾甚傾左右嘆曰夏原吉愛我至榆木川兵大新道詔傳位皇太子長禮一如高皇帝
遭制道廟楊崇金劾致等議以六師在外秘不發長鑄錫為祥以飲戴以龍舉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祭及御馬少監海壽馳許
太子遣太孫承迎次鴨綠谷 皇太子至軍中始發喪及迎入仁智殿加殮納祥言
八月太子高燾即位 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擇夏原吉黃淮等於欲復其官 時原吉及吳中楊勉黃淮楊濟金剛皆久繫獄中道詔至京師太子即釋之皆原吉以時事原
吉對以謀餓省賦役罷西洋戰寶船及雲南交趾採辦悉從之既即位復原吉等官

復置三公三孤官 洪武初置三公官以事長等為之三孤無所領者建文永樂間罷三公官至是復設以公侯伯尚書兼之
加楊崇金劾致楊士奇黃淮等官領內閣事如故 初解縉等入文淵閣皆論縉請之官不得專制請司法則奏事亦不得相聞

白帝即位以崇士奇等皆東宮舊臣乃進崇為太常卿切致為戶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如故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
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 復置禮身殿大學士改崇為之朱黃崇士奇皆還尚書閣職漸崇

九月召黃福於交趾以兵部尚書陳洽代之 福在交趾十九年編氓備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召父老宣諭德意戒屬
吏毋苛擾一切鎮之以靜上下帖無帝以福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拐走送號泣不忍別福既還交趾賊亂不能靖

羣臣請公除不許 易月制滿裡都尚書呂震請即吉侍郎楊士奇不可尚書兼我兼取一說進帝曰坤宮在瑯易服宜臣子忠言
士奇執是也明日帝衣冠麻衣經而視朝 詔工部曰古者任土作貢不強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舉徵郡縣科

詔令官用物悉於所產地布之 詔工部曰古者任土作貢不強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舉徵郡縣科
冰病民自今官所用物必於所產地計直市之違者罪不貸

詔令官用物悉於所產地布之 詔工部曰古者任土作貢不強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舉徵郡縣科
冰病民自今官所用物必於所產地計直市之違者罪不貸

詔令官用物悉於所產地布之 詔工部曰古者任土作貢不強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舉徵郡縣科
冰病民自今官所用物必於所產地計直市之違者罪不貸

詔令官用物悉於所產地布之 詔工部曰古者任土作貢不強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舉徵郡縣科
冰病民自今官所用物必於所產地計直市之違者罪不貸

詔令官用物悉於所產地布之 詔工部曰古者任土作貢不強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舉徵郡縣科
冰病民自今官所用物必於所產地計直市之違者罪不貸

明成祖皇帝

始置南京守備 以吳城伯李隆子孫世守之為之其領中軍都督府事勳臣守備南京自此始其後復以內臣商守備

鎮守交趾中官山壽請授黎利清化知府從之 初利未叛時與壽相善及賊老植已為所逐

為所除壽叩頭曰知利不來臣當為其帝領之違壽將往諭救商降利已犯清化指揮同知陳忠

無降意陽言使秋涼赴官而寇控不已 賜少傅黑史部尚書李壽等銀章 義進少傅楊景進太子少傅金幼孜

賜少傅黑史部尚書李壽等銀章 義進少傅楊景進太子少傅金幼孜 諭以攝心督務凡政事有關或重臣言而本從者用此章密疏以聞

是錄不知也自今奉主即以聞 通政使請崇四方兩澤重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欲前知水旱

是錄不知也自今奉主即以聞 通政使請崇四方兩澤重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欲前知水旱

立皇后依氏 立子建基為皇太子 拜封子建基為皇太子 拜封子建基為皇太子

詔舉賢才 命大學士會法司錄囚 帝仁性恕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此年法司之濫朕所深知

十一月詔重臣極言得失 重臣三人必往同職有恩抑者舉細故必以聞

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

二月帝耕藉田 二月帝耕藉田 二月帝耕藉田

以繼為博士敬為編修澄為給事中互閣中命學士楊濟學閣事進佐之

詔選諸臣有學行者入直楊士奇為侍讀王進德士陳繼孺 以繼為博士敬為編修澄為給事中互閣中命學士楊濟學閣事進佐之

詔選諸臣有學行者入直楊士奇為侍讀王進德士陳繼孺 以繼為博士敬為編修澄為給事中互閣中命學士楊濟學閣事進佐之

元仁宗稱明之
金瓶觀於此始
亦無能為也
其斷不足為
四方奉養而
隨時名號
西陽德者
政便乃諸
軍中存
但視其
聖廟上
河其仁宗
滿切金
如開深
世其
法今之
書其再
已可矣
克尤亦
五有之
必合法
往復
胡克之
何異於
人主
及唐
自無
於彼
其平
強可
恃其
允則
何尚

南京地家 凡十有六歲
三月以權謹子州人為文華殿大學士 護初為光祿丞事母至孝帝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特擢之

詔求直言 初大理少卿式謙言事過激帝怒停謙朝參未幾帝以言者益少遂詔羣臣曰去冬無當今春少雨陰陽愆和必

有其咎朕於謙一時不能念各本嘗不自愧咎爾諸臣勿以前事為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勿諱謙朝參如故

隆平府知府趙有司請以官參贊之帝曰無即朕之何必曰贊

詔法司慎刑 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和專民於善也吏或深文博會以致冤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若朕過於嚴惡法

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難因背及加人官刑有自官者以不孝論人之非為父子不

相謀是以許罰不刑文罪不等自今非謀反勿連坐親屬古之盛時採民言以資戒戒令奸人往往捩拾誣為誹謗法吏刻深鐵

錐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餘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詔北京都司復舊行在 將遠都南京故有是命

夏四月免山東淮徐今年租稅之半 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秋稅之

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須戶工二部與聞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投民之困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也趣具積粟令士

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即下新司

命皇太子居于南京

五月左遷年時趙羅汝敬名羅以字為監察御史尋下獄 侍讀年時趙疏言事帝怒召王使殿對不屈命武士以金水擊之羅

折死而復蘇時侍讀羅汝敬亦言事並改監察御史項之下獄

帝崩 先是帝不豫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及是崩道詔皇太子即位

六月太子將登王自南京即位宣宗大赦 太子方攝事陵海壽至太子即日就道時南京順德山間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於道

進太子羣臣請整兵衛或請從間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雖敢千之驛道馳還至良鄉太監楊瑛尚書夏原吉呂震捧道詔

至宣化太子哭盡氣入宮發喪越十日即位大赦以明年為宣德元年

再皇后為皇太后立妃胡氏百字人孫之女為皇后

閏月以翰林學士楊溥入內閣 罷弘文閣召溥入內閣與機務溥與楊士奇同為內閣王選等以帝疑溥始於從帝謂溥曰古忠

更定科舉法 初制禮閣取士不分南北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仁宗以為重帝即位遂詔行之

明仁宗皇帝

又謂其計是使
加致恤之為美
而求諸佛法之
要得諸小通必
有可救救道必
況此之謂矣
時起其時家
其是非姑不具
論即其可惡何
妨其行法司乃
方其對之時遂
令太子以金瓜
擗擊其便骨折
履能履足尚復
成何體制皆謂
明古自是權歸
河漢前文仁宗
之舉耶
交龍白水學以
利人練服國池
利人練服國池
獨兵已領正王
謀所必加雖陳
智亦不致於歸
將非人耳其素
既約重臣既
去道對而又聽
楊士奇等陳
之實其歸罪是
歸臣既不聽
附和正宜相
決果乃實行
出關門而石
相繼已早為
地悉為之盡

南北中為三以百人其手制制致五十五名北就三十五名中取
十名中預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廣東福建廣州二府各佔十三州也
秋八月始置巡撫官 以大理寺卿胡榮 以大理府知府胡榮 以大理府知府胡榮 以大理府知府胡榮
往巡撫事已召選成化以後選成定員而三司之任新輕

九月英獻陵 大改西北 謚曰昭皇帝廟號仁宗 明文質曰仁宗在宋末官居攝政王而內政政務全其位一戰而人
卷之一百三

宣宗皇帝 丙寅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黃宗載一名虎字子 等清理天下軍伍 時軍伍頗缺銜所勾軍州縣多不以實
與州軍士范濬詣明言之乃命宗載等十五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清軍例定二十四條違京師給事中御史以為常

三月以禮部左侍郎張瑛 兼學士直文淵閣 切帝為皇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 俱侍講請至是以舊德選
有是命瑛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交成而已帝亦弗重也 瑛山于順年五月

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 先是利陷黎龍法則陳智方政討之賊贖三月時集魁未平小寇蜂起 定化賊賊大舉
冷谷營軍務智既削爵克為事官明則凡以法律事職數 總道節制通既出師一月帝即又舉賊要長及忠者楊士奇得密請

元帝時以 宜而為之誠實節制之元帝時中 宜而為之誠實節制之元帝時中 宜而為之誠實節制之元帝時中
失節節制之仍下 宜而為之誠實節制之元帝時中 宜而為之誠實節制之元帝時中 宜而為之誠實節制之元帝時中

五月詔毀身癯瘦者不得進表 初洪武中禮部定儀凡人子臥水刺服者不在進表之例 至是禮部議毀身癯瘦者不得進表
街整女毋為封肝者液母飲之而愈禮部特為請從帝曰孝親有違割腹封肝宜可為孝若因此傷生則其罪華大所請不允

秋七月京師地震 是歲南京地亦震 始立內書堂 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弄小內使為之又設尚書監掌玉寶圖書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水磨時始
令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于內府改刑部主事劉神為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大學士陳山修撰朱非俱專是

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為常于是內官始通文字學于奉殿閣票
批珠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後王德修得法
和沈沁和相
賜號殺師大
律生為小賊所
困皆由于廟謀
之氣先驚耳

內使之職上於
供使令即令
積重不返教
之極子化姓名
星羅大教而已
持備書卷至
四五百人已不
免重復其單且
令大學士翰林
各官多以讀書
為務不事武事
而發強弱若輩
因此滋養與外
倖日相習習習
開榮榮文內使
則更必令其奉
始行非不備心
防制乃必欲其
深遠又甚甚復
深遠又甚甚復
內聖之子實不
解其所何取義
至正統初即有
司權秉筆之者
始書並書時
言其非立法之
不盡非

高煦不通一山
是無期之人又

長尺餘

詔自今內官使傳旨必覆奏始行

歷申諭部科而內官內史之權傳旨者終不能禁部科亦不能違也

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高煦從國學安

原于奉之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通逃賜金幣編甲查府州縣官民富馬立五軍

都指揮斯榮為期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關御史樂安李濟家居雙名諱京自其事山東文武軍民莫不

力不得至是太宗輕聽謔言削去護衛後我樂安仁宗後以金帛歸我令上舉口設祖制吾安能對對又居此乎因命泰親其軍

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商歸報爾主進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身泰懼不敢言歸亦不以實對數日高煦所遣百戶

陳剛會泰至多所指斥會誅奸臣以夏原吉為罪首帝遣陽武侯薛祿

死罪帝曰御何為是言彼借御為兵端耳休戚與御共之命諸大臣坐屏左右密語揚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張精曰願假臣兵

二萬擒敵閣下不足煩至尊帝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臨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曰獨不見車量隆已

事邪臣非見所遣時命下即色變退語臣等泣聽事可知且兵者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聲也榮言是議遂決越三

日發京師命鄭王曉峻襄王瞻澤居守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 高煦切閣薛祿將喜曰為與耳及聞帝親征始懼其黨有自救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復遣高

煦取距欲保全不可得矣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諸朝出戰帝聞令大軍多食兼行駐驛樂安城北諸將壁其四門王斌等乘城舉

砲大軍聲神機銃擊之聲如雷震將請即攻城帝不許復再勸高煦又以勅天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多欲叛高煦獻者

將出城王斌固止之曰宜一戰死無為人所擒高煦始欲等復入宮潛從間道出為官軍所執帝以廷臣勅章示之令為書名諸

子同歸京師改樂安州為武定州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

九月帝還京師遣使諭趙王高燾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嚴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

明室宗皇帝

三

明室宗皇帝

明室宗皇帝

明室宗皇帝

引此以爲
得國遂易
其情事克
亦有得而
亦非是者
可此鳴呼
其新立運
既不意皇
竟能法者
效一開六
效如家之
足已無所
其事年功
時勢使若
命所出神
效尚不可
所運之辨
命已事皇
此臣無益
此無能建
時之字景
去有幾年
其斷且得
等之力贊
非其功致
不可同日
趙王如某
則同自當
羅加謀若
則廷謀可
樂安之事
猶疑以集
廷文則集
前整非道
然既已就
何別其理

楊溥與士奇合請官入以死諍二人入闕者不納帝召案教義以士奇言白帝移兵事遂罷至京師帝語士奇曰誠者嗚呼多言
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王與陛下最親陛下當保全之無惑有言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尊臣章亦示王令王自處何如士奇曰得
一聖書更善帝從之乃遣騎馬都尉唐平使奉書賜趙王等書及尊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曰母生矣即上表謝且
欲護衛言者頓息帝命趙王王孫等所請陝山入內閣帝因傳士奇曰陝山何如人則曰山東事味久
廢高所爲庶人 羣宦西安門內謂之道遠城并其諸子細之王城朱恒等皆伏謀長史李然以嘗謀免死滿口先爲民天津山東
諸都督指揮以預謀抹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或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備書其事從一日帝杜視之爲然神足白帝
乃命時定于其上下之起內文城銅院然死於子年
冬十月釋時勉于獄復以爲翰林侍讀 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又使即新西市曹入
見而時勉已爲前校尉縛至帝適見罵曰爾爾許先帝疏何語其數之時勉曰臣言諒閣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
聞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懼不能悉言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中臣
也立赦之復其官

大雷電而

十一月王通兵至交趾逼賊于應平交趾在越州南賊將朱尋南書陳治死之 通未交交趾發利弟善攻交州府都督陳濟教部之衆

替馬球破賊清風與下石室東魏州 至石室會通兵亦至遂與之合追次應平之宜橋河沙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且駐師

覘賊通不聽厚兵復渡人馬行泥洋中不能成列仗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通被創走尚書陳洽陷陳壁馬左右欲拔還

洽叱曰吾爲國大臣報國平在今日揮刀殺賊數人自刎死於清化間之自將精卒疾馳圍末闕通本無將略一敗即沮陰

遣人許爲利之封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界賊令官吏軍民皆遣東關撤至清化知州嚴通不從與指揮打定德城拒守利

兵攻之不下嚴而利死交州通出兵擊之賊大敗其酋室以下果降賊利德城走諸將請乘勝追擊通曰賊自與利
在賊謀江南而通賊在賊謀山南賊事謀水賊人

十二月遣安遠侯柳并征黎利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 帝聞王通敗大駭乃命并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人副之都督

在聚 充參將尚書李慶字叔子人參贊軍務帥師由廣西赴討又命沐晟及興安伯徐亨新宜伯譚忠復雲南遣兵救通圍守

以俟又以黃福仍兼交趾布按二司事與并等同行

紅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 是年凡十有一震

夏四月晉王濬嶺有罪命爲庶人 初濬嶺既擢治濬嶺事 幽其父子空室中徒食不給泰王宮中老嫗走訴成祖帝得其擄陷

唐

金

宋

元

明

清

宣

統

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一月詔敕黎利罷父誅召文武吏士北還 鴻臚寺追黎利與柳升書越一日王通使以利所奉陳帝表亦至詞略相同帝覽之心知其詐欲捕此息兵乃以表示廷臣命集議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兵討之臣期以一年擒賊塞戎反厚言亦以為不可許而楊士奇楊榮知帝厭兵且有欲棄父誅語因力言許利使帝意遂決足臣不敢復爭于是遣侍郎李珍羅汝敬等齎詔撫諭父誅赦除其罪并諭利與陳繼絕意令其陳氏後人之愛以聞教王通馬瑛及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奉命撫軍民北還詔未至王通已由陸路還廣西陳智及中官馬驥山善由水路還欽州官吏軍民得還者八萬六十餘人為利所獲及拘留者不可勝計

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頌為皇太子 皇太子生八日羣臣即上表請立為太子皇后亦屢表請早定國本貴妃詳覽曰后病危

自育子吾子敢先后子邪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為皇后 太子既立帝以春秋毋以子貴時廢后而立貴妃名諸大臣言之楊士奇以為不可其日帝獨召士奇至武英殿密諭之士奇曰皇后有疾惟以疾辭位遷居別宮則退還有禮帝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

賜號靜慈仙師而再貴妃為皇后 皇后金山天願廟號太后 宣宗五年五月丙午崩 葬金山 帝命蔡義夏原吉楊士奇大臣於西苑通位象橋木為園臺上為殿殿其北即景風山山上有殿今六十七所臺高麗殿殿也

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萬畝山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帝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

夏四月詔自令官民建言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

閏月遣使撫輯河南流民 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命窮困死七日

多帝即遣官撫輯賑賑之

王通陳智等及內官馬驥山等俱以棄父誅罪下獄論死 時議以遠棄地推和朕志慮激變罪為最重然帝皆不誅長繫待決而已

五月贈恤父誅死事諸臣

秋七月以順位好禮心為右都御史 都御史劉觀以貪被黜楊士奇楊榮保廉公有威尹京師政清弊革帝立權佐右都御

門官自有專
知或新舊
的費銀之至
可服除銀人
損清乃當
相消及俗
傾傾之廣
素亦不
臣清深自
義宜深
夫又因
之喜而
未即
程以
願推
姑息
而不
傷
伊子
何政

史明教起軍佐視事即奉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服見於殿前每日趨朝小憩於外立門外守門者有欲進
之內入直廬獨處小失室非議政不與諸司奉坐人稱願獨坐云
詳述此帝先召諸司奉坐人稱願獨坐云
小人無故謂之乃以收情林曰
八月初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 初仁宗將還都南京命北京諸司吏辦行在
五月初六年始去

帝巡邊陲為梁漢子寬在會州而自率精騎三千人二騎十日糧出喜峯口見馮敏于河帝親射其前鋒陸三人分獲時為
留大軍于邊化為而自率精騎三千人二騎十日糧出喜峯口見馮敏于河帝親射其前鋒陸三人分獲時為
兩翼擊之飛天如雨神機砲並發為梁漢部眾潰散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百餘騎追奔其眾望見黃龍旗走下馬避拜請
降明日命諸將投山谷獲軍器馬駝不可勝計

冬十月命官郭敬直守大同 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無上享有恩信不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
我家事也時內官在邊陲兵官畏之惟亨與敬直事無所撓亨字敬始懷志
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
夏四月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略漕運 大臣督漕自此始

詔賊吏不得賄罪 御史王翔字九言官吏害民憲政職犯必其官史罪無輕重違碍復職是貪賄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
為治之道也請自令賊吏坐死但許賄罪不許復官役之未幾文祿有賊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版用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
懲會為立國之大法自令文職官吏犯職者悉依律治

六月初設鈔關 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以鈔法不行請行鈔例御史羅亨信字用等亦言之乃治兩京水運
設關收鈔于是置海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在游擊在九江金沙州在臨清北新在諸鈔關量舟大小修濬而
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絕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冬十月帝製詩編稱賜大臣 又諭袁孝子曰為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懷
原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卒原吉與袁孝言起家太祖時袁孝言度支僕二十七年時
稱察夏原是原吉年贈太師原吉與袁孝言起家太祖時袁孝言度支僕二十七年時
二月下詔寬師 帝以春和將下詔寬師先諭楊士奇欲獨免文種官民間道傳者罵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真民生之幸也今當寬
師者尚不止此因請免積欠新舊量減官田租額部行採買當按土宜法司理刑務數年起工區在京者宜分戶丁之軍還京帝

十二月南京地震 北京震者一南京震者四

六年三月命考察外官自布政使察二司始

夏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二年夏李琦還自文趾黎利權奉表謝恩說言陳高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

以侯朝命帝知陳氏即有後利亦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禮遣使贊勸諭利及其國人令適訪陳氏之子孫并遣官吏軍民及

兵器之留其國者利亦再遣使奉表并具頭目老耆奏言陳氏無後仍為利之封帝乃遣禮部侍郎章獻台行人督勸命利權

署安南國事 西曆光緒十三年各領事領事館均設於西貢及海防等處 光緒十三年各領事領事館均設於西貢及海防等處

秋七月帝微行 漏下十二刻帝微行何有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豈能逾洽萬一克夫忍卒病則禍發誠不可不慮後

秋七月帝微行 漏下十二刻帝微行何有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豈能逾洽萬一克夫忍卒病則禍發誠不可不慮後

冬十月令官軍免運民糧 北京初建水陸轉運皆用民運會通河既開陳璋改用官軍支運 光緒十三年各領事領事館均設於西貢及海防等處

而官軍多所調遣仍用民運運道遠數期會黃福與璋商量理運事福請復支運法福曰令江西湖廣浙江江南北諸郡民轉糶於

淮徐臨濟各倉而令官軍接運至京至是璋上言民運糧儲倉往反經年夫樞農業若令民免與附近街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

糶米及道里費則軍民文便帝命福等議行之謂之免運又命廷臣議定則例如免運不在仍令民自運至京其不願免運者比

其自運 免運與支運兼行軍既加糶又給經費銀為洪關 光緒十三年各領事領事館均設於西貢及海防等處

由是免運多而支運者少矣

十二月申官某增有罪伏誅 琦自幼侍帝特恩暇肆獲違內宮內使假採買名虛取官民財物事學下錦文衛徵籍其家金寶于

萬計服用階階非法遂碎琦併收其堂十餘人仍命都察院榜罪示天下

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卒 幼孜為軍家人囑請身後恩幼孜曰此君子所恥不聽及卒贈少保

壬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賜中官金英兒死 免死詔

三月復下詔寬郵 帝召楊士奇諭曰郵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郵者乎士奇因請撫流民減稅課察倉吏屬督能京官三品以下

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中有文學勇略者察舉以聞施利家子孫皆得仕進帝從之

夏六月降天下府州縣倉 巡察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

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薄有資稅之

御此 此氏首錄得也 卷三十一 明宣宗皇帝

西曆光緒十三年各領事領事館均設於西貢及海防等處

光緒十三年各領事領事館均設於西貢及海防等處

光緒十三年各領事領事館均設於西貢及海防等處

光緒十三年各領事領事館均設於西貢及海防等處

作官裁減百官 凡三十五篇

秋七月揭揚風圖于殿壁 帝閣內庫書畫得元祐孟頫所畫風圖賦詩一章命侍臣書于圖右而揭諸便殿之壁嘗是日午刻
這語侍臣曰天氣向交正農夫耕種時也因咏孟頫中鈿未日當午句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
八月宵排榜者罪 有男子大呼西華門外獲盜誣排守門者執至帝前呼仍不已羣臣請下法司帝曰聖人之世設排榜木以來諫
者此人當可罪邪釋之

置蘇州府海農倉 故時公侯祿米半官月俸皆蘇州民輸南京戶部給之石如六斗周世請就給蘇州與船價米一斗餘存米
共四十萬石并官鈔平糶米明江蘇州府海農倉共得七十五萬石有奇置倉貯備之每歲民糧起運去餘存貯在倉者曰餘
米守署諸冊而官倉之貧民借貸及網運風濤盜奪者官倉給為救成抵數還官此與况種定條約以聞帝悉允行名其倉為濟
農又之歲有餘羨貧民不能償者多不取追他在任二十年百姓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通有後之巡撫江南者莫及焉
八年春三月賜曹鼎字鼎等進士及第出朝有左 殿切由御舉授調平願就別職改奉和縣知見典史七年督工匠王京疏
乞入試後中順天鄉試及是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官禮部進士吏禮部自始始

秋閏八月西域貢麒麟

景星見 禮部請表賀不許
甲九年秋八月南拉特托歡裝駁駝阿嚕台于穆納山在今內蒙古托歡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敕曰王毅阿嚕台見

王克復世仇甚善願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玉用之可也賜遣之阿嚕台子穆博爾濟延見前來歸

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道 諸將言衛拉特微所去洗馬林不遠置之可大克也帝召問楊榮榮對曰陛下屢遣人招諭命其近邊
獵牧故感德而來若擊之是前收誘之矣且彼聞上至必走遁難擊何益徒夫我心耳乃止

冬十月松潘夷叛都督會事方正討平之 松番諸族明史王明及空即龍溪諸寨明史王明化番叛
帝屢命陳懷討之迄如故乃召懷歸命政與憲督將討之政至務論禍福成民諸番悉降惟松潘諸蠻化政等連破三十餘寨

進平帝留政守松潘

甲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 遺詔國家重事白皇太后行時太子方九齡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召立襄

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謂且太子太后即至監清宮揭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士奇等伏請呼萬歲洋議乃止

罷金銀珠砂銅鐵坑冶乞其課

減稅鈔 悉如其武舊額

故事遂考弊腐 自如宣府大同 盤運不及宜置 宗廟得之不吝 有以啓之耳 轉漕之法明季 僅更遂無良策 蓋稱難開閩 之職而承稅則 宜置之在官若 令軍老水儘當 戶先當即使全 無井操而常賦 外已多一乃役 之正運而令民 運至中運及陳 瑞等議行免運 似平則酌變通 然不以收納銷 之有司免免銷 之水火仍令軍 民私相授受且 免運與免運參 行法不歸於畫 一民則無所適 通既強弱不均 弊端百出非如 民之善政也 刑罰乃朕下天 權先死之奏賜 諸功臣而且不 可蓋數法則有 及汗之庫而商 貨易存折則之 弊仁義之屬直 由北高文則矣

少保吏部尚書袁孝義卒
法不尋常也
中丞立木閣
積善履者何
勤績足錄
而復其之子不
知開軍軍小人
難養若獲解得
于此少不世
則傳者有之
况假以得解
明軍龍任官官
之舞其英而
大權實此舉
國乙開其湖英
勇子敢五樂
門中仙園有常
刑自官執法
司格律以治初
也者好其於
也親之常前已
為非權呼仍不
已則罪更無可
罪案亦乃比之
服跡水以米陳
釋而不詳解
不論官凡過
皆行古而不
於通之大也
錄字中官
世監軍政山
春年及則文
已事可復即
撤除子如
為有在但收

罷十三布政司鎮守中官 其守備南京鎮守諸邊收糧徐州臨清巡鹽淮浙者如故

加戶部尚書楊士奇等議決後行太后兄彭城伯承都督并准令朝朝望學得與國政身事將

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左右有請去應聽政者太后曰母壞我祖宗法第能不忘序序宮中玩好之物時時為帝嘗以而

已朝廷大政專臣自太后令志送內閣任楊士奇等議決後行太后兄彭城伯承都督并准令朝朝望學得與國政身事將

士奇等請知委任太后終不許

尊皇后為皇太后

封弟祁鈺為郡王 晉自濟煇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以美吉婚封

封平陽王美吉為晉王 晉自濟煇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以美吉婚封

以禮部尚書楊溥入內閣預機務 溥自四年秋母喪起復至是與楊士奇等復同直內閣

三月放教坊司樂工 凡三千八百餘人

江西盜作亂會事彭義等討平之 時連年水旱有司不能賑師大蘆山賊平賊曾子良等為賊眾至三

萬屢撫不服林興吉安知府陳木深率官軍民壯討之本深以計擒斬子良餘眾潰散

詔元罪必三覆奏

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庭

夏五月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去害

六月葬景陵長陵之北 諡曰章皇帝廟號宣宗

秋七月太白耀天

九月詔四方毋進祥瑞 龍州官孫司

何自今有若此類者毋獻

釋御史陳祚 主事郭楠

宣德間祚請講大學衍義帝怒曰祚以朕為

學如海朕至此不可

此處語均係
氏生國訂亦
可委任中丞
南京守備諸
鎮守使備軍
與軍謀其視
布政司視其
重正當官行
恩賜時三總
政不惠天降
終乃獲歸
尾使而歸
不久而歸
職遂不可
博等其謀
發

伏法內官已
知欲廢茶
平時竹政在
楊益當官
府使官有所
顧忌而王亦
不敢神其
况以太石
之身行復
王振雖為
所殺而中
命非不可
重示非有
故之身何
益故其力
然則乃三

不謀命籍其家違其親屬同下錦衣獄婦女發洗衣局時拓西內官或修難宮別館循為刑部主事極諫帝怒命義以禮至大內
親詰之備對不展帝益怒手射之亦下錦衣獄至是帝欲復職

以王振州學司懷監明史百官志內十二官監司懷監有秩日 振投點多智事仁宗于東宮崇德切實用事帝為太子朝夕侍
左右及即位命掌司懷監寬任之太后嘗遣使召問時事振未下殿能可百士會三日不出太后問以振答以
如何能行令其地以刑

冬十月詔天下衙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食
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 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
每議事士奇引古義策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不可或有違言溥舍己從人略無怨怒時論贊之號三楊

阿爾台逃甘肅總兵官陳德擊敗之 阿爾台既死其所立阿爾台王子及所部多爾濟巴勒等復為托克托布哈音托克托布哈所署
宣額齊納外為納款而數寇甘涼至是陳德遂收之迨至蘇武山音蘇州府城在蘇州東南而還說先托布哈者元後繼托布哈

英宗皇帝
正統元年春正月發京軍屯田畿輔 楊士奇言國家歲用糧儲皆自東南轉運軍民勞苦今京軍操練外餘卒尚多宜令于北
京八府屯田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從之

二月始御殿 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并擇考成重厚禮建大體者數人以供侍講之職太皇太后然之命士奇榮溥及侍
講學士王直字行敬 在和人等為經筵官每日會講文華殿宣德前殿在通濟門內每日講定所定是定所餘日仍令講官四人
入講經史

夏五月始置提督學校官 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言比來生員學業疎淺宜令布政按察二司通屬考覈庶得真才於是兩畿及
十三布政司各置提督學校官一員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僉事為令

秋七月復聖賢復齋 今有司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端友字南漢 州府事具前及宋儒周敦頤程顥司馬光朱熹復舊齋甚盛復祠
墓傾圮者修之

西畿山東河南陝西湖廣廣東大水

於國事可謂
深加大體而三
輔則於其其蹟
加委任私賞
厚若此又其有
於五張子

詔推出教曉者為義民復其家

六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後祀孔子廟庭

秋九月以指揮命事揭洪字道通人守備獨石 洪初副李讓守備赤城獨石讓老而怯與洪不相能洪嘗勸將士殺敵讓笑曰復敵

吾人耳敵可唾乎御史張鵬劾讓讓遂以洪代洪紀律嚴明修城修防數與烏梁海戰斬其酋成名聞指此稱揚王

十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設大同馬市 與衛拉特互市也

六月旱錄因

秋陝西饑 令雜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更易米賑之

冬十一月逮天下通逃工匠四十餘人 宣德間徵天下軍民工匠多所興造帝即位志罷之未幾建宮殿修九門改建五府六部

諸司公署又建京城內外諸佛寺工役繁夥區多逃者二年二月以後已逮六千餘人至是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萬人逮

至者皆程棣赴工六年夏以歲暮始脫程棣 青哈教殺長父答剌州知府為撫按官所劾帝亦聞其內亂各訊其僕廢為

庶人已削其姓名

夏五月京師大雨水溢 壞官廨民居三千三百餘區貧民露宿長安街皆滿

六月彗星見 長天餘五十四日乃滅

京師地震八月

五年春正月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安南貢使入朝或指福問曰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

如公名安得不識其卒也贈諡不及士論惜之成化初贈太

二月以翰林院學士馬愉字性如侍講曹鼐入內閣預機務 王振至內閣語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輩皆高年優矣

當若何士奇曰老臣宜瘳報國死而後已榮曰不感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復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等榮榮曰

彼厥吾輩矣一旦肉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輔政尚可為也士奇以為然翼日別檄黨及侍講

學士黃衷字季道侍講高穀字世則名以進四人皆帝初愉獨遂先被擢用

夏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江西大 wat 河江皆溢

陝西大雨雹 深尺餘

甘肅守將以事敗歸守將有督同南征以備命嚴之

三月下巡撫侍郎于謙於獄既而釋之 謀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成惠天行每入京無私謁王振街之議以在外久乞召還為參

政王宋字原之孫原貞字自代右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請以久任不遷怒望權舉人自代會謀求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

三月得釋左遷大理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諫者以千數乃令復原官時山東河南因成親會河南者二十餘歲

布政司與張氏以安 給事中韓維氏以安

夏五月火白煙天

遣使錄囚

秋九月奉天華蓋護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成 永樂中宮廟未備三殿成而復災以奉天門為正朝至是宮殿成其百官故事不與

外廷官是日帝遣使賜王先主明王先主生祠王孫也帝在宮中時孫先主而不名使至孫方文也

冬十月進蘇州知府沈鍊吉安知府陳本深秋正三品 理本深治行為天下最秋滿九載當遷部民乞留請予正三品仍視府事

十一月先以丁憂當知府民詣門請留任及後滿請留者至二萬餘人請留起可華吏與守府陳廷瑞及守士民保其立祠

十二月王驥等克麓川思任發走孟養 驥至雲南部署諸將分三道進取右參將再保由東路進至孟定驛與蔣普由中路趨上江

副總兵劉敬自下江夾象石在江州西賊合攻上江賊重地立寨堅守之攻不克會大風官軍燬大寨斬首五萬

餘級遂拔其寨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共山道至藤衝長驅抵木龍山在木龍山連破七寨進搗賊寨在木龍山

路破諸寨寨以兵來集驍令截守西巖渡在木龍山而分遣諸將四面環攻西風大作復燬火賊死者不可勝計思任發擒二

子走妻眷獲留兵守之而還在木龍山

七年夏四月兩焚山東西河南陝西旱蝗

五月立皇后錢氏后族單微帝欲封后父貴為侯后椒選謝故后家獨無封

六月遣戶部侍郎其宏備後 倭屢入寇命宏整防浙江備後事兼理蘇松福建

冬十月太皇太后孫氏崩 太皇太后大漸命中西閣楊士奇楊溥國冢尚有何大事未舉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文君雖亡

曾臨御四年亦得奇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言太宗詔有政方考諸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上而太后已崩遣詔

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

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

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

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

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

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

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

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

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社大臣汪希惇行仁政持善悖王

天子亦不
書不慮其
後如有罪
過在如罪
過之重此
機難保一
不可復就
列王孫孫
舉人當以
除凶惡及
萬一得行
有罪國及
文君臣之
如葉即未
於平時亦
快之真日
越不及侍
呼吸動之
舉此以空
至其三木
此者亦不
何事則無
文之德無
大吏之德
等為相繼
小節足稱
其尊位不
者所及之
通洋沈自
之史家點
楊柳葉集
明世宗守
書是臣自
於劉球始
人助討擊

十一月蘇拉特使入首 故事衛拉特使止三十餘人其獲利朝廷者亦不過數十計大同俱備曾至三千餘萬巡撫盧慶
部侍郎劉中敷人等以供饋有缺至下獄是年春當亦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其秋早大同者復二十餘人旬日又百餘
人雷惠鈞之使人以馬易弓藏于衣篋不可勝計從巡撫羅布信請于屠廣閉諸敵之帝不許鎮守太監郭敬感造箭獵數十隻遣
其使帝亦不問
十二月薛誠李皇后

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為吏部尚書 直子為南軍國子監博士考滿直京遊司欲改北學以待直直曰是亂法自戕始吳國止之
直遇王相時皆少傅解已後母生直吳君直曰大
監四品各尚書二品也極備之何更知博悅焉
夏五月復遣王驥將兵征麓川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能擒獲者即以麓川地與之既而思任發自木邦或緬甸緬人執之按
以求地而其子思機發復帥餘眾據勐孟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能擒獲者即以麓川地與之既而思任發自木邦或緬甸緬人執之按
牟轉餉凡五十萬人驢至金窩撒緬人獻思任發餉餉不遺及大軍逼境緬人以船來規官軍而思以他舟載思任發逾嶺分軍
為五道薄之緬人堅執前站必于地始出思任發驕無如何乃起者監搗思機發果破之思機發遁去俘其妻子即立麓川宣慰
司在偏州城北而遷建一年緬人始出思任發驕無如何乃起者監搗思機發果破之思機發遁去俘其妻子即立麓川宣慰
雷震奉天殿

六月太監王振殺翰林侍講劉球 球息詒言事 詒曰自古帝王自己出則階不下躬太祖太宗曰絕三顧迎大亞子使朝
夫職歸一考之天運者天運無窮左右大臣及內廷之制如日之出不可少也今之制如日之出不可少也今之制如日之出不可少也今之制如日之出不可少也
若不可不察也 夫職歸一考之天運者天運無窮左右大臣及內廷之制如日之出不可少也今之制如日之出不可少也今之制如日之出不可少也
連年為心者十七人 夫職歸一考之天運者天運無窮左右大臣及內廷之制如日之出不可少也今之制如日之出不可少也今之制如日之出不可少也
以公與之 夫職歸一考之天運者天運無窮左右大臣及內廷之制如日之出不可少也今之制如日之出不可少也今之制如日之出不可少也
寺官一事欽天監正彭德球人也何振為奸公卿多趨球能不與通德球恨甚還疏疏中攬權語謂球曰此指公耳球
大怒下球錦衣衛獄嗚馬順天球順洋夜鳴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前斷其首血流被地體猶植立

支解之瘞獄戶下 大大理寺少卿薛瑄行抵于欲既而釋之 瑄有學行人稱為薛天子初為山東提學會事王振問楊士奇為京師
音乎士奇以瑄對言為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瑄回拜新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一旦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起拜瑄獨
屹立振知為瑄也先擢之自是銜瑄會指揮某死振從于山欲強舉其妻誣指揮妻某段夫處極刑瑄辨其冤三却之部御史

明英宗皇帝

正人則自彰
清始林在當時
凌羅湖仲細其
不州之者如蘇
運李琦勉諸人
俱為所憐然止
於下獄將校尋
知禮之劉球托
言將軍即此禮
瑞所不容其初
意並不當欲殺
乃德清圖報乎
以洩私忿遂與
從常指捕乃儀
危幾致環達劉
刀俸亡竟沈獄
底而以此此送
其奉才益無所
忌憚是聚之葛
實由德清有怨
而成其後遂脫
深法獄徒而德
清不過下獄矣
擊劉不置其其
何以事而情而
使人心平

正人則自彰
清始林在當時
凌羅湖仲細其
不州之者如蘇
運李琦勉諸人
俱為所憐然止
於下獄將校尋
知禮之劉球托
言將軍即此禮
瑞所不容其初
意並不當欲殺
乃德清圖報乎
以洩私忿遂與
從常指捕乃儀
危幾致環達劉
刀俸亡竟沈獄
底而以此此送
其奉才益無所
忌憚是聚之葛
實由德清有怨
而成其後遂脫
深法獄徒而德
清不過下獄矣
擊劉不置其其
何以事而情而
使人心平

正人則自彰
清始林在當時
凌羅湖仲細其
不州之者如蘇
運李琦勉諸人
俱為所憐然止
於下獄將校尋
知禮之劉球托
言將軍即此禮
瑞所不容其初
意並不當欲殺
乃德清圖報乎
以洩私忿遂與
從常指捕乃儀
危幾致環達劉
刀俸亡竟沈獄
底而以此此送
其奉才益無所
忌憚是聚之葛
實由德清有怨
而成其後遂脫
深法獄徒而德
清不過下獄矣
擊劉不置其其
何以事而情而
使人心平

文軒心承振指指助臨受輔故出人罪下獄論死將行刑振答頭忽泣于覺下問故曰聞歸天子將刑也振感動會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

秋七月初祭酒李時勉于監門三日釋之

時勉與南京祭酒陳敬宗等並以師道當聞時稱南隸北李時勉請改建園于

監帝命王振往視時勉不加禮振街之其過無所得時勉嘗多弊尙宜校枝遂坐以擅代官樹加署門監生石大用

王貴人等三千餘人上疏故不納適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為善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燁固公卿請于忠太后使至忠家忠

言令戚生長外不樂以公卿皆善獨李先生待私不至耳使復奏太后言于帝帝始知振所為即釋之

九年春正月進武關公朱勇等分兵四路擊馬渠海王振言于帝曰三衛雖為制言而數寇邊宜討之乃命朱勇出

喜峰口都督馬先領兵出劉家口有胡善為出大牙善與吳安伯徐勇出界嶺口北管州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率兵萬

人分勦已而諸將皆奏捷

三月帝親園于監以新作園于監成也祭酒李時勉當道講會入局及升堂講尚書辭音清即帝悅賜予有加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等入內閣預機務

秋閏七月復開闢建浙江銀場

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浙江按察使軒軫

八月教諸將嚴邊備

服屬惟為安海未附額森登堅之文結婿沙州赤斤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成御史李鑑于鐵嶺衛

擬在光祿寺監成祭物王振過之怒其竟對不跪下錦衣衛獄詞成之時振以養子馬順字鎮司官無

備

備

修補明倫彙編
知聖賢之學
可立明乃建
有補加對
原本書及
而而高之分
若聖之德由
重其及止
而不可
安見爾其
切言之不
思遠由此

大小悉通明持訊代害甚多順天逆斷船車馬冠盜正門如市
二十年春正月辟錦衣衛卒王永 王振專恣日甚朝臣無敢言者永心不平乃數抵罪惡為苦楊之逆衛又揚于振姪王山家為
編事者所覆刑部坐以妖言當斬詔即釋之不必覆奏
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

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生 知縣楊璣以治行卓異擢知府上言民間子弟可造者眾請增廣生員免限額禮部據璣言
議令提學官額外增取附生天下學校之有附生自璣始其後定制雖生員者謂之生員生員者謂之附生
秋七月下霸州知州張需于獄戍之 需見民飢食者多每重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為設方略則躬自巡視
有不如教者罰之民皆勤力以饒富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督其校卒中官符子王振執下錦衣衛獄每楚楚死記戍邊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治表工部侍郎高穀入內閣務機務 表授與馬喻曹籍皆楊士奇所薦其及是回入並在內閣而高穀不
政體閣務多取決焉
十一月春正月于太監王振等錦衣衛世職 振姪林世榮指揮命事曹吉祥 曹弟姪俱世襲利干戶

二月具奏見奉天華益二殿
三月遣御史柳華討礦盜 福建銀場既開盜礦者益眾業宗留為賊首自稱大皇帝遣戶部郎中楊謀招撫浙江奏議具其言福
建礦出沒浙江西江廣東諸地乘捕則而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為一其志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責勦捕乃命華督福建浙江江
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華益令村聚皆置望樓編民為甲保其要為長使自置兵器督轄迨大盜稍戢而業宗留劫掠如
故其為賊特華已為山東制賊則之免自報 華庚七年詳報

夏六月京師地震有聲
秋七月增布稅 先是以于謙言天下稅課司課鈔不及三萬貫者悉罷之領其稅于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戶部尚書王左 人言請
增稅課置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天下稅課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清復設征權漸繁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溥入內閣後楊士奇楊榮二十餘年及卒亦最在後贈太師溥清等五名
八月下吏部尚書王直等于獄尋釋之 光祿寺卿余亨拾事王振等詐稱胡言日見權戶部侍郎等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明英宗皇帝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明英宗皇帝

俄乃不爲所制
俄乃不爲所制
俄乃不爲所制
俄乃不爲所制
俄乃不爲所制
俄乃不爲所制
俄乃不爲所制
俄乃不爲所制
俄乃不爲所制
俄乃不爲所制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卷之一百四
明
英宗皇帝
訂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從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納格 納格下轄沙州衛長城關等處
直義新保徒帝有互義食新字俸視職如故 先是新保徒等與兵部議其職已同領下轄關隘而大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卷之一百四
明
英宗皇帝
訂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從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納格 納格下轄沙州衛長城關等處
直義新保徒帝有互義食新字俸視職如故 先是新保徒等與兵部議其職已同領下轄關隘而大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卷之一百四
明
英宗皇帝
訂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從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納格 納格下轄沙州衛長城關等處
直義新保徒帝有互義食新字俸視職如故 先是新保徒等與兵部議其職已同領下轄關隘而大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卷之一百四
明
英宗皇帝
訂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從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納格 納格下轄沙州衛長城關等處
直義新保徒帝有互義食新字俸視職如故 先是新保徒等與兵部議其職已同領下轄關隘而大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卷之一百四
明
英宗皇帝
訂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從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納格 納格下轄沙州衛長城關等處
直義新保徒帝有互義食新字俸視職如故 先是新保徒等與兵部議其職已同領下轄關隘而大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卷之一百四
明
英宗皇帝
訂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從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納格 納格下轄沙州衛長城關等處
直義新保徒帝有互義食新字俸視職如故 先是新保徒等與兵部議其職已同領下轄關隘而大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卷之一百四
明
英宗皇帝
訂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從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納格 納格下轄沙州衛長城關等處
直義新保徒帝有互義食新字俸視職如故 先是新保徒等與兵部議其職已同領下轄關隘而大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卷之一百四
明
英宗皇帝
訂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從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納格 納格下轄沙州衛長城關等處
直義新保徒帝有互義食新字俸視職如故 先是新保徒等與兵部議其職已同領下轄關隘而大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卷之一百四
明
英宗皇帝
訂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從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納格 納格下轄沙州衛長城關等處
直義新保徒帝有互義食新字俸視職如故 先是新保徒等與兵部議其職已同領下轄關隘而大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卷之一百四
明
英宗皇帝
訂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從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納格 納格下轄沙州衛長城關等處
直義新保徒帝有互義食新字俸視職如故 先是新保徒等與兵部議其職已同領下轄關隘而大

行年卅三年二月以宋儒楊時祀祀孔子廟
不相納以吳少承絕不知大
臣某正自又本無所以
相委實托實心以容身則懼心
之大誠已又罪此情又稱之至
臣臣其以身之

三月復遣王興征麓川思微發營孟春應遣使入貢謝罪朝廷亦屢赦得許以不死然心疑是賊不敢出諸將兵官沐斌
字文河之討之木載以糧盡傳作引還王振以破師出無功必欲生致思機發擊其巢穴意乃憐於是復命賜銀甘軍防部皆
同知官聚為平蠻將軍統兵十五萬討之

夏四月兩嶽山東河南湖廣旱蝗陞西江西水
五月禁用銅錢 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十文至是止折錢三文帝從御史蔡愈濟言詔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進一萬貫全家戍邊
秋七月河決 自新鄉河南今屬河漫曹掖抵東昌清源張沙灣在壽州縣東南水無時合并入衛門合大清河入海一自發澤漫原武
經祥符而河屬祥符又由陳留留雁亮八注見至懷遠懷遠屬河南入淮淹地二十餘里壞城垣廬舍溺死男婦
不可勝計自黃河全入河軍不從故大清河入海及是懷遠屬河南

京師罷埋藏天
罷保舉 宣德朝及正統初保舉得人最盛後漸奔競徇私者有之教諭傅瑄瑄給事中余忭忭御史涂謙謙屢以為言廷
罷之由進退人才大獲一歸王振矣

八月福建賊鄧茂七作亂 茂七江西人亡命入閩為佃人素無賴其俗佃人輸粟王家例餽少物茂七倡其黨令無餽而田王自
往受粟田主訴於縣縣遣茂七不赴下巡檢追獲茂七殺之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被殺數盡巡檢及縣官皆遇害茂七
遂大剽掠攻沙縣尤今屬福建進圍延平御史張海登城諭賊曰吾等皆良民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救直耳乞贖免死三
年復即解散海以聞帝遣御史丁瑄瑄勸撫而命都督劉聚命都御史張楷楷以大军繼後時福建兵衛又死及茂
七倡亂村氓聞風畏死又皆苦布政使索斯貧處於是相率從茂七為盜眾至數萬茂七據陳山寨在沙縣西自稱副平王設
官屬攻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真指揮彭冕等先後被殺東南震動帝以聚等兵少復命寧陽侯傑傑為平粵將軍傑定伯梁柱
瑄之平江伯陳璘璘副之尚書金濂參贊盧榜率京營江浙兵討之

冬十一月寺大興隆寺 寺初名慶壽在某城西金章宗時建王振重修之役軍民萬餘人糜費數十萬既成壯麗甲京師賜賜新
額延崇國寺僧主之帝親傳法攝弟子公侯以下趨走如行童焉

己十四年春正月太白晝見

二月御史丁瑄擊新鄧茂七於延平 瑄始至先令人齎敕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沙縣圍之瑄瑄與茂七相持數日瑄
御此卷式通鑑事紀

卷二百四 明英宗皇帝

三

...

是元大風雨朝日

是元大風雨朝日

是元大風雨朝日

秋七月衍拉特分道入寇
其名甚正至者即其弟也
自正統初以來衍拉特遂使人貢

王振以漆飾太平為名賞金幣
亦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予
而頤森以二千人首馬號三千

者皆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
頤森志遂誘誘諸部分道大舉入寇
其時不報及是國在

詔賜托克托布哈以烏梁海寇
東阿拉伯後也今院窳宜府并圍赤城
見又遣別府寇甘肅頤森自

郭敬所制遂散復散伏羊中
得免諸邊守將俱逃是受感入
在十餘里其地大開與頤森戰于陽和

帝親征命都王祁廷居守
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勅帝親征兵部尚書卿登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

百官再三諫亦不納遂下詔命都王居守
越三日車駕即發京師林及英蘭公張輔諸公倭伯尚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備五十餘

萬人從行倉卒就道軍中嘗夜宿
邊居庸則羣臣請駐蹕不先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留張輔成國公朱

等曰事皆行總命尚書王佐卿
登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

詔曰倘有此亦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
惜主上係宗社安危豈可輕進退朕終不從至陽和伏虎滿野眾益危懼

八月師還潰於土木
化而後土木而額森以帝北去
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

必死叱左右板出之及發宣府
額森兵營軍後崇順侯吳克忠
吳克忠吳克忠吳克忠吳克忠

本日本備去後僅二十里眾欲入
保城中張輔重未至留侍之即駐營土木
振井二支餘不得水人馬餓渴散分道自旁近口

入都持棒耶想拒戰終夜敵益增
明日圍御營不得發額森遣使請和
帝詔曹鼐單劾許之敵倂退振遣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

亂敵大呼四面蹂躪入眾裸袒
踊屍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
敵擄之去中官曹寧從保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

萬英蘭公張輔奉宣侯陳瀛
駙馬都尉井源
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卿
登侍郎于謙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

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捧帝至大同
索金幣慶寧伯劉安等
都督郭登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四

明英宗皇帝

三

大尊德由臣

欲獲功以因

封賞為自擬

權已久人不

得由是連

中禁他入損

外之數必欲

快其行立

自道其私而

願置其若子

既其密不知

播其街中

至誠其京

聖德宮之

此漢唐而

矣

律理其情于

候宜其會

即應到均

以於其乃

易其連等

立知其家

而不復開

是已亦區

既報其情

與報其情

言及命已

既而連從

言則眾必

實作都之

為其家或

慶會之不

固之不足

亦非其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收報聞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皇太后命師王監國

會得自口傳說
宣武府軍
手約及軍
安知非有
編乃及
命之老
元不復
為定
不可
漢身王
彭其
那登在
納其
禁
不入
遠仍
在
軍
段
為
基
有
國
以
行
臣
之
以
致
孫
失
殊

致書頭森言即位之故頭森以帝立會眾議欲大舉入寇帝必南還大都可有也
之數額森奉上皇呈邊將將開關召總兵鎮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頭森以為賊乃詔言奉上皇還京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邊由陽和道隔白羊口一作白楊在大同守備通政使謝澤兒之抵紫荆關喜家與頭森弟大同王夾攻開城守備都御史孫祥都指揮韓青賊見敵遂入關長驅而東

詔諸王遣兵入衛

以于謙提督各營軍馬

京師戒嚴

二萬列陳九門外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德等陳德勝門當頭森悉閉諸城門絕士卒退餉下令臨陣將不歸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歸軍先退者後隊斬前隊子是將士知皆死必用命

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巡撫皆入援

頭森犯京師于謙督諸將擊却之

一致帝一諭文武厚臣頭森列陳至西直門上皇止德勝門外是日都督高糧毛福壽敵敵數義門北即德勝門西北頭森以二人官小遜于謙石字胡濙王直出見索命萬萬計復榮不得見上皇而還廷臣欲議和遣人至軍中問謙謙曰今日

止如有軍敵他非敵聞已頭森遣騎履勝門謀殺伏空舍令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乘薄仗兵出范廣發火器擊之頭森弟海

囉及平章茂壽海囉等皆中敵死敵將至西直門都督孫瑄字伯元斬其前鋒數人遂之敵兵圍鏖力戰不解會石字

分兵至敵引退欲還土城居民皆升屋呼號爭投磚石擊敵軍音動地王城毛福壽亦來援敵遂見旗幟不敢前進頭森初輕

中國既至相持五日遊請既不應戰又戰不利其別部攻居庸者復為羅道所敗敵遂北去

氣大沮喪又聞勤王師且至乃夜拔營由良鄉而西大掠所過州縣惟上皇出紫荆關去帝以謙亨功大遣封賞武進侯加謙少

任謙固辭不克

詔止勤王兵

衛拉特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

時衛拉特特古臣孛立額森專國兵最多托克托布哈雖為汗兵較少阿拉知院兵又少三人外親

內疏其合眾南犯利多歸額森而害則均受至是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帝從胡濙王直等議厚賞以聞之

十一月修清邊關隘

上皇至街拉特 頭森以上皇至老營惟大衛... 實兄其所乘馬而上皇驟復有異彩乃止及是上皇所居義帳每夜有赤光熒熒其上若龍睛與是見之大驚異其壽以林

以上皇至街拉特之愈敬服自是五七日必進宮宣讀為常如言行君臣禮
以左衛督朱謙... 鎮守府會都御史王振鎮居房調 先是將洪承詔入後官府人心危懼欲棄城文都御史羅亨信仗劍門軍
偷止之取始定至是學士陳循以洪善義請帥所留京羅以脫幅去事請召還來於軍務帝從之于謙言宣府京師之藩籬居
廣京師之門戶今洪既留京道復召還宜更遣重臣鎮守乃以朱謙鎮宣府紀廣揚洪于 副之王城及更忠密理守居庸

十二月尊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
以王福克總兵官討貴州叛苗 初獲自楚川遂會湖廣貴州諸苗所在蜂起因率起 苗由後置軍民清平 苗由今為 諸衛貴州東
路開羅至民遠道訴驛曰吾受命征蠻川不受命討苗也去之軍無紀律苗前後截擊死士數萬比至武昌諸運軍討苗會土木
難作李臣勒王振兼及朱驥議以驩方在軍且倚之半苗軍常尚至是苗益熾命廉侃平蠻將軍印克總兵官討之
尊生母賢妃吳氏 為皇太后立妃汪氏 為皇后
尊星見 凡二十日始滅

頭森犯軍夏 喜寧勸頭森西犯寧夏掠死馬五趨江木居上皇南京京彬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徒乘凍飢且至
彼而歸將不餉奈何頭森聞之怒欲殺彬上皇力解乃止頭森遂自冠軍衣持人審期月始遣仍留數千人於何晏 又地理志
而南歸河套也 一類志命為部高多斯地時入寧夏是為寇

景皇帝
先景泰元年春正月朔罷朝賀 以上皇在街拉特也
築城天壽山南 名曰永安以居陵衛官軍并移昌平將治于內 令明大府曹州府永安
始令輸的者冠帶 戶部議令軍民輸納者皆冠帶官吏年勞者輸單於邊得復職帝用 給事中翟敬儀止給冠帶 其後
周旋之理明大臣既州一時之是令今 東者賜冠帶今軍民輸單於邊得復職帝用 給事中翟敬儀止給冠帶 其後
閏月郭登敗衛拉特于榜場山 卷入大同至沙高 即沙河 東北 登奮擊破之追奔四十餘里又敗之榜場山蓋奪所
掠而還自土木敗後邊將無敢無寇登以合騎破寇數十軍氣一振捷聞封定襄伯復寇數至登屢擊却之

二月帝耕藉田
遣武清侯石亨都指揮同知楊能游汶 帝用于謙議遣石亨率京軍三萬進大同楊能統京軍一萬五千營府時有

御批通鑑輯覽卷一百一十五 明景皇帝
三

敵二人至大同欲朝是通好參將許貴時聞以聞事下兵部于謙言前遣指揮李鐸岳謀往敵而敵隨入寇逼攻王復少御越

擊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時明矣且我與敵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困不從則運糧輒亦不得

和貴居邊疆重地懼怯如此何以敵懷移檄切言之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

三月衛拉特復分道入寇 陽和大同偏頭關 五月以陽和為北門關 野狐嶺 萬全衛皆被寇時邊將禦敵互有殺傷惟

字夏慶陽朔州被敵殺掠甚眾

叛聞喜官伏誅 罕數誘頭吞入邊寇掠郭登孫知之聞頭吞會上皇以罕欲殺素彬上皇曰中朝若遣使來望帝師歸

伏發連橋之送京師羣臣雜治磔于市 上皇謂罕曰此言

錄土木死事諸臣後

夏四月早

五月總督侍郎侯璉稱賊匪破貴州苗 時聲苗西至龍里 苗酋今名 東至沅州 北至武崗 南至播州

不下二十萬早越被圍已九月城中食盡糧盡軍士皆死而王驥領兵辰沅不進迎接御史黃編言苗人置篋竹筒中

藏火土官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而軍節自 諸路而自率兵攻破雲南 等數十餘寨至重安江 苗人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使來朝是遣人借往令事等乃可汗及太師所命若不援命使事必不濟尚書胡漢奏其言是諸藩四人往奉命使事是漢

秋七月遣右都御史楊善字思德等使衛拉特 先是阿拉知院使來吏部尚書王直首疏請遣上皇及衛拉特君臣使相繼至直

與廷臣復交章言之帝不憚曰吾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為令復作紛紜何取不知所對於謀從容言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願

理當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解矣帝意始釋會不勒瑪尼等將還乃命善及侍御趙榮為使使以都指揮同知王德錦衣衛千

戶湯允勳字公讓副之齊金銀書幣往衛拉特持而奉貢適以額森使至述額森語云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廷議請更遣大臣

帝曰楊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教諭額足矣

八月上皇發衛拉特 楊善使時會騎額森金幣外餘無他賜善乃損已皆揣彼中所需者多市以往既至館伴田氏亦中國人

留飲帳中善與語相得因以所齎遺之館伴善明日善謁額森亦大有所達額森亦喜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遣首使必

三千人歲必再會金幣數途背盟見攻何也額森曰奈何則我馬僧子弟多奇愛者後使人途多不歸又歲歲賜善曰馬僧非則也太

師歲馬增而不忍拒故微省之太師自度價比前數多弟剪髮者通事為之即太師首馬有劣弱紹或欲置太師意欲首使多至

三四十人有為盜犯犯他法故自亡去中國留之何用實賜惟據現在數浮於人則不與非誠也額森慮稱善見額森辭色和

固曰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太師部曲宜無損今遣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帛日至不亦美乎額森曰上皇歸何以處之善曰

天位已定難以再移知院已延特穆爾額森留善而遣使要復上皇位額森懼失信不可乃引善見上皇設宴奉饌額森自彈

琵琶宴奉酒令善坐善辭上皇曰太師命坐則坐善叩頭少坐即起周旋其間額森顧左右曰有禮已定等亦設宴奉饌額森

去臺上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台上皇行額森送數十里遣知院師兵衛送而旬下馬伏地謝恩良久去

詩詠迎上皇禮 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

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

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

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

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

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以上禮部尚書胡漢具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五 明聖皇帝

時苗襄能以湖代之

以刑部侍郎江潤字世川蕙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撥務

九月御經筵 御史許士達人言經筵舊典每月不逾三日如遇寒暑又輒停止一暴十寒聖學何以能成願陛下于經筵之外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辭職致仕 初驥為吏部侍郎端慎劾直王振方凌虐公卿獨嚴重驥稱先生年調南京進尚書至是以請

老至京大學士徐陳驥門生也請間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衡筆而已驥正色曰君為輔臣當為天下進賢才不

得私一座主進語人曰渠以朝廷事如一已事低為已謀安得善終竟致仕去

冬十一月禮部尚書胡漫請令百官賀上皇生日不許 未幾漢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

二年春正月令軍民輸納者世襲武職 都給事中全達疏諫不聽其後給事魯凱言近輸豆四十石以上得授指揮使

受祿十餘年費已備矣復令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乞自今申令帶傳不得任事

度天下僧道 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詔停之至是太監與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萬餘人干諫上令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

熱戰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奉本末帝不省

二月吏部郎中李賢等上中興正本策 其目有十曰勸聖學循歲筮戒嗜慾地玩好慎塚掃等節儉畏天變勉責近林士風

結民心帝深嘉納命翰林寫單左右備有覽

夏四月遣都督會孫安守備獨石 初顏森入犯獨石等八城

五月遣衛拉托布托布哈書 上皇歸後托布哈及顏森屢使致貢上皇所亦有獻帝意欲使衛拉托不復使使顏森以為

請尚書王直全源胡漢等皆言詭之惡欲奪帝曰遣使有前事通以濫費備塞入寇時宜無使邪因致顏森曰前者使往小人言

語短長遂致友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益也太師使朕音使禮厚給之饋亦須少人堂券乃得從厚至有托克托布哈

使又至還所掠格撫使高能等詩送好意等復相繼言之帝曰使臣不遺朕志素定乃享其後而以書報之

復以楊洪鎮守宣府 洪奏言臣一門父子俱提重兵

威滿難居臣職亦不許居數月以疾告還

正統既為預在

所執知不足為

貴實乃道之選

類頭在元憲大

英人有何異種

而其事甚得乎

此其文正殆不

之解不足為

適以為辱乎

其亦為君之

天祥又定而

收效昭昭矣

委沈既而之

言積在耳庶

遂固則監者

宜速就無致

使臣若此其

取焉者武之

戰乃深嘗

而實理者

何居使司

柏特脫為

人至其能

平日為相

兩陸復復

廷廷無

辛酉歲七月京師地亦寒

南京亦寒

八月復于朝 自永樂初舉于朝 見後浙能不行至是復之 謂使臣周學士陳海言命翰林院奏事在五年六月定之前

又十二月廣通王徽燂燂王陽宗王徽燂燂王謀逆作為庶人 徽燂感家人跟友洪致仕都事于利寬等言燂燂天下作偽

勅分遣文洪及蒙能陳浚仔等以銀印金幣諸酋為亂燂燂文等燂燂陽宗王徽燂亦與通謀友洪歸為鎮南王徽

燂燂燂所執有司以聞帝發徵燂燂燂為庶人幽燂燂于鳳陽蒙能率酋兵二千至武岡聞事敗死入廣西稱家王糾生苗為

象奴燂燂

立團營 明初京營兵額五軍都督府成祖北征分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既旋師仍之謂之五軍營馬步隊專教練法已又置

三千營掌軍旗色危從出入隊皆騎後征交陞得火器法置神機營隊皆步各提督以勳臣內臣所謂三大營也燂燂亦自名五軍

燂燂及定于議以營政久弛兵將不相習請遣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練名曰五團營其法五十人為隊隊有

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十人有把總五十人有都指揮體統祠雖兵將相識量敵多少以為調法既而謀又誘益兵五萬至前

營共十營燂燂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兼及石亨內臣劉永成會吉往來提督其餘軍不在團營者歸本營

訓練以衛京師名曰老營由吳京軍之制一變燂燂入內閣預撥務 編先代車時勉為祭酒帝即位初以老疾辭園子

生三千人叩關請留帝允之至是與一宜並以本官兼學士入內閣

額森其托克托布哈 托克托布哈娶額森婦生子額森欲立之托克托布哈不從額森亦欲其通中國將害已遂相攻托克托

布哈敗走額森追殺之殺其妻子遣使獻捷且貢馬于謙上言額森雖悔過據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令其君臣自

相仇殺是天相我復仇之機臣請絞團練軍馬分往宣府大同討賊帝不從

二年二月戶部尚書金澤有罪下獄尋釋之 舊制秋糧輸米有折收銀布者夏稅輸麥有折狀絲綿者帝即位詔免麥春二

年稅糧三之一 漕糧有司但減米麥其銀布絲綿微如舊學士江湖以告帝詰責戶部漣言絲綿銀布詔書未載令國家多用若

概免國計何實言官文章動之遂下都察院獄三月釋之削太子太保改工部史部何文淵言理財非漣不可遂復還戶部

三月詔歸衣衝官訪事

夏五月府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子見濟為皇太子 帝即位後久欲見濟代太子而難於發言會廣西土目黃瑄以私怨殺其兄

思明王知府弼并滅其家燂燂以功賞賜解其罪見也則老于均能官非誠意今其子亦得半免物向誠誠家

以復平年

明景皇帝

明景皇帝

明景皇帝

明景皇帝

明景皇帝

明景皇帝

明景皇帝

明景皇帝

是敬奉之道一

知滿漢又已忘

心是者其高

大君至子數五

之際則不復議

命未顯其苦

能其母其苦

法不遠取矣

日安知中國情

事尚為說中獨

摩地合之言

其律儀者所能

辨此必使諸

預定分金之

每有違律律

以使其竭耳至

于理不律是知

一第如者知如

其他人道撫李常以閣下有司治其事捕瑛父子入獄疏急使甚皇京師行賂有教其迎合者乃上疏請易太子

太子 瑛曰天下謂之為世祖皇上皇躬身若此 瑛疏此疏呈報 瑛疏此疏呈報 瑛疏此疏呈報

釋瑛罪明日禮部尚書胡濙集羣臣會議眾相顧莫敢發言惟都給事中李侃林總御史朱英等以不可尚書王直亦

有難色太監與安屬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為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署議于是濙等上言陛下

命 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球奏是制曰可禮部具論得旨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趙九日吏封太子為沂王立見濟為

太子 湖父有天下下民作之君 瑛疏此疏呈報 瑛疏此疏呈報 瑛疏此疏呈報

廢皇太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 帝初欲易太子 瑛疏此疏呈報 瑛疏此疏呈報 瑛疏此疏呈報

封上皇太子二人為王 見清上皇第二子 瑛疏此疏呈報 瑛疏此疏呈報 瑛疏此疏呈報

六月建大建福寺 時太監與安用事仗佛甚于王 瑛疏此疏呈報 瑛疏此疏呈報 瑛疏此疏呈報

秋七月殺內使王璠 御用監阮浣侍上皇于南宮上皇賜浪銀金繡袋及銀金刀各一浪以與璠 瑛疏此疏呈報

竊之上皇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璠圖復位帝震怒下浪詔璠獄窮治之 瑛疏此疏呈報

死不足贖中懼佯狂以冀免商格及中官王誠言于帝曰忠患風無足信不立聽妄言偏大倫帝意少解乃並下忠獄坐以他

罪滿廣西立功錮浪于獄而璠竟死

江淵以母喪起復 初侍講學士使謀 瑛疏此疏呈報 瑛疏此疏呈報 瑛疏此疏呈報

分不問詔自今羣臣遭喪毋濫保

冬十月以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預機務 時閣中已有五人疎稱最寵任高較與循不相能以文強悍欲引文自助乃請增閣員

循舉其鄉人蕭維禎舉文文方巡視江淮以中官王誠助遂召入閣二品大臣入閣自文始文既居政府反與循比而不附數人

謂殺自生一敬云 道諸將分鎮大同宣府 孫鏗石彪 協守大同街賴楊能協宣府從于謙請也謙又議上禦寇安邊十一事詔悉行之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封其此不復
已而孫年不
所待性非有
深極其後之
何以天相復
時聞建親而
有疑足子進
同作

志意假事生
位為不脫之
以上變得大
而操足難查
與亂臣子奉
當時即應就
重典庶子得
心矣乃一聞
人妻官加孫
窮治其罪何
比于罪以百
甚嚴其罪惡
亦下獄復定
功何以懲其
且仍獲罪無
其情狀不能
釋其罪惡之
惡往矣也

子諱解綽督軍務不許 帝知諱深以所陳奏無不從而諱亦每事得忠直無違由是人多忌之方欲加諱解綽上
功不定且言解信起自行伍獲益技於寒微宜博搜將士中如信且者與議軍事若令腰玉拜留皆旬全性命俾丹佩之人未足
與謀也言為益款字諱疏辨且乞假請通語為辭信獲其其人者廷臣共留諱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及設國祭諱與
石亨同事議諱論斷制軍不能贊一辭街之方貪縱自恣諱每事裁抑亨不能道益恨諱疏解綽兵官不許諱上言祖宗本無
總督適因違事孔急命臣兼領此一時之宜非經久之法即令敵情未定將臣宜任專臣見石亨累奏解職以臣為之軒輊也宜
可以駕解使亨不得行其志乞解臣總督軍務俾亨專任其事命亦不久通與亨皆諱所屬舉頗有後嗣敵之而言者復據撫不已
諸御史屢以深文彈劾勅力持之諱略得盡其所施設諱故性剛負才氣遇事有不如意輒撫膺嘆曰此一腔熱血竟澆何地
視諸逆矣大僚勅臣貴戚意頗輕之故情殆有溢氣德將之德而亨功不如此而世故物視諱為子足知起京諱解綽不允
臣職職以作軍閥而兩府存臣于公議亦不為臣子軍功用力進諱諱亦不如此而世故物視諱為子足知起京諱解綽不允
臣職職以作軍閥而兩府存臣于公議亦不為臣子軍功用力進諱諱亦不如此而世故物視諱為子足知起京諱解綽不允
臣職職以作軍閥而兩府存臣于公議亦不為臣子軍功用力進諱諱亦不如此而世故物視諱為子足知起京諱解綽不允

十二月額森使來廷臣請使報之不許 額森有假托克托布哈復屢言馬至是復遣使賀來年正旦尚書王直等請遣使答之詔

兵部議于諱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八事非所聞帝從諱言遣使議乃罷

四年春二月以黃瑞為前軍都督府同知 勅駘駘驛至京召見使殿以疏有機謀勇略命治前府事第居京師

三月鳳陽淮徐錢迎撫會都御史王鉉疏之 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運相望疏不待報聞倉賑之山東河南飢民亦相率就食疏

以徐州廣運倉有餘積欲發以賑與守中官不可疏曰民且旦夕為盜若不吾從脫有嗷嗷吾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憐疏名不

得已而從之疏乃知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入粟贖常從其議復命侍郎幹齋勞金馳赴總疏自便

疏乃躬自起行散賑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米作粥以食飢民又勸富民出米多發粟而以銀錢贖布米之分給貧

文之家全活二百一十餘萬賦牛種及招撫復業者七萬九千餘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給棺其子死者

贖而歸之還籍者子道里費民忘其微頌聲大作

我百姓妾子是高書金源大學士陳瓚等頌疏功就選左副都御史

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入國子監 先是元年六月命生員納糧倒馬斷者給冠帶至是命輸粟八百石于臨濟東昌徐州賑濟者入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監讀書備清出身奉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明景皇帝

卷一百四

明景皇帝

三五

有負慎險之
後心術正則前
此兩運儲儲
固自保身家
而為人指日遠
極又決乃遠送
法深遠儲儲
正改其者則不
何誇其才其其
都志是充其所
不呈曹由利
擬心不復知以
萬理自表誠無
足貴固是實奉
朕素勤其為人
何政者以是寬
為常則而不及
懲且其加納用

秋八月額森自立為汗 額森以兵力迫脅諸部東朔烏梁海西及赤斤哈喇等遂自立為汗以其次子為太師遣使致書稱大元
特克神汗 意謂其與汗稱云田賦以萬額今改正并訂之 未日添元元年詔廷臣議報書所稱或以為但勅諭來使不必賜
書 或以為宜仍稱太師 或以為可稱衛拉特主 而府部大臣則會宜從北俗稱為汗帝從大臣議書稱衛
拉特汗賜之

冬十月以徐有自為左僉都御史治沙灣決河 有負即徐理以借議南還為太監與安全英所叱久不得還固請事陳備以玉帶

遺之且用星術言公帝將玉晏無何循果加少保太喜會太子立因引為右斯德尊後存為國子監祭酒帝曰是誠南還者邪為人
傾邪將壞諸生心術他大臣亦屢荐之甄不用循是以告理曰告第更名無為內家習知也理從之遂改名有貞時河決沙灣

己七年吳隨等議決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負乃權僉都御史治之

十一月皇太子是濟卒 時山東河南兩淮大寒人畜多凍死撫撫都御史

五年春正月命平江倭陳陳 學士江潤撰輯山東河南兩淮軍民 時山東河南兩淮大寒人畜多凍死撫撫都御史

王疏以為言故有是命 疏言天運有之矣 運而後人為之 故曰天運有之矣 人為之則天運有之矣 故曰人為之則天運有之矣

三月減園子監額 監生二千餘人 俟俟官廩以戶部侍郎孟詵言 留年深者千餘人 餘皆裁

命學士王文撫恤揚州及蘇常諸府 尚書儀銘 以江南北積雪 災亡甚道奏請 振恤帝得奏 即馳賜江潤王疏

賑淮北而命文賑揚州及蘇常諸府 先是正統以來 蘇松常鎮四府 報自見 運外海四石 折白金一兩 賑民以為後

戶部仍賑米輸淮徐 凡一百餘萬石 率三石民多破家 文以便宜停之又發倉賑飢民 三百六十餘萬

夏四月壬午朔日食

五月下禮部郎中章翰御史鍾同 先是懷獻太子既卒 翰與同偕朝 語及沂王昏淫 下因與約 疏請復儲

會定覆北謀 言額森使傾京師 將以秋初大舉 潛入同聞之上 疏抗詢 時政因及復儲事 曰父有天下 固當傳之子 子乃者太子

竟遭足知天命 有在令皇儲未建 國本獨虛 臣竊以為上皇之子 即陛下之子 沂王天資厚重 足令宗社有托 伏望天地之量

教及子之仁 擇日具儀 復還儲位 是祖宗無疆之休 疏入 帝不憚其 稍下 廷臣集議 雖謂其未發也 越三日 翰復陳 儲德 彌災

十四事 其言 傳孝弟 孝弟者 百行之本 願陛下 退朝後 詢兩宮 皇太后 得聞 安視 膳之儀 上皇 君臨天下 十有四年 是天下之

父也 陛下 親受冊封 是上皇之臣也 上皇位 陛下 是以下天 讓也 陛下 奉為太上皇 是天下之三老也 願陛下 下子河望 或節日一

李商平率軍臣朝見以履及子之情極其孝之通又請復法后子中官正天下之舟楫通河王子備位天下之大水舟楫既通
大怒時日已曠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立故駒象語獄未幾并及同通引使主持停備至會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得補履令
獨之

烏梁海三衛乞居大寧城不許 額森遣使三衛通徒其部落于黃河穆納地穆納山名三衛不能堪其酋奇里瑪舊作乞格根

特穆爾舊作美子本兒等七歸請得近邊屯駐固乞居大寧府城于謙以為不可乃止

秋八月減兩京課鈔 時以鈔法不行令兩京市肆園場稅悉納鈔戶部按月征之商民以為病或閉戶不敢市易故圍族伐菓木

以避之給事中陳嘉猷舊作言兩京根本重地軍民尤宜加恤豈可當歲數之時輿擾民之政縱使鈔法通而民不聊生兵詔

蔬菓等暫免納鈔

冬十月額森為阿拉所殺 額森恃強日益驕恣荒于色酒阿拉求為太師不許且殺其二子阿拉怒遂率眾攻額森因數其三罪

曰漢兒血在吾身托克托布哈王且在汝身烏梁海血亦在汝身天道好還今日汝當死額森無以應遂殺之未幾額都保喇

復殺阿拉拿額森母妻并其玉璽求托克托布哈子穆爾格爾舊作立之號小主旬是衛拉特遠矣額森

子住部眾分散而保喇與其屬瑪格噶舊作等皆雄視部中額都保復讎額森不可考額森汗姓于曰巴丹大

額森汗姓于曰巴丹大

十二月既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監學正 聰遇事敢言為執政大臣所廢王文允應之會聰錫深和為教官欲得近地便養文職

御史黃溥劾聰下廷議坐專擅置法官新胡濙不肯署稱疾不朝者數日帝遣興安問疾濙曰老臣本無疾前日議事為忤至今

不寧耳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所以恃也安入告高拱亦力言之聰遂解職國子監學正

弘治六年春正月改工部尚書石璞字仲玉為兵部以學士江淵為工部尚書 淵在內閣好議詢每為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

于謙以病在告詔推一尚書協理部事眾保推淵欣然不辭屬商賈草奏陳循王文密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此

詔下淵大失望

二月雨水 彌旬不解

錄因 時中外錄因有至十餘年者帝以災變命法司審錄之由是得減免者甚眾

是四月丙子朔日食

韃靼遣使入貢 禮部言迤北未有君長請量減賞賜路從舊給之以慰其心

五月帝禱雨南郊 以雨霽及各省旱蝗也

明景皇帝

卷二四

明景皇帝

吳

子太監王誠等錦衣衛世職

六月以來儒米子九世孫挺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卒復以宋儒程頤後克仁周敦頤十二代孫寬俱為世襲博士

秋七月有貞治沙灣決口成

有貞至張秋縣石在每安奔張兩縣西陸南運上治河三策一置水門水門可通水可便通水不可使

五尺小制約之以德德大則疏之使能通水二開支河支河去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者

則可去其害而逐其利逐其利者宜開之使水流通三濬河濬河者宜濬其深一濬運河濬運河者宜濬其寬

都御史王斌以漕渠淤淺濬運請急塞決口帝勅有貞如斌言有貞守使宜臨清河淺舊是非因治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

為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塞無益臣不敢違近功詔從其言有貞乃治渠起張秋金堤金堤之首引而西南百里

又置上下二閘以節宣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葺九堰以障之塘各長萬丈常有三十六尺厚竹之柵木柵竹質之石而鏡

以鐵凡五百五十餘日而工成賜其渠名廣濟由是河水不東衝沙灣而北出濟漕乃濬漕渠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建閘于東

昌者八水道以平先是有貞始興工有謂河決宜塞不宜疏者帝遣中使即問有貞二出壺而穿其一為五竅注水其中五竅者

先濬中使還報乃決用其策及工將竣江湖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啻今漕口

已合決堤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其事乃止蓋自沙灣之決十年至有貞治之而決口始塞河郵曹濮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

萬頃山東河患少矣然亦會黃河南趨徐呂東流漸殺故有自得奏厥功云有貞自築決口下木石壩皆有貞思數日

太白金星見 帝即位復太白常晝見至是御史倪敬字汝孫人以災異頻仍請罷齊僧觀粟且興作疏入帝不懌未幾都御史蕭維

禎考察其屬諭令去之遂察敬為典史

八月杖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字水人于閣下滴為祥丞復杖禮部郎中章翰御史鍾同于同殿死論仍銅獄 先一年莊在南京

疏言臣向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過慶節必命羣臣朝謁東廡今上皇在南宮願陛下時朝見或講論家法或商榷治道歲時

令節命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言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督書策以詩皇嗣之生使天下

臣民兢兢知陛下有公天下之意疏入不報及是莊以事至京詣東閣門朝見帝禮前頭大怒命杖八十請定差定丞石左言事

皆由同倡實罪魁帝乃封臣梃就獄中杖同及輪各百同竟死輪死而復魁繫如故言上皇雖御風又消玉書口朝制天下臣民

仰戴不庭于萬宇宜盡速殲滅之地以絕人望劉基王守省之宮中事變天怒立已土之命劉基任已復得其所謀事

皆由同倡實罪魁帝乃封臣梃就獄中杖同及輪各百同竟死輪死而復魁繫如故言上皇雖御風又消玉書口朝制天下臣民

仰戴不庭于萬宇宜盡速殲滅之地以絕人望劉基王守省之宮中事變天怒立已土之命劉基任已復得其所謀事

皆由同倡實罪魁帝乃封臣梃就獄中杖同及輪各百同竟死輪死而復魁繫如故言上皇雖御風又消玉書口朝制天下臣民

華在光武皇帝
斬馬氏劉劉休
王以針人鹿肉
遂公然請出居
浙州其進合
華殊為深長
馬養來子東
華之克言此

冬十一月以方瑛為平蠻將軍討湖廣叛苗

初度人嶺越既廣其家人蒙寵置入苗中為亂 里注見新化明守備銅鼓明守備諸扶官軍屢勦不能克至是帝命瑛為平蠻將軍尚書石璘總督軍務率

京軍討之時諸苗多與能相應合眾平攻溪街明守備都指揮鄭泰以火鎗擊能破走泰追斬之年四月餘賊流

叔武岡分陷諸寨勢尚熾已而瑛遣駐旆州分三道一自清浪明守備一自平溪明守備一自鎮遠會于賊境破鬼板等一百

六十餘寨在苗二月蒙寵錄賞以次平

七年春二月皇后統式崩年

三月天鼓鳴

夏四月彗星見 肆東北見于胃其光芒或長數尺或長丈餘自是月至六月凡兩月餘及十二月又復見于畢宿

五月勅內外羣臣脩省 以呈覽也

六月葬肅孝皇后

河法開封

秋七月兩畿山東河南大水 自夏至秋大雨不止諸水益溢高地丈餘

以工匠刪祥陸祥為工部侍郎 副祥以木工陸祥以石工俱累擢太僕寺少卿至侍郎仍督工匠時稱為匠官

八月浙江江西湖廣旱

九月賜大學士王文陳循子俱明年會試 自設科以來輔臣子弟少登第者是秋文子倫循子瑛應順天鄉試被黜文循構考官

劉儼黃諫欲殺之臺省譁然高棅言于帝曰大臣子與寒士競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命欲殺考官可乎帝命翰林院禮部覆問

賈士春有後子倫棅者起拘二人意命其子一體會試而心薄之

冬十一月滿天下景泰以前通賦

十二月帝有疾 罷明年元會

春一百五

明 景皇帝 景泰八年 景泰皇帝 元順元年 方是年正月壬午景泰八年正月景泰皇帝請立太子不許 帝不豫百 官問安左順門大監興安出謂曰公等官朝廷服朕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眾默然御史蕭維禎副都御史徐 卿七卷八頁

惟其詳然其
才本不絕致取
則凡亦多矣
公尤當安而
守乃王上陳
補以英武
加密考官
其罪雖重
派開列定官
不也必待命
官屬則令其
得與會試以
快三案基
其人不能
拘其情地
已得而二人
之任其重
則其重
以山
新之

有負這語諸御史曰若皆知安意否發曰安謂早請建儲耳禮補有負曰然乃謀請沂王為太子議於朝太學士王文曰今日請
立東宮焉知上意誰為學士蕭鑑曰沂王既退不可再也乃共請建元良為太子雖負舉筆曰筆我欲更一字因更更為擇笑曰
吾亦欲更也越四日上之詔曰朕便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

武清侯石亨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于南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及大學士王文于
獄 先是帝與疾宿南郊齋宮名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竟帝疾甚退與都督張軌及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
上皇可邀功賞軌吉祥然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蓋圖之徐元玉有貞曰亨既夜至有負家大
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軌曰已陰遣之矣有貞曰必審報乃可越二日軌與吉祥矯太后制夜復會有負所軌曰報得矣計將安
施有自升履步乾象坐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會明日帝將視朝門早放有貞以三鼓即至朝房軌等率從子弟家兵混同
守禦官軍並入明史文而有負令等說官備非常勦兵入大殿亨等既開門而入復以通外兵者明制皇城
明解制不明史文而有負令等說官備非常勦兵入大殿亨等既開門而入復以通外兵者明制皇城
明解制不明史文而有負令等說官備非常勦兵入大殿亨等既開門而入復以通外兵者明制皇城

燭下上皇聞故眾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舉兵士惶遽不能舉有負等助挽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
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門升座時有官成待滿閣下忽聞南城呼噪震地咸失色須臾鳴鑼鼓有負出跪於眾曰太上皇
帝復位矣趣入賀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有疾逆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明史文而有負令等說官備非常勦兵入大殿亨等既開門而入復以通外兵者明制皇城

即班執之與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勳同下獄
以許彬解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文內閣預機務 彬以石亨存璫楊善所存也

改元大赦 詔改革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明史文而有負令等說官備非常勦兵入大殿亨等既開門而入復以通外兵者明制皇城

錄奪門功 封石亨忠肅公後統文安伯楊善與濟伯進徐有貞兵部尚書于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有負意未愜
數請于亨曰願得冠劍注也 從兄復了入言之于封武功伯明史文而有負令等說官備非常勦兵入大殿亨等既開門而入復以通外兵者明制皇城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茂陳循江淵于鐵嶺街斤蕭鑑商錫為民 先是徐有負石亨等既定謀迎復有負恐亨等中變乃于次日詭
詞以激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追襲世子矣又曰帝已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于大長謀遂決及是謀文已下獄有負與亨

等賊首功謀文謀逆外蕭鑑大抵命關于廷文抗解曰名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辭載俱杜謀

其其司得受而已

其其司得受而已

其其司得受而已

其其司得受而已

不知實千古罪人耳

自為子秋公論所不容英宗既已復保固不特

已足以亦大度

口肆誹謗傳忠

於自暴其功故

王則皆宜之不

道雖乃小人稱

送其私而固

朝廷大體即此

可視奸邪心術

且之言惟以優

海林東勳美

亦工於自理者

其長史部凡

十四年當土木

執之而使入貨且請獻玉璽帝救之曰璽已非真即真亦奉不祥物獻于爾爾弟毋誤我使以違爾禍保則不受命逆寇延緩

即事以犯字夏奉命神道于特屯大同違外燒偏頭關帝命石亨為將軍討之亨至違無功而還已而作時皆違擊道

夏四月帝嘗禱於上帝 以災異數見也復命廷臣列軍民利病以聞

夏王瞻塔來朝 初帝之北狩也諸王中瞻塔最長且賢眾望頗屬太后命取累國金符入宮不果召而瞻塔上書太后請立太子命

石亨等誣戮于謙王文以迎立外藩帝始疑瞻塔專於宮中得瞻塔所上二書而金符國在太后閣中乃賜書召瞻塔比二

湯顧者薄帝拱謝曰敬受教

帳北畿山東訊 侍郎周瑄字伯玉帳北畿會都御史林聰字德山山東帝恐瑄聰定歷不能周備復遣侍郎黃任字德山繼往聰屢

請發警帝召律有自奉警議有自曰發警賊濟徒為警警及耳賢曰慮乾沒而不發坐視民困是困噴而廢食也帝卒從賢議

五月彗星見 是月始見至八月餘芒尚存十月復見

下御史張鵬字子敬楊瑄字子敬等于獄逮繫都御史耿九時字子敬羅綺 瑄即馬畿內呈河間民遞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

以聞并列二人恬亂專權狀帝詰問臣徐有貞李賢曰直御史也連連官往復而令御史張瑄名將擅用吉祥聞而大懼訴于帝

請罪之不許未幾石亨自延緩還會轉生見掌道御史張鵬周瑄等將劾于帝帝請速法事給事中王鉉聞之洩于亨亨

乃先與吉祥泣訴于帝詎謂為已諫內監張水從子結黨排陷欲為報仇明日謁入帝大怒遂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卿

彈重俸自饋賦且請且對神色自若至言功溢帝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言何溢賦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

止數百人光祿賜酒漢名數具在令起遣至數千人非官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獄持掠備至且詰主使者璫等無

所引乃坐九時綺主謀丹逮繫之

六月下大學士徐有貞及學士李賢于獄 貞高曹石亨等皆請釋所引用既得志則思有負寵帝意亦微厭二人乃稍稱裁

抑之亨吉祥不能平數毀有貞於帝帝方寵有貞嘗屏人與語亨吉祥令小監竊聽故洩之於帝帝驚問鵬曰受之有貞且曰

外間無弗聞帝由是始疑有貞及楊瑄張鵬欲起亨吉祥疑請御史論劾皆有貞主之因并疑賢二人遂同至帝前具陳迎駕奪

門四回命內閣事權欲先降臣等不無請御史等敢則相與悲哭不已帝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賢圍援成權排斥勳舊遂並

下獄

大風雷雨雹 大風雷雨雹什屋被木雨雹大如雞卵擊毀木門東响正階門下馬牌飛舞外都人震恐

以災變釋徐有貞李賢秋九等降誦有差 風雹之望曹石二家尤甚 大風雷雨雹什屋被木門東响正階門下馬牌飛舞外都人震恐

獄帝感德乃出有貞賢等為奉政使 御史周斌等十二人為知縣楊理張鵬成邊賢未行以尚書王翺

薦賢尚書吏部侍郎人皆稱善 石二二人不可乃復成而升

以通政司奏議兼侍讀學士呂原為二人入內閣預機務 原內端外和石亨曹吉祥皆敬之每大議事有不可據理亨未嘗諛言

則色術人

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 瑄在內閣數月石亨等用事嘆曰君子見處而不俟終日遂致任去

以翰林院修撰岳正等入內閣預機務 薛瑄既去帝謀代者尚書王翺以正薦帝亦素知正名召對文華殿稱旨 正身甚

見已居殿堂 薛瑄年說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 遂命入內閣以官小欲擢為吏部侍郎兼學士會石亨進見帝語之亨

曰陛下既得人使稱職加秋未晚乃即以原官入閣

秋七月承天門災 下詔罪已勅羣臣修省

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復入內閣預機務 石亨知帝向賢雖恨賢無如何乃與交驩賢亦淫旬臣非宜召不入而帝益

親賢顧問無虛日 賢亦與石亨相親 賢曰此舉干政四方奉事者先造其門提命一職之至公也 賢曰

改許彬為南京禮部侍郎 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得入浮為士多出其門及參大政欲杜門謝客 彬海濤之親柯騰謗遂不安

其位而去

請岳正為欽州同知 岳正為欽州同知 岳正為欽州同知 岳正為欽州同知 岳正為欽州同知 岳正為欽州同知 岳正為欽州同知 岳正為欽州同知

之帝令提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為政有體益賊資兵部奸究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養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

帝是其言遂不究石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異不能悉致皆集林木間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

汝輩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遂喜正言于帝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請以計聞之帝曰即可以朕嘗苦二人正出見吉祥曰

聞忠圖公欲伺公所為便至宜謝道之因勸吉祥辭兵柄又詰亨論令自戕且云上使我告公如此二人揣知正意固請帝前免

冠請免帝內姚慰諭之而責正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臣欲全上恩故令早為計耳二人聞益怒會承天門災帝

命正革職已詔因歷數數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構害詰問正言且仙上帝怒請正欽州同知入閣僅二十八日耳既行道漸以學

老留家月餘復為尚書陳汝言 汝言所劾其不立為尚書 汝言遂繫詔獄杖戍肅州 汝言所劾其不立為尚書 汝言遂繫詔獄杖戍肅州

御比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五 明景皇帝 三七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四十五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傳

魏收與魏謙曰臣某頓首伏以本無高行陛下委賜虛名臣不幸有犬馬疾今年且六十八無事不得供職帝曰欲得後官不必辭
賜之鵠鴻守遣中官送館次謂鵠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鵠三辭不允乃請以白衣假請松閣書帝曰欲得後官不必辭
職居二月與弼逆稱病為醫請曲從放還終始恩禮以光勝舉帝然之賜勅慰勞春假還行人道還初與弼在正堂某日鵠
之上座鵠呼鵠及是令于于弼弼大位出大印而弼與弼爭不得行其是故弼辭方與鵠之是也事皆以弼請門下士由
是士大夫多爭弼弼云 弼字世正名恭如人
者從德為弼弼弼云 弼字世正名恭如人

秋八月詔修一統志 李賢等總載官書成凡九十卷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為耳目由是權指使門達 門達 劾事遠累人
得拜幸而果更強帝不欲委任之果遣校尉賴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迫聲使貨賄以折免難親屬亦然無賄者輒被遣

連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來傳縱橫無所忌賢請撤遣帝不許于是其勢益張
祀三年春正月保剛犯安邊營六十里令以通傳事八日有制謀弒日石彪及楊信擊敗之 先是彪備敵大同擊斬已圖王
令 塞其旗封定遠伯既而充總兵官聖靈軍具至是保剛以二萬騎犯安邊營楊信擊之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郭勤齊退出

二月遣御史同內官採珠廣東

夏四月方瑛大破東藩 瑛在青陽 東苗于把請等攻都勾諸衛命瑛率川湖雲貴軍分回道擊之所向皆捷生擒于把請
送京師瑛之璽前後川湖貴州諸苗克寨獲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莫與比者

秋八月石彪有罪下獄 彪自陝西名運運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令千戶楊斌等奏保常覺其詐收斌等持訊得亨大怒下彪
獄令門達鞠之得其婦婢衣及遺式寢寐請不法事罪當死遂播彪家并逐其妻妾之 彪子彪等皆斬之 彪乃物之有也子
不從 彪妻彪事中以 彪妻不從與
或大臣交通違者 彪妻不從與

冬十月石亨以罪罷 先是亨以彪下獄大懼請罪帝慰謝之亨請削弟姪官放歸田里不許至是法司再鞠彪因交章劾亨相權
納賄肆行無忌私與術士講論天文妄談休咎宜重典乃彪亨聞往覲其朝奉

詔自今章奏勿用拿門字請冒功者黜之 石亨既得罪帝以拿門事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拿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拿
即非順彼時亦成功耳為一事機先露耳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奪臣表請讓位此輩雖
欲陞官以何為功老成者舊依然職何致有殺戮降賄事致于天象得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益感今為此登

知此惡人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四十五

明景皇帝

明景皇帝

明景皇帝

明景皇帝

明景皇帝

明景皇帝

明景皇帝

明景皇帝

本出石亨之
意即不必如項
鐵鍊之強而
不效矣
廷臣實比當時
因不能免使
惟不下移律
事又非非正
事將廢法正
物之自不處
下之分初信
其密故如外
而身其非果
以在工實不
信其言我
可保于則事
端一開而門
廷其過事主
相繼為及轉
實則公行人
茶毒未幾而
衣數言不能
不復為增解
夫若無然不
其非如是而
望政治清明
可保乎

損制過半兵帝深然之乃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請冒功得官者自首更正熟四千餘人朝界為清
詔霜降後錄固著為令 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廷臣審錄重囚謂之朝審遂為永制
四年春三月石亨及其從子彪皆伏誅 遂果奏亨等望意甚與從孫俊等日造妖言且首食無賴事伺朝廷動靜不執迷已等
廷臣亦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廢斬沒其家實未幾亨死彪得于市

夏四月大雨雪 月餘乃止
秋七月乙亥朔日食
下工部翁世資等四子獄既知衛州府 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有定數帝遣內使增造綜纈七千疋世資請減之帝怒下錦衣衛
徵取衛州知府

八月鞫趙分道入寇 保判吳瑪拉嗎等分三道自大同底達西樅眾南行總兵李文

冬十二月釋徐有貞還里 有貞在全齒三年石亨敗帝謂亨賢回有貞何大罪為石亨家所陷耳其釋歸田里

夏五月殺陽王孫 遣某証其璫母子亂帝遣官往勸事已白帝怒青米未故如初帝竟賜璫璫母子死焚其尸方昇
尸出大雷兩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為克

下南雄知府劉寶 寶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遺索與中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掄寶去中官慚
念誣以罪逮下詔獄瘞死郡民哀而祠之

六月遣高書馬昂懷寧伯孫鉅擊等保喇 保喇眾萬餘屯莊浪攻涼州諸街副總兵仇原舉之賊噴敵渡河剽掠官軍莫敢禦其
鋒聞中震恐帝以昂總督軍務鉅充總兵官率軍擊之

琴星見
秋七月曹古拜及其養子欽元懷寧伯孫登討之欽敵元古拜伏誅 正統間古拜集出監軍輒違違官者拘射會錄陛下師違言

秘門家多慮甲

幾於長孫打不

續滿元澤春中

能繼履跡人者

然其履履而居

皆隨履之宜其

早除之故不主

漢書者則則竟

肆其謀叫取為

亂繼及嗣止

後即身伏奔履

所謂逆也而履

小蓋二人是實

既並天故奪之

雖而使之非

遠者之問據某

能齊事也

入殿奉命討賊

盡殺有功賊黨

本意勤而平

氏得復王官功

實不足以信耳

且雖不火和發

則其官得所

官徒又文

出於粉飾中

陳述分銷格

當賦入州城

官雖疎不關

致填謀惟如

兵右衛之職

七年春二月以陳文憲人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文自廣東左右政使丁憂特召為詹事侍東宮講讀呂

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者對曰柯潛 明可出告王翺翔曰陳文年皆深察潛置文何地明日賢入見固請用文帝乃許

之文既入閣每事與賢爭曰吾非若所舉也

夏四月殺迎接御史李蕃 蕃巡按宣大錦衣衛領事者言其擅撻軍職遠治之又遼東巡按御史楊龜山東巡按御

史韓祺並以中官誣奏相次被逮花與祺並荷校死

五月己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下錦衣衛指揮同知袁彬于獄尋釋之 彬與內道同舍錦衣衛事彬恃帝舊恩不為道下逮遂衛之乃誣彬罪且言其

當堂書石曉奏下彬于獄軍匠楊垣擊登聞鼓為彬訟寃語侵違謗并下逮治時大學士李賢方被罷任數陳違罪遠恨判骨欲

并去之乃巧瑣究主使瑣知違意即諤曰此李學士導我也逮大喜即奏聞請法司會鞠于門外帝遣中官張當監視遠欲執賢

與賢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訊瑣仰曰吾小八何由見李學士門錦衣實教我言之遠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違餉贖賦法司

畏遠不敢聞坐彬絞贖贖斬帝命彬贈奉天錦衣而禁錮瑣

甲八年春正月帝不豫命太子視事文華殿 有問太子于帝者帝卧文華殿召李賢告之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三

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抱帝足泣帝亦泣讓竟不行

帝崩遺詔罷官妃殉葬 初太祖崩官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者數十人景泰帝以鄭王蒞猶用其制至是帝

道詔罷之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三月... 正統初不加尊... 曰太祖大神靈... 為宜賢亦極言之... 意固如是但迫于太后... 放言人 時日... 則天變有弼又言天氣未和... 召岳正還 詔正以原官直... 興化知府 正至官為... 復立國督 明年正月...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不見... 五月大風雨雹 李賢上言... 葬裕陵 謚曰睿皇帝... 可法視 世宗兵 秋七月立皇后吳氏... 帝怒廢居別宮乃冊王... 致任禮部侍郎兼學士... 始置皇莊 以沒入曹... 立武舉法 直省舉武... 宣化元年春正月遣都... 守臣奏廣西猛獍流...

三月... 中官傳言... 正統初不加尊... 曰太祖大神靈... 為宜賢亦極言之... 意固如是但迫于太后... 放言人 時日... 則天變有弼又言天氣未和... 召岳正還 詔正以原官直... 興化知府 正至官為... 復立國督 明年正月...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不見... 五月大風雨雹 李賢上言... 葬裕陵 謚曰睿皇帝... 可法視 世宗兵 秋七月立皇后吳氏... 帝怒廢居別宮乃冊王... 致任禮部侍郎兼學士... 始置皇莊 以沒入曹... 立武舉法 直省舉武... 宣化元年春正月遣都... 守臣奏廣西猛獍流...

明憲宗皇帝 卷一百五 聖

所備是亦常務
以備之使東海
雖亦開作好基
其非而莫之法
又何不可乃至
國慶及隆祥騰
推新廟昇帝而
心如見其靈也
可觀况以草結
大爭繼國會起
昏者巧播如黃
編然其狀不似
無以仗其心而
早求論且其進
既眾滋無異草
直敢升其國法
文固不足道李
賢何亦受其欺
而不加覺耶
其宗亦受其欺
不可救矣更臣乃
備其種建人
覆言此項蓋其
可去道世大權
建人何能政
表而官人則其
自是亂政之
宜年其是又胡
為感德哉
詔賜官山各代
唐之善人為道
遊湖數動愛民
傳其地即官儲
林者而置官司
為善後良吏宜
可垂示而不宜
為其後民也

將征討兵部尚書王欽亦言賊非大創不止屬難收兵乃命輔為征夷將軍召維為食都御史督理軍務
開納粟例 以備兩廣餉

二月詔雪子謙完 御史趙敏試進言于謙等為石亨輩誣陷榜示天下為思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乞
收回前榜死者即贈生者錄用帝曰朕在東宮時即聞謙完謀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所司其多始故言施行種子完還家
明年八月復定官制千戶道行人往祭謙墓

帝耕藉田
彗星見

三月帝視園子監
劉景盜起 荆襄上游為鄧陽古糜庸二關地元至正間流賊聚此為亂終元世不能制洪武初節愷以兵勦除空其地葉流民不
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谷既塞林菁蒙昧中有草木可採掘以食正統二年歲飢民從乞不可禁其中巧賊者稍
稍相雄長漢中守臣以聞請誅之英宗曰小民為飢寒迫耳奈何即用兵命御史往撫輯詢成數人餘陽縣撫而大奸潛伏不出
尋復縱三省長吏又多譏非已境固循不治至是有劉通者湖南西華人有力勇之聲門有石斛其黨石龍劉長子等聚眾
數萬為亂通流漢江冠冕禦境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死焉已而朝廷命朱水字景雲去白圭討之至南漳通賊賊在是

傾知賊巢在在宜沙河石龍西北下流入說水萬山之中列為七屯諸軍分道進賊據險下木石如雨官軍四面仰攻蟻附而登遂擒
通送京師俘斬無異石龍劉長子逸去轉掠四川岷巫山離見大昌賊於圭分兵夾之賊被圍食盡長子練龍以降賊
小燧在

夏六月參張瑄楊宗英等 瑾父太平侯執宗久與濟伯善保以奪門功封時以迎復髮齋者皆革拿惟瑾宗尚襲封指揮同知
董源等獲例乞復遂并革瑾宗

秋八月兩變湖廣浙江河南饑 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元丁壯流移南陽荆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
或旱木麥絕收已物官司賑濟于是命王恕等賑及所豫撫按各賑其屬旋遣工部侍郎沈表往保定食都御史吳琮等往

進揚內外諸臣請賑征盜鈔道賊等皆從之表琮無他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
冬十一月前紐瑪拉噶延駁 敵家其欲詔大同總兵楊信寧夏總兵李杲陝西總撫項忠等率所部兵崇之官軍力戰

乃引去紐紐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足然都落少不敢深入天順間
有阿勒楚爾阿勒楚爾者率屬居居河套遠遼近而遼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厚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寧夏星偏

乃引去紐紐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足然都落少不敢深入天順間
有阿勒楚爾阿勒楚爾者率屬居居河套遠遼近而遼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厚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寧夏星偏

徒至是保判與小王子瑪拉噶等先渡懸至將中國人為導導抄掠延緩無虛時矣

韓雍破猛於大藤峽 初閩于監生封登奉許州夾江諸山險峻中有大藤如斗延三兩屋勢如徒杠壘眾蟻度號大藤峽登夫

關數百里顧於可畫諸蠻倚為奧區中產猛人藍胡侯梁四姓為渠魁又有種人善傳弩弩弓矢中人無不立斃四姓猛亦憚之

自景泰以來嚙聚為務藤城殺使所至即虛乞調兵劉誠報聞及朝議用兵編脩節濬時山平上書李賢言賊在廣東青宜駭在

廣西宜用野善之欲於朝詔錄示諸將請將多主其說欲分兵兩廣韓雍曰不然賊已事定數千里而所至輿戰是有敗也大藤

峽賊之巢穴我以全師搗之心腹既清徐迎及解且越輔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于雍雍乃倍道馳全州破陽洞叛苗又

自林桂破符仁為計分產荔浦浦縣等處請賊身長驅至峽口時賊之五右皆得時後中初年出相問果賊也賊大聞於左右

等山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寨生擒賊渠侯大狗及其黨七百餘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數先是峽中大藤峽

沉夜見賊以為神及是雍用斧斲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捷聞帝賜物嘉勞名補還封武靖伯雍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兩

廣軍諸明年開闢外洋等處疏濬容州流溝築堤州至廣東地皆得

二年春三月遣右都督李震討靖州苗破之 湖廣靖州銅鼓五關武崗等苗為患巡撫王儉不能討乃以命震震督

諸軍由銅鼓天柱等處州縣進討 諸境境分道入破八百餘寨又大破猛獍于桂陽成名著西南苗皆畏懼呼為金牌李

南嶽大猷 發准准倉米四十萬石賑之 及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權攝羅倫守水營人疏陳賊楊建市柏司副提舉等事乞布州司守時外屬高州府前市局 賢丁父憂令

馳驛歸葬即遣視事賢再疏乞終制不許及還京修撰龐倫詣賢沮之不聽倫遂上疏諫明日臣聞大猷起復大猷事留 于三月三年生年... 閣臣得君自三楊以後無如賢者而賢亦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及是卒卒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五

明憲宗皇帝

秋七月封弟見治

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

倭贈太子少師李...

...

...

...

...

...

...

...

...

高事何至不
請轉方備
所在未者宜
編在西者宜
其物由修編
之見
李翰在提梁
相實有可觀
而於其奏則
汗流自金
興立即所陳
無一本才其
無一錫數
觀其得之失
心精自況而
暴受知超
不能以理言
道乃其知
特著書
及五物
若其日對
政務必有
類及至
與及叩
備則士
有當於
己部未
請亦去
又身代
無一射
與明
當文
與以

以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預機務 李賢既卒故有是命

鎮守蘭原太監李朝有罪赦不問 時內侍梁安章與論事高者妃日進美珠珍寶錢能章春王敬節忠等做據辦名先後出監大

未嘗以一青蓮舉明請嚴立功兵部議不許內批允之

丁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食 瑪拉嗎三上書求許之 時魏坦諸部內平保喇弒家古勒克呼魯吉斯瑪拉嗎殺保喇史立他汗

仇殺瑪拉嗎殺所立汗遂阿勃是喇使仗入育拜渡河掠大同帝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會瑪拉嗎再乞通首而別部水願羅

御經筵 故事經筵講畢辭退帝必口宣賜酒餼賜臣講官並承旨叩謝出人是劉定之請以劍賜母煩玉音自是君臣之間無一

三月召商格復入內閣 驛召至京以故官入閣

夏四月四川地震 四川自去年六月至於地三百七十五震初所在官吏得省遣使祭其山川

六月遣襄城伯李瑾等之尚書程信等討四川山都字賢 四川山都字賢 山都字賢 山都字賢

不奉化者改大理 高太平川長官司 大理府 大理府 大理府

與白土同治兵部 迎接御史趙啟言江西賊警官少催征不力通負者多請增設司府佐臧官俸專督理乃增布政使參政

秋八月增江西督賦官 一南昌吉安撫兼臨江 悅瑞七府同知各一

...

冬十二月林通謀林院編修章懋... 同疏進諫... 乞靜海地為富住

因嘉善公主... 東上贖人稀... 已許之自是... 加番僧封號... 丙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封國師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儻擬王者出入乘樓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他羽

陳文卒... 文素以才自許在外頗著績效及居官端行事部讓既參大政無所建白子弟家人大通賄賂羅倫論李賢奪情文內說

六月慈懿皇太后... 初英宗大漸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我同葬... 欲后合葬帝召大臣議彭時曰合葬裕陵主祠廟定禮也異日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與商略劉

母薄太后而呂氏仍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氏仍稱大廟合若茂廟之制未合則有乖前美臨觀來葉下禮

官及羣臣集議皆詩如時言帝曰乖禮非孝其議別卜明日足臣百十四人並上疏諫又明日禮部尚書姚燾合諸大臣疏言天

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祖宗之法豈可順阿母后顯違前典帝猶豫未決給事中毛弘毅... 合羣臣伏哭文華門外帝命退眾叩頭回不得言不敢違自己至申帝與太后皆感動乃許之羣臣呼萬歲出

冬十一月都督劉玉... 附世以千戶畜牧為雄女仍其故俗無科徭地在開城縣固原里俊素驍悍賊寇好盜會有獻辭連復有司跡捕至其家多妻妾

遂激眾為亂據石城... 石城即唐吐蕃石堡城山巔四壁削立惟一徑可緣而上最稱險固官軍討之屢為所敗不數月眾

明憲宗皇帝

至數萬關中震動乃以玉為平虜副將軍忠總督軍務討之既抵石城前軍已屢敗賊乘勝逐之玉中流矢被圍眾欲退忠斬一
千戶以徇親當天后不少避玉得出復追賊數十賊大帥會天冥甚忠慮賊乘凍渡河與套寇合乃督兵直薄城下列圍困之有
賊夜出沒被獲忠賞其死賜之金帝尚縱歸使誘俊出戰仗兵端而賊盡殲于是毀石城遂俊京師伏誅

五年夏五月以禮部侍郎萬安字仲淵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安由編修累遷禮部左侍郎外寬而中深同年生詹事

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官少子安安見事之得其敬泰每當違必推安出已上至是議問閣臣復推安自子先之我不惠不皇故
安得入閣而泰怒行泰病卒安無學術既柄用惟日事請託結諸胡為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使致殷勤自稱子
姪行紀嘗自愧無門閣間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達以族屬數適安家兩家婦日相往來通妻者籍禁中出入安得備知宮
中動靜益自固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八月吏部侍郎李學士劉定之卒

下利部郎中彭韶字鳳監察御史李璋于獄 太后弟周或奏乞武強武邑民困不反賦額者請為開田又已一說地六百頃北

帝遣官檢視守民所望開輸賦者固據持步之毋敢百步餘沒入為開田得七十餘頃或不滿復言于帝改命韶探往不復步因

周視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舉國成休豈當與爭尺寸地臣誠

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責成請伏來使無狀羅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璋方命下詔獄言官爭論赦乃釋

冬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先是雍以兩廣地大事成於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而命雍總軍事未幾雍以是歸職復熾熾事

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一而責有所歸乃起雍為總督開府梧州

六年春二月遣使分巡州郡 兵部尚書白圭等言陝西屢遭寇掠川廣盜賊未息及鳩行于閩越其見于淮南兩廣齊豫兩

雷德期二麥稿死則災流民動數十萬益益由之乞簡大臣循行天下使宜與單于是遣大理寺少卿宋吳字子厚原保字子

黃琮副都御史賤昭巡視畿南又名浙江河南四川福建賜勅遣之奏斥貪吏更其眾其南此直隸山西山東湖廣則更

凡書在官者不悉也

三月命撫寧侯朱永都御史王越字世昌等劾嚴延綏 先是馬拉哈雖求貢而靡犯延綏守將許寧許志道殺于退之事在昇復糾

三衛入寇榆林大捷大同總撫王越遠軍及楊信等連敗之五年至是胡羅與阿勒楚爾合別部色凌字博勒呼

塞其德氣其紀
任其拓尋而不
能判其成其
到無味之禍
能無其可辨
但多積事始
傳又其可慮
如所補後宮
雖曾遭害則
前此之福極
於成化五年何
獨焉且其何
察不履又何
於此也得以
庶相安而宮
鈞治亦可代
存隱皇太子
生即使孫
幾幾使孫
亦以遺遺
為保其
數仍留所
樂堂之他
后復往
竟不應
精如
始錄
之實
上未

往徽宗之已乃稱引而乘...
越等皆功陸官而敢據...
夏四月早 北畿山東河南太旱陝西四川山西兩廣雲南並饑

六月戊申朔日食

大水 順天河開永平諸府大水時旱涸相仍草木焚盡從吏部尚書姚燾請遠賑卹

秋七月皇子諱生于西內 皇子母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俘入掖庭喜敏通文字命于內歲時賜貴妃尊寵而茹後宮有

娠者皆墮之帝偶行內殿妃應對稱旨悅喜之遂有娠萬貴妃知而志甚命鈞治之婢譚報曰病居乃請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

使門監張敬因女游鳥敏駙口上未有子奈何景之稱哺粉餌密感之地室貴妃曰伺無所得其事也推陝西布政余子俊代之先

七年春正月以余子俊字仲人延撫延綏 時虜數入邊兵部尚書白圭請龍廷緩延撫王銳字推陝西有政余子俊代之先

是延綏鎮治歸德州屬縣未脂令吳堡孤懸鎮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患而追之輒往往得利去子俊既

至乃從鎮榆林增益兵衛攻守器畢吳榆林遂為重鎮冠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

始立漕粟長運法 初宣德間從平江伯陳瑄請立兌運法至是應天延撫驛昭又變為長運合運軍役赴江南水次兌兌曰

改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之米悉改水次兌兌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

二月增設蕪湖荊州杭州鈔關 初湖分竹木止取鈔後易以銀

冬十月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督河道 英宗初命督漕分濟寧南北為二侍郎鄭辰字西安人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字治其

北至是河道於塞廷議分漕河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為三道各差曹即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一人總理其事于

是始命怒為總河

十一月立子祐極字出為皇太子 祐極以五年四月生至是立為太子明年二月辛酉

十二月彗星犯紫微 先長竟天正晝猶見帝避正殿撤樂劾羣臣修省條時政得失正月乃戾

見閣臣於文華殿 彗星又見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駘力請中官約以御數目召對且曰初見

時情未洽勿多言始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

武臣不免朕望已如舊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略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戚朝臣曰若輩官言不召及見止知呼

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其後尹直入閣請見請事安止之日君不能躬公卿請日對一進不

子出於河竟且

被擒後即立儲

又且窮應極不

使為知之之記

載家傳簡其辭

性性從而疎非

不足深信者幾

此多矣

明世人主之不

是實在大成由

於聖聖聖明由

時平方請各對

而中官即以初

見未洽為言

陳陳其以謹

制時等情查本

本生會進不覺

為其所誑難進

見而僅以庸詞

了事則人何責

子乃諸也且時

始知果前原據

編何至不能動

八年春二月預征山西河南陝西明年賦 時議發兵搜套 前見于是內地騷然兵科給事中梁璟言山西預征草豆每

夫科銀或至二十兩歲早民饑逃亡異路太原一縣五月內已有三百八十餘人心憤懼乞發督補賈以楚困事下戶部議格不

行

夏四月早 京畿連月不雨連河水涸

五月占城遣使告難 占城自洪武二年遣使奉表入貢代著恭順前十年安南國王黎濶攻破占城虜其王盤羅茶全王弟盤

羅茶悅逃山中遣使告難兵部言安南升吞與國若不為處分非失占城歸附之心亦恐放安南跋扈之志宜遣官齎勅宣諭還

其國王及家屬帝慮安南送命欲俟其責使至賜勅責之至是以盤羅茶悅請封命遣給事中陳俊

貴詔往而占城已為黎濶所據不克入

秋南甌浙江大水

九年春正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忠順王布拉噶 命列卒無子王母主國事加嘉色凌見哈密無主乘隙侵擾謀據其

地成化二年其頭目奏請以都督同知巴圖魯爾 命列卒無子王母主國事加嘉色凌見哈密無主乘隙侵擾謀據其

哈商 命列卒無子王母主國事加嘉色凌見哈密無主乘隙侵擾謀據其

破哈密城虜王母及金印去留其妹婿伊蘭 命列卒無子王母主國事加嘉色凌見哈密無主乘隙侵擾謀據其

西沙州等亦為所虜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使套寇不逞聞中供饒愈難矣乃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

人往甘肅略略文等撤哈商及赤斤罕東默克埒

三月畿南山東大饑民相食 山東境內忽里暗如夜又大饑死者相枕藉無餘甯乃命免今年租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閏武臣騎射 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馳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已而騎射西苑罷定章伯郭嵩

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 義至寧波指揮馬璋不問 義至寧波指揮馬璋不問

言因公事杖璋病死非斃杖也帝命宥之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

泰州定安諸邑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

榆林紅兒山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

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夾擊之大小賊之類其虜帳而遁凡寇能歸則菓子膏虐已滿其相對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復居河套間
盜邊不敢入亦數遣使通言西陲得自安者數年

卷之一百六

明

憲宗皇帝

理成化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 刑部主事張鼎勳內信言延綏甘肅夏三邊鎮撫不相統一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制
認從其請因設制府於固原即以越為之是總兵而下並聽節制三邊設總制自此始

三月從總督兩廣石都御史韓雍 中官黃道鎮守廣西不為禮又自奉尊威三司皆大詆白事布政使何宜權清副使張瑄皆
銜之會柳濤濠陽懷集等處 兵部劾雍失職必亦計雍濫費財帛帝遣官往勘宜獲因釀成其罪帝命致仕去雍用兵所獲
功甚多非其去人自其功在朝廷為時五年卒於家正德中追復舊職

夏閏六月暴逆驕 初金子俊上言三邊地勢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為導徑入河套自是寇顧居內我反也外急
宜於沿邊築柵堡設今宜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以成遠橋於事為使時尚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欲其役既

而寇入孤山堡在州西北復犯榆林柵河套歲發兵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曰今征討士馬屯延綏者八萬為延綏內地
若令之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約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請於明年春夏寇馬疲之時復陝西邊糧

民天給食與二期兩月軍事帝從之會王越襲虜紅鹽池在甘肅 患少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管城在陝西 西抵花馬地在
延表于七百七十里 營寬而結實其下過山不絕城二三里其城固而必備也凡築城堡十一連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峒八
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輪內地悉分屯戍歲得糧六萬餘石

秋九月癸丑朔日食

冬十月都督同知李亨文等進兵討土官番不克引還 李亨文等引兵至布隆吉爾川在陝西 安西府在陝西 果州在陝西 西川在陝西 遊擊總制入于也

謀報阿單貴來抗且結別部謀掠寧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令二衛運守本土哈商及察克星輝和簡之眾助文等討日
番不相和哈商哈丹等皆歸天今日退居苦谷在甘肅 文等亦引還肅州土官番知中國不足倖遂父據哈密朝廷固令連
臣孫若哈城鈔密哈銜於其地給米布賜假種命哈商主國事焉三年十一月

十二月罷採金 時內帑自修幣金不足用命湖廣督張瑄在廣東 等郡開採歲役五十五萬人死者擢其僅得
金三十餘兩乃從撫臣言已之

明代財用不足
由於上不知府
藏之數臣下遂

如云以公事加
拔事非政體所
宜指揮總分雖
備究案期延一
命其諸人所得
肆其甚健明代
寵任聞官假以
重權鎮守之設
已為真氏為國
高宗於此而論
捕獲銀兩何以
示獎備而崇祀
嗣無往若輩之
日無恙構賊或
奸與而不可道
也

蘇韓其私竊就 沒使能謀於 平時復加之制 於入不敷出並 國用告罄而欲 取資山海其特 及傳且以杯水 沈與新亦何濟 於事哉至湖廣 一隅之壤開採 不過隨地施功 何至復夫五十五萬兩所得金僅三十餘兩種一歲之費不足以備營費是史之滿厄中飽皆不可知而民之困死亡國之禍甚焉矣此舉上下文病可謂詳於治理矣皇子生己六年

宣宗老老無聞 見即皆不慮 至此則觀夫老之已甚亦未可知但既迎皇子定名出閣一切自有常法何特向閣員有處之之矣是年事蹟

乾清宮內災 夏五月始召見皇子於西內 帝自侍奉太子憂常勞弊少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敬棟與熊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敬伏地曰萬歲已

有子也帝愕然曰安在敬叩頭對曰敬言即死萬歲當為皇子主於是太監懷恩頓首曰敬言是皇子游養西內今已六載

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迎皇子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領者即兒父也衣以小解脫乘小

輿擁至階下髮披地謝髮未幾自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良久悲善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帝曰本善

懷恩是傳帝意欲宣示外廷商格曰當降勅禮部以定名為辭於是建臣相率稱賀帝即命皇子由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

問曰皇子既出將何以處之格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之矣當即立為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領之遂定名

祐禮頒詔中外

六月皇子母紀氏暴卒 先是帝召見皇子留中宮而紀妃仍居西內大學士商格恐有他患而難以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體

明岐疑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祐恩逾已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扶而皇子仍

藉撫育於貴妃宗社幸甚紀妃遂移於水善宮數召見萬貴妃日夜泣泣曰瘁小始我至是紀暴喪誠恐口誠者地使太監張

敬禮亦吞金而死

秋八月渡通惠河 通惠河即元大通河郭守敬所製也亦名渴河洪武時廢水崇中修治後湮前五年清運總兵明文官志

增運總兵楊茂言張自家灣在通州州城內舍舟車轉至都下值值不背通州至京舊有通惠河水道石砌尚存修補水用

小舟利運使帝遣高書楊兼字汝宗相度上言舊船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官橋外舟得入城今水由皇城金水河出

故道不可復行濬玉泉在見龍泉及月兒柳沙諸泉水使入西湖在平明寺界山下水經注西湖水閉分水青龍橋引諸水

從高粱在分具半由金水河餘從都城外溪流轉會正陽門併派大通橋橋河隨早沙故閉則轉轉可近倉甚便帝善其議以

災異工未及舉至是命平江伯陳銳督漕卒疏濬明年六月訖工濬泉三增船四漕舟稍通其利於元初引若平曰河諸渠俱

通不閉其利於元初引若平曰河諸渠俱

二載其利於元初引若平曰河諸渠俱

不閉其利於元初引若平曰河諸渠俱

不閉其利於元初引若平曰河諸渠俱

不見自其其也
尚足問乎

們都坤如善已凌道便入朝 初如善色沒以女妾們都坤成立為汗唇是俱道便入貢已而如善色沒事志目善們都坤却
羅該羅行 伊斯瑪音 今改復仍此等謀殺之未幾們都坤亦死諸強國相繼略其邊人稱得恩角

九月丁未朔日會
冬十一月立子栢橙為皇太子 時皇太后居仁壽宮詔帝曰以兒付我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

食也太子去貴妃治食曰已飯進之矣白髮有毒貴妃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因我矣因志感疾

以宋英好帥總督兩廣軍務 自韓雍大征請蠻自來將帥善邊功利仔標名為雕勳英至鎮以宣靜約飭將士毋得無厭登

勢長請用帥招撫擒獲逆喃者定編戶給復三年於是萬平州屬屬陽湖等州皆以韓公名命之俾具子孫世為吏自是備附日眾

波合通遠行 賊李公王有眾數萬又負固守遣子納款為皇木安州州縣皆屬之俾具子孫世為吏自是備附日眾

凡為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愛之

十二月改詔郎度王為景皇帝 初并門州高瑄附驪人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郎王繼統國

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鑒與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血濺殿功不小迨先帝復辟會天功考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嗣

祀未稱典禮望勒禮官追加廟號以親親之恩章下廷議又不決左庶子黎汝楫言言曷已既廢不聞復而漢景帝更始既

廢不聞復而漢景帝更始既 廢不聞復而漢景帝更始既 廢不聞復而漢景帝更始既 廢不聞復而漢景帝更始既

帝曰景泰往事朕未嘗介意汝又欲欺媚希恩邪切責之議亦遂戢其後御又楊守隨野人亦言郎王有功社稷請改諡帝

廷議大學士韓柱言當復至孝乃下詔曰朕叔郎王踐阼賊亂保邦奸臣謗搆請去帝號先帝從知其枉深懷悔恨以次抵請

奸於法不幸上省未及復正朕震念轉親用成先志郎王可仍舊景帝號尊上尊諡曰泰仁康定景皇帝令所司修飾寢陵

丙十二年春正月南京陰宜地地震 勅有臣侍者

二月乙亥朔日會

夏五月命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荆襄流民 初白圭既平則通荆襄流民之結如欲迎索李原寺寇掠南漳內鄉注佃諸縣帝命項

忠討之忠道人入山招諭流民先後來歸者九十萬原寺亦以次就擒忠臣一丁見其誠懇遂斷髮令歸田民有持此

言詣原寺者原寺皆不聽 至其流民復聚朝廷以為憂奈酒肉洪濛劫掠者流民說略言東青時麻松之民流至荆州

乃偽置松滋縣于荆州 時松滋縣人逃往此乃偽置松滋縣日而不改 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偽置南雍州于襄西其後

松滋遂隸于荆州南雍遂併于襄陽 今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為編氓可實襄鄧戶已都御史李賓人善具說

聞于帝帝然之遂命傑出撫保偏思山漢宜朝廷梗不幸者雖置其編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以襄陽所轄

賞凡人于法起上言晉文以領官非人致一方也漢今日之事能各為陛下何備一能以古之德能大體志為善近則
怒違如逆改掌南京都察院明年能事立解就臨以九月五日行獄外則以本朝之德能大體志為善近則
南京大雷雨
初成祖置東廠令宦官訪緝逆謀奸與錦衣衛同權勢甚重乃領京廠又別設

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緝緝倍來厥勢走出衛上時南京鎮撫曹力明進言遂以日腹私私顯武城典史話之力明擊行其當
射殺一人直原得以聞帝謂其有捕奸盜幸直乃汪錦衣司戶章傑為心腹屢經大獄竟死者相屬自請王府總領及南北河
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聞者難徇事輒置重法人情大挫大學士商辂率同官上言陛下女監斷于直直又寄目于蔡小
如掌球軍官自言承密旨得專刑殺擅作威福賊虐良善陛下若謂奸好其成有為並重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欣之
變由連累刺事瀑成可為儆懲自且用事卿大夫不安其職曹不妄于連累民不安于業若不坐正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
得疏溫曰用一內監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慶曹不妄于連累民不安于業若不坐正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
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逆城要害守備俱備不可缺直一日抵敵人南京祖宗三核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請近侍在帝
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殆乎向心一意為朝廷害無有先殺兵部尚書項忠亦符九卿幼之帝不得已令直歸
御馬監調章球邊衛散諸親校還錦衣中外大悅然帝春直不衰仍令密出外刺事御之更始以直者性險躁于進探知帝意
乃假災異言項直功德遂召復開西廠于是直威愈熾

夏六月兵部尚書項忠為民護身殿大學士商辂引疾歸 初忠信九卿幼汪直既為奏今詔中統壁懸心持請諸尚書者
名先詣吏部尹旻如尹旻曰奏出項尚書兵部宜為首辭對曰公六卿之長也豈忍曰今日乃知六卿長邪旻善名即遣報
直直銜之攝忠下獄 初忠去尹旻以忠為首辭對曰公六卿之長也豈忍曰今日乃知六卿長邪旻善名即遣報
為民直又謂路納指揮楊德金輅乞罷職歸養請之今南京大臣自陳欲以傾直所不悅者于是大臣以次陳死者數十人大
夫益悅有直直矣

秋八月錦衣衛執工部尚書張文質入獄下獄 東廠官校發索南此戶左耳私事詢連堂臺通政使工部尚書張文質錦衣衛
遂斬下獄帝不知也左通政何宗仁等以掌印請帝乃知而釋之

九月京師地震
太子出閣就學 太子既出閣左詹事曹吉朝又侍左右口校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

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請佛經吉入太子曰老伴米安急手孝釋時太子方九歲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太子出閣就學 太子既出閣左詹事曹吉朝又侍左右口校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

太子出閣就學 太子既出閣左詹事曹吉朝又侍左右口校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

太子出閣就學 太子既出閣左詹事曹吉朝又侍左右口校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

太子出閣就學 太子既出閣左詹事曹吉朝又侍左右口校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

太子出閣就學 太子既出閣左詹事曹吉朝又侍左右口校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

聞事亦可護視
起亦若口授書
句廷臣中且無
可謂備官俸以
可謂備官俸以

三月復開遼東馬市
遼東巡撫陳鉞
越請泰將布政使各一員
監之母有所侵剋送沿海安二人
罪尋令海西及夏顏三衛入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
夏六月太白啟星同書見
汪直行遼東邊
遼東巡撫陳鉞以將報冒功激變
直欲自住定之而帝命馬文升
督撫慰無不聽撫者事定直欲據其功請于帝
授其私黨王英日馳數百里奏捷
守令各邊都御史服索
遼東陳鉞郊迎蒲伏爾優尤甚
左右皆有顯且大悅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
內漸心益不喜而陳鉞益怒事
直日夜詣文升思有以中之

秋九月河決開封
據護城五十丈
河南巡撫李銜
上言河南有河患
宜下流壅塞所致
宜疏開封西南新城堤下抵梁
家渡淺河口以減杏花管
見上派又自八角河口
直抵南頓
分道發濬以克祥
行驅賊胆陳歸德之
災乃執行行之明年正月遷蒙澤縣城于河北以避水患而開封堤不久即塞
起十五年春正月修開國功臣墓
無後者置守塚一人

夏四月以方士李孜甫為太常寺丞
孜甫以江西史就還京師職事發還不歸時
孜甫乃學五雷法庫結中官
芳義義以符錄進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誦劾孜甫
職史不宜典祭祀帝改為上林苑監丞
孜甫日盛許密封奏請
五月下兵部侍郎馬文升于獄
謫戍汪直勸事遼東
遣劾文升行事乖方
遣下獄謫戍重慶衛并語
諸言容隱不劾杖杖半復
此字山人等五十六人

庚十六年春二月王越襲捷
于威甯海子
在西正發捷
合與南一城志其破之
時汪直怙恩用事
思以邊功自樹
王越宋永
附之會廷綏守臣奏
威甯渡河入清虜
虜見越勸直奏請出師
詔以永為平虜將軍
直監軍
越提督軍務
越直令水率大軍由南
路已與直將輕騎
循塞垣而西至大同
聞敵帳在威甯海子
則盡還宣大兩鎮兵
一萬出孤店
則名在大潛行
至貓兒莊
見法分
敵道直值大風雨
雪晦冥
直進至威甯寇猶不覺
掩擊破之斬首四百餘級
獲馬駝牛羊六千
永所出邊迂不見敵
無功由是越封
威甯伯
賞增祿三百石

庚十七年夏四月旱風雹
命司禮監同法司律因
命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
自是每五歲內臣帝欲以為常謂之大審
南宗則命內守備行之初成祖
定焚書之例
仁宗命蘭臣會審
英宗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朝審
至帝罷下行而內臣大審
所矜疑放遣
嘗倍于熱
需于大理寺

中湯鍊與趙炳
於正統體
已第一日假
自奉朝書之制
自小學以至於
內不覺何至
至也

命司禮監同法司律因
命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
自是每五歲內臣帝欲以為常謂之大審
南宗則命內守備行之初成祖
定焚書之例
仁宗命蘭臣會審
英宗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朝審
至帝罷下行而內臣大審
所矜疑放遣
嘗倍于熱
需于大理寺

為三尺壇中坐層級張蓋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隨立唯諾趨走惟謹三法司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
行

五月寇犯宣府汪直王越率師禦之

秋七月雷震郭懷承天門

冬十月以道士鄧常恩為太常卿

正十八年春二月罷西廠 小中官阿丑俳優一日于帝前為醉者謾罵狀人言無至援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
太監也又為直狀操兩鐵翅帝前曰吾將兵仗此爾鐵耳問何鐵曰王越陳敏也帝欣然而笑稍稍悟會東廠尚銘獲賊厚賞
直怒其不先告己銘懼乃毒得其所洩禁中秘語奏之且言汪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心始惡直時直越方在宣府以敵退請班師
不許陳敏居兵部代為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懼至是悉召還京營將士移直越鎮大同寵日衰言者文章請罷西廠許之春罷陳
敏調王越鎮延綏陸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不復設中外欣然

夏四月哈商復哈密城 哈商寄居者十年至是李所部兵萬人糾罕東赤斤二衛在葉哈密城破之伊爾圖乘機分邊復入賊遂
還居故土帝喜遣哈密左都督

六月魏繼冠延奴官軍擊敗之 伊斯瑪音入寇延奴指揮劉宣岬岬敗之於塔兒山在瓦剌西北上起撫何春新字子文指
揮同知支玉山西敗之于天家梁中宵在千戶白道山敗之于木瓜園在總兵許益敗之于三里塔在

秋八月大水 衝潭津汝其溫又河南雷雨自六月至于是月民居漂沒者無算濟死數萬人

癸十九年夏六月魏繼冠大同官軍敗績 小王子伊爾圖率兵三萬寇大同連營五十里殺掠人畜數萬總兵許寬
知敵勢盛欲持重保陳乃欲兵守而違別將劉憲棄其與周堡相持周寇大掠焚代王別堡王超戰使眾受于棘門憲憤與地
罪殺人等寇外寇以十餘人為誘太監營新部騎數千寇將士爭越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會官軍獲至寇乃退尋復
入塞爭掩其敗以枝聞此六官行以知三官行知周

秋八月汪直以累敗王越免 言官交劾汪直王越父結雲詔從末減直降奉御越奏請編官安陸州三子以功蔭得官者皆
削籍並斥直常山都御史袁燾為民後掌璫亦坐他事誅人皆快之然直竟免死

九月召陳獻章字公甫為翰林院檢討尋歸 獻章以舉人家居讀書晝夜不輟廣東布政使彭韶想督朱英交章為乙以禮徵

執行其事而
會獄大費責任
由通問院網
實善其於
破改通官信
增則由香等
假始由博等
不復顯則奉
書道破之未
可勝言乃懼
既念法司惟
其案情則其
實者必其通
其者也不欲
其流難實與
其流難者而
其所破者之
有使陳或受
此而破毀之
死者也國法
可問乎而史
猶以多所破
為其直不獲
體之甚矣汪
直西廠以群
王越陳敏併
勢以橫行朝
其無聞見可
指口不言使
阿且以清復
謀案宗終無
實情曾是其
案實乃使伶
不若乎道臣
在法依除陳

此此器代通蓋尋覽
卷二百六
明嘉宗皇帝

如已... 林氏... 二人... 後... 言... 大... 而... 出... 中... 後... 官... 後... 言... 大... 而... 出... 中... 後... 官... 後... 言...

三月奉... 二人... 廢... 言... 大... 而... 出... 中... 後... 官... 後... 言... 大... 而... 出... 中... 後... 官... 後... 言...

夏四月... 今... 秋八月... 九月... 帝... 可... 節... 遂... 冬... 所... 十二... 尹...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六 明憲宗皇帝 十二月... 尹... 十二... 尹...

亦得云應天

以實至聖天子

幸九州廷數下

大權即有應行

之於外且當易

何可謂專私取

視其人之自取

覆慶之夫且入

君大公正之

道教

宋帝公不肯以

而安成通會從

小國之名尚知

以民為重為天

下王者莫及怒

猶况擬獲海

閱閱之成如廟

堂之是是得視

如練外度水

乃以換訓于

事理更望之

領事然既以

人皆畏華而惡之踰年以風疾罷

二十二年秋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出為文升代之 恕先後應詔陳言凡五十餘奏皆力阻權倖天下頗賞之時為攝

曰南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于是貴近者側目帝亦頗厭苦之是年起用傅來官恕謀九切帝愈不悅令恕致仕調文升南京

官制以朝野大政

運廣東布政使使送李士道卒 送于天順中巡按江西李彥允除成化初督學河南注直出巡御史以下旨并滿選備長撰

久之運按察使法道輕繁數百人重四多所平反固為愛治尚簡易獨于職文無所似歷廣東左右布政時詔減省責歎兩

相中官量春疎德卷乞乞信戶六十人涂辦方物逆持詔書帝令與其平由是怒選番人馬力麻託麻麻門各刺使臣入貢

抄易易利其厚斯計之送開立送之番令高瑞發通番事沒其資巨萬官都御史史震人 不敢請選移機與之且

聞于朝春復遣 曾善道遊奏邊瑄朋比為會善道刑部郎中李行人 及巡按御史徐同愛人 勘之春萌送所無史震發駁不

從抄探無異解行等畏眷身以誣獄上與瑄俱被逮士民數萬號泣追留使者辟除不得出至南昌奕作行阻其歸無竟年 元

元東洋乃上言曰獨見此罪人足以上有所相之中編立罪無之地太監中春通番事沒其資巨萬官都御史史震人 勘之春萌送所無史震發駁不

同賢能自事也郵御史史震人足以上有所相之中編立罪無之地太監中春通番事沒其資巨萬官都御史史震人 勘之春萌送所無史震發駁不

退取則直不 巡按御史史震人足以上有所相之中編立罪無之地太監中春通番事沒其資巨萬官都御史史震人 勘之春萌送所無史震發駁不

為聖朝所不 巡按御史史震人足以上有所相之中編立罪無之地太監中春通番事沒其資巨萬官都御史史震人 勘之春萌送所無史震發駁不

運刑部傳革何喬新初揚州土司訟 播州宣慰使楊輝欲立庶子友為副長官吳涿河順之安撫不納于謙乃止輝致仕于愛

嗣輝與涿河地投反巡撫張瓚受輝賂為奏設安撫宣撫司以及為之辭具 至是輝兄友誼受謀歸關于建朝奉新往勸將行

請曰楊氏主揚州兵百餘年竭忠履從久矣歷代寬以文治蓋治之以不治也今但喜入面質真偽無今竟裂奪新王豈得其

始末白愛經會各官安置他府斬吳涿河楊州逆安

以尹直為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嘉靖南京八年楊輝修不得志以年致有力召為兵部侍郎至是取中旨入閣

紅二十三年春正月皇貴妃吳氏卒 妃服用器物鈔稅備數中官任其私亂享動法直罪革與黃皆優賞欽民財餉歸府

庫以結妃散四方進奉異物皆歸之 父兄弟姪皆收都督指揮于官戶等官性嫉始叛服御幸有身禁鬱傷屢者無數至是卒會

露降朕朝七日諡曰恭肅端慎景靖皇帝紀

二月以李汝賓都督右侍郎 致省中廢復有英作威福縉紳進退多出其口前年太權遣致使至是進復都督連致收散

秋七月封于五人為王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祐祐與王記

八月帝崩 先是帝不豫命皇太子親朝于文華殿及是朔
九月太子祐位即位

故 以明年為弘治元年

太監曹芳都督萬善等及手政者有罪滅死湖茂 言官劾故自及其黨鄧希忠趙玉芝人馬交結太監芳外戚曹芳請不
法事論死上以寬免論芳南京少監曹指揮使致有常恩玉芝等處伏西連

父十月禮傳奉官會通封號 帝用行通言降黜傳奉官通政任傑侍郎刑部指揮會事王崇堂一千餘人罷遣禪師其人等
二百四十餘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餘人並遣語教印使還歸本土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立皇后張氏 先是孝穆太后薨也 內廷指指指高貴妃帝即位魚臺承徐瓊疏
請上母妃尊諡遠矣是定孝穆故廷臣議遂為民親下錦衣鞠治為安懼不知所出曰我久與萬家不往來則吉亦有連自危
與尹直共擬直報之帝仁厚恐傷先帝意不問安言得無事帝生西學時太后往來保抱惟謹帝命服膳皆如太后禮

萬安能 帝于宮中得疏一小書自論房中術者曰臣安進帝令太監情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邪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
度吉士報智呼汝為御史女洪解他人文貴人文章列于眾狀復令急就安請之安數跪起求衣與去心思直其相其子牌
曰可去矣始惶遽歸第休去安時年七十餘尚于道上望三台星其復用云

逐逐妃氏為孝穆皇太后 帝患念太后後人求太后家先是太后在宮中嘗自言家質樸姓祝初不能知親族也于是有安言
太后厥喉以希寵者數十數輩後得實自請成而太后家款不可得其後禮臣上言可做太祖封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
母封號立祠桂林致祭帝詔曰李穆太后早嘗狀躬每一思念慈母如刻初謂宗親尚可安米雷受官欺慕復一是卿等謂
啟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慰聖母之靈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人美敢違違封后又慶元伯后母伯夫人立廟柱

林府有司歲時祀為秋室生伊立廟州文有云 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人美敢違違封后又慶元伯后母伯夫人立廟柱
以禮部侍郎徐海等附人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尋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海在閣務守成法鎮以安靜言言國
家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但恐不能守耳

十一月召王恕為吏部尚書以馬文升為左都御史 時恕致仕家居言官論為安者輒為怒司禮監懷恩亦素皇之力勸帝故
即家起用之

尹嘉胤以劉健等歸 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健自為編修即陳書典故有經濟志入內閣後正色無所從違
獨以身任天下之重

尹嘉胤以劉健等歸 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健自為編修即陳書典故有經濟志入內閣後正色無所從違
獨以身任天下之重

尹嘉胤以劉健等歸 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健自為編修即陳書典故有經濟志入內閣後正色無所從違
獨以身任天下之重

尹嘉胤以劉健等歸 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健自為編修即陳書典故有經濟志入內閣後正色無所從違
獨以身任天下之重

尹嘉胤以劉健等歸 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健自為編修即陳書典故有經濟志入內閣後正色無所從違
獨以身任天下之重

之字唐亦可據也

萬安何奉宣官

即不以正焉至

無恥職而後

以久不往來

及為懷德所片

數說其及且不

獲知人聞有蓋

之無所不至我

者宗是時立木

本不當舉行耕

請即云與不可

缺亦於應僅可

夫臣之於君猶

建康方子看其下獄十二月故有元于獄 芳吉既誦成過故當違印紋藍太慧將琮文與意者罪大不當故復逮下獄故者

不勝榜掠死常患苦之至文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詔死死仍徒苦辛卒祭元

英陵陵在臨山州 詔曰純皇帝廟號宣宗 有明史贊曰宣宗受命非之繼上宗中宗顯明子道之元時宗休明多者其

禮部侍郎濟南大學行其補 濟以真德秀大學行表遠修身意定事而治國平天下闕焉乃博採舊書治補之至是表上

其言帝稱善遂濟南書卷金幣下詔刊行 既而始以書中所以開誠行之說可

孝宗皇帝 越弘治元年春正月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喬新以剛正為萬安劉吉所忌常削位初由刑部侍郎晉南京刑部尚書借升秩

以遠之中官張魚詣問正色曰新君宜用正人胡為出何公安子然會刑部尚書杜銘羅奉望廣為新而吉代女為首補於

心之又不補帝以王恕薦召用之 二月帝耕藉田 禮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宜宜以此凌亂衣膠靴去之

罪還淑女 中官郭錦請掃宮選妃嫔以廣儲嗣原于謝道許倫上言山陵之二不舉諒問之痛猶斯此必宜堅巧為設詞以動

陛下非本心也陛下當于春秋俟梓梓之後徐議未晚願眾前命從之 封哈密衛左都督哈商為宣順王 從其國人請也

三月帝視國子監 揭文武大臣等姓名于文華殿壁 兩京文武大臣外官知府守備以上吏兵二部並疏其姓名揭于殿壁如有違罷即以新除者

易之 御經筵命儒臣日講 謝達為講官務積誠開帝意母道講數詞計切帝數稱善

起用言事諸降諸臣 主事張吉人于王純心居中書舍人于機是士于文祥于人教甄元新皆並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

儲耀于人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殉國必不戀爵辱身已推置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帝命史館起用之 夏四月度祀典 依漢武舊制凡祀典所無者悉罷之 觀米賈 小王子上書求責責自稱大元汗時朝廷方務優容許之自是與巴延克克王等屢入貢浙徒父會中出沒 為寇 六月癸巳朔日食

又十月妖僧繼就伏誅 法可提縱曉罪以犯在藏前見此臣陳瑞人言劫晚罪大惡極不意有命者市
上常番較順王哈爾復據塔密 上亦嘗河里見其子阿哈瑪特官能似此禍為蘇勒坦閣哈商討忠職王怒曰哈商罪心較疾

安得封乃偏與結婚誘而殺之仍令尹嗣其地地厄而官如指太以力不戰守引軍阿勝子期官作河木即今改遷此

配二年春二月下禁察御史湯象昇等以于獄成之 帝即位後吏新底政官路大開原吉士都督進士李文輝文童論勅當路

論為安插五岳石印諸此以請案上在禁獄按例文無結書不許風聞言事者身排前排 鬼者竟九鏡其所排較手問
及人望紅文書山向處國共辦三三三三 大臣多畏惡之劉吉大刺骨使人喻御史魏璋曰曰君能行食院言矣理欣

然日夜伺覓短會州知州劉察人嘗能復白金通之百夢一人騎千幾得君手挽之引就道國解之曰人騎千國姓意者國
將領君扶之引君當道也嚴以書示各理得聞帝遣官賑四川中書舍人吉人侯安 屬無及劉察可任理遂嘆同官陳景隆

人勸吉人私立明黨因及亦貽書狀劉吉從中主之并欲入智與文祥等名差下詔獄欲害其之死何魯新彭紹力持之王志亦
上疏申救於是嚴禁以違吉人胡爾爾智等文祥等官理遂擬大理丞

以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 時承平久兵政廢弛西北都等不時竄塞下文升嚴嚴捕將賊合夥二千餘人奸人大怒
夜榜夕矢係其門作揚書射入東衣安門內帝聞詔錦衣衛無捕騎士十二人衛出入文升因乞休致歸

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沁河 河決自原武由開封東北入沁河隨時會于天修五嶺中河決聚潭而向不與沁合其流聚
溢流為二一自于家店 經蘭陽縣南東主歸德由徐邳入淮一自封邱縣之荆陵口在無味水漫祥行漢係封縣之黃

陵岡即見東經帶入張秋運河郟邑又被書汴渠不其缺者請速開封堤以遊其害布政使徐培字公力持不可乃止命所
司役夫五萬人治之乙而命戶部侍郎白昂為總理事其昂募陽武長堤濟宿州古汴河所古治河人又東而南

河也望應有取現而在又清歸德睢河注見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水患稍息
秋七月詔承直官 京師雷雨南京風雷故有是詔

又十一月甲申朔日食 賜教少保子謙誥 加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忠憲侯立祠墓所賜額曰柱功 後說國中

三年春三月令天下設糧備倉 每十里預積粟萬石及數萬構職過者耗糧不及者符之府州縣及軍衛官視此升黜

又十一月有星孛於天津 漢中天文志曰星孛者 認學臣言闕失 大學士劉吉等言妖星見天津應祥曰按內軒三星內上

室前 其占為兵為餓為水旱令而徵河南山西陝西旱蝗四川湖廣感不登倘明年復然恐災孽發禍作願陛卜節用
度節量游屏說言斥異教留懷經史讓承治道沙河 在石州南四南沙河下派與 條橋江西過磁峯南海子繕垣備俱非忠

知此星氏直臣等也 卷二下 明孝宗皇帝

子之於父人子 我非由書能容 下墓乃於其父 之側俾無遺已 賢賢故事之政 委在明代為習 相沿往往惟欲 沽名而不情欲 恭文其史實無 徵據從而欺大 其罪不獲準諸 其理直可為訓 訓

言官以意氣用 事明代結習可 惜其不流遂以 此情狀况考索 則庶政雖新而 諸臣所言尚使 於先朝舊事何 前日之寒雖一 三五五等字等 以老成多到雖 爾初無大過焉 解乃治私運議 解學自是居心 已不可問且受 知州饒金如稱 妖學之非者書 所宜其非者實 由自取特罰官 以私憾嗾候料 俾得搆撰設計 預備金之設因 政廣為儲蓄以

知此星氏直臣等也 卷二下 明孝宗皇帝

壬午年春二月漢陝西強盜賊亂之平 廷杖御史文燾 言伏西賊賊之使民病未愈可憐監下 仲王降國大賊逆亂百
事並宜停止以其備振業官民命滅所賊之子
三月立子厚庶皇太子 為皇太子

夏五月求遺書

六月下御史彭程等劾程以微舟違戾 程巡視光祿寺見造皇壇吞食皇壇者案亦修齊行法之所也程疏言光祿金錢官民
膏血用之得當猶恐病民况投無益之地先帝為信事政省弊賜章意在求福今二人已伏辜不能自保為能保人陛下如有此
舉宜逼之將萌如無此舉論臣下違迎之罪帝得疏以程暴揚先帝過天下錦表使令刑部定罪詰書光祿卿停其休已而刑部
批程暗杖帝不許命與家屬居之

秋八月劉吉罷

帝即位初吉與萬安尹直並為言路所劾未幾安直皆去而吉獨留柄政既久權勢益赫帝初頗加委任後春
亦漸衰而吉終與去志及是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吉言必當封一太后安子弟方可帝不悅遂中官至其家諭令致仕
賜歸歸時安直等三朝老臣皆去吉之去也吉年七十矣安直等皆去吉之去也吉年七十矣安直等皆去吉之去也吉年七十矣

又十月史中題法

洪武時於各邊關中令人募民築種科書實自相保東其儲以充成化中始以銀易米然米貴者為令至是
戶部尚書普濟等請召商納銀令運司類解太倉分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關切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
太倉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關中之法慮固已撤書故吏用書運儲曰虛矣

十一月停納粟例

初成化未開納米事例陝西河南諸省饑及是尚書王恕言米樂官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
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闕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米一過受款賑行摘例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破廉隅為循吏豈可得也帝即
命止之

改六年春二月錄崇過春亭

文忠鄧愈湯和高世英摺摺使 選春元孫德文忠元孫瑞愈五世孫炳和六世孫紹宗官軍民雜
處無職命摺摺使以奉先祀

河決張秋以劉大夏

河決張秋戴家廟怕味 刺于清河與汶水合而北行遂工部郎侍陳政 督治政尋
卒命廷臣會薦才識堪任者時上夏為浙江左布政使以王恕屬勅遣之時河流湍悍決口潤凡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
未可治當治上疏於是即決口西南開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通漕乃濬黃陵湖南帶以黃河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樞家
渡口於中開月河 別鑿新河導使南行由中平柳川東入淮又濬行四府營清河由陳留歸德分為二一由宿連小河

明孝宗皇帝

五十五

口一由亳州渦河俱會於淮然後沿流秋兩岸築壘立表壘壘網懸巨艦穴而壘之實以土至洪口去壘沉艦屢以大歸且合

且法隨法隨塞連晝夜不息功乃成帝遣行人往勞改築秋名安子鎮大夏又言安平洪口既塞下流已治黃陵岡居葦鎮

之上流河口廣九十餘丈荆陵等口又居黃陵岡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黃河至此寬漫奔放必築塞諸口導河上流使

南下徐淮庶可為運道又安之計廷議知其言大夏乃興工五年八月築葦黃陵岡及荆陵等口七處五旬而樂於是上流河勢

從歸蘭陽去城迢歸德徐州入運河會淮水東注於海而流故道以復又築黃陵六十里起龍城阻見抵徐州復築荆陵口等

隄六十里起于家房慈銅瓦廂在廣陽縣西距城六十里大小二堤相翼黃陵法之意始思水大治乃召大夏運而北分派其地

夏四月土魯番復據哈密 初土魯番既感寇運寇密城馬文升言番人重糧類且書服茶古昔聖古復舊錄之不可乃未敢忠順王

托克托從孫善巴舊作也襲封為王以恩克保喇特伯也舊作也為都督同知阿瑪呼喇為都督會同善巴而請番

書善巴明幣不得甘肅同稱呼喇又引恩克呼人掠土魯番于馬阿哈爾特於王是潛兵夜襲會同善巴已解阿瑪呼喇仍令

伊爾撒其地事聞兵部侍郎張海運通州都督同知羅謙往往視軍是時古昔聖地開明坤城其文州四西鮮事城公一行文升

言文升請行廷議行官此官強本兵不宜進出乃被沙喇任二人亦請牙但進土魯番人歸其王命運使呼喇呼喇仍令

官文升請行廷議行官此官強本兵不宜進出乃被沙喇任二人亦請牙但進土魯番人歸其王命運使呼喇呼喇仍令

閣五月光應天縣松田租 以水災蠲租一百八十餘萬石

吏部尚書王恕罷 邱消與恕不相能恕考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清調官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事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士醫

既判劉文泰者求連官為恕阻街之文泰故往來濟家知密技怒因劫怒變亂選法耳言恕居居時屬人作傳錄版行之感數无

帝之失歸人臣禮恕知文泰受旨于潘乃奏辨乞賜廷朝于是下文泰歸未伏訊狀詞果達濟文泰歸潘心

不悅怒乃欺文泰御覽責怒活名今矣所錄版置潘不問怒遂違章去聽馳驛歸首領凡之由是版論大不直也

六月 禮部尚書倪岳字所告顯得吳急務勸聖學帝動聞言路止無功之實伴不意之役無奸會違忠直帝嘉

秋八月京師大雨雹 禮部尚書倪岳字所告顯得吳急務勸聖學帝動聞言路止無功之實伴不意之役無奸會違忠直帝嘉

刑部尚書彭韶罷 韶言言正色與王恕何各新稱三老於每高者戚近臣所疾故致仕去

御七年春二月詔舉直言關夫 去又言言風雨抗李陵樹故有是語

三月吏部尚書王恕罷 邱消與恕不相能恕考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清調官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事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士醫

王恕自持發政 秉正不阿疑為 奸邪狂動案編 而去其事實 於邱清之陰 害警由是因 進公論累怒 宜杜門靜守 乃希心名譽 欲以佳傳博 譽且今其刑 有法傳使有人 得傳其口實 自始之說固 亦

俾治... 府事政事... 命兩廣捕... 欽七月京師地震

命工部侍郎徐賈... 時三吳大水... 命吳淞江澆沙浮蓬米先施工

時以吳淞江澆沙浮蓬米先施工... 連令九十餘年... 陽城在黃川為吳川

陽城在黃川為吳川... 等湖又開... 入海開自黃海

入海開自黃海... 入大江上派亦通... 八月以李東陽

八月以李東陽... 九月南京地震... 九月南京地震

九月南京地震... 九月南京地震... 九月南京地震

九月南京地震... 九月南京地震... 九月南京地震

九月南京地震... 九月南京地震... 九月南京地震

九月南京地震... 九月南京地震... 九月南京地震

九月南京地震... 九月南京地震... 九月南京地震

論古書有特微... 固不書動... 同亦宜可... 偏見師... 與之本... 能論... 從商... 立

官於政人心
不切中時弊
欲定建言為
等約事均注
未達事理蓋
時號物使自
若在人者能
虛公聽判決
偽以義是非
可以息有年
將而物皆其
高下又至正
清源之道乎

麻以純福原則太子可致臣一介能辨自知不免與其死十虎口孰若死于朝廷廟陛下新臣嘗行臣言臣雖先無佩帝以其狂
証發原籍為民哲奇致歸已而觀政進士孫楚過院上疏曰近者言官劫人乘勢敗而排觸奸佞反出令吏談者為之請定建言
為四言最上彈劾權貴且次補拾闕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神國家皆分別擢叙其紛飭文具循然不言者則罷黜之時不能用
後魏為漢宗室知州有干盜劫盜為主事請
直隸道陽守內府不似原已至河而更事請

明

孝宗皇帝

丁弘治十年春三月召閣臣議政文學殿

帝御經筵罷召徐澤及劉健李東廣南邊授以請司題奏曰與卿輩裁決違等案旨上
帝應子改定無疑簿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問帝曰益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退自成化中憲宗召對彭時商略後至此始再見
其後宜召顧問遂以為常

夏五月小王子寇朔州河川朔州河川以地近朔州可放名湖河原出古北口外諸國其地如朔
加我決尚知屬
特圖右之道則
得著正宜理志
竭誠以冀贊成
上更河橋以事
禮多持出改
詳問是處方改
勤要詞而良子
英而僅項不獨
無以制備當
實所以奉朕
蓋由當時掌
收攝為人臣者
之不復知引射
之可移等則其

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軍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募家子以市糧為私利公毋以刑費禍大夏曰處天下
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國之初塞上糧費必果于石爾為東方許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為業者自百東十
石以上皆許募家無所牟利不兩月邊儲充積矣是年大夏同見北方諸國轉輸至者運送耗費頗為戶部尚書會計裁支
務家賦乃空之時告云
大夏字公直順人

冬十月起王越領制三邊軍務 帝即位初起自安陸感遠屢疏項陛下廷議列上其功罪詔復左都御史致仕時越子已七十矣
復結中官李廣以中旨受掌都察院事言官交章論奏乃罷及是小王子和碩諸部屢犯邊遠東宣大延綏甘肅俱被殘廷讓使
投鎗制官先後會募七人不稱自吏部尚書屠濬以越右土詔起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鎮兵弱非精延軍兩鎮兵難以克
敵請募制兩鎮從之

簡制禁兵 馬文升疏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鎮京師總征討各有所掌而南軍尤
託以腹心我太祖法古制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
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勅大臣簡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官為營東出入從之

十一月春三月皇太子出閣講讀 東宮官宦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問講讀詹事官詹事官傳上疏曰東宮慶學寒暑風雨
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進講之時少綴講之時多宜令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
傅即居宿於外欲令難近習親正人庶民且其况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秋七月王越襲小王子于賀蘭山破之 小王子居山後久熟知路邊累招野獸克培等德擇連地越分兵三路進俱有新獲日購
收兵回別伏道旁敵來襲後追殺至柳溝柳溝殺斃馬牛羊器仗千數論功進越少保遂條上制置哈密事宜未報會李
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嘗言及越越聞憂皇空皇空王理朝時有卷從風中墮漢籍以敬視之乃越卷也帝語史曰此當任風憲

明孝宗皇帝

明孝宗皇帝

明孝宗皇帝

明孝宗皇帝

投鼠吹物安得
連鼠數千尾其
事近數年地其
如北越故既奇
瑞使臣到附
道其法與尋
謂其法與尋
附實直不徒一
笑然則以故以
中清國語以
道其法與尋
本無足稱則
時之趨使書中
又安知非則有
一唯書引神機
此以持人耳目
朝臣交結奉
賄路公行實為
律所不容實為
律其法與尋
法司機關乃
獄餘之報通
其罪則所謂
白之未必入
職驗之實宜
何由而通法
尚安在干
以其官部
瑞帥之言雖
其白尤為怪
蓋大臣而主
朝附料已不

九月華蓋殿大學士徐燾致仕 淳居內閣十二年與劉健謝遷等協心輔治天下並極賢相至是以目有三派乞休始許之燾嘗
想常與有加清性剛直重法遠近聞名有不可動之節其言直而切當治於所當言而皆聽從欽天監等言燾正平華
其安而徐燾帝欲遣大臣巡視天下燾言古者巡視天下者必以三公之重燾言三公之重非三公之重也燾言三公之重非三公之重也
燾言三公之重非三公之重也燾言三公之重非三公之重也燾言三公之重非三公之重也燾言三公之重非三公之重也
史多言燾一人以鬼神之神燾言三公之重非三公之重也燾言三公之重非三公之重也燾言三公之重非三公之重也
十月唐李景嘗災 太皇太后宮也李景嘗災西直門兵部請廢武備郎中何孟春辭曰宜慎火已而禮部內府軍器庫
有短燬內官監連年災

大監李廣有罪自殺 廣以行錄轉祀復獲任權傾中外勸帝廷議步卒於萬歲山奉成幼公主賜清軍官優獎日者謂建寧犯歲
忌太皇太后忌曰今日皇廣明日皇廣果其禍及矣唐懼飲華元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簡多文武大臣名魏黃
白米各千石帝曰廣食幾何其家亦甚富其能容米幾哉左右曰隱語耳黃米者全白米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
昏夜赴壽寧侯張雅齡之求解事得發而身安爾見文武官屬廣求進身其間有部告之深辨之寄天下四方以
為所難求方名諸令一旦舉白恐生變易故實有內理方名之徒力不復信比大可及也如燾之屬
愈眾已密請諸廣諸引廷或以他事熱之廣可謂之也燾之徒力不復信比大可及也如燾之屬
閏十一月壬戌朔日食

起十二年夏六月闕里至聖廟災 勅山東撫按重建及成七科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前禮部主事楊備吉等馳名請復其文位號不從 備吉等建文君乃首倡帝嫡孫鄭受補器其後太宗入繼大統創建文位號百
餘年來承蒙顯復夫建文雖以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則生民之主也請復其號如景皇帝故事庶幾碑益先聖有元大孝下
禮部議格不行

十三年夏四月更定律例 初洪承開定制法司斷獄一依律擬議毋許妄引條例英憲以復巧法吏往往全律用例借便已私
條例由此日繁及是帝命刑部尚書白昂制定之給事中楊廉勳劾奏疏請刑例從簡律例宜多則今法司詳舉律例若法司
多條例不可更以律例詳舉律例者不足以備例之意矣百三十年來律例漸多近今法司詳舉律例若法司
多條例不可更以律例詳舉律例者不足以備例之意矣百三十年來律例漸多近今法司詳舉律例若法司
多條例不可更以律例詳舉律例者不足以備例之意矣百三十年來律例漸多近今法司詳舉律例若法司

外帝前復所任刑官何喬新彭韶而外弟與聞廷辭謝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會其稱頌焉

外帝前復所任刑官何喬新彭韶而外弟與聞廷辭謝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會其稱頌焉

外帝前復所任刑官何喬新彭韶而外弟與聞廷辭謝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會其稱頌焉

外帝前復所任刑官何喬新彭韶而外弟與聞廷辭謝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會其稱頌焉

外帝前復所任刑官何喬新彭韶而外弟與聞廷辭謝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會其稱頌焉

外帝前復所任刑官何喬新彭韶而外弟與聞廷辭謝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會其稱頌焉

如以事記自始
正官中其典以
能引退或假他
職致不明又宜
足以示勸懲

秋七月京師地震

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維干欲貶其官 和碩諸部屢寇大同朝廷以陳銳等無功召選邊保國公朱暉孫之侍郎史琳代之大監
苗遂為監軍雖上言克敵在將得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北虜入寇廷臣首推陳銳以國之危生眾之存亡試之謀勇未聞之
人虜益猖獗今斥陳銳用朱暉不更事固不多於銳也願陛下罷暉責前日推舉銳之罪然後從公拔其尤者俾專關外勿置
監軍提督以視之今之監督即唐觀軍容使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畧然與朝思為觀軍容使使而九節度皆潰相州况其
下乎帝以維長言下從諸縣丞比輝至冠已還乃遣

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陝西地震

夏四月和碩及小王子連兵入寇復命朱暉帥師禦之 先是小王子及和碩等復居河套至是以敵八千騎東駐連塞下入長勝
堡而和碩既而西歸復遣探延燒寧友往來數千里所至殺掠殆盡命陳傑大將軍印統都督劉崇等五將往禦及秋暉等至寧夏
敵已飽掠去乃以五路之師夜襲敵於河套僅斬三級以復聞未幾小王子和碩以十萬騎分道入衆掠固原寧夏直境殺掠

六月陝西獻玉額

秋七月晉安詔 苗婦米貴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叔文以督師討之 初晉安土司隆暢既老子禮謙營長河保據構相仇
怨暢有妾曰米貴以謀見逐依禮同居禮河保皆與亂暢聞謀禮河保懼禍助米貴舉眾攻暢破自餘泰暢逃雲南鎮總官召阿
保與暢盟息兵米貴將令人殺暢與阿保亂益甚鎮總官發兵捕斬河保米貴亡入雲南益州說南酋備至是復歸故營攻叔諸

秋七月晉安詔

苗婦米貴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叔文以督師討之 初晉安土司隆暢既老子禮謙營長河保據構相仇
怨暢有妾曰米貴以謀見逐依禮同居禮河保皆與亂暢聞謀禮河保懼禍助米貴舉眾攻暢破自餘泰暢逃雲南鎮總官召阿
保與暢盟息兵米貴將令人殺暢與阿保亂益甚鎮總官發兵捕斬河保米貴亡入雲南益州說南酋備至是復歸故營攻叔諸

保與暢盟息兵

苗婦米貴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叔文以督師討之 初晉安土司隆暢既老子禮謙營長河保據構相仇
怨暢有妾曰米貴以謀見逐依禮同居禮河保皆與亂暢聞謀禮河保懼禍助米貴舉眾攻暢破自餘泰暢逃雲南鎮總官召阿
保與暢盟息兵米貴將令人殺暢與阿保亂益甚鎮總官發兵捕斬河保米貴亡入雲南益州說南酋備至是復歸故營攻叔諸

保與暢盟息兵

苗婦米貴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叔文以督師討之 初晉安土司隆暢既老子禮謙營長河保據構相仇
怨暢有妾曰米貴以謀見逐依禮同居禮河保皆與亂暢聞謀禮河保懼禍助米貴舉眾攻暢破自餘泰暢逃雲南鎮總官召阿
保與暢盟息兵米貴將令人殺暢與阿保亂益甚鎮總官發兵捕斬河保米貴亡入雲南益州說南酋備至是復歸故營攻叔諸

奉鎮守太監楊友等討之大賊賊梁賜特普安魏階命賊魚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賊未至未嘗推為將毋營場友去

九月丙子朔日食
召奉絃總制三邊軍務 言官勅史琳等奏師弱職召琳選起奉絃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代之迄至錄死者功勳將楊琳等

四人罪練壯士與屯田申明從令軍擊大振
冬十月以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文升在班列中最為著績帝推心委任特設禮文書官見禮部議大案以文升年高禮部再行詰之

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猶見天下民窮財盡晚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音默然

十二月和碩等出河套詔未暉還 留京兵三千防禦財賦晚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音默然

西討無功班師甫命下將士已入圍門不知奉何詔有且此一役糜粟費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官也所有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該一舉冠如和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彈等宜論罪重典不絕

戊午五年秋七月王狀破米音斬之 斌湖官上兵分道進擊連破賊賊逃走食事中王慈中土知府鳳英追及之馬尾龍在廣州

九月庚午朔日食
現官軍四面進攻米音圍出戰英臨陣格殺之遂降平

冬十一月瓊州黎亂 前知府依桓貪負茂私欲縋以余濟賊寇尤甚黎人苦之付南統等遠聚為亂鎮兵討之不下戶部主事馮顯上言瓊州在大海中逾三千里其五指山嶺下州府定安縣西南五百里其大亦名黎嶺山黎人環居林菁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黎眾聚散無常攻之則巢穴公竊竄置之則侵掠不已乞乞考就知夷情者令各守土兵聽巡守官節制有能擒斬首惡者復其祖職此以吏改吏數月隨員俸復不羨師旅之興無時已也帝從之明年七月斬南統賊遂平

武當山進神輿奉轎或白晝晝燈布上閣臣雖諫帝不赦違也及是內有建遠備塔又添道士五人為真人劉健等力諫遂皆寤

夏五月建南京刑部侍郎畢登辭山入巡視雲南 先是雲南景東元朝南州大疫雲霧時凡七日不得晝夜龍川帥宣

他司雨雪如手 盡救禾稼宜良詎料地屢震震感曲靖詎見火災燬房舍無算帝以雲南災變非常皆由官不得人上下攬取以故小民含怨上于天和命參議左會都御史巡視雲南至滇無不職者數十人民心新安

夏五月建南京刑部侍郎畢登辭山入巡視雲南 先是雲南景東元朝南州大疫雲霧時凡七日不得晝夜龍川帥宣

劉大夏以廉潔
皆時名也
倚任初雖其
乃當出任封侯
並未聞其土意
命魏爾為四監
其為尚書即有
所深實善禮
其顯狀平此考
宗面語其狀時
以民窮財盡度
力不辦故辭
德支委委時登
候多酒博故益
當其往任事以
關其張若明如
其其尚可操其
公忠補遺之大
臣耶

夏四月恭肅皇帝於裕陵

五月罷中官監織造 命鎮巡官領之從劉大夏請也

六月雨霽

命南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自陳者為令 故事方內官三年朝視一考察兩京堂上官不與至五品以下十年始

一行而屋官率九載年終轉運或除服改補多不及期給事中許天錫辭職人請京官六年一考察大隆令自陳簡數之命從所

請

和碩入大同指揮鄭瑞職死

廬山鳴 聲如雷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隆皇子解縉令德安令麟二縣人溺死者無算

秋八月置東西衙軍 帝欲宿兵近地為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相定意當亦如此請遣選操軍萬人為西衙納

京東兵密雲則州為東衙設可中官監京營者悉去兵為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輩不利失其耳目

是聞不行

九月復置起居注 洪武間政起居注後廢蓋是太僕少卿請增古者立史官記言記動典至重也臣見陛下置名譽臣多係

惟優選勝之官近臣不得以聞史官算由紀錄失令不圖恐歲月綿遠傳聞各異事跡無以究其始末乞勅廷臣曹案各聞者備

錄呈覽宣付史館庶幾必君言動舉無所遺庶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

文十一月貶大理寺丞吳一貫字鵬夫為高州州判置今屬內同知 先是奏軍衛都落射傷海西首使指揮張天祥出關擒殺他衛

三十八人指為射首使者巡撫張鑑字淵和以提問會指揮張天祥與天祥有怨發其革命一貫往勸得實論天祥死於獄中天祥

故父洪胤除帝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因連一貫帝御子門親湖之盡反前徵一貫死問珠連曰一貫推書之實

罪當使帝不允廷放如初帝怒令更擬廷終以原擬上請一貫高州同知茂擬死洪反得論功帝晚年委任大臣中官專權

而天祥嘗發自東廠廷議猶為所詭焉

罷雲南銀場

貶于八年春二月御總建 學士張元預辯疑人請講太極圖西銘等書帝亟索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輔朕也元預清瘦長不踰

中人其充日講帝特依几聽之

三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字獻吉於職即釋之 帝頃信禮外家皇后弟壽貴任儒於建昌伯廷益並論張多犯法夢陽陳上書

惟天祥論其 多能詞詭其 罪本無可置其 一貫從實擬即 並此圖內亦宗 乃因東廠奏其 死極竟不審其 察核亦及從情 抵一貫以反坐 之律實不先此 漢漢生好問其 職者州部自宜 以平允去則乃 惟于擬其輕重

其新制而能

從之盛會是

此下所以到

群使一貫於

無仲又寬所

德備中之治

孝宗能知小

策政及直臣

有以事歸以

其政實光明

又有行不得

主必于下微

德者出平且

新見其待恩

法宜早知鈔

東德如健會

全必得其入

而宜從若若

更何以少幾

請主使觀於

臨視日深至

所請使道攝

其之耳

二病三害六漸數千言本一書軍使魏齡相納無賴固利賊民勢如翼虎獲於秦辨積賊中陛下厚張氏捕獲參陽仙母后為張氏罪賞斬后母金夫人復沒親帝者不得已下學陽樓守即內批有出使李傳二月金夫人似不已帝弗聽左右知帝意欲請母重罪而下杖以洩金夫人憤帝亦不許謂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擊朕朕耳朕寧殺直臣決左右心乎他日帝遊南宮御殿兄弟入侍酒半皇后及金夫人起更衣因出遊覽帝獨召魏齡語左右其間也遂見魏齡死冠首觸地自是稍欲逆夏五月帝崩 帝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召健子曰卿輩輔導良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遊樂卿輩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敬受命翌日召東宮前以法祖用賢張開太子學庶即位成帝

秋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敬 以明年為正德元年 京師淫雨 自六月至於八月時東宮信壁劉瑾等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所聚為鳳陽神廟交結時謂之八黨 小語書格如故 小語書格如故 小語書格如故

冬十月恭奉陵監山東訓 臨曰敬皇帝廟號孝宗 明史卷四十四 有天下神世十六年宗廟能華能直制劫賊受民其於 侍奉時星之通用使魏彬張永所聚為鳳陽神廟交結時謂之八黨

武宗皇帝 上德元年春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乞罷不許 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言書為宦官所排傳于帝意令閣臣調旨健等 不奉命別擬以奏帝不聽健等力陳謂奸商壞亂鹽政武臣負罪玩法北征將士無功授官即用監書家選用罪人宜且痛抑令 陛下不信大臣而信羣小欲以一二私人私恩壞百年積制臣等豈敢苟從所擬四疏謹以原奏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比以鹽法 賞功諸事陳陳利害拱俟數日未奉玉音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非邪亦當明加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亦之門 若歸臣等宋儒朱熹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居乎其位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 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又數日屢嚴政令十失指斥責成逆律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議健等知志 終不行各上章乞骸骨帝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逆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益

三月兵部尚書劉大夏罷 大夏承詔請撤鎮守中官非願以者凡數十人 帝登極始中行之 又列上傳奉官當汰者六百八十 餘人帝不盡從復勸廢廟堂與不當起用帝不聽大夏自知言不見用遂遠跡之歸許之

明史卷四十四 有天下神世十六年宗廟能華能直制劫賊受民其於 侍奉時星之通用使魏彬張永所聚為鳳陽神廟交結時謂之八黨

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能以集芳人代之 時朝政已移於中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缺保推其部侍郎能補守州人可

任績不欲出外頗快快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拘私文升連疏乞休去芳人無學識好嬉為人所積積廷臣乃深結附臣

以干進帝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何況縣官人云無錢揀故紙令大

下多道租區說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會文升去遂位為尚書

六月大風雨壞郊壇殿瓦 帝嘗羣臣修省劉健李東陽謝遷上言比來先朝太多奉帝漸晚遊嬉漸廣經筵日講宜命停止不知

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費豈善非所以崇儉德彈射約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狝忠不可有於朝豈可文甲曹不可

施於官禁令聖學文職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雖文於前臣不勝憂懼疏入報聞

秋八月立皇后夏氏人元

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同罷 瑾以內官專管國營帝漸信用瑾與馬永成等日

萬金飲天監五官監使楊源守人亦因星變陳言已觀元老斥罷降帝意頗動而不能斷也先是戶部尚書韓文輝人

國第去八人易易耳文較然改容曰吾儕事帝海晏年足死矣不厄不足報國即令參陽草疏既其文讀而刑之遂罪諸大臣伏

湖以上人曰笑徒見日朝政益肆疏論中外皆言文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輝等人到理高鳳等人巧誣人上

私私志遠此輩知人耶知君上君上以已私而不思皇天有命相外人交易神機無體體日進不足成以德之勢此精神

盡在社稷矣望陛下當則則私受上言兩宮下疏入帝驚泣不食乃遣司禮中官李榮王岳等至闕議一日三反欲安置之南

京連欲遂謀之以為處之未盡健推策笑曰先帝臨崩教老臣手付以太事令陵上未竟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

健連聲色俱厲推率東陽楊少緩王岳者素剛直嫉邪絕然曰胡議是其以健等言曰帝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健

迎謂曰事與濟公等第堅持尚書許道曰過激恐生變健不應有頃事幸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弟奴儂

事上久不忍即置理幸少寬之上自處耳敢相願莫言諱文乃抗聲數八人罪侍郎王葵守清之助之曰八人不主亂本不除榮

曰上非不知弟欲稍寬之耳葵直前曰設上不處奈何葵曰榮頗有德義軀敢壞國事遂退健約文及諸九卿詰朝伏闕面爭王

岳從中應之因誅葵等其芳聞之馳告理乃率永成等夜伏帝前環泣以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儂雖鉅狗矣帝也動理追曰害

叔儂者王岳也帝曰何故理曰岳結閹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厲大何損弟致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帝大

怒立斥岳命理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掌東西殿各分錄要地及且諸臣入朝許伏闕知事已中變於是健東陽連俱上章求去

入黨此相以
聲言大為惡意
上心更宗已又
為家飲禮文等
力陳計畫惡
動以當此則到
私意竟殊絕切
大家知未能覺
悟其失翻改政
施行五一聞諸
殊重閣之宜紙
爾堅注不食糖
請之極至至茶
情不自持侍
失惟其重極昏
爾之誠書為可
謂可恨漢武官
是時年已七十
為正統如諸君
此其下其理

再說感歎等語

四年春二月燕前大學士劉健謝遷高氏 初健遷在內閣時浙江應詔舉使才起德之士徐姚周體等皆得徐子元許龍

上盧徐文彪凡四人未錄也及是劉健復奏日伯登健遷適無所得乃力換其事體等皆健同御而單詔由健故因此為單詔宜

謂天下至大豈無應詔者何餘姚處士之多耶遂下禮等語復屬主者詞連健遷持至關發遣二人籍其家賴奉東陽力解

意少釋勞從愛屬聲曰縱輕資亦當隆名既而宜下果如方言并榜其自今餘姚人不準授官

夏四月王榮罷 劉瑾橫暴其言切開誠與言屬德納既而漸不能救遂力求去疏三上許之 所宗後數年有論學力善舉制為當

取士得尚夫經年十餘年者一編併去文體其 聖明也 學子者或名者前則聲譽滿朝之徒則歸而充胡文信天下並稱為大

五月改翰林官吳一鵬字詒夫長洲人 劉瑾者字士奇 等於南京六部 劉瑾者字士奇 等於南京六部 劉瑾者字士奇

翰林預修者當送秩方說理曰翰林官當擴充政事於是一鵬等十六人俱調南京六部為員外郎主事等官

六月以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宇乞歸遂以張綏為吏部尚書 始宇介於其芳以結瑾傳入為都御史瑾好推排臺諫宇

以小過答御史瑾以為賢瑾初通時望不過數百金宇首以萬金答瑾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遂由兵部尚書吏部

真欲相即此地置容再入宇不得已乃乞養去遂以張長吏部味先為選即移疾家居瑾以同鄉起用原官大悅之一歲之中

由書郎長六卿變亂遂格賄賂行全帛奇貨相室塗炭 子師以能成介介與日一身之外何公餘暇日命之矣卿使人入

內其各典史 解其罪如

秋小王子寇延綏 尋犯花馬池總制高才克勤人奉師禦之頗有新獲敵伏兵突出中流矢死

湖廣江西四川盜起 時建威鎮鎮四方盜賊並起湖廣則馮陽統明安設所賊楊清即仁等工時湖天出沒湖相聞江西則東鄉

峽而鎮州大帽山山賊羅繼賢賊何積發等連延福建廣東之境四川則保寧賊賊益廷瑞天瑞等本起地則慶慈

五年春二月以曹元幹以御史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議治 元案係滑指不修士行與劉瑾有連遂舉授入閣其

三月以洪鍾璉總制湖廣川陝河南軍務 楊清即仁等固岳州臨臨相錄燭餘崩鍾璉布政使陳錫通天及都指揮潘敷

擊破之湖湘辰軍鍾遂抄師入蜀時寇廷瑞與廖惠謀謀謀宇即本恕謀謀漢中取即陽自荆襄東下丁巳曹元幹臨通

明武宗皇帝

明武宗皇帝

明武宗皇帝

明武宗皇帝

魏之為賊兵官忠烈...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 冬十一月地實... 黃河清... 自清河離見至柳舖... 秋八月陸克遠... 振會河南賊... 水反劉七... 賊治舟孟... 赴水死餘賊... 九月賜義子... 名洪鍾遠... 麻子喻思... 冬十一月... 以連水... 魏之為賊兵官忠烈...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 冬十一月地實... 黃河清... 自清河離見至柳舖... 秋八月陸克遠... 振會河南賊... 水反劉七... 賊治舟孟... 赴水死餘賊... 九月賜義子... 名洪鍾遠... 麻子喻思... 冬十一月... 以連水...

黃河清 自清河離見至柳舖凡十餘里凡三日

秋八月陸克遠賊於山... 振會河南賊... 水反劉七... 賊治舟孟... 赴水死餘賊... 九月賜義子... 名洪鍾遠... 麻子喻思... 冬十一月... 以連水...

水反劉七... 賊治舟孟... 赴水死餘賊... 九月賜義子... 名洪鍾遠... 麻子喻思... 冬十一月... 以連水...

赴水死餘賊... 九月賜義子... 名洪鍾遠... 麻子喻思... 冬十一月... 以連水...

九月賜義子... 名洪鍾遠... 麻子喻思... 冬十一月... 以連水...

名洪鍾遠... 麻子喻思... 冬十一月... 以連水...

麻子喻思... 冬十一月... 以連水...

冬十一月... 以連水...

或成國而化亦必其誠心欲服方可代傳

遺事在十而已惟海仍留如故觀云... 京師地震 九月滿編修王恩字宜學為三河縣... 冬十一月府屬善王當返歸王得為廢人當返自殺... 而善王陽婦入長史馬魁詣亦奏當沒欲反帝遣司禮太監溫祥大理寺少卿王鍾等往接問... 十二月普乾清宮加天下賦百萬... 亂十年春正月帝有事於南郊建康成禮... 晚入春以來漸至昏夜日月之光既遠上下之情不通... 必厥戎心流入不報... 三月楊廷和罷 廷和丁父憂乞養不許三請乃許之... 夏閏四月以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冬十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斯藏... 十萬元至臨清漕艘為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構械... 番僧恐中國語苦之匿不出見允暫以成書人夜焚之奪其寶貨器賦去士卒死者數百人

京師地震

九月滿編修王恩字宜學為三河縣今有地司為縣巨縣丞 時帝御虎被傷踰月不視朝思流言奉宗皇帝于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其身宜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留中讀三河縣丞

冬十一月府屬善王當返歸王得為廢人當返自殺 當沒以勇健聞初流賊攻州當往率家眾城救數與卒實質舍人道懷校射實懷家東平與吏部主事學政同里會有意實廉方報殺云實嚴且為亂殺送官繫於揚一清兵部議以大兵駐濟南河變

而善王陽婦入長史馬魁詣亦奏當沒欲反帝遣司禮太監溫祥大理寺少卿王鍾等往接問 賊所指皆平人於是御史李翰臣劾殺魁誣固宜即詔下翰臣徵議其官而釋殺不問廷臣議當沒罪無所得乃坐以違祖制

十二月普乾清宮加天下賦百萬 賊所指皆平人於是御史李翰臣劾殺魁誣固宜即詔下翰臣徵議其官而釋殺不問廷臣議當沒罪無所得乃坐以違祖制

亂十年春正月帝有事於南郊建康成禮 是日漏下二鼓帝始還宮傷足和善疏諫不報楊一清等又言比歲視朝太稀又復太晚入春以來漸至昏夜日月之光既遠上下之情不通侍衛被殺雖仗自朝至暮儀餼因被四夷貢使見此能無駭異歸而傳語

必厥戎心流入不報 必厥戎心流入不報

三月楊廷和罷 廷和丁父憂乞養不許三請乃許之

夏閏四月以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一清再推內閣不用及是楊廷和去遂以一清代之

冬十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斯藏 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運命允往迎以珠琲為幡幢黃金為供其儀賜鉅萬所攝鬻谷又數十萬元至臨清漕艘為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構械也相連二百里至成都又治入番器物居歲餘始行兩月至其地

番僧恐中國語苦之匿不出見允暫以成書人夜焚之奪其寶貨器賦去士卒死者數百人

十一月癸丑朔日食

癸丑年夏大旱

必以信為戒

必以信為戒

必以信為戒

必以信為戒

必以信為戒

冬十一月召楊廷和復入閣 廷和既至與韓克忠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回塞帝令谷大用扼關門乃歸

十三年春正月帝還京師留十四日復如宣府 帝至德勝門外百官具綠帳羊酒郊迎 帝至京師至京命各製銀幣

還宮於奉天門陳應州所獲刀械衣器令摩臣嚴觀 帝命行禮既畢華蓋南歸子居十四日復如宣府廷臣從者四人餘以次進及

楊廷和等諫不聽

二月大皇太后王氏崩 皇太后

帝還京師

夏五月己亥朔日食

六月癸亥貞皇后 先是帝以孝貞皇后崩後葬昌平形似道遠遂幸客雲 帝命下旨以爲大喪事畢必不出此以好

秋七月帝復如宣府 帝從江彬言將遷墓上託言邊關多警令總督兼務感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內閣單勅

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原旨泣諫而帝意不可回竟不聽遂復北幸由東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尋駐蹕

宣府令兵戶工三部各遣侍郎一人率司屬以往彬又導帝由大同渡黃河次榆林至綏德州 帝命總兵官朱壽還由西安應領頭關

抵太原 帝命總兵官朱壽還由西安應領頭關 帝命總兵官朱壽還由西安應領頭關

九月帝自加封鎮國公 勅曰總督兼務感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領六師掃除邊患累立奇功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五千石

吏部如勒奉行楊廷和梁燾等極諫以爲名之不正言之不順一至於此古今所未有也不聽又錄應州功陞賈內外官九十五

百五十餘人封江彬許奉皆爲伯

王守仁平江西賊 守仁既至贛州知左右多賊耳目呼老嫗詰之嫗不敢隱因實其罪今詞賊動抄無弗知於是數福其廣東會

兵先討大帽山賊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

水南安知州李觀等各一舉會賊大舉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

知府伍文定 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

贛州新洲頭賊首池仲容易仲安 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

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

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

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守仁率師討之賊出沒無常

東漢書曰賢明守志者... 史劉養正... 楊廷和... 宗不血食者... 安得辱天子... 梁震奏... 諸諸郡邑... 巡撫南贛... 多趨吉安... 都不可保... 唐楊旦... 忠軍侯... 守仁始之... 不能克... 江知府... 與相持... 湖中無... 焚死軍... 王守仁... 堯元等... 乘之堯... 宸澤方...

東漢書曰賢明守志者... 史劉養正... 楊廷和... 宗不血食者... 安得辱天子... 梁震奏... 諸諸郡邑... 巡撫南贛... 多趨吉安... 都不可保... 唐楊旦... 忠軍侯... 守仁始之... 不能克... 江知府... 與相持... 湖中無... 焚死軍... 王守仁... 堯元等... 乘之堯... 宸澤方...

史劉養正... 楊廷和... 宗不血食者... 安得辱天子... 梁震奏... 諸諸郡邑... 巡撫南贛... 多趨吉安... 都不可保... 唐楊旦... 忠軍侯... 守仁始之... 不能克... 江知府... 與相持... 湖中無... 焚死軍... 王守仁... 堯元等... 乘之堯... 宸澤方...

楊廷和... 宗不血食者... 安得辱天子... 梁震奏... 諸諸郡邑... 巡撫南贛... 多趨吉安... 都不可保... 唐楊旦... 忠軍侯... 守仁始之... 不能克... 江知府... 與相持... 湖中無... 焚死軍... 王守仁... 堯元等... 乘之堯... 宸澤方...

宗不血食者... 安得辱天子... 梁震奏... 諸諸郡邑... 巡撫南贛... 多趨吉安... 都不可保... 唐楊旦... 忠軍侯... 守仁始之... 不能克... 江知府... 與相持... 湖中無... 焚死軍... 王守仁... 堯元等... 乘之堯... 宸澤方...

安得辱天子... 梁震奏... 諸諸郡邑... 巡撫南贛... 多趨吉安... 都不可保... 唐楊旦... 忠軍侯... 守仁始之... 不能克... 江知府... 與相持... 湖中無... 焚死軍... 王守仁... 堯元等... 乘之堯... 宸澤方...

梁震奏... 諸諸郡邑... 巡撫南贛... 多趨吉安... 都不可保... 唐楊旦... 忠軍侯... 守仁始之... 不能克... 江知府... 與相持... 湖中無... 焚死軍... 王守仁... 堯元等... 乘之堯... 宸澤方...

諸諸郡邑... 巡撫南贛... 多趨吉安... 都不可保... 唐楊旦... 忠軍侯... 守仁始之... 不能克... 江知府... 與相持... 湖中無... 焚死軍... 王守仁... 堯元等... 乘之堯... 宸澤方...

巡撫南贛... 多趨吉安... 都不可保... 唐楊旦... 忠軍侯... 守仁始之... 不能克... 江知府... 與相持... 湖中無... 焚死軍... 王守仁... 堯元等... 乘之堯... 宸澤方...

多趨吉安... 都不可保... 唐楊旦... 忠軍侯... 守仁始之... 不能克... 江知府... 與相持... 湖中無... 焚死軍... 王守仁... 堯元等... 乘之堯... 宸澤方...

都不可保... 唐楊旦... 忠軍侯... 守仁始之... 不能克... 江知府... 與相持... 湖中無... 焚死軍... 王守仁... 堯元等... 乘之堯... 宸澤方...

唐楊旦... 忠軍侯... 守仁始之... 不能克... 江知府... 與相持... 湖中無... 焚死軍... 王守仁... 堯元等... 乘之堯... 宸澤方...

忠軍侯... 守仁始之... 不能克... 江知府... 與相持... 湖中無... 焚死軍... 王守仁... 堯元等... 乘之堯... 宸澤方...

守仁始之... 不能克... 江知府... 與相持... 湖中無... 焚死軍... 王守仁... 堯元等... 乘之堯... 宸澤方...

不能克... 江知府... 與相持... 湖中無... 焚死軍... 王守仁... 堯元等... 乘之堯... 宸澤方...

江知府... 與相持... 湖中無... 焚死軍... 王守仁... 堯元等... 乘之堯... 宸澤方...

五日而賊平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邊將在於房者各獻擒宸濠之策帝亦欲假觀征南遊遂傳旨稱宸濠悖逆天道謀為不法即令總督軍務殿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斌各鎮邊兵征剿所下諭書改稱軍門撤江彬等皆隨征楊廷和等諫不聽至是為

發京師梁儲薛冕扈從次涿州王守仁馳至留之不下 帝至保定宴于府堂與御史伍符共飲儲薛冕皆不飲殿馬失

御幸之不得及至臨清遣使召儲薛冕以無信約不肯行帝

命太監張忠曹曼還伯許奉率禁軍往江西 王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請出奸諛諸孽俾皆恨宸濠既平相與冒功且懼發其隱讒言

守仁先與通謀又欲令熾宸濠湖中待帝自於守仁乘舟養未至先俘宸濠於南昌中奏以威武大將軍徽謬守仁不與至錢

塘遇太監張永守仁夜見永頌其賢 詔守仁因檢言江西困敵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為調護聖躬非邀

功也公大勳永知之但不可徑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會帝命守仁巡撫江西守仁乃還南昌忠奉已

先至恨失宸濠執伍文定君等備至故熾京軍犯守仁或呼名罵熾守仁撫之愈厚病于瘴死于棺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懼犯

者曾冬至守仁謂居民命葬祭已上塚哭時新疫亂患熾宸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忠奉不得已班師比見帝濬

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

冬十二月帝如南京 自帝發京師江彬在途矯旨輒購長史 自以無罪至揚州即民居為提督府過則宴婦處女導帝濬獵以劉

姬諫稍止及至南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相諸臣極諫會其黨亦勸沮乃止彬率邊兵數萬取處甚成國公朱輔為

長魏國公徐顯舉 魏及公卿大臣皆側足事之惟朱魯尚書奮于 西歸山人應天府丞寇天叙 辭次于舟挺身與抗彬氣稍折

應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改卜郊 時帝議南京行郊禮大學士梁儲薛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

馬 帝中 朕 儲 薛 冕 不 入 大 內 一 日 帝 幸 牛 首 山 中 苑 苑 在 右 不 知 帝 所 在 也

秋閏八月受江西傳 江西傳宸濠至帝令設廣場大轟礮以諸軍釋囚去桎梏擊鳴金而治之宸後重械受俘 明 孫 忠 許 奉 皇 守 仁 不 赴 忠 楊 言 前 回 守 仁 必 反 試 之 必 不 至 守 仁 知 出 帝 意 立 帖 至 京 奏 計 道 不 令 見 帝 守 仁 乃 入 北 極 山 日 望 王 守 仁 帝 知 之 曰 王 守 仁 學 道 人 聞 各 部 至 何 謂 反 乃 遣 通 鎮 令 史 上 捷 音 守 仁 乃 易 前 奏 言 事 成 武 大 將 軍 方 憲 討 平 叛 賊 而 入 朝 帝 乃 嘉 賞 之

帝發南京 先是梁儲薛冕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不省是日有物若豕首覆帝前色碧又帝所御室中若懸人首狀人情益憂儲

冕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西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諭旨不敢起帝許不日還京乃出會宸濠係江上舟中民

間說言將為變帝心疑欲歸乃下詔班師丁酉發南京是夕梁儲薛冕具次日至瓜州避雨民家後自瓜州渡江望金山

王曆起言多少
小說家言毛龜
清上遊張海水
輕脫決不以此
重刑程行且變
又得傳進去行
華是而從官無
取信蓋因武宗
縱使無度先德
良多事述者復
州會其說而皆
誤柄凡舉行錄
脫之舉一切悉
以歸之始亦所
謂不知是之善
者耳

以朕體憐知府楊廷和等請

九月漁于積水池遂有疾 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諭三日自泛舟于積水池舟覆溺馬左右挾帝出自是遂不豫

冬十月至通州十二月謀宸濠遠京師 帝至通州江彬矯旨召勳戚大臣赴行在議宸濠獄時帝久駐于外京師洵人情危懼

大學士楊廷和毛紀等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謀宸濠不納遂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遂賜宸濠自盡仍焚其屍帝每召廷和等廷和等皆請帝還京師

大內地宗廟仍如天下王臨原既後正其廷旨不能行江彬矯旨召勳戚大臣赴行在議宸濠獄時帝久駐于外京師洵人情危懼

權軍容停諸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營道東西陸完錢盡帝亦皆裸體反接帝去年南遊江彬矯旨召勳戚大臣赴行在議宸濠獄時帝久駐于外京師洵人情危懼

帝崩于豹房 帝于正月郊祀嘔血不能成禮與疾踣及是益甚謂太監陳敬蘇違曰朕疾殆不可為可以朕意違旨皇太后天下事

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非汝輩所能預也丙寅遂崩于豹房太監谷大用張永等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

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禮皇太后崩于豹房先帝大漸司禮中官魏彬等以帝無皇嗣至閣言圖

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楊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偷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及帝崩谷大用張永至閣議所當立廷

和出祖訓于袖中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噴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年當立梁儲萬毛紀咸

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此蓋小事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

羣臣一如廷和請乃議遂官奉迎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官勳戚禮官偕往廷和恐將免去則已益孤而梁儲老矣或憚往乃

佯借儲備照其行儲嘗曰事執有大子迎天子者乎敢以億辭遂與太監谷大用等奉遺詔以行

罷威武團營 楊廷和請于皇太后傳遺旨罷威武團練諸營遂軍俱重歸鎮軍營城內外皇店縱遺豹房香僧及教坊司樂人

又以遺詔放還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珠寶歸之內庫中外大悅

欽江彬等下獄 彬知天下惡已又見罷遺邊兵益內疑其黨都督李宗勳彬連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鴉穰未決令許泰詣內閣

探意送和慰以溫言而密與萬毛紀及太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靈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張

永留彬飯故暖之俄而建旨下彬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極之遂被執按

其罪且盡有項神馬李琛亦縛至並下詔撤彬彬奪黃金七十糧白金二十二百糧他珍寶不可勝計彬以次下獄

夏四月 世子至京師入即位世宗與世子至京師止于郊外禮官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王顯長史袁宗舉曰遺詔以我嗣皇

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請由東安門入居之華嚴殿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薨羣臣上表勸進乃即郊外受踐是日月中入自大

帝幸為官所

誤至千元或已

則不免重平乃

引為己得而子

游小則特賜其

為項武官團營

及逆等亦不應

始於不惜若此

當時均易遂疾

在右無入其言

僅出自中官之

口安知非若輩

志則能知其前

能故請以此命

以托為附吏之

由則不足為其

信耳

明門御夫殿即位詔草書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帝遺而久之始無可
詔故天下除一切樂政 以明年為嘉靖元年
世之說一切異傳得官者大半皆作去無非
遺使迎母妃蔣氏大興于安陸

召費定入內閣 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召宏于是起宏為少保入輔政並復其弟東陽
詔議崇奉獻主典禮 時帝即位甫六日即詔議崇獻主祀及尊稱禮部尚書毛澄
漢王事授之曰是足為據澄乃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而以楚王孫景後定陶共王師丹以為恩禮備
至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子厚烜主復與國其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獻王故事稱宗孝曰皇考興獻王曰
皇叔父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議上曰帝大怒曰父母若是互易耶其再議廷和偕將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
合典禮惟宋儒程頤謂禮最得義理之正律而行之可為萬世法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上言三代以前
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誓禮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亦未聞所追崇生父南頓君惟陛下取法二君澄亦會廷臣再三款
奏俱留中不下

五月梁儲罷王璵以罪改邊 初璵在兵部凡所謀畫皆中旨至是給事中張九叙劾璵濫竽南軒管依所權倖併劾梁儲持株固
寵儲三疏求去賜勅馳傳歸下瓊都察院鞠治論死璵疏辨乃減死戍邊
以袁宗單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宗單由進士授與府長史帝即位兼吏部侍郎尋入閣自是藩邸舊臣俱以意
從功不次錄用宗單以疾辭不允未幾卒

六月江彬伏誅 與李琛神周錢寧等俱驕于市時京師父輩彬數違大雨沙呼寢寐并火糾強
秋七月進士張璠等上疏請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于京師 璠時以進士觀政見廷議追崇興獻王禮三上三却璠知帝
意乃遂上疏 璠等言陛下自登大寶即請追崇皇考以正其統奉 璠等言陛下自登大寶即請追崇皇考以正其統奉
為孝守後也且臣等聞聖祖皇帝親親以祀百凡見于中以為母身于天子不得為人後與數王于唯陛下下而為人
母以子事聖祖父以母事聖祖陛下下入繼大統則可謂為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宜別立聖考于京師以尊聖祖之考且使
失其為父聖考不失其為母矣 帝方扼廷議得璠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詔楊廷和蔣冕毛紀欲尊父為興獻皇
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為奇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于是給事中朱鴻漸史于光御史王泰廣璠等交章劾
帝不聽 璠等以事入上會以始璠等請追崇皇考以正其統奉 璠等言陛下自登大寶即請追崇皇考以正其統奉
當有以處之廷和等固執之帝而尊崇治治上上之守義國不可也入人倫則有倫位宗上上之守義國不可也入人倫則有倫位宗上上之守義國不可也

帝不聽 璠等以事入上會以始璠等請追崇皇考以正其統奉 璠等言陛下自登大寶即請追崇皇考以正其統奉
當有以處之廷和等固執之帝而尊崇治治上上之守義國不可也入人倫則有倫位宗上上之守義國不可也入人倫則有倫位宗上上之守義國不可也

帝不聽 璠等以事入上會以始璠等請追崇皇考以正其統奉 璠等言陛下自登大寶即請追崇皇考以正其統奉
當有以處之廷和等固執之帝而尊崇治治上上之守義國不可也入人倫則有倫位宗上上之守義國不可也入人倫則有倫位宗上上之守義國不可也

帝不聽 璠等以事入上會以始璠等請追崇皇考以正其統奉 璠等言陛下自登大寶即請追崇皇考以正其統奉
當有以處之廷和等固執之帝而尊崇治治上上之守義國不可也入人倫則有倫位宗上上之守義國不可也入人倫則有倫位宗上上之守義國不可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

明武宗皇帝

士

未然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右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平之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

始置縣 流刺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德指糧備浩等擊之 浩戰死即僅以身免詔責山東將吏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

屯聚往來金御魚臺以下注聞突至曹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散徐州廷議以

巡撫官各顧土勇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乃令諫與都督魯綱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諸軍討之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方欲戰而河

南降賊張道引三百騎馳至度旗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諫等連營而進賊始滅

蔡孝惠皇太后于茂陵 先是太后明帝欲附葬茂陵數下廷議禮官不敢固爭楊廷和等言茂陵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帝不

從及是卒附葬焉

禮部尚書毛澄罷道卒 澄以議禮不合帝意抗疏引疾至五六上不允及是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

而卒 禮部有等行論事不為稱柯大札議地帝是中外官屬意當當然曰老臣作卿不能疏

歲皇太白同晝見

夏四月旱 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成都皆旱赤地千里碎碎載道帝以災異劾李臣修省

以宋儒朱熹孫登一十封為五經博士 正德間給事中戴銑汪元錫等獻人御史王完等相繼言朱子繼孔子者也孔子之後

有曲阜西安朱子之後亦有建安蔡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

是授豐翰林院五經博士母令世襲

閏月帝始修醮于宮中 帝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字振勳文左道廢帝帝怒請廢德州

州 明得為州令判官文愷不已嘆其費萬計費最在途仍故術乘巨船取夫役帝益怒遣最下獄成即武其後帝益矜矜長生齋醮

無虛日命夏言 充禮禮使湛若水 充導引官顧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從諸從答之自此詞

臣多以言詞干進矣

秋七月南畿大水

押三年春正月地震 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皆震

南京刑部主事桂芳 字子賈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下廷臣議 孝宗與獻帝稱號定已二年尊孝宗為高皇帝

日夜私抵朝議等遂上疏希帝旨請改稱孝宗曰皇伯考與獻帝曰皇考與國太后曰聖母并錄侍即席書

夫字叔賢二疏以聞太后怒甚責之甚三疏論論非孝宗之非而論孝宗之非孝宗之非而論國太后之非孝宗之非而論國太后之非

仁心皇帝 明世宗皇帝

智始居已成國
矣真不可徒舉

載已而金獻民抗雄師過大同叛卒疑見討復亂命侍郎胡濙守神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往討叛卒洶洶拒守殺知縣王文昌國代王府膳王奏乞故王徽服夜走宣府天祐請止京軍勿違而增等已至陽和項之總兵官桂勇令千戶苗登杓斬首惡郭錫等天祐為封送增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范子復肆焚掠詎切責天祐各勇還京即以朱板代之范子逃匿塞外明年春復潛入城天祐閉門索獲之及其黨三十餘人皆斬以殉眾始定自甘州海州州之難諸事皆賴其力故有是變非者以未以賈詠詠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詠先為吏部侍郎及是還官尚書入閣

九月更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后為皇母尊稱由是遠定

土魯番遣金獻民等還 陳九疇擊破土魯番之眾新塔濟迪首其分掠甘州者亦為總兵官姜英所敗賊乃遁走獻民等至蘭州

聞寇已退遂引還

冬十二月起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故相行邊自一清始一清自是凡三為總制溫詔優美比之郭子儀

配四年春三月仁壽宮災

夏五月復傳陞官 初王邦奇在武宗朝黃綬入錦衣構害甚嚴帝即位黃單傳陞官至是邦奇詭詞求復遂授錦衣衛試百戶同時復官者九十餘人兵部尚書金獻民固爭不聽邦奇妻楊氏和郭等本數建請大獄事詳後

京師大雨雹

作世廟 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廟廷臣惡之出為平涼主簿屢被上官榜笞求內改帝擢為光祿寺丞于其復申前議得請

祀獻皇帝于太廟竟下廷議庸書丞李臣言天子七廟周文武並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于三昭三穆之上獻皇帝追稱帝敬未

為天子淵妄為說詞乞寢其奏不報張璠奏曰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有限別立世廟禮之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為之入于太

廟禮之不辱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為書復三疏勸止帝遣中官諭書曰朕各膺天統即以皇考為百世之室何不可而卿乃

怯取飾奸邪書知帝意不可回遂請于皇城內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為獻皇帝廟

秋八月營仁壽宮

南畿地震 是歲天下地震凡六十有

田州指揮岑猛叛詔都御史姚鏞討之 廣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為土知府田州自治中猛與思明岑春謀兵濟攻陷

田州猛遁走總督潘蕃討賊人討謀歸朝議田州思明俱改設流官降猛于戶徙福建鎮大夏前正德初猛路劉瑾以同知攝府

事操攝道眾觀復祖職後從征江西流賊所至剽掠為民害辱以賊平論功進指揮同知非猛本意願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

隣境巡撫都御史盧應期上疏反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去詔鏞往代鏞調永順保靖兵令都指揮沈希儀討賊之

進計用希儀計結猛婦翁岑璋為內應... 冬十二月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

閏月乙卯朔日食

丙五年春二月定有司又任法 吏部尚書嚴紀字時康人言避者守令違轉太頻政多苟且宜遵舊制候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

從之

夏五月名楊一清復入關 虜書與費宏有隙張璉字汝霖亦力排宏先是御史高濂請名選一清以清期比帝因議禮故欲藉一清

以藉眾口命以吏部尚書入關如大禮議起一清力居居用張璉以爲言門人爲許曰生此議聖人處起不難易也秋九月會聖皇太后有事于太廟世廟 世廟既成會聖皇太后欲謁見帝詢張璉等俱擬願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

楊一清等爭之不得石璉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草檢等天子亦不輕入况乃后

妃璉輩所引願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何至今日忽倡為異議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地陛下為天地百

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廟神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帝不聽

丁六年春二月小王子寇宣府 小王子寇宣府水地莊再入大白陽堡在龍門縣西北即秦將王慶山戰死所部殺傷殆盡

覆宏石璉罷 張璉字汝霖由郎署入翰林職至詹事少為經筵講官典兩京鄉試教習庶吉士宏每示戒抑璉字汝霖大恨璉宏于帝及

璉居兵部宏欲用新宦伯譚翰字子理掌會武營理遂劾宏制制府部宏連疏乞休帝雖慰留然終不以璉璉等于是奸人王邦

奇承璉等指上書訐故大學士楊廷和字叔和指廷和次子主事得及鳴呼璉人特並誣宏及璉為奸黨璉等所與大

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襍被車一兩而已都人嘆異謂自來宰臣去國未有若璉者璉竟死

召謝遠復入關 費宏舉遠復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璉亦力舉遠復遠行人齋手劾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遠不得已拜命

三月前少保護身殿大學士劉健卒諱文 健自劉瑾誅後復原官致仕聞武宗數事巡遊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帝登極屢賜

存問比之司馬光文彦博至是卒年九十有四贈太師諱文 健始不聞國數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峻偉明世備臣解有

以種鑿鑿字仲明其先緒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帝意欲相張璉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而璉不與會中官

明世宗皇帝 卷二頁 明世宗皇帝

嘉清欲相集選
已為獨守私意
若使集選實就
凌雲集選身更
不足以集選實
使以中官集選
獨制集選集選
用大臣之選况
委為酒人所稱
譽則其平日所
依附金吾可知
嘉清文欲相制
宦官獨子命與
大事則集選之
言是也直其
防微杜漸者乎
官官則集選
亦有其罪不法
所計集選則
若令其復以互
相制則其文計
其已而相制
官官則集選之
罪在此而相
制者此集選不
去則集選集選
不廢則集選集
坐其罪小人將
借以中集選
相制之權何
由集選集選

夏五月丁丑朔日食
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辦不拜 欽順見張璠桂芳用事廢台不裁老居杜門潛心格物致知之學所著有困知記至是卒

多聚寶遂用之楊一清以望望經請用羅欽順字九升吳碼不稱

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撫降田州蠻 田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猛黨廉蘇王受等糾眾為亂陪州城姚鏤不能定詔起守仁

兵部尚書督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隣交趾強種出沒宜仍設武官俾為屏蔽遂與巡按御史石金前補定計招撫散遣

諸軍祇留永順保靖兵一千解甲休養蘇受初求撫不得至是率眾乞降守仁諭以朝廷威德蘇受及其眾皆墮羅羅拜乃囚首

自縛赴軍門請命守仁數二人眾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原因上言岑氏世効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奉猛

次子邦相為史目署州事設巡檢司十九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于流官報可因州以安

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 時京察拾遺桂芳為南御史所論乃上言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于拾遺復互相

糾劾請舉行和制吏部侍郎何孟春言憲宗無此詔等被論國報復不可信帝終用芳言遂遷舉孟春以御史儲良材等四人名

上帝獨熙良材而特旨斥鄭自壁字米東等數人自壁素敢言權倖側目或中以壁語故被斥已而良材辨疏力訟廷和指孟春

為奸黨等奏復其官
秋八月覆治妖賊李福遠張龍騎部尚書顧璠等四十六人 福遠山西學縣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茂山丹衛明置哈為

逃還更名午為清軍御史所勾再茂山海衛明置今為海衛復逃居洛川明置今為洛川以勸勸教誘愚民部進祿等為亂書聲其進祿
伏誅福遠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校重質往來徐濟今屬關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黃白術于武定侯郭勳勳大信李
其伙薛應松子巡按御史馬祿字昭卿祿問得實權洛川父老雜辨之益信勳為移書析免祿不從借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勳
勳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覆知孫泰路賁勳對狀勳懼乞恩因為福遠代辨帝置不問會路事御史等交章勳勳動具自訴以議
禮觸眾怒為言帝心動勳復乞張璠桂芳為提理等奏賜廷臣攻己亦欲借是舒宿憤乃合謀厲道語播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
勳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勳益急帝益疑命取福遠等至京師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文武大臣更訊之皆
無異詞帝大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止仍下廷鞫頭毒等不敢自堅改故言律帝猶怒乃反前獄故薛良証告羅帝以罪不及
錄茲甚命總考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明毒左都御史張賢長身大理卿湯沐字等子獄羅刑推問總考等復請
違給事御史前勳勳者亦并繫獄于是大肆榜掠錄不勝刑自証故八人罪瑣瑣等乃定奏書言實非福遠錄等悵動搆成冤獄
因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編成楊遠過故不宥者五人山而布成楊遠過衛者七人山而布成

元字以勇力氏者十一人新加坡... 其餘... 死眾証皆以張寅還... 賈詠... 馬錄之被逮也... 詠遺書相慰... 故事尚書無... 冬十月以張璠為禮部尚書... 會諭璠履有密諭母世朕與... 初七年春正月... 俱死... 帝方怒... 軍言九... 廷和得免... 不盡于... 平... 帝... 二月... 三月... 大... 三...

元字以勇力氏者十一人新加坡... 其餘... 死眾証皆以張寅還... 賈詠... 馬錄之被逮也... 詠遺書相慰... 故事尚書無... 冬十月以張璠為禮部尚書... 會諭璠履有密諭母世朕與... 初七年春正月... 俱死... 帝方怒... 軍言九... 廷和得免... 不盡于... 平... 帝... 二月... 三月... 大... 三...

元字以勇力氏者十一人新加坡... 其餘... 死眾証皆以張寅還... 賈詠... 馬錄之被逮也... 詠遺書相慰... 故事尚書無... 冬十月以張璠為禮部尚書... 會諭璠履有密諭母世朕與... 初七年春正月... 俱死... 帝方怒... 軍言九... 廷和得免... 不盡于... 平... 帝... 二月... 三月... 大... 三...

元字以勇力氏者十一人新加坡... 其餘... 死眾証皆以張寅還... 賈詠... 馬錄之被逮也... 詠遺書相慰... 故事尚書無... 冬十月以張璠為禮部尚書... 會諭璠履有密諭母世朕與... 初七年春正月... 俱死... 帝方怒... 軍言九... 廷和得免... 不盡于... 平... 帝... 二月... 三月... 大... 三...

元字以勇力氏者十一人新加坡... 其餘... 死眾証皆以張寅還... 賈詠... 馬錄之被逮也... 詠遺書相慰... 故事尚書無... 冬十月以張璠為禮部尚書... 會諭璠履有密諭母世朕與... 初七年春正月... 俱死... 帝方怒... 軍言九... 廷和得免... 不盡于... 平... 帝... 二月... 三月... 大... 三...

元字以勇力氏者十一人新加坡... 其餘... 死眾証皆以張寅還... 賈詠... 馬錄之被逮也... 詠遺書相慰... 故事尚書無... 冬十月以張璠為禮部尚書... 會諭璠履有密諭母世朕與... 初七年春正月... 俱死... 帝方怒... 軍言九... 廷和得免... 不盡于... 平... 帝... 二月... 三月... 大... 三...

元字以勇力氏者十一人新加坡... 其餘... 死眾証皆以張寅還... 賈詠... 馬錄之被逮也... 詠遺書相慰... 故事尚書無... 冬十月以張璠為禮部尚書... 會諭璠履有密諭母世朕與... 初七年春正月... 俱死... 帝方怒... 軍言九... 廷和得免... 不盡于... 平... 帝... 二月... 三月... 大... 三...

集禮禮學考
通私禮禮學
以禮禮學
新禮學考
禮學考
禮學考

集禮禮學考
通私禮禮學
以禮禮學
新禮學考
禮學考
禮學考

集禮禮學考
通私禮禮學
以禮禮學
新禮學考
禮學考
禮學考

六月前少師畢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
書載華元質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
廷和卒後帝問字時
廷和卒後帝問字時
廷和卒後帝問字時

秋八月張璠桂芳九月詔選還楊一清罷
璠與楊一清積不相能路事中孫應奎
疏論一清及璠等優劣
璠與楊一清積不相能路事中孫應奎
疏論一清及璠等優劣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戍刑部員外郎邵經邦
經邦疏言日食于正陽之月實諸小雅變象
經邦疏言日食于正陽之月實諸小雅變象

十一月復召桂芳入闕
張璠既召還儒士蔡圻知帝必復召璠
張璠既召還儒士蔡圻知帝必復召璠

夏四月楊一清卒
一清故與大監張永善
一清故與大監張永善

五月作四郊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思制作之事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思制作之事

國家合祀天地舉行不于長至而于孟春
俱不合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
俱不合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

明世宗皇帝
卷二頁
七

十二月戊監察御史喻希禮以石金子還衛 時方修醮祈嗣希禮乞赦免議禮儀諸臣得業者帝大怒曰希禮謂朕乘諸臣致違綱續耶命所司承儀以聞未上金後言之二人并請戾邊衛

十一月夏四月復常遇春等奉文忠節公湯和世對 遇春後封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俞後封定遠侯和後封雲慶侯于是開平岐陽寧河東甌四王復延世瑞

五月以方獻夫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獻夫以吏部尚書去位既而有詔命還獻夫潛入西樞山名在廣州尚以疾固辭使命辱至乃就道以故官入關

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芒長丈餘掃天散垣及舊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日乃滅編修楊名字漢卿應詔上言汪鑑小人之尤繫動奸回之首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善也廷言諸臣譴罰已久未蒙收錄是偏于怒也且工作屢興財力並竭又崇信真人卻元節

人龍虎山上 不借之言設驛內府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此皆聖心之偏蔽帝怒下獄成遷南宮御史汪鑑亦上疏以張

張學政罷 帝以星變見疑大臣擅政學政因求罷給事中魏良弼字叔建人勸學政專橫成福奏字子元復詔其姑賢病國二疏並入帝為罷學政

己十二年春正月巡撫河南都御史吳山字子獻白鹿羣臣表賀 自後諸瑞異建至百僚表賀遂為常典

三月釋董宇先師 冬十月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王子屯大同塞外瑾督役凌澤急復卒王福勝王保等數十人鼓噪殺瑾

瑾救變宜撫帝命總制劉源清字子討之師次陽和做捕殺叛軍數人擊王保等以獻請班師源清營前胡瑄等未破已還源清將入城索賊復夜噪殺于戶張欽出前恭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于獄奉為帥與官軍迎戰源清等亦晝夜攻圍賊將出塞外

誘外寇為助兵將官軍源清請增兵置帥聖意而已得專事攻城帝不許源清仍自道攻之死者相藉帝怒奪其職以飛瓊字子代之瓊未至即中唐榮字子督餉大同容馬昇楊麟無進志許省其死俾自刃昇等遂結心腹於斬

首惡黃鍾等以獻亂乃定已而初興國太后入宮皇太后猶以藩妃禮遇之帝頗不悅及帝朝皇太后待之又倍帝下建昌侯張法字子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

張法為人所告正德中日有年張法初興國太后入宮皇太后猶以藩妃禮遇之帝頗不悅及帝朝皇太后待之又倍帝下建昌侯張法字子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

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眾不遇此遂紐為故常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懼
銳大理寺丞經議成

夏四月癸酉帝親入朝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
許之明年復遣官視度趨入朝行即家起之比還明春遇遂厚嘗借李時名入無逸殿與周曆殿履從容笑語時始出自是數
名費宏復入閣 帝遣念宏遣行人即家起之比還明春遇遂厚嘗借李時名入無逸殿與周曆殿履從容笑語時始出自是數

有陪閣宏亦竭誠無隱承張桂標切之復易以寬和朝士皆樂舉之
秋九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 帝德運東之變欲儲簡捕臣費宏請會九卿推舉如京堂官例從之

冬十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 帝深嗟悼時恤有加贈太保 帝深嗟悼時恤有加贈太保 帝深嗟悼時恤有加贈太保

丙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時賊人為兵部侍郎劍刺三邊 先是濟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為罩脫

人散敗賊十二年大敗紀延達劉天和等 渡人山復踏達亦自套川見八套相率為邊患總制唐龍字成從用總兵官王效 梁震

北道夏國原 然蹂躪迄無定歲及是天和赴鎮 賊且飭邊備築城堡用毛和銀前此皆泰上置不盡于

有備必求密撤延經劉將白箭等行與泰將吳聯合冠果東至黑河壞 濟農以十萬眾將大舉入犯天和策寇關西

二月帝幸章聖皇太后詣天壽山謁陵 帝至沙河見居民蕭條顧謂大學士李時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海運謀京

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于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

夏五月興禁中佛殿 禁中大善佛殿元時所造藏金銀諸佛像及器物至是奉命燬之凡一百九十六座其重萬三千餘斤以其

冬十二月以道士御元節為禮部尚書 元節自嘉靖三年召入京大加寵封真人班二品 禮其父母皆至是以皇儲生嘉其禮祀
功拜尚書
閏月以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預職務 言入閣李時雖為首輔政多自言出時亦每推讓焉
閏十六年春二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温守水人討安南 初安南社堂虎香官陳高安南將領有罪陳氏後

此則金在特許
得請其可辨以
書主過此之見
其不值一哂耳

殺國王黎顯不自立多行不義自及于罪顯曰其登庸初附後與黎氏大臣阮宗裕等起兵討善
王登庸握兵柄治著異地黎氏舊臣鄭統以德使權盧位別立其後子西持登庸破後捕殺西持益恃功驕恣遂
登庸立其庶弟慶已復殺慶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德子宣明德已遣使告難追贖罪師夏言等列登庸罪狀
請大振宸斷起期征討起伯溫於家始溫先為大理御史尋遷命參軍務以都督俞寧江柁牛柁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
珍守廷議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進接御史余光心言亦言莫之是黎顯黎之是陳不足深較但
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帝怒稱珍職奪光心已而伯溫至京奏上方畧而帝意忽中變命暫廢師會雲
南巡撫汪文武等請用拾納黎氏舊臣得其進兵地圖并復登庸間諜及所撰偽大誌登庸遂謝職中上之命仍遣前站臣
討明平南兵三十萬以備黎氏至其間有罪下廷議論言不可許乃地伯溫執行制而下兩廣總督何斯齊以聞兵部
無成軍者不廷議論黎氏宜以用兵仍命伯溫南征如登庸來子歸命無其心則待以不死朕之

夏五月雷震殛身殿
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孫鑑於下獄死 奸人班期於雲霧告延齡兄弟挾左道兄誣連駕於下詔獄太后永敵襦席善為請不得報

於禮死獄中
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至是首揚州府同知豐坊子禮請

成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賢山任子獄 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至是首揚州府同知豐坊子禮請

屬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為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尚書嚴嵩分知人言傳稱萬物成形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主親親也至

宋儒論則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帝且未有稱宗而不稱太廟者帝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皇考

稱宗豈為過情高于是曲順帝旨以為嚴父配天允合周道唐賢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

堂以配帝至周成王之世未聞以嚴父配天之祭移于武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為子不待稱宗議配而

尊廟之享百世不違矣疏入帝大怒下詔致駭為民劫性狂如此卒家屠殺之思其罪也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夏言當國鼎臣人侍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不悅鼎臣遂不敢

與事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附于太廟 先是帝命議稱宗祠廟之禮集文武大臣于湖廣高與羣臣議沮之帝大不悅著明堂

或則難高萬懼恐盡改前說條書禮儀備且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於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

位前事可據今皇帝與睿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至是上諭禮臣曰獻皇帝躬備大

廟號為成祖尊獻皇帝號為睿宗奉睿宗主附太廟復配享上帝于元極寶殿

殿躬宜為宗稱乃改太宗

明世宗皇帝

設朝用以神仙
服食之說蓋聽
奇聲有瑞玉利
文成故智靈動
其深居無怪外
人則又呂用之
所以欲高解者
其情益不可測
焉其交其意或
逐欲少假靜持
不念天位故家
乃欲如方士導
引延年自比於
深山作煉之舉
其愚已甚且夫
子無瑞靈固尤
難聽而一二年
既成朝明史
後成何事其

從以梁村公大開人舉為戶部尚書 村初長戶部力杜宿弊以許權貴失帝眷及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廷臣亦交薦召復原
官材三掌國計政節守公如一日帝嘗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無夏天下矣

六月雷震奉先殿 詔廷臣自陳都御史王廷相保好人奏曰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康賜不飭賄賂公行臣
職憲紀宜先罷斥意甚斥嚴高張璠輩也帝但諭留而已

秋閏七月恭慈孝皇后于顯陵 時河南文某果請急赴京請賑濟會銀五萬兩以行既至復請發十五萬兩全活不可
勝計

庚子九年春正月翟鑾還京復入閣 鑾之行違也請違文武大吏保鑾疑郊迎惟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既事竣歸裝千緡用
遺貴近遂復以原官入閣

夏五月詔勅成子第八監肄業 司業王同祖字嶽山人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請勅公侯伯子弟未仕者皆入成均俟學
有可觀奏請叙登不率者削治從之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肄業於是年少勳戚爭以入學為榮矣

秋八月殺太僕卿楊最神職 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等伯則高金石川王納言等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以所
煉白金器百餘因劾勸以進云以威飲食於供齋願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名與語大悅朝用言帝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
成不死約可得帝益悅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乃親政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
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山棲海練者所為豈有高居紫閣衣玉食而能白日神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
帝起立下詔撤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朝用收時諫者

九月朔天如破濟農於黑水施州在兩原 新其子錫沙三王合治 濟農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金右衛總
兵官白爵遊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屢會深潦弓矢盡膠無關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斯指揮二人名故總兵官周尚
文請大復討賊自氣舉所置制文之文之又往所難而後以故備敵今立功尚文畫統奔擊之黑水施州潘農子錫沙王寇
遁走宣夏巡撫楊守禮請州人總兵任傑等復遊擊於鐵柱泉則以寇入必於馬于此深堅守之敗之進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
守禮總督軍務尚文復都督同知

冬十月順燕臣卒 燕臣素柔媚其居政府謹事及言不能為及是卒贈太保

時三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守伯子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務艱工作頻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
爵撫膺太息上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裹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備且今親成風賄賂公行遇災不憂非瑞稱賀仰任日親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九 明世宗皇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九 明世宗皇帝

而似此類者
正復不少

夏官職圖不如
隨事而逐略就
相以復引
其字循事之過
丁謂事最為所
撰情事復因
小人及因而不
見道狀謂之高
教易見高之若
如難置其準僅
以辨情狀則成
隨而言再相復
至以歐氣受其
害者故雖無任
得操之更然也
其詳詳一事

其詳詳一事
官制紀身不終
辭不難之若者
竟謂其與神同
謀則無此情理
甚矣其即詳光
謀者必處人則
見教者者者高
便通知其人
亦非同傳會也
官制當此見思
乃不逐句地而
逐句其為謀
陷顯其方而後

夏官職圖不如
隨事而逐略就
相以復引
其字循事之過
丁謂事最為所
撰情事復因
小人及因而不
見道狀謂之高
教易見高之若
如難置其準僅
以辨情狀則成
隨而言再相復
至以歐氣受其
害者故雖無任
得操之更然也
其詳詳一事

既死後遂成雁門歧道而未幾濟農死其子胡台吉
秋七月己酉朔日食

夏官罷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再罷耳相帝雖優禮然恩眷已不及初帝以奉道嘗御香案因

劉沈水香冠五賜香等言以非人臣法服不奉詔帝怒甚高因台對冠之能以輕紗帝見益內親高而欲去言因頓之

帝英察自信果則則則已極高以此得因事
帝帝怒既高人以成其私私者乃可解計云

九月作雷壇銅工部員外郎劉純舒人于微
帝用陶仲文言運雷壇于太液池西所司者帝嘗嘗修程工峻急欲疎度必

得重禍先命家人窮棺以待遂上章曰頃嘗大享殿高元殿工費以億萬計土木衣織匠作班集皆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園

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後為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大怒杖于廷錮之詔獄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伺帝熟寢以短繩帝項未絕有走告皇后皇后馳救得起

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罪治言王孟瑄實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為憐不能言皇后傳旨收端妃孟瑄及金英等死于市

久之帝始知妃冤

癸卯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秋九月遣巡按山東御史董經舒劾張氏杖殺之
嚴嵩與經有宿憾經在嶧州以奉詔二道宗人國材事
經上書指發策路為誦讚帝怒下禮部朱諭尚書張壁等曰等何旨請速考試官周鑄投調政布使陳儒及經等併治嵩若

言訟事盡由御史帝乃降旨斥文中語為狂悖經杖八十為民創重鑄鑄等論官由嵩報復也
先是高相甫踰月

御史謝瑜上劾人即劾之比之四凶請急誅斥帝雖復讓瑜無未深罪高亦以初得政未敢顯為構陷故瑜得居職如故及經杖

死嵩益發舒其後初嵩者希得免矣
兩後以大封嵩為主命狀之從從官于得給事中王恕父良材陳謝御史前時陳及山

冬十月葬顧八寇
攻圍墓田略地有明哨殺守備陳舜副都兵王耀祖等往援乃還

甲二十三年秋八月翟鑾罷
嚴嵩八閣鑾以資地居其上嵩罷之嘆言官如其子會修舉進士遂斥為民鑾行院所起其子同

進士高鳳翰等中王交等如其有能帝起下吏新朝帝嚴嵩罷鑾等益怒曰鑾如侍
勳能能侍鑾即二子似有寸何至與其弟並進如鑾父子自知清及分考官等皆為民

明世宗皇帝

九月以吏部尚書許晉東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學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時大權一歸嚴嵩嵩堅不得預參擬許晉

冬十月許晉入寇 巡撫劉鎮節御史朱方下獄 仲文由吏員需次京師故與節元節善元節年老言中其省見治不效因拜仲文以符水喚劍絕言

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 仲文由吏員需次京師故與節元節善元節年老言中其省見治不效因拜仲文以符水喚劍絕言

中奴氣被覆者尋授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加少傅至是大同設閹薛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傅復復以禱雨功封奉城伯

六月重建太廟成 建殿九間仍復舊制同堂殿享位皆南向 九月名夏言復入閣 帝嚴覺嚴嵩貪橫復名言用言至復或氣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暮不顧嵩嵩不敢吐語所引用私人言

多斥之亦不敢致衡刺者而言以廢業久務張權所護遂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益法事動崔元足錫永都督陸炳言擬台今

楚世子英耀叔其父顯裕伏誅 英耀淫惡蒸其王宮人又使牟劉金納妓別館王欲罪金金遂勸英耀謀送會元夕復張澄置酒

饗王別宴武閣王顯槐 於西室酒半金等從後復以銅爪擊王腦立斃顯槐驚救被傷免死英耀從王屍宮中以中風報王

從者挾門出告變換按官以聞帝命尉馬都尉郭景和親訊 冬十一月許晉死 嵩求去帝責其忠君愛身落職閒住

三月四川白草番 亂遣何卿成充總兵官討平之 卿初鎮松潘十七年威望素著會以北營名卿入街至是番人亂復

命卿往討卿至將士喜乃會巡撫張時儼 命卿往討卿至將士喜乃會巡撫張時儼 命卿往討卿至將士喜乃會巡撫張時儼

命卿往討卿至將士喜乃會巡撫張時儼 命卿往討卿至將士喜乃會巡撫張時儼 命卿往討卿至將士喜乃會巡撫張時儼

卷一百一十

三月報總督侍師曾銳 兵部侍郎萬德祚等劾剛上貪功擅開邊釁遣下做出兵部尚書王以辨代之先是威靈侯侯

之子鎮甘肅以貪功為銳所劾遂連開嚴嵩難親駕至是代嘗獄中華奏誣夏言納銳金銳所善何也

周力主其議及是為代駕親駕至是代嘗獄中華奏誣夏言納銳金銳所善何也

夏五月英孝列皇后于水陵 詔曰皇后比被朕元春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項名葬地曰水陵

秋七月京師地震 詔曰皇后比被朕元春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項名葬地曰水陵

冬十月我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 言抵通州聞銳所坐大駕臨幸曰嗚呼死矣上疏訟冤言方就送上落諭不兩日嚮何以知

蓋嚴嵩與在元華詐為勢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玉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臣坐死保嵩掌權惟

聖慈曲賜保全不有微成論死法司提議責能保以上帝起切責之屬言及前不數香冠事曾指遠冠居庸嵩謂夏言等收河

套故報復至此遂棄言而妻林氏廣度而後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承朝慶皆劄籍言

言得罪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始南言蓋不敢預可否嗚呼而已

言得罪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始南言蓋不敢預可否嗚呼而已

言得罪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始南言蓋不敢預可否嗚呼而已

言得罪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始南言蓋不敢預可否嗚呼而已

言得罪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始南言蓋不敢預可否嗚呼而已

言得罪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始南言蓋不敢預可否嗚呼而已

言得罪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始南言蓋不敢預可否嗚呼而已

言得罪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始南言蓋不敢預可否嗚呼而已

言得罪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始南言蓋不敢預可否嗚呼而已

言得罪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始南言蓋不敢預可否嗚呼而已

言得罪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始南言蓋不敢預可否嗚呼而已

言得罪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始南言蓋不敢預可否嗚呼而已

言得罪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始南言蓋不敢預可否嗚呼而已

十年方得其...
地好民...
引本...
隨即...
以仁...
大姓...
言...
等...
接...
自...
則...
不...
從...
候...
水...
琴...
家...
方...
器...
兵...
獨...
之...
上...
其...

九月癸卯三街入遼東

奸人遂開出中國財物與倭交易...
御中...
疏于...
左右...
亂...
成...
川...
陞...
不...
若...
城...
伏...
六...
久...
今...
皆...
不...
凡...
徐...
公...
為...
之...

陞至通州...
不可...
若...
城...
伏...
六...
久...
今...
皆...
不...
凡...
徐...
公...
為...
之...
請...
此...
卷...
明...
三...
百...

如漢之中行說
以奉使報障者
可比則當早收
捕以中國典或
飲馬免稅亦宜
嚴為違禁毋使
得違貨者乃
李臣職然自如
多置通達才不
問使強欲廢為
臣主守其漢法
又不慎前事之
誤中明聖令能
亡命者得將士
相休養微德
代紀律不嚴
武臣多存其法
以國家全乃生
困於一二塞上
流民視其性竟
如賊視其面何
以立國乎
長清縣待官官
力加推押細微
杖此者僅理於
廷已非改體至
實大違式其事
尤微何亦宜加
謹者蓋自嚴為
納用者宜其論
始如嘉靖時高
之惡思當懲以
時者已久而則
唯仍然不已則
益將先事發成
欲以快其心而

水師有司既欲
深入下澤源堂
擊時已駐廊延
全軍皆沒既而
營救為援乃道
柘城初歸令屬
以總保長令總
分道擊賊遇之
輝三十二年春
夏五月命孫經
湖廣諸軍使宜
掠四出經至運
秋七月詔勅大
督陸炳入直西
直己而春在直
紀三十四年春
望營海神帝用
倭勢愈熾

夏五月張經敗
與巡按御史胡
且慮文華輕淺
死者無算為軍
宗憲致捷遂首
宗憲所始被逮
俱論死祭獄舉
知其竟莫敢奏

夏五月張經敗
與巡按御史胡
且慮文華輕淺
死者無算為軍
宗憲致捷遂首
宗憲所始被逮
俱論死祭獄舉
知其竟莫敢奏

夏五月張經敗
與巡按御史胡
且慮文華輕淺
死者無算為軍
宗憲致捷遂首
宗憲所始被逮
俱論死祭獄舉
知其竟莫敢奏

夏五月張經敗
與巡按御史胡
且慮文華輕淺
死者無算為軍
宗憲致捷遂首
宗憲所始被逮
俱論死祭獄舉
知其竟莫敢奏

冬十月殺張經李天龍遂及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繼盛擊獄三載帝猶無意殺之每朝必問其狀

有為營教子者其賞胡植人呂 厥州卿禮林之曰公不見養虎者邪特自貽患焉領之會張氏而堂若氏至泣下

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繼盛妻張氏伏闕上書請代夫死 其詞曰臣夫繼盛聞李之官

十一月初十日食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魚物或城郭

十二月初十日食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魚物或城郭

十三月初十日食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魚物或城郭

十四月初十日食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魚物或城郭

十五月初十日食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魚物或城郭

十六月初十日食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魚物或城郭

十七月初十日食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魚物或城郭

十八月初十日食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魚物或城郭

十九月初十日食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魚物或城郭

二十月初十日食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魚物或城郭

二十一年夏五月復遣趙文華視師 倭警還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有兵部侍郎沈良才

夏五月復遣趙文華視師 倭警還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有兵部侍郎沈良才

而宗憲停陳東平徐海 由是趙文華與宗憲不和宗憲與海軍諸將不和宗憲與海軍諸將不和

秋九月王毅瑜有罪廢為庶人自殺 初毅瑜父厚聘善方士陶仲文仲文奏其忠誠奏道帝喜形為真人子金印及毅瑜嗣益

以養道廟帝命館其父真人印南陽人梁高輔者自言能導引服食毅瑜用其術和尙高輔因仲文以進高輔被上寵不復觀

宜其口惟家
全無事
有法其
不為日
以靜

沈謙
以封
甘與
私門
得延
以人
足以
道復
段直
遠國
達官
制之
等以
致雖
實不
和情
相好
殺人
請人
政而

我均
法事
冬十
三三
秋九
逆之
未盡
文事
自前
義大
廣關
謀中
子錦
冬十
京師
書許
震動
出兵
胡宗
往往
家為
陳兵
往往

我均
法事
冬十
三三
秋九
逆之
未盡
文事
自前
義大
廣關
謀中
子錦
冬十
京師
書許
震動
出兵
胡宗
往往
家為
陳兵
往往

我均
法事
冬十
三三
秋九
逆之
未盡
文事
自前
義大
廣關
謀中
子錦
冬十
京師
書許
震動
出兵
胡宗
往往
家為
陳兵
往往

我均均倫街之已而高帥為帝取約不得去故倫街所害者我倫不與而與仲文高帥大恨來問言我倫過夫職國官瑞
法事始廢為庶人劉高鵬裁倫自絕死妻妾皆從之

冬十月丙戌朔日食
三三三六年夏四月奉天華蓋殿舉三殿災 帝下詔引咎修齋五日上諸司封事
秋九月趙文華有罪免其子澤思茂遣 三殿既災帝急欲建正陽門樓文華猝不能辦帝不俾且聞其視師江南賄貨要功狀思
逆之故憲言文華因編者南征尚未愈隨今上章稱疾帝手札令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稱賀高獨不怡者累日帝以文華雖逆
未盡其人而言官又此之考起無所洩會其子錦衣十戶傳思以齊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帝大怒黜文華為民氏擇思邊街
文事始廢為庶人劉高鵬裁倫自絕死妻妾皆從之

我前錦衣衛經歷沈謙 鍊監保安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罪故空家舍授之里長老亦日致新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
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幸賴直又於知嚴高惡多為為以快鍊且鍊單為象李林甫秦檜及萬醉則聚子弟排射之或踣騎屠
廣關口南向戰手皆為痛哭而歸語稍聞京師嵩大恨其黨路楷以上巡按憲所世番屬與總督楊順德 州合圍之兩人日夜
謀中鍊會蔚州獲賊人開浩詢所連甚眾順善謂楷曰是足以報廣公子矣眾鍊名其中上之遂斬宣府市成子某極邊子順一
子錦衣十戶約待餘五品御寺順曰嚴公簿我嘗意豈不慚乎併取鍊子某與杖殺之

冬十一月諸道子錫林阿爾 錫林阿有喜曰北行許 和私和目懼罪來降楊順自相為奇功致之
京師錫林阿來索不得冠履朔二州毀七十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街數市順懼乃言敵欲以叛人趙全等來易托斯齊兵部尚
書許論守垣以以為便乃始托斯齊使出塞西走陰告錫林阿我而戰之押知順無能圍右街蓋急更分兵犯宣府而部
震動屢為論許欽章右衛帝不聽格諸臣發兵指餉而以兵部侍郎江東 代順時故將尚未以餽餉入圍城巷力捍禦時
出兵又戰復請遠探及將與其步將各一人會江東及巡撫楊進等以公總兵張承等各嚴兵進圍乃解

胡宗憲保海盜汪直 直據海島授倭為確朝廷處賞賂之遠不能致既而內地有備倭亦多被劫殺有全島無一人歸者
往往起直直不自安宗憲與直同鄉里故格致之釋直母妻子徵館之杭州資給其厚遣直歸生籍洲番其家書往格直直知
家為固無恙願心動及是遂率其日數十人來貢市泊舟山千戶所於此今改名定海山之忠港 將吏以為入寇
陳兵備直遣其養子王淑入見宗憲曰我以好來何故陳兵相待宗憲解諭百方直既不信要一貴官為質宗憲遂遣指揮夏正
往往疑解乃來歸宗憲慰之甚至今詢巡按御史王本固 台于杭州本固下直于獄以聞宗憲議請曲貸直以整番人心本固

明世宗皇帝
卷一百九

事之難遂新直其黨大恨夏解夏正焚舟登山阻岑港而守已移之阿梅嶺名在定海縣外洋造新舟以遁宗憲利其去不遠賊遂揚帆而南流到開慶

統三十七年春三月總督宣大傅即楊順以罪逮下獄 方錫林阿圖大同救掠吏民無算順懼為路楷奏之請以七十金指老為掩覆及是路事中吳時來守備於章初順罪且發給受金狀帝方怒順名冠廷立命遠順及楷下獄嚴不能赦乃言指受金當勅而令其掌給事中郭茂往代選事事為順得復言指受金無在驗順指保道隨于是時來即勅高朋軒同上會主事張紳

董傳策字序山亦于是日初高紳與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既又官松江黃疑階主位乃密奏三人同日構陷必有人主之帝下三人指觀期久之無所得三人皆譴戍然自是帝亦稍厭高矣

秋八月寇圍甘州 濟農並督其勦第分作書錄其言律法今改正父子犯永昌深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

冬十月禮部進瑞芝 先是帝于秘殿校札言服芝可延年乃詔有司採之五岳及諸名山至是禮部進一千八百六十本諺廣東徑尺以上者皆出市人得進之以進實以得芝萬本殿山曰萬歲芝山

紀三十八年春二月錫林阿圖與妻已圖國賊今改北諸部得大舉入犯屯會州親見舉言東下前總督王忬不能察導引兵而東號令嚴易唐塞開潘家口渡濼河而西大掠遵化進安劉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務交章劾忬遂停下詔徹論死

夏五月巡撫都御史李遂字叔平江江北倭 倭數百艘寇海門五月間遂今副使劉景韶遊擊即陞托如泉而身馳奏州當其衝賊知如泉有備將犯泰州遂糧急景韶督邊賊進戰景韶先是逆語諸將曰賊若由泰州山風酒則陵覆若由黃榆

無能為矣令景韶及其後而致之廟灣復廣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將曹克新等禦之賊家灣賊不出攻老月餘賊會逆政唐順之制江州視副總兵劉顯明東援賊大敗走保廟灣景韶亦敗賊印莊賊名在廟灣賊據險不出攻老月餘

不克順之順馳救三沙見遂令景韶填壘夷木原臺而陳以火焚其舟賊來夜而潛遁遂命至蝦子港方與賊家灣賊

前領江北倭老平帝高壽等遂軍南京兵部侍郎以順之代為巡撫順之辱卒順之初舉進士第一既而官御史主事

先時向已發名任備此身非或有安得伴于我處士順之遂出處順之順之

秋七月南京地震

順三十九年春二月南京兵亂殺總督楊鶴侍郎曹應官

先是南京叛賊張營張健兒等僱素陽悍然官精銳押之

而盜捕首惡二十五人擊獄事聞遣使慰問官官止謀叛者三人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

三月以駱州總督理鹽政 舊制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總帥以嚴嵩力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增鹽課四十餘

萬所至市權納賄勢焰薰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制五差與今十二女子昇之道路傾駭滿安知縣海瑞守山入供帳簡簿核言

首邑不能容容軒車於漢知縣實與張之亦清鯁不屈總帥吸迎監御史袁淳劾之俱削籍以嵩故也

秋七月大同總兵劉漢從襲諸達于豐州破之 先是虜殺服喜峰口規犯前鎮漢東應請其帳于友河以當此而西下流至

是漢復與泰將王孟夏等分道出橋豐州擒斬百五十人焚拜野營盡時邱富已隨虜帳他徙趙全亦適免之

八月朔宗憲獻白龜芝草 自趙文華得罪宗憲夫內援又見侯老方未已思自媚于上乃于一歲中再獲白鹿以獻在三十帝

喜天瑞頻降苦謝元極寶殿及太廟百官稱賀晉宗憲統兵部尚書兼都察院撫及歸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至是復獻白龜二

五色芝五帝大祝賜名龜曰王龜之曰仙芝告謝如前春宗憲加等宗憲性喜家東南才學士羊神僕用九月明臣呈官帖

皆指譯馬儀宗憲能潛任在自殿 羊神字順有歸安人隆渭字文長山人沈明臣字嘉則都人

卷之一百十

明

世宗皇帝

嘉靖四十年春二月辛卯朔日食

景王裁州之國 初莊敬太子薨廷臣言裕王次當立不報常晚年信方士語二王皆不得見裁州年少既與裕王同出郊居處衣

服無別左右頗懷親至是之國德安居四年薨無子國除

三月太白晝見

秋七月己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袁燿字應仲為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二月日食微陰欽天監言日食不見耶同不食嚴嵩以為

天眷撫體部急上賀燿亦以為言尚書吳山仰首視天曰日方虧將誰欺邪仍拔護如常儀帝怒山引罪去遂以燿代山及七

月又日食欽天監言食止一分五抄削免救燿燿乃阿帝意上言陛下以人事天以兄弟日是以太陽明明為陰銷鍊食止一分

即七

明世宗皇帝

傳錄石耳可知 本不虛少有是

與不合等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大喜及是遂入閣燔奉以青詞進與奉春方字子通揚州人嚴訥字敬卿人郭棟並號青詞宰相

乃督御玉邸宮
萬壽宮災 萬壽宮在西苑成祖舊宮也帝自二十一年宮碑之變即徙居此是夜火作苦衛不及救乘輿履御及先世寶物盡燬

故高得逞志偏引私人居要地士大夫奔走輻輳皆備極事高欲攬權既久帝亦浸厭之而漸親除階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

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世蕃通國典與時務自謂天下才高與帝爭且及高其政陽死世蕃居喪不

得人直所代票擬書受詔多不能答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從高高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指所

違言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災高請從南城難宮南城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

壽宮其稱青車居玉邸宮城有河馳騁以御階營以三殿給制置之計月由是帝益向階願問多不及高即及高祠祀而

已未幾方士藍道行假其仙語言高好游道行以法術得中世蕃等皆天下無雙道行亦不志道行詐為此語帝心動欲遂高御史郭

應龍字世英避雨內侍家偵知之因抗疏極論高父子不法道行詐為此語帝心動欲遂高御史郭

俱成遂認從之特宥為民使侍高而錮其奴嚴年於獄道行亦中書與世蕃交結利而年擢應龍通政司參議侍即魏謀

吉爾斯等皆生靈當誅誦有差

土默特人撫順城名在奉天府承德復攻鳳凰城府東初

入御軍此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三日夜死之

秋八月加戶部尚書高增補見太子少保 初大內吳宦官有密收龍涎香者至是帝索之吳懼從禁中購得八兩用聖喜建醮日

獻之大稱旨賜銀幣尋加太子少保增初順嚴世蕃職戶部尚書 九年三月以貪穢著及世蕃朕知不為公論所容乃要結為國

位計

九月三殿成 更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

冬十一月分遣御史求方書 帝晚年求方術益急閻仲文死乃命御史姜儉備昌王天任致西保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秘

書閱一年還朝上所得法秘數千冊屬方士唐秩劉彬等數人做大任俱得講學于秩等賜第京師秩等通符籙

一類是已不世中官用及以秘之書氏氏中一類是已不世中官用及以秘之書氏氏中一類是已不世中官用及以秘之書氏氏中

一類是已不世中官用及以秘之書氏氏中一類是已不世中官用及以秘之書氏氏中一類是已不世中官用及以秘之書氏氏中

神宗史書所載
當食不食守則
珠於推測耳至
于空陰不見已
屬偶爾故述乃
服焉遂以為與
不食相向得津
瑞應法為人所
以舍止一食遂
翻為高棅鈞鏢
動項費幾小人
止而學道而問
顯事理之是非
亦可觀矣
前此編萬壽宮
不一其詳蓋宜
若因循何一聞
方士之言即能
心動甚至以不
為轉而上仙場
高而可言即能
為始始初仲文
以因靈藥由蓋
道行而去位遂
逐之稱言不由
上出則難產狀
自此而制要雖
語於世之正

光緒二十一年夏四月總兵官會大猷副總兵成繼光州...

光緒二十一年夏四月總兵官會大猷副總兵成繼光州...

冬十月錫林阿巴圖爾... 京師戒嚴諸路兵入據廣駐內地八日大同鎮兵官...

夏五月壬辰朔日食... 世蕃論成雷州未至而返... 嚴城之內明有繼往相傳...

御九... 明世宗皇帝

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彭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予騎欵段出都門矣為手削其草獨按羅龍又與汪文通賄世香求官世香用日看言以南昌倉地有壬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與樞陰向非常多聚亡命南通任北通處共相響應即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香聞說曰死矣遂棄市籍其家黃全河三萬餘物白金三百萬美高及諸孫皆為民後一年高老病寄食某舍以死

夏四月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年春芳並原式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袁燾去後降階當國慶請增閣臣故有是命袁燾去後降階當國慶請增閣臣故有是命

冬十一月嚴訥罷 訥仍掌吏部展理部事暮值西苑供奉青詞積勞成疾遂罷歸 訥訥人曰訥與韓山同心乃有濟魯東

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於獄 帝久不視朝專意齋醮疑臣自揚長楊翁得罪復無赦言者至是瑞獨上疏論之瑞疏曰臣聞古之君子不為則法紀弛矣

散無留者是不速也帝然然少頃復取讀之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曰此人可方比于弟朕凍村耳會常有煩德召徐階議

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冬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病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訾耶遂達瑞下詔獄論

死獄上階力救奏遂留中

三月以吏部尚書郭棻原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拱惟人原文湖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棻拱皆由徐階薦召入直廡至是

夏四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早

秋七月寇犯萬全右衛總兵官馬芳擊敗之 錫林阿十萬騎入西路芳迎之馬逆僅徑兒衆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四

冬十一月帝有疾 先是帝以久病思欲南幸與都天師取藥降階力諫乃止既而服方士王金壽所獻丹藥病遂甚方士至其

前出此推
省州代等
其請以特
遺等以能
其友信授
及許立請
罪權高統
律等皆得
格免當於
各憲德其
居正用等
任私意為
遠來夫而
亦悉付更
更清難制
蓋用人乃
大權宜在
上即所用
書當而夫
一二人其
端事出於
論權謀本
公職所舉
婦人而實
遠之風好
而故為大
言三三不
言三三不

十二月帝崩 帝大新自西苑還大內遂崩所穿遺詔各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邱錄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功齋醮工作及政令

不使者悉罷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泣時高拱郭棖以階不與其謀不樂棖曰徐公諺先帝可斬也兩人遂與階有隙
裕王貴望即位假為故 以明年為隆慶元年
釋海瑞於獄 先是瑞在獄猶未聞大行狀提牢主事先知之以瑞且見用設酒饌飲之瑞自疑當是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
耳語堂事適是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耶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預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及是既釋復故官俄再選

大禮卷
穆宗皇帝
隆慶元年春正月罷慶宗配享明堂 禮部尚書高儀字子章上言先帝肇祀明堂奉睿宗配享今陛下踐祚睿宗已為皇祖若
仍配享上帝似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請罷太尊禮從之未幾給事中王治時上言獻皇帝雖為天子父實未嘗君臨天下
雖為武宗叔嘗北而事武宗今位武宗之右按諸典終為未協臣以為獻皇稱太廟不免遠違若專祀世廟則德世不改乞杖廷
臣博議疏入報聞而已

追尊母杜氏為孝恪皇太后
二月立皇后陳氏通州人
以陳以勤字勉甫人為禮部尚書原文淵閣大學士張居正字叔大人為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以勤居正俱侍裕邸講
讀至是並參大政時徐階以病去居正與李春芳皆浙籍下士居正最復入與相相

三月葬朱陵注見 諡曰肅宗皇帝廟號世宗明史曰肅宗廟號世宗之始乃隆慶元年
夏四月御經筵

五月夏鎮在徐州府新河成 初嘉靖七年河溢阻運總河都御史戚繼期請於昭陽湖有大小二湖相連北屬山東臨東別墅新
導以通漕廷議從之會應期罷復中止至四十四年河大決沛縣飛雲橋在縣南分為十數股漬入昭陽運道淤塞百餘里督
埋河漕尚書朱衡字士由循行應期舊迹請開南陽鎮名在宛川府留城在沛縣東南古上下總河都御史潘季馴字子真人
可衡言是河直秦漢山縣北有所來隘伏秋黃水威昭陽受之不為害也乃決計開濬身督工重德不用命者至是河成
西去舊河二十里舊河自留城以北流經沛而西而南揚新河 凡百四十里有奇又引點魚諸泉在縣南及薛河在縣南出
亦自留城而北流夏鎮高至而揚與舊河合謂之夏鎮河

御此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 明穆宗皇帝

御此歷代通鑑輯覽

御此歷代通鑑輯覽

御此歷代通鑑輯覽

而為國地... 沙河南... 運道乃大通... 高拱龍... 中胡應嘉... 六月霖雨... 秋七月... 八月... 九月... 分道入... 城... 全... 馬... 郭... 冬... 為... 成... 抑... 死... 二月... 三月...

高拱龍 初徐階其親拱及拱樂者負氣頗忤階世宗疾立拱方直西苑遂移具出... 中胡應嘉 所劾拱疑出附指大瀝之及帝即位附為首輔拱自以為舊臣數與抗郭拱復助之因事刺應嘉... 六月霖雨 帝素服修省遊殿御皇極門視事

九月諸寇 諸寇犯山西... 分道入 分道入并坪... 城 城... 全 全... 馬 馬... 郭 郭... 冬 冬... 為 為... 成 成... 抑 抑... 死 死... 二月 二月... 三月 三月...

郭撲龍 初高拱幼高拱者多及撲撲歸撲亦求去帝固留之御史龐尚鵬... 冬十月 冬十月以王崇古... 為 為... 成 成... 抑 抑... 死 死... 二月 二月... 三月 三月...

二月命廷 二月命廷臣...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夏五月以都督同知戚繼光鎮薊州 繼光與俞大猷均稱名將而繼光屢擢人寇并

又設總理事權不一乃召選總兵官郭統而以繼光為之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

其中製拒馬器遏寇騎衝突寇室火器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

日與賊遇見寇奔則騎兵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為邊鋒

大略自是始如軍中 八衛兵主策應本衛兵營戍守薊制精明器械犀利

秋七月徐階罷 帝即位以來階所持許多言事仲章十八九中官多側目

冬十月遼王宗彞 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憲熾在薊時時以奉道被寵賜真人號

擬諸罪狀遣侍即洪朝運等往勸得免為庶人國除初張居正家荆州與憲熾有隙

不從居正怒屬地撫勞堪 羅漢朝運死獄中

十一月宣府總兵官馬芳薨窆於大水海子 又敗之殺于山 先是或為錫林阿謀

芳出而以五萬騎襲宣府可得志芳預伐木環城寇不得上乃解去項之芳率參將劉

塞道者及殺于山芳迎戰又大敗之 命三十八人出塞四百里 錫林阿謀

三年夏四月以海瑞為會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 瑞感皇久者屬史聞其言者多自免

家未丹其戶 瑞見即黜之瑞銳意廉潔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

所司憐恤奉行富家巨室或窳德郡以避其見憚如此 瑞嘗言 瑞嘗言

秋八月以禮尚書趙貞吉原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常李太尊會登酒胡未論

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大喜

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大喜

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大喜

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大喜

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大喜

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大喜

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大喜

其長二尺長 五尺五寸六尺 而身在五尺六尺 長一尺一人持之 之不久且後二 人持之或轉行 格必不適用而 當以爲軍旅 勢窮真不值一 草及北方之強 所易知者浙此 即者雖少伐安 能遠勝北軍重 惟尤勤寇來而 本多甚都其長 頗思用越人之 竟身而記費家 左被而人違若 南人之某稱北 人者以是謂言 兵者不取敗之 理乎

廣東海賊會一本伏誅 一本初與大道黃平聚眾數萬剽掠惠潮間與倭相犄角已而總兵官俞大猷以次殲儘盡平為副將

湯克寬所敗遂竄去一本降而復叛突犯雷州執參將膠印又犯廣州殺知縣劉師顏尋復臨碣石衝在魏州府海豐縣

裨將周雲翔殺參將耿宗先叛附于賊勢益熾時大猷已改鎮廣西詔止勿赴令與廣東福建總兵官李錫飲人郭成烟制敵同

計一本錫出海與大猷遇擊賊三戰皆捷會成亦敗賊劫周雲翔率參將王招等以師來會分三哨進一本駕大舟力戰諸將連

破之燬其舟船生擒一本及其妻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萬計時賊廣隨在營並而一本賊強賊平惠漸息

冬十一月京師地震有聲

十二月命廠銜判部院事 帝以吳異頻仍由部院政事不平所致令廠銜密訪以聞於是尚書毛慎江斌和侍郎萬士和

等皆自劾求去帝慰留給事中舒化醇等上言祖宗設廠銜令捕盜詰奸非以察百官也制取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

司責在當今陛下委之廠銜衙門托之番校此軍食錢恐開羅織之門不可不慎帝不從已而事之疑

召高拱復入閣兼掌吏部 拱性強直自逐頗快恩怨及再入閣盡反徐階所為允先朝得罪諸臣以遺摺錄用贈卹者一切報罷

且言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褒顯諸臣將使載筆在廟之靈何以為辜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而陛下殿時入廟何以對

越一聖帝深羨之時拱專與徐階所除徐階以中樞重其罪帝亦深惡之竟與徐階子不

杖南宮司丞鄧履高字叔明海鹽人下獄 獲守丁疏極言時政帝曰汝言甚切朕聞之

況下獄三謂吳若虛大區而實一謂空官一其臣以共盡忠謂徐階下獄四方多故謂天鳴地震天宮稱騷謂徐階

之既謂徐階分謂徐階罪謂徐階以謂徐階知謂徐階收謂徐階與謂徐階之謂徐階人謂徐階才謂徐階之謂徐階自謂徐階家謂徐階行謂徐階天謂徐階開謂徐階計謂徐階入謂徐階帝謂徐階大謂徐階怒

杖之百謂徐階繫謂徐階刑謂徐階部謂徐階獄謂徐階數謂徐階月謂徐階刑謂徐階舒謂徐階化謂徐階字謂徐階以為謂徐階言謂徐階乃謂徐階釋謂徐階為謂徐階民謂徐階是謂徐階不謂徐階合謂徐階罪謂徐階也謂徐階時謂徐階明謂徐階聖謂徐階恩謂徐階賞謂徐階有謂徐階以謂徐階此謂徐階

越光謂徐階年謂徐階月謂徐階日謂徐階已謂徐階胡謂徐階月謂徐階食謂徐階龍謂徐階元謂徐階會謂徐階 是月謂徐階復謂徐階食謂徐階中謂徐階陳謂徐階君謂徐階德謂徐階行謂徐階德謂徐階人謂徐階疏謂徐階言謂徐階歲謂徐階首謂徐階日謂徐階月謂徐階並謂徐階食謂徐階天謂徐階之謂徐階大謂徐階災謂徐階陛下謂徐階宜謂徐階屏謂徐階斥謂徐階一切謂徐階玩謂徐階好

應天以實報聞

二月罷京營總督分設三大將領之 趙貞吉言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今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論其弊請分五

營各統以大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令兵部會廷臣議尚書雲吳貞吉不協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言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

尊等乃上疏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為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為總理報可貞吉不從

夏四月京師地震 秋七月崇禎皇帝御高拱言以來書奏鋪綴連牘多意解結難尋反可實寔名實請嚴加禁約從之

陳以勤... 初以勤入關... 復中構之以勤與拱德復良吉其鄉人而居正副所舉士也度不能解引疾乞休去

八月宣大告警教備邊 時李春芳總督自輔而政皆自高拱出邊警猝至提督命侍郎曹邦輔

督師列隊以待以都御史米林守昌平提陝陽起劉養於天津守通州備命總督王崇古

得無事... 時內供優多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越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屢疏爭積

亂部尚書劉體乾... 時內供優多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越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屢疏爭積

八月河決郅州 初新河既成南北諸支河悉併流漕濟河勢益大漲三年七月決沛縣漕艘不得進

遂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漕道復阻河道侍郎翁大立... 翁言通來河也不在豐沛而在徐邳臣以為權宜之計在兼故

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和河... 翁以隨已而大立以保漕... 為遼東總兵官 錫林阿入遼東總兵王治道戰死

以手成... 為遼東總兵官 錫林阿入遼東總兵王治道戰死... 巴噶齊齊有指達第子塔本台

冬十月諸達孫巴噶齊... 巴噶齊齊有指達第子塔本台... 育於諸達孫伊克哈敦

達見其美養之巴噶... 育於諸達孫伊克哈敦... 受之崇古上言巴噶

受之崇古上言巴噶... 受之崇古上言巴噶... 嗚嗚沮之又不然因而撫納之

嗚嗚沮之又不然因... 嗚嗚沮之又不然因而撫納之... 古抗我按兵助之

古抗我按兵助之... 古抗我按兵助之... 還約諸部入寇崇古

還約諸部入寇崇古... 還約諸部入寇崇古... 拜杖諸叛人以易巴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

明穆宗皇帝

三十一

高拱與呂吉甫
任備且正宜和
為事考究
當虛公倍核來
與與詳乃謀先
私人互相排乳
故以朝堂為政
不獲獨國家政
體置大臣所宜
出此且使朝堂
快乾作自害家
公正無暇何不
半為料計難結
而相持未解此
根根人動春方
以其環監臣法
為官力固復
拱固年增自吉
亦至聖多十言
私巧官矣

高拱以帝命遣巴噶歸

十一月趙貞吉罷 高拱掌吏部貞吉亦掌都察院拱以私憾方察科道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於是兩者二十
七人而拱所惡者咸與拱猶以為憾喉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貞吉庸橫貞吉疏辯言臣掌風憲自賭拱壞亂選清寧口不能一言
有負任使實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臣故歸之復幸仍還拱內閣母令父尊吏部權廣樹眾黨疏入帝竟允貞吉去而拱
掌吏部如故貞吉歸歸休養與韓楫人等
以禮部尚書殷士儕字正周東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士儕本裕邸舊僚高拱惡其不親已不為拔士儕遂積太監陳洪力取中

音八閣

封五年春二月命廷臣及朝親官謁皇太子於文華左門

封皇子瑁銀幣四子為瀉王洪之孫

三月封諸達為順義王 巴噶濟脫歸諸達及其妻攝之法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諸達封貢諸達有數年
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皆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詔下廷臣議諸
各不同會帝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齋廢內修守備乃封諸達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坤赫坤老已噶爾丹歸化昆都坤赫阿會
皆授都督同知等官有差封巴噶濟脫賜勇料軍指揮如故已而套部濟農亦如約請命詔授官如昆都坤赫由是四塞諸部咸
采貢帝自宴大宴甘肅邊陲晏然不用兵羊者二十餘載

夏五月奉春芳罷 初春芳代徐階為首輔務以安靜稱帝意同列陳以勤故統謹張居正恃才凌物視春芳蔑如也方階罷春芳
歎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且夕乞身耳居正違曰如此度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不允既而趙貞吉入代以勤剛而負氣
及高拱再入直及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自劾而已會拱逐貞吉勢益張修階故怨春芳當從容為階解拱益不悅言官希
拱意疏詆春芳乃罷歸從數十年

六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河南山東水

十一月殷士儕罷 御史趙應龍涇州人劾士儕道由內侍不堪大任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儕遂乞休去士儕家居十餘年

壬午年春閏二月帝有疾 帝御皇極門疾作遂還宮

夏四月以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儀掌禮部兼禮部法居職甚稱高言路所劾遂引疾歸已用高拱所以故

主使舉朝洵謂且連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萬守禮子孫立指居正力解居正奏報其摺博陰囑錦衣林大臣吐實又以拱儀雜糶入中令大臣議別然莫辨也會帝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忠會訊大臣疾呼曰許我實言乃持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才者卒不敢鞠而罷任惟以生漆酒瘡大臣移付法司坐斬拱得白

二月御筵筵

三月詔舉將才 張居正進講因言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指割升月不嘗奴隸平日不能養其鋒銳臨敵何以責其折衝嗣復將帥中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得展布故有是命

秋九月以方違時煥督宣大軍務 始違時與王崇古共決責帝之議及崇古入理京營張居正薦違時代之至則申明約信邊境以安

四川都督

見平 咸化初都督蠻亂南書程信義城伯李瑄討平之詔其慶慶未復亂其者阿大河一方三等據九嶺山嶺

有城皆蠻穴皆稱王割遠近其山修廣而四隅峭仄時其地安火燒山圍三十餘里上有九角東北則雞冠嶺上有都督寨

九嶺左皆凌雲山其九嶺門之鼎峙相連峭壁皆數千仞有阿河者居凌雲城為賊耳目威傳出入如王者起極曾省各蠻

總兵官劉顯以軍事顯被劫官軍又起故將郭威為之副統統督軍往討至是諸軍集欽州誘執阿河拔凌雲寨瀕通鎮

邊都督塞克之斬賊黨阿塞於是顯分兵為五哨盡壓无赫城下乘夜無備樓船而上斬關入賊營潰郭威復破雞冠三百

方以次就擒凡克寨六十餘獲賊魁三十六拓地四百餘里

冬十一月立書奏考成法 初諸司章奉部院覆行撫按劾者常稽不報張居正請以大小緩急為限立文簿月終註銷閣科部院

遺相糾舉者抵罪自是政體為肅

十二月奏願察克圖 今改慶隆北 犯塞總兵官威繼光擊之 自請遣款塞西郵烽火寂然獨上默特從居容罕地

邊塞口外 本朝穆兵年于塞人控控十餘萬常為前門憂奉寧朵顏諸部皆與交通時叛時服是年春朵顏部長董呼哩

及兄于泰安道打失歸哈入犯喜峯口燧光擊敵之呼哩乃款關請言至是呼哩之弟察克圖復入寇繼光擒之於是呼

哩長安率部兵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乞教察克圖繼光遂將受降皆羅拜獻還所掠人措刀設誓乃釋察克圖許通言如故

由是十六年選值修城守關防

甲子年春正月召朝親廉龍宮於皇極門 太祖時外官奏事無召見賜食妨民間疾苦俸貳雜職有廉龍愛民有常特遣行人齎

勅慰養宣順風弘朝宗閣行之張居正以考察屆期徵舊典具儀以上帝乃召見浙江布政使謝繼舉等二十一人特加獎勵

明自中葉以後
官法日非
日法日非
日法日非

地害文十月再震

初四年春正月下廵按遼東御史劉臺守行

時御史在外每沒廵撫張居正欲痛抑之事小不合詰責隨下又

飭其長加考察以故言路多不平會臺奏遼東大捷居正以廵按不得報軍功劾臺違制妄奏引故事經督之臺遂被章劾居正

專擅威福如逢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瀚趙貞吉史年尚書姚廣孝等皆由居正薦用又張四維為冀州

逐言官余懋德傳應慎德等皆由居正薦用又張瀚趙貞吉史年尚書姚廣孝等皆由居正薦用又張四維為冀州

具疏辭政人見帝言言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其順以悅下耶則該國將竭忠以事上耶無以逸專擅之譴因循

伏泣不肯起帝為下御座以手掖居正曰先生起吾違臺竟其事遂下臺認獄命廷杖百達戍之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為民久

之復用他事戍海州之而令王宗載而卒初御史江東之訟臺竟詔還官天威

飲于戍主所歸而奉卒初御史江東之訟臺竟詔還官天威

二月關單灣河決

督漕侍郎吳桂芳上言淮揚洪濬奔衝海以港久湮入海止雲梯關在山陽縣東九二一徑致海橫橫沙

河流汎濫而鹽鹵城安東高州縣法寶屢成巨浸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言民故朝廷設官亦治河而不

知治海今黃河衝決駭駭欲奪安東以入海請於單灣低窪之地挑新口以迎大溜安東眾流匯圖其勢垂臨不如委之以拯全

淮建議安東未可棄而命關單灣閘七月工竣水患稍平其後通官不靖至十七年大河復由此分派奪

夏五月命司禮太監馮保同法司錄囚

秋七月詔戶部明年漕糧折收十之三

從張居正請也見見漕舟以河決不靖至邑而漕運通居正以歲賦過春發水備溢非決

八月帝視國子監

河決崔鎮在湖北

是年二月以後江北旱河水斷流至夏徐學溥監軍全鄉魚臺單曹八州縣河又大決田廬漂沒無算河流蓄

宿連城吳桂芳請速縣治築土城以避之明年復決而北清口淤塞全淮南被瀾漫山陽高寶關會河向桃源今屬湖南

舟三義鎮在湖北入老黃河故道明史河渠志黃河自峽湖三義鎮趨清河縣南與淮會于老黃河口故道

入清口老黃河復塞

訂五年春二月廣東羅秀叛有叛羅秀

羅秀在德慶州上下江界上江湖南下江廣西

深著劉棟有司威發年戌守兩廣總督嚴正茂嚴正茂建議大征會連存即凌雲見前代至是雲其乃大舉兵

深著劉棟有司威發年戌守兩廣總督嚴正茂嚴正茂建議大征會連存即凌雲見前代至是雲其乃大舉兵

張唐正文獲新
關人因已運
備自謀復會
權位之私實
不能以自附至
其高難不無過
致亦何至給
杖滿多大臣
欲以強情立威
運行固忌黨
奔擊國紀神宗
重爾任其甚高
難重台不應若
是至居正當
制更行問無
相可都蓋其矣

官張天勳字世德年錫將之四閱月克粟五百六十得招降四萬二千八百有奇却地種皆懷柔其未改漧水縣為
羅定州又設法監司恭料積忠慎平視親州正其令領兵官諭大猷歸附山古司禮等領守此古田為
夏四月兵部尚書譚倫卒給 給況毅知兵初守台州擊倭有功累擢巡撫朝廷倚以辦賊漢嘗振調居官無黨威
兩廣前復積首功復督師劍達集兵三萬更徵浙兵三千專屬威繼光訓練相度邊隘衝緩道里遠近分鎮為十二路路置一
將互為犄角邊備大務嚴不敢入犯帝即位初道兵部尚書三疏乞歸不允至是卒始光兵事三十年
秋閏八月乙酉朔日食不見

九月張居正以久喪起復冬十月杖編修吳中行奸通等議戎有差 居正父卒帝與兩宮遣中使慰問絡繹道路未嘗有意
留之而居正自以握權久忍一旦去他人且謀已會戶部侍郎李幼孜通城 欲媚居正首倡奪情議馮保亦不欲居正去中旨令
吏部尚書張翰諭留居正居正乃陽上書請守制而陰以賄風漸覆旨漸謬為不喻謂政府各畏宜于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
居正復令客說之不為動乃傳旨責翰久不來詔無人臣禮勒致仕世居正得守史即見辭于 於是請留者相編編修吳中
行檢討趙用賢字汝川上疏爭之已而員外郎艾穆字汝 主書沈思孝字汝 亦合疏言居正貪位忘親居正大怒謀於馮保
欲廷杖之學士王錫爵字汝 等求解於居正不得初對問地與汝切言之居正怒下拜當侍講子慎行字汝 田一馮守

田張位趙志字汝 願字汝 修撰習孔教字汝 沈懋學字汝 宣職人皆疏救格不入遂杖中行等四人謫戍進士鄒元標字汝 復上疏事
亦生杖戍南京御史朱鴻模字汝 疏救中行等五人并斥為民于是錫爵慎行一偶根學 先後移病歸居正于
馳傳往代司理禮部主事曹嘉祥治器工部主事徐繼時
治典居正請無建制以資衣祿職用器入閣治事與之
慧見從東南方起 大且天人情洵指目張居正至德謗書通簡帝詔諭摩臣再及者諫無敢諍乃已
兵部尚書王崇古罷 初請達諸部嘗與甘肅棟掠西番既通欽其從孫徹徵台吉通台如蓋台吉連歲寇邊番不得志來請達西復
崇古每作書止之是年論達請赴青海迎佛學古上言西行非諸達意且以迎佛為名不可沮宜飭達鎮嚴守備而陰謀其謀於
番族以亦思給事中劉銓字汝 尹瑾字汝 等文章劾崇古弛防徇敵崇古奏辯因乞休去古身也七鎮皆邊陲封爵之制
之乃得成功功 乃成功 乃成功

十一月考察百官 張居正自奪情後知天下不與已思以威權制之時因星變去察百官趙志舉張位習孔教相繼會謫南京會
都御史張兵字汝 宗請令居正奪先坐考察自陳既秋禮部尚書何維柏字汝 亦以自陳免先是奪情
論曰天理地義何可廢也嘉從之居正始奪情相俸因
論曰天理地義何可廢也嘉從之居正始奪情相俸因
嘉六年春二月以潘季馴總理河漕 先是總河傅希魯字汝 欽塞決口吳桂芳字汝 闕老黃河故道議未決有言宜多濬海口以分

一保其後子

神宗所以為

國之難為力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法其在周歲

繼光益發舒及是居正嗣甫年歲給事中張鼎言繼光不宜于北關臣擬旨遂請之廣東繼光惶恐不得志其妻前年即謝病歸居三年卒

夏四月張四維罷 初四維由事張居正然心不善其所為又居正卒始當國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故大收人心因上疏言事請

致任武英殿大學士徐階卒 階居居後為高拱所尼及拱罷始得安帝元年階年已八十詣道行人存問賜書金幣既而

五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爾倫城生高武離備備金時時足慮信于秋洪惟我

命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爾倫城生高武離備備金時時足慮信于秋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爾倫城生高武離備備金時時足慮信于秋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爾倫城生高武離備備金時時足慮信于秋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爾倫城生高武離備備金時時足慮信于秋洪惟我

第一言是形體
先述地三國不
一時私會不
計國家信守
勢由神聖
勢下存諸臣
性情異在
不日見成

東有布庫哩山山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天文三扶輪子曰備車向正浴于池有神鵠即朱書五季女衣取而吞之遂有身孕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故命以愛新覺羅為姓名曰布庫哩雍順以小舫奉之令順流而下至河步登岸竭坐其地有三姓方攜兵或汲于河見而異之歸語衆人往觀詢知所由未嘗驚曰此天生聖人也遂迎昇至家三姓者為白我等益急爭推此人為主以女伯哩妻之奉為貝勒其亂乃定于是有布庫哩雍順居長白山東郭邊輝之野郭多理城國號曰滿洲實為我

朝開基之始數傳後有名吳察者以國人弟靖通于荒野追者將及之有神鵠止其首追者疑為枯木遂得免後傳至

肇祖原皇帝

興祖直皇帝

景祖翼皇帝

顯祖宣皇帝相繼嗣世感服諸部

景祖居赫圖阿拉地兄弟六人築城分居號軍古塔貝勒時有望氣者為滿洲將有聖人出感定象亂統一諸國繼而

顯祖嫡妃喜珍刺氏以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歲誕生

太祖高皇帝天表非常勇略蓋世疏為聰睿貝勒時諸部爭奪不已

太祖思欲並用新次削平會蘇浙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謀總兵李成梁引兵攻古勒城主阿太章京阿太妻乃

景祖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

景祖聞惡息女孫被陷信

顯祖往救先後入古勒城城中守禦甚堅成梁不能克尼堪外蘭詭往招撫城中人信其言殺阿太以降成梁盡屠之遂并告

景祖

顯祖

太祖聞之赫然震怒往詰責明邊史明人尋歸

二祖喪至是

太祖年二十有五思復

祖父覆乃以

顯祖遺甲十三副起兵征尼堪外蘭于圍倫城尼堪外蘭遁于嘉穆遠克其城而歸既而復遣使嘉穆遠克尼堪外蘭乃遣于勒勒歌果孫

以居年八月

太祖身復連克鄂勒敦城尼堪外蘭進入邊
太祖遺遺薩摩四十人索之遺史執以界番薩摩新之而歸自此歲輸銀幣通和好焉

冬十一月己卯朔日食

十二月慈寧宮災

甲子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請成者 御史屠叔明請釋朱忠臣外親後裔詔自齊泰黃子登外具呈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于是

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

夏四月騰衝道擊劉綎之子討平龍川賊 初綎商莽瑞體以兵服諸蠻

而瑞體死子應其嗣風運之入寇瑞體越永昌諸處已陷哨守

龍軍城為永昌參將提兵往討常是時連西諸部皆叛以兵助瑞體

而分兵趨涉木龍山 先據其險自領大兵馳入龍川 恩度無可脫

既降諸部俱殺瑞體使來歸率兵進緬直抵阿瓦

朝廷伏誅 御史年可立 復追論居正構陷違王王妃 因上疏訟冤

籍居正家守令先期錄人口緝其阿子女織宛者十餘輩

修不勝枚舉 自縊死事聞申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

語尤激楚子 是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贖其母而盡削居正官

極違諸以忤居正罷黜者俱名還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命其子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 明神宗皇帝

建宮... 丁卯年... 海堂人

冬十月余有丁年

十二月以王錫爵為禮部尚書...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居正以禮部侍郎家居五年不出至是即家起之家...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去史官僅二年...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詔以陳欽章胡居仁...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顯且孝弟出處如欽章文章功業如守仁...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之終明世從祀文廟者薛瑄與守仁等四人

配十三年春三月壬戌成梁...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部伊勒敦...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里疾掩其帳...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始引去

以尚寶少卿徐貞明...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而不足以...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有...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水...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土...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財...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此...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水...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水...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水...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水... 錫爵因致論奪情請臣積性依

擇而數之是不
應故實錄之所
是年之志不遠
如則建書者明
如欲覽者且
可通覽其且
所以覽其已
而三呂上學無
所不備何其得
乃止焉哉

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即免罪番過意不相救官軍連破河東河西諸賊巢擒賊三千餘人俘賊于計之數相繼擒賊以
其賊為敗寇及是六十至是班師明年又討破建昌注見諸番及印部諸番及印部今寧遠州屬夷以其地置屏山縣蜀中劉冠蓋
平

秋九月王家屏罷 家屏遣繼母憂詔賜銀幣馳傳歸

冬十一月祀南郊

訂十五年春三月詔徵哩克暢改慶修此製封順義王 初諸達克徹辰汗舊作之達哈即製至是徹辰汗死子徹哩克替其妻三
娘子即諸達所奪之外孫女而為婦者也扈配三王主兵柄為中國守邊保塞諸部長服之帝嘉其功封忠順夫人

夏四月平京師地震

六月京師大雨 朔人民無異命順天府賑恤

秋七月江南水江北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旱 時所在災荒河北尤甚戶部右侍郎孫丕揚請神宗上言海內困加派宣實賑即
用損上益下以培蒼生天命帝感其言頗有所減罷

九月丁亥朔日食不見

冬十月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 初瑞自南京謝病歸高拱張居正相繼當國俱憚瑞峭直中外交為卒不召及居正卒吏部
始擬用累遣南京右都御史瑞力矯偷情百司憚恐至是年會都御史王用汲解瑞入視易惟敬憂有寒士所不堪者因錄
金為訟百姓罷市送者數百里不絕瑞生平為學以剛為主自強剛者

二十六年春三月詔修景泰帝實錄去明成祖王號不果行 時上下偷情詔勅多不奉行景泰實錄終明世未嘗改也

南畿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大饑疫

起前尚書潘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督河道 季馴前為季植所劾落職為民御史季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漢佳鎮為運道梗數
年以農民居既與河水安流成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光臣宋禮治會通河至于今是賴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
戶斷寧不察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其後論為者不已遂起季馴右侍郎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理

季是後設專官專加季馴工部尚書

秋八月壬午朔日食

冬十二月杖給事中李沂糾彈諸子廷序為民 中官張鯨掌東廠橫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死罪八并及其黨錄衣都督劉守
有牙繼祖為智高智倫兄弟有除名而鯨竟不罷任職如故外鎮諸縣以全買獻帝復免沂拜官用一月即上疏言之詔曰

有牙繼祖為智高智倫兄弟有除名而鯨竟不罷任職如故外鎮諸縣以全買獻帝復免沂拜官用一月即上疏言之詔曰

有牙繼祖為智高智倫兄弟有除名而鯨竟不罷任職如故外鎮諸縣以全買獻帝復免沂拜官用一月即上疏言之詔曰

有牙繼祖為智高智倫兄弟有除名而鯨竟不罷任職如故外鎮諸縣以全買獻帝復免沂拜官用一月即上疏言之詔曰

有牙繼祖為智高智倫兄弟有除名而鯨竟不罷任職如故外鎮諸縣以全買獻帝復免沂拜官用一月即上疏言之詔曰

有牙繼祖為智高智倫兄弟有除名而鯨竟不罷任職如故外鎮諸縣以全買獻帝復免沂拜官用一月即上疏言之詔曰

必經出... 市應... 二司及... 八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黎惟濬為安南都統使 初莫登庸請封割下而登庸已死遂使其孫福海襲福海卒于宏漢嗣宏漢不能攝政為黎寧

臣部檢所連寧死再傳至惟濬漸強威遠舉兵攻殺宏漢子茂洽後據安南啟闕求貢總督陳大科州直道上書莫之篡奪其事

逆黎之復仇其名正宜許其未歸詔以惟濬為都統使自是安南復為黎氏所有而莫氏惟據高平一郡宗室多處海陽時出

侵軼為邊患 二十六年夏四月土默特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塞遇伏死 初如松棄任班師言路交章詆其和親弊國常不問會遼東

總兵董一元罷廷推如松代之如松感帝知氣益奮誓合糾土默特諸部連廷遼東殺掠無算如松率輕騎出塞搗巢遇伏兵力

京師旱

六月張位罷 位初官翰林學士甚重朝士異其大用及入政府拓權示威素望漸衰日本封事壞位力為楊鶴才請付以朝鮮軍

務錫遣文喪又請奪情視事帝皆從之會督董主事丁應泰劾錫喪師言位與錫密書往來朋黨敗國錫被擢由明位得之帝怒

下廷議位惶恐奏繼給事中趙完璧徐觀瀾復交章論之位若主奉言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愧是惟惟上付祭帝

秋八月京師地震

冬十一月倭遣去官軍分道進擊敵之朝鮮平 初官軍分道進擊倭不利會旱秀吉死倭有歸志其渠帥清正發舟先走德兵

官麻黃遂入島山西浦都督陳璘詳朝鮮人道副將郭子龍督水軍千人萬三巨艦為前鋒遊之釜山南海戰殺子龍率領德兵

上朝解舟歸德兵官所在立西向帥年六十色氣滿威嚴得者功悉賜財士三百人聞會副將陳璘率金吾軍至遼寧之堡無

警復發其舟百餘行長索石礮子引舟師求救璘遊之半洋擊殺之于是諸倭揚帆盡去自後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集餉數

百萬中國與朝鮮遂無勝負耳至秀吉死禍始息如世世代禍... 如右... 如左...

以劉東星等好明為工部侍郎總理河漕 初潘季馴議開黃河上疏循高崖而下歷丁家道口

備在銅山縣 即元寶常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不果東星即其地開濬起曲里舖駐紮

梁自徐沛至宿遷凡五閱月工竣 徵哩克已東歸而奎廣浩商齊布色圍等頗年抄掠

官軍獲潘濬等子松山之復其地 徵哩克已東歸而奎廣浩商齊布色圍等頗年抄掠

聲息交商總督三邊李汝內聯四鎮外招番人襲破寇寨于松山復其地築邊垣四百里

起二十七年春三月以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楊應龍 先是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

勦應龍寇龍運子朝棟弟兆龍等逆敵于飛練堡在今平越府 賊傳走天邦固 賊官軍盡殲之國柱等皆死

之龍以郭子章為和代而命化龍節制川湖貴三省軍事 賊將劉繼祥等謀重一元南征六月應龍乘大兵未集

兵犯茶江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賊兵八萬至圍茶江城數匝參將房嘉瑞遊擊張良賢率師巷戰俱死

掠出茶江庫搗師蓋殺中人投屍麻江水為赤舟逃屯三溪洞 五寨軍敗於麻江 益結九股生苗及

城在平越府 湖橋在鎮遠府 楚黔路樓黃平龍泉元置龍泉坪長官司明萬曆中改置無今龍泉石村尚

鎮遠化龍置置動兵為餘據守甚善通楚黔道益調諸路兵以俟大舉

夏旱

閏四月連中官數天下積儲 以諸皇子婚詔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戶部告匱乃命中官嚴覈各省積儲

秋八月陝西山崩 秋道縣有山長二百餘丈聲如雷者十數夜遂陷為池山南平地湧山五高者二十餘丈

冬十月加四川湖廣田賦 以播州用兵故

十二月武昌漢陽改營身傷稅使陳本 春在湖廣巡行威虐慘毒備至 州人潘有光計居民被虐等語

既而奉又勅畏陽通判邱宅氏推官何棟如 錫襄陽知縣王之翰 錫建訊弁進連應京應京素有意

往送切地恨奉春又榜別京罪狀于衢民益憤數萬人圍奉春必殺奉春進匪楚王府奉春乃獲奉春十六人于江

之乃免可天過受禁不敢發聲應京捕治奉爪牙抗疏列其九大罪奉亦証奉應京稅命凌勅使帝怒貶應京

大并人以法裁之至是有武昌漢陽諸生晝夜奔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突聲動地潯浦入奉解身投及石擊奉

神案一劫流賊 隨州府知府 隨州府知府 隨州府知府 隨州府知府 隨州府知府 隨州府知府 隨州府知府

大并人以法裁之至是有武昌漢陽諸生晝夜奔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突聲動地潯浦入奉解身投及石擊奉

助虐播其報門事關臣沈一貫等請徵奉回不報事在三月會江西湖口親使李道泰奉水阻商舟陸載賊賈利氏高帝乃召
 奏還奉至湖廣二年武昌凡再變繼之漢口黃州荊門襄陽廣德安湘潭諸處屢經十起幾成大亂而是時山東臨清民亦騷
 而逃稅監馬堂縱火焚寺署斃其堂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詔捕首惡林連基某有王輔臣者亦逃賊曰首難者我也知
 然孫應元六人有司機亂者民奉歸時所得金寶財物鉅萬計可天恐為民所掠多與徒衛送之出境應元等至京京獄久之應
 元等欲謀承命死後遂被釋歸

秘 二十八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六月子化龍帥師平播州 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破龍泉司化龍徵兵入會文武于重慶登壇誓師分八路進兵川

師四路總兵官劉燧由奉江入總兵官馬孔英陞師由南川入總兵官吳廣慶由合江入副將曹希彬受廣慶節制由永寧入

黔師三路總兵官董元鎮由石由烏江入黔師由中興入秦將朱繼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穩臣由沙溪入

入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隆入是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入總兵官陳良玘受璘節制由龍巖入每路兵三萬官兵三

之王司七之巡撫報于章蔭齊陽湖廣巡撫支可天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來應部署既定劉燧遂從奉江進兵破其前鋒楊朝

棟僅以身免賊皆屠落連克英木嶺驛驛烏江河渡駭賊三關奪天邦諸圍東勝入晏山關毛白石應龍率諸苗決死戰縱

親勒騎衝中堅分兩翼火擊賊之追奔至海龍因在應龍以聖 時陳璘已破青蛇圍在應龍安穩臣亦奔奉家關在應龍廣

從崖門關嶼嶼北舟入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邦之遂攻燒二關奪賊糧沒路賊見勢急父子相抱突上圍死守遣使降化

龍機諸將斬使復書已而八路兵大集海龍圍下遂舉長圍更番進攻賊大困會化龍聞父喪詔以墨線視師化龍念賊圍前險

不能越令馬孔英勒兵攻其後天久雨將士絕泥淖中苦戰縱先士卒克王城應龍益迫散會募死士拒戰諸苗皆感無慮若

起提刀迎聖見四面火光燭天大兵已登圍入應龍倉皇同愛妾一瀾室自縊生擒朝棟光龍等百餘人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

四日化龍露布以聞詔保應龍免職朝棟光龍等子布以其地皆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

冬十月下給事中王德完字子備于獄廷杖除名 時鄭貴妃日有寵而王皇后多疾左右威竊意后崩貴妃即正中宮位其子

為太子中允黃輝皇長子諱官也從內侍微竊得其狀謂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厲輝具

草及是上之疏入帝大怒立下詔獄拷訊尚書李戴字仁夫御史周盤子進疏論救行旨切責御史查修有差閣臣沈一貫方在

明 卷之一百十二

神宗皇帝 萬曆三十年春二月帝不豫召大學士沈一貫具招除弊政其日帝康寤前詔 皇太子培理而畢帝多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

德門儀獨命一貫入啟祥宮後殿西暖閣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跪于前一貫叩頭起居畢

帝命之前諭曰朕病篤矣曷確稅事朕因宮殿未竣權宜採取可令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

久繫罪囚連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言已就財一貫尋叩頭出辭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胡房為三就中使捧諭至具如

帝語一貫者諸大臣即奉行翼日帝疾廖悔之遣中使二十輩陸閣連取前諭一貫不能持惶遽入時司禮太監王義方在

帝前力爭曰王言何可反耶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之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嘆曰相公請持之確稅撤矣何法也自

是大臣言就請者日相繼皆不聽 閏月河州黃河竭 三十一一年春正月營兩宮 詔戶兵二部撥實 時內府所供寢多戶知困不能支九邊額軍八十六萬有奇特并率以空名支餉且多赴邊兵屢請帝急

命戶兵二部鈎考軍實卒不能振刷也 夏四月丁亥朔日食 是日當享太廟禮部侍郎郭正域字義命江夏人言禮當祭而日食性木設則廢廟且宜殺日詰朝享廟從之

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黜楚中尉華越為庶人 初楚恭王詔英倫子意道顯官人胡氏學生于華奎華慶或曰內官郭論取他人子養之恭王妃兄

王幼好嬉遊理瑛妃崔儀實王若泉嘗許奉事下撫按王妃持甚敬得殿帝八年華奎嗣爵華慶亦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

強御許王及是遣人許華奎與姓子不當亂宗沈一貫納華奎重賄屬通政使格其疏不上月餘華奎劾華越疏至乃上之事

下禮部著尚書郭域正楚人也頗知假王事請勸虛實以足罪案一貫右華奎言親王不當勸但空體訪正域以事關宗室

不聽華奎懼奉旨金為正域專且屬母克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撫按行動言言無左驗而華越妻乃王如言女持偽

王說甚堅遂議令廢勸詔公卿集議于西闕門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禮部左侍郎代正域著部事正域

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擯其要以上一貫遂囑御史康玉揚濟南人等劾禮部廢閣聲議不以實聞正域亦發一貫匿

明神宗皇帝

城在河州北... 東望舊路修之由直河... 終其事由是加河... 漕運水利

五月雷火長陵明樓 帝以陵哭下詔... 一貫等問故禮曰帝惡言... 必有各事政視果為心動...

六月太白晝見 沈一貫等以災異... 之為言有何底極臣等非不欲... 秋七月大雨水

秋七月大雨水 乙三十三年夏五月雷震... 風陽大風雨毀陵廟

左都御史溫純罷 純清白奉公... 沈一貫時大討京朝官純與吏... 古切責純察疏亦不下...

秋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濟水旺口... 不能為運河害獨朱旺口以上...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時賜天禧朱旺口凡役夫五十萬六閱月工竣自朱旺遣小海梅延五百七十里要廣隍厚河歸故道

十一月皇太后校生訓導 選侍 女選侍才人等名號 王氏 天所生

十二月詔罷天下開礦以稅務歸有司使仍留不撤 自礦稅使設是臣諫者不下百餘悉廢不報自二十五年至是年諸坊所

進礦銀幾三百萬兩金珠寶玩船皮名馬雜進奉帝以為能會長至日沈一貫在學沈璉朱慶瑞賀仁德門帝賜會司禮監陳

矩侍禮因極陳礦稅害民狀且言礦使破壞天下名山天川雲氣盡矣恐于聖躬不利矩乃具為帝道之帝悚然遣矩會經所以

補救者經言多停開鑿則雲氣自復帝為首肯一貫慮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憚復止璉月始下停礦之命以稅務歸有司

歲輸所入之半于內府半戶工二部然中使不撤吏民尤苦之其害遂絕帝世

二十四年春二月雲南指揮賀世勳等殺稅監楊榮 雲南憲法司有賀升止德以後多以內臣掌之及鑿嶺使倭倭倭倭

暗綠玫瑰之屬可成益數十萬帝將賜之喜勳而榮所進不得什一 一會編成任倭倭其數以奉使使令使倭倭正以開覽

而榮又請麗江土知府本題新地開掘 本增款地聽開採進接御史宋興祖人 江言太祖令木氏世子益土限石門 府在北以

絕西域守鐵橋 以斷上蕃奈何自撤海船生遠人心不服榮由是怙藉橫虎漢居民恨入骨相率燒稅廠殺妻妾榮猶

弗悛志行毒虐杖斃數千人至是以求馬不獲榮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蓋捕六衛官于是世勳等率克民萬人焚燒第殺之并

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帝為不食者數日欲遣問守土官聞臣沈璉獨爭且密囑太監陳矩劾陳帝乃止璉首光世勳等

東時時出塞射獵馳突龍將走相制者冠珠馬與與時爭功山海關內外賊其勇于是前七而軍蓋甲而華則食灌肉

不幾歸州山山軍機變理所遺亦各守城自向兵者懼內存懼匪徒傳言李璉月山賊地內爾者惟所殺軍合款款在不知

建寧之變 兵不報

夏六月歲丙戌 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 字伯敬 文舉 一貫新貪一貫情未去帝為點嘉訓奪居相俸而允一貫歸

秋七月沈一貫沈璉罷 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 字伯敬 文舉 一貫新貪一貫情未去帝為點嘉訓奪居相俸而允一貫歸

一貫數與沈璉相去後璉為己憂因密傾之帝亦嫌璉方勉會經同時乞休遂並命致任而一貫獨得溫旨焉 一貫當國時

與前倭倭臣等罔而楚宗沈璉三事簡記不備論者謂之辨後志者述之不一及卒璉太傅璉文舉 璉文舉

角重正不何以璉于一貫不蓋行願相命下璉則願及及家地極陳忠此之辭以明作惡璉今璉大拜璉文舉

冬十二月彗六堡 初六堡既築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至是年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總督葉逢人 巡撫趙楫人 興建議

彗之盡徙居民于內地居民懸懸家室或不從則大軍驅迫之死者狼藉給事中朱一韓 附州人 力言彗地非策御史應廷弼 附江

人亦以為言帝卒用陳璉讓自是避左藩離盡撤 時松山既復寇復據賀蘭山結青海諸邦寇鈔不已伊勒

臣謹撰行復案 前以修撰案 會時亦曾建 其議而其人 深疑之凡所 指置必逐一切 查核之至帝 實信之至帝 中書才以謂是 事理當且為 耳

秋九月武定賊平 鳳阿克既自立為知府益結賊徒四出焚掠所至殘滅巡撫陳用賓總兵沐敷俱以失事下獄論死時奉命上

目揚禮亦結火頭者色及土婦海河為亂攻破高明莊見吏自韋宗孝舉正龍權死之官吏多為賊殺御史周懋相急調需益

前等處土兵擊之屢戰皆捷及是鎮撫官分五路兵進勦鄭樂等方西破珠堂元朝合屬知縣蘇夢賜力戰死聞諸路兵已大集

舉與元逃奔來川官軍追及之土司謀皆縛阿克那舉以獻而各政楊俊臣亦擊敗海沖副使羅希益復擊斬楊禮于是武定及

元謀羅高明棟堂等州縣皆復械阿克等至京師磔于市乃悉置流官

冬十一月朱魯卒文 慶臨護無大通與沈一貫同鄉相比雖給事中姚文蔚領地以故蒙垢病當一貫沈鯉去位時魯年已七

十有二獨當國政時朝事日弛中外解體慶臨揚揚月數上帝請更新庶政帝雖傳答之而終不能行至是卒于官贈太保

十二月朵顏寇薊州京師戒嚴 朵顏長安之子魯雲丹舊作丹 狡黠為邊患與其從父莽古圖舊作圖 潛入薊鎮大掠河流口

參將馬棟等不能禦時援師所過居民望見火光皆為寇至逃入京師者日數萬九門盡閉兵部尚書年化龍請以三十萬金補

薊鎮缺餉并修守備之具而度支告匱戶部請暫借內庫礦稅銀限以歲月補還帝難之命發太僕寺馬價十萬戶部銀十萬界

之軍情稍定敵以有備引去

三十七年春三月恭園陷大勝堡在錦州府 先是朵顏結黃台吉謀犯喜峰口總兵官杜松字子廉 督王象乾字子新 人

指督揚黃台吉帳以齊劉冠乃從寧遠中左所夜馳恭園營獲獲百餘人以大捷聞兵備副使馬拯謂彼無故被勦必復仇事

且臣測至是果以五千人攻大勝堡賊守將耿向仁支解之殺掠無遺復深入小凌河見二十二 里官軍禦之大敗時杜松駐

大凌河在錦州東源出松樹入海 萬不敢救連人多移松部議亦以譽由杜松令載罪自劾松志甚言撫按諸臣附會馬拯害其

奇功乃自提兵出塞將搗巢雪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沒松益慚盡焚鎗仗置兵事不問乃勒還籍

策向高請發言官章疏不報 時言路互相訾訾帝心厭之章志留中御史鄭繼芳山 力攻給事中王元翰字伯舉 會禁不法元

翰亦既詆繼芳左右二人者復相角不已向高請盡下諸疏劾詔院大臣評曲直罪其謀論頗創者一二人以營其餘不報諸臣

既無所見曲直益樹黨相攻繼芳劾元翰鄭繼芳劾元翰 繼芳劾元翰鄭繼芳劾元翰元翰劾繼芳 繼芳劾元翰鄭繼芳劾元翰元翰劾繼芳

三十八年夏四月正陽門災 時京師久旱正陽門樓火給事中周曰序川 疏言正陽城樓與正殿相對義取當陽自萬曆二

十年來大小臣工莫見聖容朝夕左右不過言官精明強毅之心日蝕月消而人材邪正政事得失俱置膜外昔年言殿災言已

示譴迄今十餘年玩愒如初所謂恭己正南面者查無時日則何取于正陽之名為哉願稍振刷庶政親百姓疏入不報

冬十一月壬寅朔日食 禮部右侍郎翁正春字汝賓 言前兩歲食四月朔純陽之月也今食十一月朔陽生之月也豈非為德有

虧是以上天譴告如此日之食與眾在一時而皇上之寢與行恆在一念誠翻然轉移太平歲實將歸萬歲歲入不報

神宗皇帝御安 乙卯歲正月 皇太子高拱及 夏五月 口 為他政之尤者 備留中一即 為他政之尤者 備留中一即

三十九年春二月巡撫鳳陽御史李三才罷 三子在淮久以波折稅監得氏心山東國所...

事申王紹徽等十餘人繼之胡忻等州曹于汴字自澤人等文章論說朝端聚訟數月未已願憲成方議學東林遺書業向高...

孫丕揚或稱三才廉直 三才與孫丕揚同鄉皆為名士孫才廉直三才廉直三才廉直三才廉直...

者蓋諱三才力請罷去疏至十五上不傳命遂引歸亦不罪也 三才力請罷去疏至十五上不傳命遂引歸亦不罪也...

編乃諱三才力請罷去疏至十五上不傳命遂引歸亦不罪也 三才力請罷去疏至十五上不傳命遂引歸亦不罪也...

如萬國士品第一 孫才廉直三才廉直三才廉直三才廉直三才廉直三才廉直三才廉直三才廉直...

第知光復古運相建三才廉直三才廉直三才廉直三才廉直三才廉直三才廉直三才廉直三才廉直...

他如李元子小沈無其人委士編字仲斌丹德 他如李元子小沈無其人委士編字仲斌丹德...

二月大計京官祭湯湯賓尹 二月大計京官祭湯湯賓尹二月大計京官祭湯湯賓尹二月大計京官祭湯湯賓尹...

以賓尹天峻所居縣目之也而各路又有齊楚浙三黨 以賓尹天峻所居縣目之也而各路又有齊楚浙三黨...

人韓凌川張廷登 人為之魁而燕人趙興邦 人為之魁而燕人趙興邦人為之魁而燕人趙興邦...

人徐銘吉 軍軍附之浙則姚宗文 人為之魁而高周祥 人為之魁而高周祥人為之魁而高周祥...

勢相倚並以攻東林排異已為事 勢相倚並以攻東林排異已為事勢相倚並以攻東林排異已為事...

辭以成吏部尚書孫丕揚令發單咨是非附陰鈎索為 辭以成吏部尚書孫丕揚令發單咨是非附陰鈎索為...

以庶子為分校官嘗起房取其私人韓敬 以庶子為分校官嘗起房取其私人韓敬以庶子為分校官嘗起房取其私人韓敬...

南李仁人欲劫之未果至是賓尹已為祭酒而 南李仁人欲劫之未果至是賓尹已為祭酒而南李仁人欲劫之未果至是賓尹已為祭酒而...

圖峻拒之又御史金明時 圖峻拒之又御史金明時圖峻拒之又御史金明時圖峻拒之又御史金明時...

得惟奉以故 得惟奉以故得惟奉以故得惟奉以故得惟奉以故得惟奉以故得惟奉以故得惟奉以故...

編芳人等時 編芳人等時編芳人等時編芳人等時編芳人等時編芳人等時編芳人等時編芳人等時...

訓都御史許宏綱 訓都御史許宏綱訓都御史許宏綱訓都御史許宏綱訓都御史許宏綱訓都御史許宏綱...

逃察王揚特疏劾之旨下 逃察王揚特疏劾之旨下逃察王揚特疏劾之旨下逃察王揚特疏劾之旨下...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明神宗皇帝...

侯會御史孫居相給事中孫振基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三年會選士
孫居相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御史孫養島
字仲河再發為尹科場事
御史以考校官孫振基等故去

大水 兩畿河南山東湖廣江西廣西俱大水

八月以方從哲字仲河先准任道南始禱事

閩臣章自餘上至是始命二臣入閩時道南在籍踰年始至故事廷臣受命先面謝始任帝久不朝視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

直從傳為言帝令先准任道南始禱事

九月吏部尚書趙煥罷 煥素有清望于朝臣無所左右顧惟不善東林故諸黨人攻東林者亦間入之所舉指往往不協清議先

後為御史李星若字崇德給事中孫振基等所劾煥遂乞罷榮向高請煥起視事

煥乃出既而御史湯兆京以振基出外

帝為奪諸臣俸煥官以慰煥煥請去益力遂叩首關前出城待命踰日乃許乘傳歸

甲四十二年春二月以郵繼之字伯奇為吏部尚書 繼之年八十餘老而情一聽楚實意指文選即王天智字天智繼之所倚信已

而復任胡來朝字伯奇定制科道外轉必會都察院史料博議自趙煥始及繼之皆不令與聞都給事中李瑞璽字瑞璽抗章力爭御史

周起元等亦引故事以言瑾爭之尤強來朝不能難乃撤其黨奪起攻之瑾敗三上米朝亦三疏諫許詞頗磨乃言年例協贊之

言實東園者謂停兩袒非可為制乞改前令從事帝一無所處分時給事中張國儒已倍推京御法不當轉外來朝以其異已遂

出之繼之不能禁也

慈聖皇太后李氏崩定考 太后性嚴明萬應初政保護之力居多長應繼以疏請建儲被論太后聞之弗善也一日帝入侍太后

問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送大恚曰爾亦都人子帝伏地不敢起繼位由是定福王之藩期

唐易鄭貴妃欲還之明年以祝太后詔為辭太后曰吾馮王亦可未上壽子貴妃乃不敢留王未行而太后崩

三月福王常洵之國 初福王培費三十萬學落陽邸第五二十八萬十倍常割又設官店于崇文門外以供福邸及府第成建臣

請王之藩者數十百奏不報四十一年春廷臣復交章力請帝以明春為期已急傳旨莊田非四萬頃不行廷臣大駭

頃必不能足令王之國且無日頃言又不信于天下矣且王欲引制而制無有是事矣惟世宗時景王有之臣王久不之

皇考在殿前危疑不安此何可說也帝曰自有成制且令大分已定何情尚為又言宜考時名時名雖未正然講時不無

故不能論時雖謂時不無天賦文而王一日所見以會錦衣百戶王曰乾計奏鄭善妃內侍善嚴山與軒人孔學及妖

人王三格等用服勝術祖兒皇太后皇太子死欲擁立福王曰乾計奏鄭善妃內侍善嚴山與軒人孔學及妖

言帝震怒葉向高請帝以靜處之因言曰乾疏不空發宜留中而別論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連定福王明春之國期以惠齊皇帝

納其言尋又諭改期向高封還手勅力諫帝不得已從之至是始令就藩歷年稅使礦使所進珍奇贏羨悉以資之賜莊田二萬

頃以足臣言中州朕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乞准贖數千引開市洛陽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鹽河東引運不

行違餉由此大蝕 釋禁宗幽禁諸人 楚宗之獄廷臣互有左右歷數年卒不得白至是禮部侍郎孫慎行

稱太后遺詔釋之 夏六月葬孝定皇后于昭陵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

秋八月禮部侍郎孫慎行罷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

二十三年三月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

惟是... 無事... 既... 時... 名... 事... 則... 能... 狂... 理... 擊... 皇... 五... 為... 所... 若... 如... 判... 木... 之... 謂... 多... 之... 可... 豈... 因... 無... 所... 不...

開帝命法司等問巡視皇城御按其違若涉風爾特其節實保點詳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顯久定嘗侍無倫尤文體...

犯名張差廣州人口中收吹語之海中外方疑郭者犯與其弟國泰謀尼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元既以風癩奏所部中...

胡士相人湖等復訊一如疑元精詳門選一人詳時人可欲當赴朝謝罪入朝至東按律當斬加等立決奉定未上會提守主事...

王之受... 散飯獄中私語差得其詞其意... 云不知姓名一老公似事成... 云不知姓名一老公似事成... 云不知姓名一老公似事成...

魏乞... 犯勒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同跪入未下廷臣連章起之而郎中陸大受... 魏乞... 犯勒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同跪入未下廷臣連章起之而郎中陸大受...

魏乞... 犯勒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同跪入未下廷臣連章起之而郎中陸大受... 魏乞... 犯勒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同跪入未下廷臣連章起之而郎中陸大受...

魏乞... 犯勒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同跪入未下廷臣連章起之而郎中陸大受... 魏乞... 犯勒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同跪入未下廷臣連章起之而郎中陸大受...

魏乞... 犯勒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同跪入未下廷臣連章起之而郎中陸大受... 魏乞... 犯勒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同跪入未下廷臣連章起之而郎中陸大受...

魏乞... 犯勒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同跪入未下廷臣連章起之而郎中陸大受... 魏乞... 犯勒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同跪入未下廷臣連章起之而郎中陸大受...

魏乞... 犯勒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同跪入未下廷臣連章起之而郎中陸大受... 魏乞... 犯勒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同跪入未下廷臣連章起之而郎中陸大受...

魏乞... 犯勒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同跪入未下廷臣連章起之而郎中陸大受... 魏乞... 犯勒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同跪入未下廷臣連章起之而郎中陸大受...

魏乞... 犯勒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同跪入未下廷臣連章起之而郎中陸大受... 魏乞... 犯勒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同跪入未下廷臣連章起之而郎中陸大受...

本朝中道波羅在桂林府西道碑并定建縣府軍憲在延安府諸城堡盡被蹂躪副將孫洪操禦之大柏油遇伏被執士卒死傷過半官軍志關冠入急道道賊張榜其營又敗死四百餘人會故師杜松寧夏總兵杜文煥字武成授軍至共擊之寇始敗還東中道被劫罷去

冬十月京師地震

四十四年

春正月我

太祖高皇帝建元天命元年臣等謹按一代之興衰成敗皆由人心之向背而人心之向背又由於天運之轉移故曰天命之歸也

太祖高皇帝自謀尼堪外蘭之後國勢日隆昔赫等九部來沒大破其眾年在哈達貝勒格布珠為管轄所誘將害我助防哈達之兵

征克其城獲之以歸年在己輝發貝勒拜音達哩亦或子管轄數背盟約年兵滿之擒定其國年在丁烏拉貝勒布占泰嘗戰敗

被俘釋還歸國中以烟好布占泰復謀背叛屢討不投遂大舉伐之布占泰勢窮奔子管轄其國遂滅年在戊午年時管轄貝勒

太祖高皇帝建元天命元年臣等謹按一代之興衰成敗皆由人心之向背而人心之向背又由於天運之轉移故曰天命之歸也

太祖高皇帝自謀尼堪外蘭之後國勢日隆昔赫等九部來沒大破其眾年在哈達貝勒格布珠為管轄所誘將害我助防哈達之兵

征克其城獲之以歸年在己輝發貝勒拜音達哩亦或子管轄數背盟約年兵滿之擒定其國年在丁烏拉貝勒布占泰嘗戰敗

被俘釋還歸國中以烟好布占泰復謀背叛屢討不投遂大舉伐之布占泰勢窮奔子管轄其國遂滅年在戊午年時管轄貝勒

太祖既削平諸國德威遐播又製國書先以蒙古字合國語編成句讀立滿洲文每段以十定旗制年在丁未年時管轄貝勒

太祖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以是年為天命元年

兩嶽山東河南大饑 是歲陝西山西旱蝗江西廣東湖廣大水
三月年水朔日食
夏六月天鼓鳴 兵科給事中熊明遇言入春以來天鼓兩鳴于晉地流星墜于清澤

石首州會 雨辰河內女奴遺棄兵站吐大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個子今日者且山東大城人相傳河水長流

太白銀天賴呈湛沒發或製月金水德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為極旱天饑饉深而陛下所行皆無天捕饑之事此甚

倉息碑首 檢到外郎進奏人蘇頌呈曰天子少公私而如利萬公復如私之實名必重而元 費生痛哭之時也故以八晏

五漸三無之說 道是年大嘗外郎大虛可受一私臣之私道臣之罪也乃對奏曰臣之罪也乃對奏曰臣之罪也乃對奏曰臣之罪也

置可受八人晏木已五州之臣大則之新村中河臣之入物如履利科之法新成即最成庫之司命至其亡商之運

至被實五州水之三州之臣大則之新村中河臣之入物如履利科之法新成即最成庫之司命至其亡商之運

方無吏士大夫大人之心天下事不可不慮也 帝不省

秦紀延綏總兵官杜文煥破降之 延綏被寇文煥赴救大破之連代官東忠鎮延綏屢敗寇眾浩爾齊布延泰等 沙津

等懼相率降既而復與濟農合駐高家柏林要封王補賞十事文煥驚其營斬首百五十浩爾齊諸部獲擄力立誓獻羽

九九歸中 已沙津又設伏兵誘殺都指揮王國安糾眾克錫里連犯雙山石嶺林 波羅二堡文煥擊破之連奔二十餘里

寇屢不得志沙津乃與濟農克錫里浩爾齊等延泰等相繼納款延綏遂少事

秋八月皇太子出開講學 皇太子親講已有二年帝臣謀疏凡數百上及是始命舉行無一講而輒後不復舉矣

九月兵部請治兵不報 前以孝定太后喪停操二年至是兵部上言大禮久竣當新戎服以應秋氣不省

己四十五年夏旱 自去冬無雪入春不雨至是大旱災歉遍天下有司請賑率不報盜賊四起帝但勅羣臣修省而已

秋七月癸亥朔日食

吳道南罷 道南遇事有操執適逢政體頗自時望自入閣後未嘗一見帝及擬擊之變帝召見羣臣于慈寧宮道南始得面謝自

後不再見前年典會試副都御史沈季文 江子同和以代債獲第言變同和遠成阿和者不能文情 里趙成湯

甯尹以道南嘗欲發其科場事遂與其黨交章論之給事中劉文炳御史張至發 川相與攻之尤力肆口詆譭道南不能堪言

臺海助聞臣職也二百年來有糾聞臣之言官無言聞臣之言官無國已其請立罷 罷帝為端文炳于外言官厥故文炳復誦道

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既至二十七上帝猶慰留會 會乃歸居二年卒 少保

被四十六年夏四月京城壕水赤

大清兵克撫順 時我

太祖親率舟騎兵二萬進發臨行書七恨告

天象 日

祖父 一也明瑞起擊我高政修時親出擊及滿漢人等無不圍攻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敢收後及後者証明後帝言還兵越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明神宗皇帝

茂陵災

冬十月星見 見辰分後十數日犯太微又三日逆紫微垣三十四日乃滅

紀四十七年春正月黃元旗見 長竟天又星隕地震時方議遣師議者以為兵敗之徵

三月楊錫帥師出塞敗績 帝以四方接連兵大集恐師老財匱下廷議方從哲與兵部尚書黃嘉善等議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

發紅旗日趨錫進兵錫乃于二月中出塞分兵四道令總兵官馬林蘇州人出關原攻北倉事潘宗顯守土質保 監其軍杜順出

繼順攻西以趙華麟等之子王宣林人為佐季如栢從擒俄關方紀在清河東 出趨清河東南則以劉銀兒兒向由清

在合 亦曰時馬會擒後以劉使康應乾乾之而今遊擊各一騎上 別置朝鮮兵為助獲四十七萬期三月一日會二道關

在合 並運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沒松欽立首功先渡澤河即古小連水自遠外流入 與京東北 連克二小老連乘勝趨

後爾濟 谷口我

大清兵方集界滿城在興宗西 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獲之聞松軍至伏精騎于谷口以待松軍過將羊仗兵尾擊之連至界

滿渡口與軍城夫合據吉林崖松引軍圍崖別將營薩爾濟山上松軍攻崖方戰

大清益千人助之已又增連二旗兵趨界滿以為援而別連六旗兵攻松別將于薩爾濟山上明日六旗兵大戰破薩爾濟軍死者

相枕藉所遺助吉林崖者自山馳下擊松軍二旗兵亦直前擊松與華麟等皆死全軍盡覆林率開原兵出三岔口在合奉天

大清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為滿州事 潘宗顯力戰死錫聞急覆止如栢復兩軍如栢首抵虎欄關

大清哨兵二十人見之登山鳴螺作大軍追擊狀如栢軍大驚奔走相踐死者亦千餘人錫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在合奉天

大清兵守董鄂路聞錫軍至連戰錫猶不知杜松軍覆復登阿布達哩岡遇

大清兵亦登岡出其上而別以一軍趨經西岡上軍自高馳下奮擊錫軍趨經西者復從旁夾擊已乃張松橫機被其衣甲以始錫

錫營中大亂力戰死錫養子劉格孫突圍手格殺數人亦死天下 錫死於大日自死錫死於大日自死 錫死於大日自死

志 壯士卒脫者無幾時慶應乾兵及朝鮮軍營營寨之野

大清逆師連擊天破之應乾僅以數百騎免一騎敗走朝鮮營朝鮮帥懼率眾降一騎投崖死是役也文武將士前後死者三百

一十餘亡馬鞍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言官交章劾錫辱逆下詔戮論死

夏四月連給事中姚宗文聞連兵 初宗文丁憂歸運朝疏補官而吏部題請諸疏率數月不下宗文志之假招徠西都名屬當事

薦已既廢上不得命文計官改書能足弱令其代請廷劾不從宗文怒之至是黃鐘復吏科遂命視遼東士馬

六月以熊廷弼為兵部侍郎兼右都御史經略遼東 楊鶴既喪師廷議以廷弼嘗接連遼東事廷弼前接連遼東事廷弼

具得書廷弼廷議命廷弼行于遼東廷弼前接連遼東事廷弼前接連遼東事廷弼前接連遼東事廷弼前接連遼東事

實錄廷弼廷議命廷弼行于遼東廷弼前接連遼東事廷弼前接連遼東事廷弼前接連遼東事廷弼前接連遼東事

大清兵已克開原馬林賊沒廷弼可守也廷弼廷議命廷弼行于遼東廷弼前接連遼東事廷弼前接連遼東事

歸新逃將劉通節等三人以祭死節之士誅會將陳倫勳總兵吳如楨如楨會吳三桂不知兵由吳三桂官至右都督

大器潘濬錫城洪守禦計法屢令行數月守備大固又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遼陽清河撫順等處以備不虞

秋九月廷臣伏文華門請帝視朝發奏章不報 時邊警日至方從哲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尚書趙煥

職職駭詭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乎帝深嘆焉 趙煥曰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乎帝深嘆焉

順四十八年春正月朔野乞獲 是時我

大清兵攻北關降古蒙軍奉 進攻朝鮮國王李璿六年璿 上既乞獲而朝議誤聽邊鎮塘報遂謂瑯陽衛陞宜

遣官 命將監護其說給發璿疏辨言二百年忠誠事大死生一節詞極剴擊禮兵二部請降勅慰諭以安其心帝是其議

夏四月皇后王氏崩 大學生方從哲又臨畢召見弘德殿跪語良久從哲請補閣臣用大條下臺諫命帝舟之從哲叩頭出

復如故

秋七月帝崩 先是帝寢疾不食者半月外庭憂危 聖太子未得見於事中隔道諸請事御史文選方從哲與文選在光祿寺

首官 公曰天子是居 帝不令宰輔知朝事帝有他志遂下中書行法公議三日不決文選亦不決文選亦不決文選亦不決

時 帝崩太子 帝崩太子 帝崩太子 帝崩太子 帝崩太子 帝崩太子 帝崩太子 帝崩太子 帝崩太子 帝崩太子

學士方從哲尚書周嘉謨 李汝華 黃嘉善 張問 趙克 趙煥 趙煥 趙煥 趙煥 趙煥 趙煥 趙煥 趙煥 趙煥 趙煥 趙煥 趙煥

輔理嗣君越二日崩遺詔發誓全日萬克壽壽能一切備稅及監統中官起用建官保壽諸臣

光宗皇帝

中泰昌元年是年八月以爲神宗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光宗泰昌元年秋八月太子常洛即位故

以史繼信沈淮字子敬人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神宗未嘗獨當國請福閣臣准與從哲同里相善給事中

詩教等緣從哲意以淮及繼信名上疏未發二人俱在籍至是帝召用之淮子燁年六月死至繼信子十月至淮官制時書院

遺詔 遺詔

帝有疾 帝有疾

以何宗彥字君美一燦字子燦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名葉向高復入閣 時內閣

止方從哲一人史繼信沈淮尚未至帝遂復有宗彥等命而宗彥國祚向高亦俱在籍惟一燦燦燦尚書周嘉謨奉汝華侍郎孫如游都

帝召見方從哲于乾清宮九月朔崩 帝疾甚召見英國公張惟賢閣臣方從哲劉一燦韓爌尚書周嘉謨奉汝華侍郎孫如游都

御史張問達并及給事中楊漣連以小臣特預名帝數目之命封還侍爲皇貴妃還侍挽皇太子入復推之出告帝曰欲封后帝

不恩孝臣愕然帝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進帝命宣可灼至趣和樂進所謂紅

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請臣還掖宮門外中使傳上體平善日曠可灼復進一丸出明日昧爽帝崩遺侍據乾清宮與心腹

閣議進忠得扶皇太子自重舉臣入殿爲閣人所格連屬聲責之得入臨如禮一燦詰皇太子所在奪閣不應一燦大言誰敢匿

祈天子者東宮伴侍王母入白還侍始曰弟出即迎遂抱皇太子疾趨出及門中官數輩連及攫衣請還連呵連之一燦與惟賢

逆旋皇太子升輦支文華殿帝叩頭心爲萬歲還居德慶宮擇日登極謝表議未定有議成初三者有議于昨日午時者連曰

惟賢惟也故言登極則人心安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晚事之得宜即如朝暮食之得宜則食之味亦佳連曰

望侍李氏移居德慶宮 望侍欲專大權必欲與皇太子同居廷臣莫能令先進乾清然後進德慶左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

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住居非但避嫌亦別以尊卑也還侍既

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住居非但避嫌亦別以尊卑也還侍既

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住居非但避嫌亦別以尊卑也還侍既

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住居非但避嫌亦別以尊卑也還侍既

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住居非但避嫌亦別以尊卑也還侍既

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住居非但避嫌亦別以尊卑也還侍既

明

真宗皇帝

天啟元年春二月遼陽有數日並出

三月我

大清兵已陷遼陽總兵賈世馨等嬰城固守

大清兵已陷遼陽總兵賈世馨等嬰城固守

大軍奮勇擊賊城外兵七萬人皆潰世馨戰死

大兵分路擊賊之軍死馬棄誠等遁去

大兵乘勝直趨遼陽應泰撤軍集威軍諸軍并力守禦引水注壕沿壕列火礮兵環四面

大清左四旗兵先登城中拒戰連日守城官牛維曜高出等俱絕城遁城中大亂軍官右四旗兵亦登城應泰居城北鎮連樓知

事不濟大惠謂鎗曰吾當死于此公無城守責宜急去遂保河西時以遼河之西為河圖復軍鎗不可應泰遂佩劍印自經死

大清命禮葬之免其罪及都司等國全皆自刎死

陽既下遼東之三河等五十寨及河東大小七十餘城皆望風降

夏五月壬申朔日食

以王化貞

集散亡復得萬人破屬士民聯落西部人心稍定然化貞素無大志不肯兵事欲恃西部為援遂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

衛兵可止時謂其才可倚議恣從之

立皇后張氏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一百十三

明真宗皇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太監魏忠賢

忠賢與客氏忌安持正嗾給事中曹鼐舉人 劫之矯旨光南海子淨軍飽食三日

不死遂獲殺之客氏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忌毒奸設帝腹信之兩人愈相結用司禮監王體乾

石元雅徐文輔等為腹心月董泰承貞等先閱視鈔藏要白忠賢議可否然後行

六月起點是錫經累遣使以張鶴鳴等元平人為兵部尚書 初是錫經罷帝念其守邊功仍議起用

一爆日使廷錫在當不至此帝乃貶馮三元等而削姚宗文籍召廷錫于家廷錫至建三方布置策廣軍用

廷錫駐山海關經累軍營賜尚方劍及行上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其數也先是王化貞部著諸將

守備分守諸要隘已上廷錫謂今日但當固守廣寧不宜分兵防河兵分則力弱倘一營不支則諸營皆潰

遂不行愷其蓋委軍事于廷錫廷錫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機宜由是愷愷不和廷錫又言三方

登萊警急相通乞給臣空名劄付百道募山東礦徒有能結聚五百人以上者即署中備都司如此則一二

從之未幾我

大清鎮江 守將陳良策督通子毛文龍運引兵取其城王化貞遠以大校奉朝督喜函命發天津登萊水師

龍化貞督廣寧軍四萬道據河上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廷錫遺書中朝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

聯絡之其時朝士方以鎮江為奇從聞廷錫言多不服而化貞真跡請出師且言勢在必克兵部尚書張鶴鳴

不可失時令廷錫遣駐廣寧劉逢總督王象乾 移鎮山海化貞即渡河進師廷錫不得已出關次右屯

南東化貞無功而還 化貞為人驕而憤且多詐其言多不可信其言多不可信其言多不可信其言多不可信

秋九月拜慶陵山西平州天壽 諡曰貞皇帝廟號光宗 年時尚未長三歲即立為皇帝

四川水軍 上司李崇明反 永安齊民自洪武後世為宣撫司傳至崇周無子崇明以疎屬外恭內陰營其

反視可求及通德兵官二十餘人據重分兵攻合江納溪瀘州陪都義興文

反視可求及通德兵官二十餘人據重分兵攻合江納溪瀘州陪都義興文

明時所部與徵外難僅凡數萬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盡起附之金剛震動乃遣圍成都從從大梁設丞相以下官左右

朱學元江州人將以親王以亂留治軍事學元急起遣兵赴援付右布政使周善內按察使林宰人等分陞固守賊

攻城急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又潛納其黨城中為內應學元捕獲之斬二百餘人又命死士突出斬三賊帥其糧賊少懼已

而援兵漸集石砭女土官秦良玉忠州人領兵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他路援兵亦連路賊然賊亦日益增忠州人先遣其弟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有統精兵數行而西復折都

壬戌二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寧與賊走入關

先王化貞凡五出師輒引運八九月一出十一月則身是鄂色勅化貞傳

重舉止化貞上言臣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時苦向高富國化貞度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少卿何喬遠字叔

周宗定字人等與足獨合餘皆右化貞令毋受通獨節制是獨抗廷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故敵之人適道事機難處之會諸

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特有言官言官交攻特有機柄

樞部位屬特有關臣今無兵兵當令羣臣議兩人去留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誤封疆大事而張鶴鳴高信化貞請撤是獨他

用帝不從查再議議未上而我

大清兵已西渡遼河攻西平堡招副將嚴一貫降不從布梯備進攻克之一貫兒會化貞遊遊擊孫得功參將祖大壽合總兵祖

忠赴援是獨亦撤總兵劉渠會帥前進與

大清兵還乘機志戰

大兵飛馳突入奮射衝擊得功連奔呼曰兵敗矣諸軍皆走

大兵連擊至平陽橋梁東忠及副將劉傑參將黑雲龍等皆死之全軍盡沒大壽走營華島得功請降得功素為化貞心腹及是欲

生縛化貞以為功時

明高宗皇帝

應保固是以前代或後代編制可出而後入守固地地外則道有固無固有不固之者皆王守固而編制京師之封解故
置而保固王元之變則昭宗社稷可保心常不著其向高以為言一經獲生服用則元朝制置使初復官至八年卒少師
編制道

舉內樞 魏忠賢勸帝武閣錄火器又日引帝為倡傳使伎術射御給事中忠世揚周朝瑞御史江秉謙等劾沈灌交通關人
弄兵大內中旨切責侯表賤賈厚素能使人等先後疏諫皆不聽

夏四月禮部尚書原慎行道謝前輔方按哲進紅丸罪 慎行各為禮部尚書既至即建勅事可約進紅丸事庄從者為敵逆可約
紅丸乃前輔從制所遣夫可約官非太尉紅丸不知何藥乃敢以進然以進計於公敵世于敵而年世于敵自紅丸事起繼者之為
敵然則紅丸官何處進引自其以進自命義之上也台門前以司司司人之也也乃作然不敵于事制其現可約進紅丸事
始無試之心始有試之舉試之之名試之實三百餘條滿天下臣以此為也從哲久居京師道習多為之地慎行疏上
帝以首輔素慎事惟傳閣下廷臣集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奏請自請削官附殺四會書魁論之給事中魏大中
人以九卿議久稽起之時議者一百十有餘人紛紛俱欲置從哲獨刑部尚書黃克纘等以及給事中汪慶百等數人右之者
內廷意也于是士學士發憤遂進藥始末尚書張問達等合奏言慎行論可約進紅丸事可約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召
見乾清官輔臣與臣等言俱慎重未敢決及宣臣等入宮先帝問可約進紅丸少頃復進一丸先帝服藥微汗身溫
然就寢臣等所共聞見輔臣懼事之疾急迫倉皇致送二字何忍言但可約老醫官且非知醫知脈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即上
昇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乃從哲及責可約及御史王安舜有言先止刑體體令養疾夫之太輕何以慰皇
考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附為法任各至可約罪不容誅而在文界當考其哀儀時矣進文黃涼藥又在可約上法皆宜
願戮以洩公憤議上可約遣戍文昇及南京而從哲不罪未幾慎行引疾去

大雨雹 御史周宗廷謂陰陽攝表之微疎陳四事一攻大學士沈灌一請寬建言廢點諸臣一言就足竊已有成獄不當因此羅
織朝士一專談魏忠賢言忠賢目不識丁陰賊險狠陛下用人行政一切望于其術必離間之漸將起于煙雲孽孽之變必生于
長舌忠賢見疏恨削骨

五月有星隕日晝見
山東白蓮賊徐鴻儒作亂 初劉州人王森得妖術其香名白蓮一教其徒動員令備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
及會主諸號並建旗幡山東山西河南及陝西四川復森為有司所攝斃于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或邑于宋志靈踵其教
徒眾益眾至是好賢見遠東盡夫四方奸民思道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並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繼大
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為號遂陷鄆城德陵臨邑臨邑三縣鄆縣五經博士孟承光亦被執不屈死縣縣知縣姬文光亦被執
視事甫三日城破登堂自經死

知此比聖人自監其也

明嘉宗皇帝

王泰濟郭鼎
張廣家好道
是教者實此
方大者如雷
愚者以此水
根株乃在究
雖有司而令
佛過三天而

王泰濟郭鼎
張廣家好道
是教者實此
方大者如雷
愚者以此水
根株乃在究
雖有司而令
佛過三天而

王泰濟郭鼎
張廣家好道
是教者實此
方大者如雷
愚者以此水
根株乃在究
雖有司而令
佛過三天而

王泰濟郭鼎
張廣家好道
是教者實此
方大者如雷
愚者以此水
根株乃在究
雖有司而令
佛過三天而

王泰濟郭鼎
張廣家好道
是教者實此
方大者如雷
愚者以此水
根株乃在究
雖有司而令
佛過三天而

王泰濟郭鼎
張廣家好道
是教者實此
方大者如雷
愚者以此水
根株乃在究
雖有司而令
佛過三天而

于使實人言
機如實人言
遠東海之所至
形政實難而後
無所行甚亦已
政之尤耳

度人 練民兵增諸要地請留宗操班軍及廣文援運軍以備征調萬起故大同總兵官楊學基統山東軍討賊賊乘基木至
雙交州為滿陽知縣楊炳及都司楊國棟所敗已而犯夏鎮韓莊奴掠漕艘官軍連破之邊道始通賊又攻曲阜知縣孔聞禮率
民兵拒守賊不能克引去時賊精銳聚鄒滕間彥欲攻鄒副使徐從治守滕人曰攻鄒滕難下不知搏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彥
乃與學基合游兵縱賊鄒城而以大眾擊賊精銳而破之浮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乃令天津僉事來斯行備山及圍
練乘間復勝縣國棟又大破賊沙河乃築長圍困之賊食盡其黨皆出降賊僞軍騎走捷之遂京師保于市鴻儒臨刑嘆曰我與
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年徒嘗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天也鴻儒舉事凡七月而滅

六月以毛文龍為平遼總兵官 先是文龍裝取鎮江叛延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畧熊廷弼兩人陳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
龍副總兵累加左都督至是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

秋七月沈灌罷 刑部尚書王紀字理明再疏劾灌比之蔡京灌亦劫起亂紀既罷廷弼繼以十年官運奉承考績數次其更何足
不自安乃引去

八月以孫承宗經畧遼遼 初廣寧既失關外五城七十二堡志為哈爾沁諸部所據聲言助邊實懷窺伺起星王在魯

某白之葉向高向高不能決承宗請身往定之乃馳詣關門相度還奏葉實城不若葉寧遠要害與葉華島相倚角言在魯不
足任自請督師帝許之賜尚方劍御門監道以覆其行承宗既至關定軍制申明職守以馬世龍守華島為總兵官令遊擊祖大

承宗守營華島副將趙率教守前在右前獲葉實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逆鍾仗數百以胡兆四五千頃會我
大津兵未深入而承宗防守嚴亦不敢賊軍聲頭報知承宗之計也

九月增四賦 時增州縣兵計畝加餉從御史馮英請也

封弟由檢為信王

冬十月左都御史邵元標劾都御史倪從吾罷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
官都察院乃共建首善書於京師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
官都察院乃共建首善書於京師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
官都察院乃共建首善書於京師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
官都察院乃共建首善書於京師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
官都察院乃共建首善書於京師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
官都察院乃共建首善書於京師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
官都察院乃共建首善書於京師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
官都察院乃共建首善書於京師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
官都察院乃共建首善書於京師

新門中書學之
先朝中書學
之人即之禮學

此可以作... 亦不能... 之解見也

冬十月魏史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御史董孟良 州 按准揚賊私狼藉以違朝舉龍備故事... 封光宗遺孀李氏為康妃 魏忠賢請加還侍封號帝從之旨與前移官前相皆時威謂前諭出自王安獲旨出自忠賢故彼此...

冬十月魏史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御史董孟良 州 按准揚賊私狼藉以違朝舉龍備故事... 忠賢大以為為逆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 南星等劾謀結黨南星遂引罪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故之歸明日舉龍亦引去... 十二月刑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建侯都御史左光斗 先是高傑杖死黃真素語過日可以去矣建侯曰可濟國死生以...

者也由是天下大懼一歸忠賢矣

韓縵罷 葉向高理去嫌為首輔故事閣中止首輔兼掌魏廣微欲分權權韓縵韓縵傳旨諭縵同官協恭而責次輔母伴食縵即... 十二月連內閣中書汪文言 下鎮撫司獄 文言初以布衣任使有智術神宗末遊京師輸貨為監生用計破獲夏浙三黨...

韓縵罷 葉向高理去嫌為首輔故事閣中止首輔兼掌魏廣微欲分權權韓縵韓縵傳旨諭縵同官協恭而責次輔母伴食縵即... 十二月連內閣中書汪文言 下鎮撫司獄 文言初以布衣任使有智術神宗末遊京師輸貨為監生用計破獲夏浙三黨...

初立外廷併割一燻而安居中以次行請善政文言交酬力為多及魏忠賢殺安文言亦下吏得未減蓋游公卿間素向高用為內閣中書雖煥越南星楊連在光斗魏大中俱與往來會給事中阮大鍼字叔平人與光斗大中有隙史稱光斗與大鍼素不相善大鍼與高用高用為不可容爾用大中夫誠至矣乎中使使工科大鍼心恨之嗚呼其同官傳稱人幼文言與光斗大中文通為奸利者下文言誌微素向高以舉用文言引罪去忠賢餘懷向高者臣不深究而御史葉夢瑗字夢龍人知忠賢恨未已復劾文言詔立遣之下北鎮撫司獄即命偏領之獄上止坐文言廷杖除名無俸及者在四月方忠賢得魏疏喜其致籍是羅織東林而魏遂解志不得還乃以劉偽不任事制其籍而用許顯親代殺再個肇而動至是御史葉夢瑗字夢龍人知忠賢恨未已復劾文言詔立遣之下北鎮撫司獄即命純鞠治而大理丞徐大化亦有忠賢指劾連光斗黨同其共指搆陷于東林之福遂作

朱國棟字國棟國棟繼魏為首輔魏視之蔑如給事中李喬字子昂三疏劾國棟遂引疾去忠賢語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

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連行人黃歸字子昂

五年春正月復魏勅御史崔呈秀官魏忠賢既得呈秀恨相見時遂用為題心日與計畫至是給事中李恒茂字子昂為呈秀訟

寬忠賢即以中旨復其官時中旨王自出而誰出者朝大駭呈秀生嗔化人辱皆三殿工忠賢以開工故日至今外朝呈

秀必存人密語移時先是顧秉謙魏廣微以己意點綴紳使覽一冊若輩向高聲譏越南星高聲龍楊連在光斗等百餘人目為

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字長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為正大道之忠賢倖據是為點涉已而王紹竑編宋林一百八人繫以

宋時淮南益東江等諸名目為點綴錄令忠賢按名點法及是呈秀復道同志諸錄付東林黨人又遣天監錄甘不附東林者由

是羣小無不登用呈秀不二殿即有兵部尚書左都御史出入給事中魏忠賢下吏目對呈秀

所五能他若尚書周鼎文字子昂御史王象昇字子昂御史王象昇字子昂御史王象昇字子昂御史王象昇字子昂御史王象昇字子昂

以進相其門如森森不用已及呈秀相執事者數十人其外又有十餘人四下之謂之魏黨其黨之

大旨江人李成龍相繼而南安人倪文煇江蘇人許實泗州人魏忠賢人崔應元大興人周應發會增人黃道程江西地化人

三月我

大清建都瀋陽 先是

太祖高皇帝命築城界凡營建宮宇自界溝連于薩爾湖遼陽既克乃于城東五里築城備官闕之制建為東京至是以瀋陽形勢

之地復自東京建都之是為

盛京

夏四月太白晝見

重修光宗實錄 御史楊維垣文登首翻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痛詆劾一燻禮煥孫慎行張問連周嘉謨王之宥楊連在光斗

御史楊維垣文登首翻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痛詆劾一燻禮煥孫慎行張問連周嘉謨王之宥楊連在光斗

而舉世濟世之源 王恽通判 等請改先宗寶錄中吉允之免李可灼成擬濟世此擬志道等京卿時魏忠賢特保東林諸人致
論其寶錄于三案及京察 因封魏忠賢事無與也李小欲藉忠賢力為報仇凡其已者概指為東林重而去之清流之禍遂不
可解 名所遺者已又姓魏三案請以史石三案送魏忠賢等力請不釋王恽等見其者

六月未延禧范 中旨令閣票魏忠賢為元臣延禧范不可御史田景新阿忠賢意致去之

連前副都御史楊健會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改西副使顧大章下詔嚴年兒之刑前吏部
尚書趙南星等籍 魏忠賢通明在三月下 先是魏汪文言獄詞連趙南星三才及連光斗等二十餘人許顯純生連等以

移宮罪徐大化獻策于魏忠賢曰但坐移宮則無職可持若坐納楊鶴賊足獨賄則封禮事重殺之更有名忠賢以為然乃令顧
純復鞠文言五毒備至使引魏等約足獨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賂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逆則字也顧純乃手作

文言供狀文言復張目謂曰爾莫幸書其時吾當與面質顧純即日覽之而且獄詞以上連光斗各坐二萬大中三千化中六千
胡瑞一萬大章四萬餘錢多所牽引中旨連光斗六人遂下詔嚴南星三才等俱削籍下所在撫按連職連光斗等先後連至顯

紀非法拷掠血肉狼藉職不肯承光斗私計曰彼殺我有二法因我不承而酷刑以死之一也夜半令嚴卒督殺之二也承則當
下法司庶有見天之日諸人然其言俱自誣服忠賢乃矯旨仍令顧純五日一進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至七月連光斗大

中同身為獄卒所斃 連之死上無辜魏忠賢始恨三日長與俱死 又願月化中朝瑞亦竟罹大章未死厚小謂諸人潛見
無以服人心乃移付法司定罪布告天下仍移鎮撫司大章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其弟大韶撫投履而卒初連等被逮秘

獄中忠生黃芝光彩連映及六人畢入適成六解或以為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身於此吾輩庸有幸乎已而果然時以六人
為六君子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為六君子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芝光彩連映也士民皆稱之

濟者禮部尚書周知磐以年老推用侍郎黃立極與忠賢同被疏後之疏廷鈞之疏總錄與徐德居多
而廷鈞之疏亦與忠賢同被疏後之疏廷鈞之疏總錄與徐德居多
古列忠賢傳語於帝曰此廷鈞所傳語耳帝大悅廷鈞遂出錢資渡卒未及四十忠賢與子魯生言成即為老而
非必老子年幹乃海濤而即有濟子圖錢送極用如老閣三月即罷歸極試未踰年亦卒

魏廣微罷 初楊左之獄廣微預謀吏部尚書蔣崇實字自無 禮諸人立覓空請廣微諫止廣微不自安乃疏告陛下在今日疏為
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為卿寺之佐縱使賊私果真亦當釋付法司據律論罪無令鎮撫嚴刑連比疏入大恠忠賢意廣微懼恚出
景榮手書自明忠賢始已不可解遂連疏乞歸尋亦罷

殺前遼東總督熊廷弼傳首九邊 先是法司論廷弼與王化貞俱論死已而楊左諸人俱坐賊贓廷弼忠賢實門克新共居石三
畏等越廷弼及是遼東市傳首九邊化貞竟不誅即史崇學環環廷弼使蓋軍實十七萬劉繼文謂廷弼家實百萬以
佐軍中皆從之版產不足償其子廷珪自刎死姻族家俱破 為惡者所得二人坐於詩律新建及其同鄉修德在編修張之

冬十月擢孫承宗以高第守用之徐州人代為經畧 初忠賢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會帝遣內官三應坤攜邊賜承宗蟒玉忠賢即令應
坤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大恠越南星等被逐承宗方西思刻念念於疏帝弗省往在深庭每奏對間有入乃請以賀聖壽
入朝面奏機宜故因是論其罪獲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曰承宗擁重兵清若側公立羞粉矣忠賢倖甚燒御床天帝亦心動令內
閣擬旨顧東謙會呈曰無旨輒信地非祖制違者法不宥帝存崇門諭兵部發三道嚴旨止之又前七月承宗抵通

州聞命而還四年忠賢遣人偵之一樓破置輿中後車惟慮善繼而已忠賢意漸解而其宗幸魯徐大化等至詔為王親李懷光
承宗遂避疏求罷不許會馬世龍有柳河法曰楊州在人舟舟之賊有諸人自領州來言州城所處可守也則備之
外必不可守故盡撤錦州右諸城守禦移關內袁崇煥力爭謂兵法有道無邊錦右動搖則前軍安關內亦失信

障第壹暨且故并撤空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各山
前塔山聖名在鎮守具畫壁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軍民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十二月榜末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御史盧承欽人上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國高舉龍等謂之副帥曹子
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胤沈正宗李朴朝色自賀順謂之賊死軍人孫石楊鄒元權謂之士木庵神宜

一切榜示海內俾奸惡無所容忠賢大喜悉列黨人名示天下見其人已罷
西六年春正月作三朝要典 先是給事中楊所修人請集經學紅丸移宮三景堂疏假明倫大典編輯為書頒示天下書雖華

明熹宗皇帝

明自本末之論
者幾數十年矣
高可水又由此
漸起變通况復
小人道衰之時
傷所恃事之難
難者其意實難
難於其者小任
情而為實不惟
黑白混淆乃當
時使徒論道至
改修德教其
如事後定評此
法書則初既難
難既久而難矣
故書則難者高
故書則難者中
故書則難之心無
所不至况之是
非來自于其文
非來自于一書蓋
故後世也

亦以為言至是作三朝典章以願東讓黃立極馮銓為總裁施鳳來
林基揚罪惡其時則率以上之史實而論其時則率以上之史實而論
之功于是遂以之宋時方重修宋史實錄凡事關三業命印提要並以
二月高第罷以王之臣謂人代為解暑袁崇煥巡撫遼東 先是我
大清兵圍寧遠高第與總兵楊梅權兵不戰寧軍參政袁崇煥集將士誓死守盡其城外民居携字具入城樓前屯及山海關凡將
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固

大軍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運崇煥令關卒躍立發西洋巨礮則遂解
代第以前屯總兵趙率教代驍鎮關門奉命崇煥巡撫遼東駐寧平遠

遼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字善人蘇松人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龍自沉于地順昌等俱下獄死 崇龍雖削職在廷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字叔子被逮過其門曾出錢與
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殿尉屢起行順昌恨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相困戰于呼忠賢名罵不絕口
族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召殿尉而問曰 昌期前典湖廣總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高規諷忠賢之楊澂勅忠賢二十
四罪疏或言昌期代革而高起諸人去國昌期卒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曰此人高可留之送者耶遂薄有司遂問宗
道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龍自沉于地順昌等俱下獄死 崇龍雖削職在廷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字叔子被逮過其門曾出錢與
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殿尉屢起行順昌恨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相困戰于呼忠賢名罵不絕口
族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召殿尉而問曰 昌期前典湖廣總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高規諷忠賢之楊澂勅忠賢二十
四罪疏或言昌期代革而高起諸人去國昌期卒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曰此人高可留之送者耶遂薄有司遂問宗
道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建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龍自沉于地順昌等俱下獄死 崇龍雖削職在廷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字叔子被逮過其門曾出錢與
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殿尉屢起行順昌恨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相困戰于呼忠賢名罵不絕口
族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召殿尉而問曰 昌期前典湖廣總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高規諷忠賢之楊澂勅忠賢二十
四罪疏或言昌期代革而高起諸人去國昌期卒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曰此人高可留之送者耶遂薄有司遂問宗
道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建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龍自沉于地順昌等俱下獄死 崇龍雖削職在廷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字叔子被逮過其門曾出錢與
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殿尉屢起行順昌恨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相困戰于呼忠賢名罵不絕口
族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召殿尉而問曰 昌期前典湖廣總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高規諷忠賢之楊澂勅忠賢二十
四罪疏或言昌期代革而高起諸人去國昌期卒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曰此人高可留之送者耶遂薄有司遂問宗
道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建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龍自沉于地順昌等俱下獄死 崇龍雖削職在廷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字叔子被逮過其門曾出錢與
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殿尉屢起行順昌恨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相困戰于呼忠賢名罵不絕口
族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召殿尉而問曰 昌期前典湖廣總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高規諷忠賢之楊澂勅忠賢二十
四罪疏或言昌期代革而高起諸人去國昌期卒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曰此人高可留之送者耶遂薄有司遂問宗
道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建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龍自沉于地順昌等俱下獄死 崇龍雖削職在廷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字叔子被逮過其門曾出錢與
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殿尉屢起行順昌恨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相困戰于呼忠賢名罵不絕口
族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召殿尉而問曰 昌期前典湖廣總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高規諷忠賢之楊澂勅忠賢二十
四罪疏或言昌期代革而高起諸人去國昌期卒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曰此人高可留之送者耶遂薄有司遂問宗
道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建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龍自沉于地順昌等俱下獄死 崇龍雖削職在廷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字叔子被逮過其門曾出錢與
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殿尉屢起行順昌恨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相困戰于呼忠賢名罵不絕口
族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召殿尉而問曰 昌期前典湖廣總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高規諷忠賢之楊澂勅忠賢二十
四罪疏或言昌期代革而高起諸人去國昌期卒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曰此人高可留之送者耶遂薄有司遂問宗
道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建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龍自沉于地順昌等俱下獄死 崇龍雖削職在廷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字叔子被逮過其門曾出錢與
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殿尉屢起行順昌恨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相困戰于呼忠賢名罵不絕口
族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召殿尉而問曰 昌期前典湖廣總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高規諷忠賢之楊澂勅忠賢二十
四罪疏或言昌期代革而高起諸人去國昌期卒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曰此人高可留之送者耶遂薄有司遂問宗
道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建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龍自沉于地順昌等俱下獄死 崇龍雖削職在廷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字叔子被逮過其門曾出錢與
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殿尉屢起行順昌恨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相困戰于呼忠賢名罵不絕口
族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召殿尉而問曰 昌期前典湖廣總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高規諷忠賢之楊澂勅忠賢二十
四罪疏或言昌期代革而高起諸人去國昌期卒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曰此人高可留之送者耶遂薄有司遂問宗
道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建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龍自沉于地順昌等俱下獄死 崇龍雖削職在廷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字叔子被逮過其門曾出錢與
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殿尉屢起行順昌恨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相困戰于呼忠賢名罵不絕口
族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召殿尉而問曰 昌期前典湖廣總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高規諷忠賢之楊澂勅忠賢二十
四罪疏或言昌期代革而高起諸人去國昌期卒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曰此人高可留之送者耶遂薄有司遂問宗
道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建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龍自沉于地順昌等俱下獄死 崇龍雖削職在廷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字叔子被逮過其門曾出錢與
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殿尉屢起行順昌恨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相困戰于呼忠賢名罵不絕口
族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召殿尉而問曰 昌期前典湖廣總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高規諷忠賢之楊澂勅忠賢二十
四罪疏或言昌期代革而高起諸人去國昌期卒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曰此人高可留之送者耶遂薄有司遂問宗
道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建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龍自沉于地順昌等俱下獄死 崇龍雖削職在廷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字叔子被逮過其門曾出錢與
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殿尉屢起行順昌恨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相困戰于呼忠賢名罵不絕口
族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召殿尉而問曰 昌期前典湖廣總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高規諷忠賢之楊澂勅忠賢二十
四罪疏或言昌期代革而高起諸人去國昌期卒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曰此人高可留之送者耶遂薄有司遂問宗
道首勅忠賢目不識丁事見昇世素皆離遠抗疏力攻忠賢忠賢起元字善人蘇松建撫周起元字仲先諭德修昌期字守時御史李應昇周宗道字善素攀

先朝神宗不及魏忠賢... 後世世世之使部... 人李若謀... 人曾國... 魏忠賢

馮銓... 銓以媚事魏忠賢... 吏部不肯... 京師水江北山東旱蝗

秋七月以施鳳采張瑞圖... 瑞圖于諸事務迎合魏忠賢... 以同鄉故援之

九月我... 顧秉謙... 同黨中日夜交札... 冬十月進魏忠賢... 魏忠賢亦奏... 美附臣皆擬... 先俱都督... 命兼督河漕

太宗文皇帝嗣... 以明年為大聰元年

二月名王之臣... 關內以關外屬... 命兼督河漕... 魏忠賢作三... 期要典逆召... 運至是

二月名王之臣... 關內以關外屬... 命兼督河漕... 魏忠賢作三... 期要典逆召... 運至是

二月名王之臣... 關內以關外屬... 命兼督河漕... 魏忠賢作三... 期要典逆召... 運至是

二月名王之臣... 關內以關外屬... 命兼督河漕... 魏忠賢作三... 期要典逆召... 運至是

二月名王之臣... 關內以關外屬... 命兼督河漕... 魏忠賢作三... 期要典逆召... 運至是

二月名王之臣... 關內以關外屬... 命兼督河漕... 魏忠賢作三... 期要典逆召... 運至是

二月名王之臣... 關內以關外屬... 命兼督河漕... 魏忠賢作三... 期要典逆召... 運至是

二月名王之臣... 關內以關外屬... 命兼督河漕... 魏忠賢作三... 期要典逆召... 運至是

行進及乃大
漢與之復
魏封者及
魏封者及
魏封者及

明之元氣
已盡矣
已盡矣
已盡矣

以五者
未可行
五年而
亦如宗
魏不始
魏不始

中外以
二學
惟何其
方且其
惟何其
方且其

惟何其
方且其
惟何其
方且其

惟何其
方且其
惟何其
方且其

大兵疾馳擊大敗之連至城下尸填壕壑皆滿昇解軍連圍復益兵攻錦州以海若不能克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時魏軍錦大

魏魏忠賢使其黨勸崇煥不殺錦州崇煥乞休去以王之臣代之及論功文武官員增秩賜賚者數百人崇煥止增一秩

封魏忠賢從孫魏其為安平伯加少師從子良棟東安侯加太子太保良卿加太師良棟魏其尚在疆疆魏其以寧錦奏捷封良

棟以殿工封從吏部尚書周應發請也良卿至戊子年南郊祭太廟于是天下皆知忠賢發魏其矣

八月帝崩道謝皇五弟信王嗣位先是帝不豫名聞部科道諸臣于乾清宮謝以魏忠賢王體乾皆恪謹忠貞可許大事黃立極

等對曰陛下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越數日大漸逆道謝以弟信王嗣位王即夕入居宮中羣臣于比明始至方入臨內使

十餘人傳呼夜尚書其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不可止之也

信王由檢印位疑為篡故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九月進益母賢妃劉氏為孝純皇后

立皇后周氏女堂聖封為定信

進尊光宗選侍李氏為莊妃以撫育恩也

冬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魏忠賢于鳳陽病死詔磔其屍帝書給忠賢惡深自做備及即位其黨自危楊所修楊魏垣先勅崔呈秀以官帝

魏忠賢不願魏忠賢是所修呈秀罷歸于是主事陸澄源平魏錢元惡人編安員外史貶人編運文章並論忠賢而嘉興貢生

魏忠賢更初忠賢十大罪一皇帝二廢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播邊功九廢民十通關節疏上

帝名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震怒使魏忠賢以重寶略信都太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賢博使也帝知之斥應元安置忠賢于鳳

陽榜其罪示天下身命錦衣衛運治忠賢行至京城聞之與其黨李朝欽相繼死乃磔其屍首河間呈秀聞忠賢死亦有極明

年進賢其屍示於五刑之罪且時帝有詔建於其家其罪之詞極矣

免天鼓時建死諸臣職釋其家屬
黃立極罷 山陰監生胡煥獻上疏論黃立極施鳳來汝瑞圖李國樞身居樞席一者媚閣並宜斥罷帝除煥職名立極不自安乞
休去
十二月以魏忠賢守備江蘇人李標守備江蘇人朱宗道人楊景辰周道登人劉魏訓守備山東人董若禎都尚書東閣大學士孫繼魯

佛之修有九種
善三則善果
善之人是始
善之山雖修
善之國雖修
善之官雖修
善之民雖修
善之財雖修
善之名雖修
善之身雖修
善之壽雖修

帝以施鳳朱某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推閣臣徵古杖卜與召九卿科道入乾清宮野名全顯焚香肅拜以次探之得龍錫標
宗道景儀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入復得道登陞訓誨命入閣
容氏及魏良鄉侯國興等伏誅 先是崇禎宗廟容氏出外宅氏于五更由前宮前出一小函用黃布包裹封以黃泥
掠死籍其家良鄉國興與容光光等皆棄市 容氏出外宅氏于五更由前宮前出一小函用黃布包裹封以黃泥
不韋所為帝大怒命為百歲之

卷之一百十四

明

莊烈帝

崇禎元年春正月詔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門
三月葬德陵 詔曰愍皇帝廟號崇禎 德陵而皇以帝之命高陽楊嗣德與孫承澤等皆贈卹有差既而鄧元標馮從吾高傑等龍諸人亦俱贈卹

三月葬德陵 詔曰愍皇帝廟號崇禎

贈卹寬陷諸臣 諸忤逆瑄連死若楊連左光手摠大中間商昌等皆贈卹有差既而鄧元標馮從吾高傑等龍諸人亦俱贈卹

施鳳來張瑞圖罷 御史羅元賓會韓疏糾鳳來等以為締結之重任德歸閣宦之橫衝欲尚公則尚公欲封爵則封爵欲建祠則

建祠欲誅殺則誅殺則卷傳而多而播當少爵誅重而謀國輕使黃岳為置卸之所輔臣若執簿之官深國尚私莫此為

甚帝是其言鳳來瑞圖遂俱乞罷

陝西天赤如血 是月二十五日陝西全省天赤如血至巳刻漸黃日始出占主大旱

夏四月以袁崇煥督師前遼 初崇煥以忤魏忠賢伏誅廷臣爭為召崇煥至是進兵部尚書督師前遼崇煥辱至都帝

召見平臺即與古門明八咨以方畧對曰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退少憩時廷臣咸在給事中許舉卿叩

以五年之畧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舉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奏效奈何崇煥慨然自失頃之帝出即奏言

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將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

有濟帝為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莫里臣能妙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

力製臣肘亦能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勿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復請賜崇煥尚方劍假之便宜帝

悉從之崇煥上言臣前之計不外五年以遼人守遼上以遼人守遼正崇煥為守者如為守者之法在不在

臣軍中可受可殺者多但當盡成敵之大局不必備一言一行之微臣任既重為臣者多有利於封疆者

皆不利於此身者也又戰之急敵亦從而之是以為是臣非惟在臣也臣中有所見不得不告帝崇煥答之

五月李國構罷 國構雖忠賢同鄉每持正論至是乞歸為縣簿承宗自代癸辛于家

毀三朝聖典 魏中賈既誅其黨楊維垣等請持舊局上疏力諫東林與崔魏並指為邪黨楊修倪元璐于王汝再疏攻殺柄國者

兩解之元璐辱上言請設三朝聖典 聖旨曰朕嘗聞魏中賈既誅其黨楊維垣等請持舊局上疏力諫東林與崔魏並指為邪黨楊修倪元璐于王汝再疏攻殺柄國者

言江九者京師之端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二閣而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者天下之公議與者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魏氏之私書三宗面目論非與哉凡推此歸于其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然上居官者與受于德先少移官者均平于事

冬十月劉鴻訓免在道成 先是魏忠賢雖敗其黨猶滿朝言路新進者奉教教之語執政李國揚等故嘗事忠賢不敢有所別白

鴻訓至閣毅然主持政第 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休孫之職且謂其為天下笑之類也

常恨劉督帝數召見廷臣 鴻訓應對獨敏謂民困由吏治失請帝久任責成帝嘉納之至是惠安伯張慶霖總督袁崇勳內

有東轄補管提督鄭其心 以非舊例例請辭者論之帝最中書改教之故下舍人田嘉璧劾而給事中李魯斯劾其言

事由兵部具稿送輔臣審定 中書編寫兵部及輔臣皆當閉帝心疑其專乃御使殿閣諸閣臣皆云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于是

帝斯言慶霖納帥御史吳玉 言鴻訓主使而帝問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帝意謂事已大者即令內閣擬旨閣臣合詞

申辨不納遂落鴻訓職 高成代州兵部尚書王在晉別籍慶霖以世臣停俸三年

十一月召對廷臣于 奉殿禮部侍郎發諱益字受之以罪削職都給事中章允儒等降詔有差

部侍郎成基命字靖之及諱益等名以上鴻訓人 以罪削職都給事中章允儒等降詔有差

詔會推閣臣廷臣列史 禮部尚書溫體仁等以無素望不與侍郎周廷儒等無方奏對稱旨

亦弗及體仁揭帝意已疑遂上疏許諱益前與試浙江關節受賄不當與閣臣選

幼已也辭願居而體仁氣欲諱益言如泉湧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

益血罪吏部都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且言體仁熱中榮望如謙益當科何俟今日體仁曰前此諱益等賜會今者科之正為朝

廷慎州人耳如允儒言乃真意也允儒曰當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天啟朝可鑒帝怒命禮部進千秋卷書諱益諱益引罪帝嘆曰

微體仁朕幾誤逐此允儒下獄并切善語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獨廷儒奏曰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即

言獲取碼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諱益等罪諱益及給事中覆式詔起回御史房可杜

十二月據揭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編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去意甚疑者不用遂命撫復為首輔

錢謙益嘗降詔有差 附秋復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百五 明莊烈帝

設知所刑律
或有不加
而亦不
可其
編子
而亦不
或有不
或有不

陝西饑流賊大起此先是開會命甲申與陝西米粟家延撫延給時令其不恤民又連歲大稔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元

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文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關王魏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眾應之三邊糧運亦廢

為道大吏亞爾敏曰此饑氓餘自定耳已而帝從給事中劉承燾議裁驛站卒明在山陝游民仰購者無所得食皆從

賊

己二年春正月周道登罷道登嘗召對帝問宰相用漢書人何解對曰容臣至關中檢閱回奏帝有愠色又問章奏內多有情

而二字何也對曰情而者面情之謂左右皆臣等道登前在禮部多有爭執及柄政後非正人庇私交屢為言路所劾帝悉下其

章送獄尚書王水光等言所劾有舊逆故歸

三月定逆案詔定起官督運案閣臣羅謙等不欲搜街怒列上者少帝不憚令以督道攝職項瑄附為目因曰忠奸一內暨

耳苟非外廷助虐何遂至此且內廷同惡者亦當入情等以不知內侍為對帝曰宜皆不知特是任選耳閣日召入便殿案有布

囊或章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黨流可要名悉入燔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音三尺法非所習帝召吏部尚書王

永光問之以不習刑名對乃詔刑部尚書俞允升左都御史曹子下同審定于是案所羅列幾無脫遺至是上之帝親加裁定自

魏忠賢客氏依謀反大逆律併元外以六等定罪曰首逆同謀崔呈秀及魏良卿侯國興等六人俱立新曰文結近侍劉忠進

參錄倪文煥許顯純等十九人俱斬秋後處決曰文結近侍以等能虐愆固應杖問鳴春楊維垣等十一人及逆孽總志德等三

十五人俱充軍曰詔督糧戴大監李等十五人亦俱充軍曰文結近侍又次等領事羅萬鎰王紹徽等一百二十八人俱案後

三年贖為民曰文結近侍等黃立極等四十四人俱革職問住又于諸人姓名下各注所犯刑布中外知之未審初定

以楊鶴等八人結存三司軍務捕盜賊刑初官食都御史許觀象廢去帝即位復官進左都御史上言大兵大疫刑

通軍中餘賊犯洛川洛化等十餘州縣圍原進兵周大旺等掠邊陽富平及鄜聖高洛道參政劉君選已先殺于斬王二于白水又

追斬大梁于漢南輸糧入山督糧道余漢水時女亦擊破王左掛賊賊之命副將賈度臣保捕斬周大旺等賊亦

就誅滅窮不能與于足繼起者益眾延安榆林開關處皆賊事大軍用是知兵者不

夏五月乙酉朔日食帝以日食失食欲罪三公命大司馬孫承宗命大司馬孫承宗命

武中置餉銀數天在出入大去費用禮和尙書徐光啟言官官測候本節守欽法元時普當賞不食無怪今日之失宜及時修

明先以昭明

明皇朝通志卷之七

治參用西法此以威義理轉政事承天有緯度地有紀先期有本行月五里有本輪日月從之詔西洋人龍華民推步元

啟為監督湖廣提督吳之西法之行自此始時時入到刻十五分有刻日無刻月無刻日三刻又過刻中法始復置月之始每歲計

六月表崇煥殺總兵官毛文龍于雙島在今奉天府寧海縣而海中崇煥素善文龍大學士錢龍錫以崇煥召對時有五年復遼語因遣高

詢方魯崇煥曰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易耳比崇煥滋鎮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不蒙崇煥益

不悅遂決意誅之至是以間兵為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更營制設監司文龍

佛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則辭養可養而有也崇煥滋不覺遂以六月五日遣文龍觀

將士射先設帳山上令參將謝高政等伏甲士帳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上崇煥曰子語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子一拜拜畢登

山因語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聲叱之命去冠帶縛文龍獨候崇煥數以十二罪當斬數罪文龍不能言但叩頭

乞免崇煥召諭其從官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稿文龍數年勞苦崇煥叱退之乃頓首請吉出尚方劍斬文龍

于帳前然後出諭其部卒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皆不敢動分其兵為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及副將陳繼威等領之遂還具狀以上

帝殿聞意殊駭脫念文龍已死方任崇煥乃侵言保答崇煥又上言東江不能更置帥即以副將繼威攝之于計便又慮部下

為變請增餉銀至十八萬帝皆報可自文龍死後長官多慮張失實部下健兒動卒不下二萬餘崇煥恐其跋扈

難制故必殺殺之然東江屹然巨鎮自文龍死後日衰弱且島舟失主帥心漸搖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明年崇煥討劉興

以一人

秋八月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朱燮元平水西蠻先是王三善遇害貴州官軍屢為安邦所敗廷議以川師不協助宜令一

人統之明崇煥一為貴州總督他惟雲貴與內不與四川一善遇害貴州官軍屢為安邦所敗廷議以川師不協助宜令一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下遵化 我

太宗文皇帝親督大軍入龍井關以蒙古喀爾沁台吉布爾賽圖等入遵化為嚮導遂攻克洪山口在遵化州北別將克大安口在亦有關城在遵化州北別將克大安口在化州西北會于遵化山海關總兵官趙率敵入援戰死全軍覆沒率敵三屯營總兵朱國秀不令入遵化城已將破圍角
設計誘擒王元雅人海及保定推官李獻明以崇禎官海在城或曰此邑崇禎所轄也崇禎死後三屯營在遵化州東今
人理通化知縣徐漢守城人前任知縣武起濤字用魯等感德拒守城破皆死之城守備徐漢守城人永平推官何天球
太宗文皇帝嘉元雅忠命賜棺殮聞日燕京始得報帝召見廷臣于平臺語方略侍郎周延儒言平兵備禦調度乖張檢討瑣瑣

太宗文皇帝命賜棺殮聞日燕京始得報帝召見廷臣于平臺語方略侍郎周延儒言平兵備禦調度乖張檢討瑣瑣

人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夢將士使使強敵乃通帝領之遂下尚書王洽人于獄治罪時望而應變惟新長命方足
以成基命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孫承宗復為兵部尚書原中樞殿大學士視師通州 基命請速召還故輔承宗
任以兵事帝然之乃即命基命入關而立召承宗至入對具陳方略帝稱善曰卿且為朕保護京師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
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關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召通州時烽火偏郊承宗從二十七騎疾馳抵通州門者幾不拘既入城與保
定處撫解經傳人御史方大任人總兵官鴨國棟登陴固守而以間復為關在遵化州西北有通城三屯二城
總兵官滿桂督師袁崇煥先後入援 時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徇三河薊州走空大援兵遂下順義我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徇三河薊州走空大援兵遂下順義我

太宗文皇帝命傳諭各城諭曰爾等處業耕而所害我大報可七歲知終不相容也
天直我國賜我河東地我
天直我國賜我河東地我
天直我國賜我河東地我

天直我國賜我河東地我

因進軍海寧城營于城北土城關之東總兵官滿桂入援以五千騎先至屯德勝門外
大兵至桂進戰城上發大礮佐之誤傷桂軍桂亦召傷帝遣中官勞以羊酒令入休養城崇煥聞警即帥祖大壽何可綱等入衛所
過諸城皆留兵以守既至京師帝甚喜命畫統諸道援軍與桂大壽俱召見平臺慰勞傷至崇煥請入城休兵不許請屯兵外城
如滿桂例亦不許

如滿桂例亦不許

詔天下鎮巡官勤王 于是宣大總督及宣府保定河而山東山西各巡撫皆奉帥師入衛詔應天鳳陽陝西鄜陽浙江巡撫俱勤
王已如山西而議兵道于且始遣使
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于獄總兵官祖大壽擁眾奔出關 初崇煥嘗建議請和欲藉此緩師以修理故羅我

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于獄總兵官祖大壽擁眾奔出關

大清方有事朝鮮亦欲假是以阻其兵因得一意東討乃遣使以書相往來已而崇煥奉旨戒諭言路亦以為非計曹真止
大清方有事朝鮮亦欲假是以阻其兵因得一意東討乃遣使以書相往來已而崇煥奉旨戒諭言路亦以為非計曹真止

臣龍錫為此一事低徊過甚為語而崇煥欲成和議又嘗以書商于龍錫及是崇煥已下獄謀逆遂上言以通款殺將皆龍錫發
可謂至矣崇煥
龍錫亦言崇煥
之人頗多後
司過第一生
易外者以什
折示其為平
八倍倍倍
位論往往如
在則姑姑勿
可求遠而力
攻逐不免多
已動逐逐水
建寧建加實
沉竟而下前
亦近新之徵
在皆生以保
願身蘇以無
聞見何屋小
尤慮其不一
加深察耶

臣龍錫為此一事低徊過甚為語而崇煥欲成和議又嘗以書商于龍錫及是崇煥已下獄謀逆遂上言以通款殺將皆龍錫發

指示宜與崇煥並罪帝以龍錫忠慎戒無過求龍錫抗章申辨旋獲再疏力攻詞益危切帝意頗動龍錫再彈引疾乃即放歸時
兵事方棘未暇竟也

以周延儒何如霍象象坤等其人並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延儒性機警喜伺意指以會推不與呂溫體仁比數為

言者所劾帝不聽特命入閣時都人集觀者請以私賄聚助官軍如龍力言其巨測會帝得傳事者報與如龍言令由是受知

象坤奉命守城和寒不懈帝規知之遂並命入閣

三年春正月韓爌罷中書舍人加尚書卿原抱奇故由前以爌為其崇煥屋主遂劾爌主和謀圖宜與龍錫並罷帝重去爌

貶抱奇殺無何庶子丁進人真以違獲愆期惡爌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申上海劾復繼上橫三疏引疾歸

兵部侍郎劉之綸宣統帥兵至遭化敗殲之綸以庶吉士上書陳方阜帝壯之會金聲應其知兵帝即召見奏對稱旨超擢兵

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之綸未受任時已會數百金製木為西洋大小礮又製獨輪火車偏車戰車皆輕捷利用而所請弓矢

器甲主者不以時應所招死士又不得裝裝賞賜費之綸以為言且請精兵一萬為進取計帝亦不能盡從時滿桂方戰役朝廷

大震之綸冒風雪警師前進趨通州而東

大清兵亦已由通州東渡克香河進拔水平

援兵皆觀望獨之綸奮前約總兵官馬世龍吳自勉趨水平壘制而親率所部直抵遵化距城八里屯娘娘廟山世龍

等違約

大清以三萬騎迎戰兵交之綸發火礮頗有所擊傷真發則礮炸軍亂左右諸將徐退之綸慨然曰吾受天子厚惠誓捐軀以報

戰不捷死耳敢言退者斬乃再戰自辰至酉士殊死力關矢盡短兵接之綸知不可為大呼曰死元負天子恩解佩印付家人曰

持此歸報朝廷俄身被兩矢遂死全軍盡歿世龍等在薊州竟擁兵不救

二月立于慈煥為皇太子

三月李傑罷 標在關稍久頗能應事百益然時方爭門戶帝亦深疑朝臣有黨遂遣疏乞休去家居五年卒

夏五月我

大清兵東歸 先是我

大清兵既取遵化水平復拔遵安灤州

京師道梗恭承宗祖大壽在東馬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水宗恭元士沿海連京師始知開城尚無恙承宗遠將成開平
南與聖訓新界明水復建昌安縣今在陝西
大清復遺書議和遂旋師取道冷口安縣北而歸承宗始復四城
六月流賊陷府谷 先是陝西五鎮兵入援延綏兵中道逃歸甘肅兵譁而懼謀合于賊巡撫張夢齡身死詔以洪承疇代之起
前總兵官杜文煥督延綏固原兵便宜討賊時王左掛等方攻宜川為官軍所厭文煥檄諭之左掛及其黨王子順苗美等皆請
降獨王嘉允不受撫其別賊從神木渡河入山西陷蒲縣以下註分道東犯趙城洪洞汾西及霍而掠石樓永和吉陽及是嘉允
龍等並就撫給免死牌安置延綏河曲間雖不焚殺而淫掠如故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巷紅軍及點燈子李老宗混
天猴本名孫獨行狼諸賊所在誘起官軍東西奔擊疲獲疾熾終莫能盡而延安賊張獻忠身臨郝臨巷人嘗從軍之已乃逃去 亦聚眾謀十八塞稱八大王已而降賊王左掛謀以綏德叛承疇誅之尋又與文煥擊破獻忠于清澗獻忠
去

以禮部尚書溫體仁吳宗達武進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體仁以許錢謙益為時論所忌多發其陰事或言體仁者通國
詞體仁與錫受命人又 帝愈信體仁無黨周廷儒復援之遂與宗達並入閣
秋七月磔前督師尚書袁崇煥遂前文淵閣大學士錢龍錫下獄尋遣戍 史鑑疏言龍錫主張崇煥賣國敗君秦檜莫過其出
都時以崇煥所昇重賄轉寄姬家巧為營脫帝怒劾刑官五日內具獄獻上以斬帥為崇煥擅殺議和則龍錫未許帝召諭廷臣
于丘嘉言崇煥極刑實天下竟之遠龍錫下獄令廷臣議罪時季小兒名逆案者方日為翻案計遂事以龍錫故附東林故借
崇煥以及龍錫因龍錫以及諸異己者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與前案偶謀既定溫體仁王永光王之欲
發自兵部尚書梁廷棟權帶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且用夏言故事設殿面市以待帝以龍錫無逆謀令
長繫中允黃道周字幼平復上疏申救而帝無動久之帝意亦改解乃減死戍定海衛

冬十二月增田賦 兵部尚書梁廷棟以兵食不足疏言民窮之故惟在官舍使貧風一息即再加派民亦惟然帝命戶部協議
尚書單自嚴請敵加三釐于足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內慈惠明年給事中魏星濶字中憲疏言
站所載未足充餉十一而郵傳益困勢必再編之子民山海關中外兵費額十八萬今只十萬八千合剩門撥兵非溫原額而餉
乃日增不可不審撫按諸臣捐貲助餉大率亦之子民不可不禁帝不能用

持四年春正月延綏總遺御史吳姓字履疏言 秦海備至是大殺山西以汾河關關平年六歲米糧竭絕是帝特特給金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四 明莊烈帝

明人性于用兵 每據據師為長 策正德間為中 陽泰固之事前 聖不遠王道賊 四起伏莽漸多 構賊受命動除 不能不加勇進 顧一味兵革事 皆理之不己 實有委任盜賊 亦說極陰暗賊 不金金軍之積 又漢無制製之 法信于城樓從 座坐當山軍事 同兒戲後後及 萬神軍軍人致 為者日深及成 大軍其後陳成 能主陳軍在陳 其體賊登海 內道兵亦陳 當時林相治道 而不信而對實 處之尤也 民初起于巨貪 是陳所至不為 是陳所至不為 官者亦死加派 民之窮而陳深 所為罪實宜安

在... 之由... 數征... 力及... 地及... 兵大... 劫... 日... 并... 即... 非... 并... 并...

萬命往往賑且撫因荒從賊者姓用西安推官史可法字無大如詔書從事人便之

三月賊神一魁等請降楊鶴受之一魁尋叛 先是神一元階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眾圍慶陽陷合水

諭令設警或歸伍或歸農賊得許之立赦其罪鶴以一魁最强致其塔帳中與同卧起一魁果至數以十罪一魁伏謝即宣詔赦

之處其眾于李塞鶴以賊黨茹成名舉令一魁所善劉奎誘誘之其常懼復掠郡州勢大熾

夏四月早 勅羣臣修省

六月副總兵曹文詔大同敗賊于河曲 自秦寇初起延綏以北為逃軍為邊盜延綏以南為土寇為饑民邊盜則王嘉允土寇則

王左掛為羣賊魁已而左掛仗義克復收嘉允自黃南川句西人入寇而入晉山西自河西至綏遠十五百里與秦中

曲文詔絕其餉道困之嘉允進去已復自岳陽突犯澤潞為左右所殺其黨共推王自用聚眾金渠者為首自用結黨賊老鞬

曹操八金剛掃地王射塌天關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那紅狼蝎子塊泥世王等及高迎祥張獻忠皆聚山西而上天龍過天星亦

來會共三十六營眾二十餘萬米脂人李自成世居李繼遷家幼牧羊長充釋子大善射嗣繼王迎祥甥也備兄子過佳依之號關

將與賊中爭合

錢象坤罷 象坤溫體仁門生也體仁入逐讓而處其下然無所附和及是御史水佳允劾象坤兵尚書梁廷棟廷棟不待言即奏

辦廷棟故出象坤門佳允疑象坤洩之語侵象坤周廷儒惡廷棟並惡象坤遂引疾歸廷棟落職

秋八月我

大清兵圍大凌城 遼東巡撫卞永嘉青州人議築廣寧義州右屯三城孫承宗謂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遂

以七月興工築兩城我

大清兵已抵城下掘濠樹柵四面圍合別遣一軍截錦州大道城外堠臺皆下城中兵出悉敗還嘉未聞之與總兵官姜繼登

宋偉合軍赴援敗還復夜渡小凌河次長山錦州府屬與敵相持數日不克遂敗大清監軍道張春田字春田及副將祖大樂等被執請將

張吉甫等戰死總兵官祖大壽堅守不敢出城援自此絕至冬大凌糧盡食人馬

大清屠殺書招之大壽許諾副將何可綱不從大壽遂殺可綱與副將張存仁等降于我

大清大壽言妻子在錦州請歸設計誘降守者遂殺歸大壽入錦州未得開而承嘉知其故欲具奏聞于朝帝

何如罷罷 如罷官禮部時賞宗婚嫁格于有司者十餘人用如罷言婚嫁者過半帝欲族其宗族以如罷言得免及入關為周廷

信溫體仁所迫遂就死罷歸久之卒

九月復遣中官王應朝等監視諸邊軍餉委孫德理戶工二部 帝切慮邊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見廷臣體門戶不足倚乃復遣王應朝鄭希詔等監視關寧宣天山西軍馬以孫德有心計令鈎校戶工二部如徐文輔故事文輔魏忠賢所置天監中工部郎中吏部尚書閻洪學洪學魏忠賢所置人率廷臣力劾帝曰諸臣若彈心為國朕亦何藉內臣象不能對然諸監奏多侵剋軍餉陣先走戎務

邊境
下楊鶴徽遣成以洪水噴總督三邊軍務 御史謝三賓等及巡按御史吳姓劾鶴主撫誤國逮下獄成袁州以承曉代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

十一月癸亥宗罷 長山之敗言者論未嘉及水宗集城起釁承宗遂引疾歸承宗先已調南京
閏月登州海擊孔有德等反 有德與賊仲明等九成皆王文龍部曲王文龍死走入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字勿鳴嘉官選久

無所得食一卒與諸生尚有德皆之眾大譁九成先嘗銀市馬塞上用盡無以還適至聞眾怒遂與其子應元帥部卒劫有德有德從之還兵大掠陷臨邑臨邑在吳橋有德也其地年或運糧大以饋王氏子王氏子即山東巡撫余大成余大成江寧聞警遣兵往

禦之並死劫新城新城在吳橋有德也其地年或運糧大以饋王氏子王氏子即山東巡撫余大成余大成江寧聞警遣兵往禦之並死劫新城新城在吳橋有德也其地年或運糧大以饋王氏子王氏子即山東巡撫余大成余大成江寧聞警遣兵往

禦之並死劫新城新城在吳橋有德也其地年或運糧大以饋王氏子王氏子即山東巡撫余大成余大成江寧聞警遣兵往禦之並死劫新城新城在吳橋有德也其地年或運糧大以饋王氏子王氏子即山東巡撫余大成余大成江寧聞警遣兵往

禦之並死劫新城新城在吳橋有德也其地年或運糧大以饋王氏子王氏子即山東巡撫余大成余大成江寧聞警遣兵往禦之並死劫新城新城在吳橋有德也其地年或運糧大以饋王氏子王氏子即山東巡撫余大成余大成江寧聞警遣兵往

禦之並死劫新城新城在吳橋有德也其地年或運糧大以饋王氏子王氏子即山東巡撫余大成余大成江寧聞警遣兵往禦之並死劫新城新城在吳橋有德也其地年或運糧大以饋王氏子王氏子即山東巡撫余大成余大成江寧聞警遣兵往

禦之並死劫新城新城在吳橋有德也其地年或運糧大以饋王氏子王氏子即山東巡撫余大成余大成江寧聞警遣兵往禦之並死劫新城新城在吳橋有德也其地年或運糧大以饋王氏子王氏子即山東巡撫余大成余大成江寧聞警遣兵往

禦之並死劫新城新城在吳橋有德也其地年或運糧大以饋王氏子王氏子即山東巡撫余大成余大成江寧聞警遣兵往禦之並死劫新城新城在吳橋有德也其地年或運糧大以饋王氏子王氏子即山東巡撫余大成余大成江寧聞警遣兵往

禦之並死劫新城新城在吳橋有德也其地年或運糧大以饋王氏子王氏子即山東巡撫余大成余大成江寧聞警遣兵往禦之並死劫新城新城在吳橋有德也其地年或運糧大以饋王氏子王氏子即山東巡撫余大成余大成江寧聞警遣兵往

入閣年已老周廷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以備光祿應相繼年加能當星以備光祿文路光祿

定可知叛卒楊
等德亂本為勇
謀其得以此中
既年曹即子將
兵者之運勤撫
成設即此以然
故發應示以
招賊實其不書
如等其夫

六月京師大雨水

秋七月以大監曹化澂提督京營戎政

八月總兵官曹文詔等連敗賊于平涼慶陽

先是文詔與遊擊李先光等分勦於德宜君清湖米脂諸賊皆大捷掃地王授首

神一魁餘黨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榮等屯鎮原將犯平涼巡撫魏國事檄甘肅總兵楊嘉謨副將王性善扼之賊走慶陽

文詔從鄭州間道至興嘉謀性善合大戰西秦略略賊斬首千級生擒杜三楊老榮餘黨糾他賊破華亭

注見文詔嘉謨將擊賊及間給其賞銀紅軍友感激之水洛城在中

北和慶陽游擊曹學斌文詔先登於其原至是可天飛都德卷討追江獨行狼李都司等連兵圍合水

賊以千騎逆戰誘抵南原伏火起城上人驚疑相告曰曹將軍沒矣而文詔馳于左右突匹馬榮萬取中箭置竟見來擊賊大敗

備屏發野餘走銅川橋驛大敗之越日文詔復與率友德兵督虎臣固原總兵楊驥破賊于甘泉之虎兒凹會總兵洪承

曉師次平涼擊斬可天飛李都司降白廣原餘賊分竄者文詔追擊之權州錐子山其黨殺獨行狼都德卷以降承曉戮四百人

餘皆散遣關中巨寇夏蓋文詔在陝大小戰百戰無捷復與嘉首功第一而承曉承曉物不報也按

以朱大典守延之督軍討登萊賊初余大成孫元化既論罪朝廷以徐從治為山東巡撫謝理

足備軍人心往策足備全命乃兵機並受事于崇不時賊先已破黃縣

還益兵攻巢從治與總兵楊御蕃分陞固守久之外聞日多謗得援兵但屯昌邑不敢進從治時以聞出兵掩擊頗有新

獲而兵部尚書熊明遇或撫議以主事張國臣為督查往撫諭從治毋遠出兵壞撫局從治力言不可三上疏于朝極切至

朝議以兩撫臣並困圍中乃議設鎮督以侍郎劉宇烈為之統馬步軍二萬五千勢甚盛而宇烈素無略日遣使講撫

賊亦以撫惠之已而賊用元化所製西洋大礮攻城從治中礮死萊城益危越兩月建復為賊所誘出城被執

賊出城開關賊初圍去遠不守且守如常年歲年出守賊見危迫不往賊見危迫不往賊見危迫不往賊見危迫不往

舉朝痛憤諸守宇烈下獄置高者明遇遂絕撫議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大典督主客兵數萬及關外勁旅四千八百

餘人合勦之

昌邑新國臣相實為前鋒有德遂戰于沙河

造萊州圍解守者被賊誘以賊拒起沿邊古使入奇關城相慶越日國奇等進兵黃縣斬賊首萬三千俘八百有奇進散及墜

海死者無算賑贖歸登州官軍

九月流賊連陷山西州縣先是賊將高迎祥羅汝才

張獻忠等分道四出連陷大寧澤州壽陽諸州縣

曹文詔平定備太原東張應昌軍汾州備太原西文詔連敗賊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賊幾盡凡大賊潰散賊千五百
高澤山文詔督敗之賊逃其鋒多入河北
有奇策金銀老銅細自賊往走北即天星走
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 賊自山西分道踰太行掠濟源清化鎮名在懷慶府河內縣修武圍懷慶官軍擊之遁走別賊復闖入西
山大掠順德真定關大名兵備則使盧象昇字建斗力戰却之賊遂自邢臺摩天嶺北魏山西趨武定先是劉將
左良玉時機人敗賊于涉縣之西陵及是與賊戰武定良王大敗河北三府所屬無不劫掠過潞王名上疏言急欲遣
兵倪繼王樸率京營兵六十赴河南而以中官楊進朝盧允德等監諸將軍命曹文詔自山西移師會討文詔賊懷慶賊其
滾地龍又追破老細于濟源而諸將李自萬年馮九州石塘鄭紀四川及良王等會文詔兵先後與賊戰皆勝之未幾帝勅
諸將連平賊限以三月而文詔為遲按御史劉令舉所劾調大同總兵切文詔在洪洞縣里屬知史劉令舉作及是令曹文詔
惟文詔之大同賊所擄
官軍復登州山東平 登州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其北有水城與大城相接開水門以通海船賊恃此可走故不下及被圍久李
九成出城搏斃官軍賊之子陣賊渠五已殲其二五人者李九成孔有德張明毛永深陳氣大沮至是祖寬等奪其水門外獲
補益大獲有德載子女王帛先出海仲明以單舸繼之皆遁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不下遊擊劉良佐獻彝城寨圍入水福寺中
穴城置火藥轟之城崩官軍遂入賊退保蓬萊閣在府城北岸山下建朱大典招之始釋甲俾千餘人自縊死及投海死者數有
德等走旅順而帥黃龍運率賊毛永祿陳光福等斬九成子應元惟有德仲明逸去乃獻水祿于朝碟之有德仲明俱降于
我

勤部議令軍大總督致宗衛清駐平陽巡撫許鼎臣武進駐汾州地守禦已而李卑字將平賀人龍宋萬年未將關中
兵至鼎臣繼以自從宗衛怒其不從已撤之還三將莫之適從賊乘間入據磨盤山名建柱山在分其東為三關正虎據文城
窺太原邢紅狼上天龍探吳城在汾州府平定縣西北以拒秦固窺汾州紫全梁欽獻忠突沁州武鄉陷遼州
醜六年春正月命曹文詔節制山陝諸將討賊 關中賊稍盡走入山西御史張震極言文詔威名夙著今秦賊流且盡宜勅令
入晉協勦帝從之遂有是命文詔東渡河抵靈州敗賊汾河孟縣追及于壽陽巡撫許鼎臣遣孫士張寧先大軍擊賊賊驚潰文
詔追擊之斬混世王餘黨為遊擊猛如虎本葉州人家榆林遂走過文詔兵于方山在壽陽縣北壁山千復敗五臺孟定靈壽陽賊
盡平鼎臣令文詔軍平定備太原東張應昌軍汾州備太原西文詔連敗賊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賊幾盡凡大賊潰散賊千五百
有奇策金銀老銅細自賊往走北即天星走
高澤山文詔督敗之賊逃其鋒多入河北

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 賊自山西分道踰太行掠濟源清化鎮名在懷慶府河內縣修武圍懷慶官軍擊之遁走別賊復闖入西
山大掠順德真定關大名兵備則使盧象昇字建斗力戰却之賊遂自邢臺摩天嶺北魏山西趨武定先是劉將
左良玉時機人敗賊于涉縣之西陵及是與賊戰武定良王大敗河北三府所屬無不劫掠過潞王名上疏言急欲遣
兵倪繼王樸率京營兵六十赴河南而以中官楊進朝盧允德等監諸將軍命曹文詔自山西移師會討文詔賊懷慶賊其
滾地龍又追破老細于濟源而諸將李自萬年馮九州石塘鄭紀四川及良王等會文詔兵先後與賊戰皆勝之未幾帝勅
諸將連平賊限以三月而文詔為遲按御史劉令舉所劾調大同總兵切文詔在洪洞縣里屬知史劉令舉作及是令曹文詔
惟文詔之大同賊所擄

官軍復登州山東平 登州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其北有水城與大城相接開水門以通海船賊恃此可走故不下及被圍久李
九成出城搏斃官軍賊之子陣賊渠五已殲其二五人者李九成孔有德張明毛永深陳氣大沮至是祖寬等奪其水門外獲
補益大獲有德載子女王帛先出海仲明以單舸繼之皆遁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不下遊擊劉良佐獻彝城寨圍入水福寺中
穴城置火藥轟之城崩官軍遂入賊退保蓬萊閣在府城北岸山下建朱大典招之始釋甲俾千餘人自縊死及投海死者數有
德等走旅順而帥黃龍運率賊毛永祿陳光福等斬九成子應元惟有德仲明逸去乃獻水祿于朝碟之有德仲明俱降于
我

大清
夏六月周廷儒罷 廷儒為首輔溫體仁欲奪其位務為柔佞取悅于帝帝漸向之復曲諱以媚廷儒而陰伺其隙廷儒不知也體
仁與王水光欲起逆謀王王之臣呂純如帝以之臣問廷儒對曰用之臣亦可嘗崔呈秀吳希哲而止體仁益大恨會廷儒子弟家

我

大清
夏六月周廷儒罷 廷儒為首輔溫體仁欲奪其位務為柔佞取悅于帝帝漸向之復曲諱以媚廷儒而陰伺其隙廷儒不知也體
仁與王水光欲起逆謀王王之臣呂純如帝以之臣問廷儒對曰用之臣亦可嘗崔呈秀吳希哲而止體仁益大恨會廷儒子弟家

明廷列帝

今卷邑中邑中民善其處所用巡撫孫元化復陷登州于是言路交章勸延儒并謂其受巨直神一魁賄帝意頗動體仁復嘆給事中陳瓚化勸延儒既武弁李元功招搖罔利且謂延儒至湖陛下為善皇上人語悖逆帝大怒下元功詔獄窮治延儒體仁為疏不應延儒太若引疾歸體仁遂為首輔延儒既死延儒惡體仁當國勸帝復召何如寵用體仁體仁當國勸帝復召何如寵用體仁當國勸帝復召何如

秋七月

大清兵敗順德兵官黃龍死之 孔有德獻仲明怒龍遂擊之必欲報之會鴨綠江有警龍遣水師往援旅順空虛有德等遂導

大清兵敗順德城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自刎死即將李惟覺項內服藥化廣鹿島在奉天府海 副將尚可喜故與龍相犄角龍既死亦降于

大清兵敗順德城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自刎死即將李惟覺項內服藥化廣鹿島在奉天府海

九月以錢士升字伯之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士升故出錢鶴門下鶴為出獄周延儒言之極言上怒甚極欲殊

以座主故因歸心體仁體仁亦以士升鄉人遂引與共政 恩集燕請典政而性剛狠溫體仁力援之

冬十一月以王應熊字無鵬巴縣人何吾驥字無鵬巴縣人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恩集燕請典政而性剛狠溫體仁力援之

賊凌河陷泥池諸縣分掠南陽汝葛遂犯湖廣 賊盡集河北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等俱至左良玉馮九州扼其前京

營兵威其後賊連戰皆敗欲逸阻于河大困乃詭辭乞降監軍內臣楊道朝信之為入奏會天寒水合賊從毛家寨徑渡河南軍

無扼之者遂陷泥池伊陽盧氏遂撫元默海營軍之賊竄盧氏山中由間道入內鄉大掠南陽汝章直走湖廣所在告急賊

甲七年春五月以陳奇瑜字玉柱總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討流賊 初奇瑜巡撫延綏分遣諸將擒斬諸賊渠全胡繼一條龍

賊自鄧陽漢源遂入四川陷夔州 賊凌漢源最賊集六路諸賊走制過犯襄陽分陷峽陽正平利南入四

川掠歸巴彝陵等六州舉遂陷夔州署府事向知何承光楚州鎮之

冠山西河南湖廣四川推陷州縣數十未有破大郡者慶州地極險及是失守遠近震動
夏四月山西陝西餓 山西自去年八月不雨至于九月大饑人相食陝西亦大旱詔發帑賑之
三月丁亥朔日食

六月陳奇瑜圍賊于車箱峽 賊在興安州界界非華界也賊偽降奇瑜縱遣之賊復叛陷所過州縣 先是張獻忠等十三營流雲漢南而
別賊之入四川者亦以阻險復還鄧陽分其軍為三住河南一趨浙川一向南南奇瑜乃馳至均州撤陝西韓 鄧陽 吳河
南 湖廣 賊人四逃無以兵逼其四面而奇瑜倚營守將士由竹鎗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大破之斬三千餘級別將鄧紀
等分遣擊賊復連勝擒其魁十餘人又令參將賈人龍等追至紫陽凡八晝夜賊死者萬餘賊見官軍成大懼獻忠奔商羅高迎
祥率自底等恐連入興安州之車箱峽四山峻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難出賊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且用石
塞其口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盡廢馬乏弱死者過半自感急用其黨羅重輝以重寶賂奇瑜左右及諸將帥
偽請降奇瑜意賊賊有驕色遂遂許之先復精三萬六千餘人共遣歸農每百人以一安撫官護之撤所過州縣且糧糧傳送賊
甫出峽即大譟盡殺安撫五十餘人屠所過七州縣各陽賊數萬亦來會關中大震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 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察哈爾其等桑巴圖魯噶爾瑪濟農等率京降因夜帥入邊四路並進自宣府趨應州進畧大同克靈印保安攻下城
堡無數獲寶乘宗衛總兵曹文詔張會學于不敢戰我

大清兵下萬全左衛始班師宗衛及全言官文詔皆生遣戍以巡撫吳姓言留全言官文詔為援勳總兵討流賊

冬十一月逮陳奇瑜下獄以洪承疇代之 給事中顧國寶御史傅永昌奏劾奇瑜受賄縱賊詔錦衣官逮訊而以洪承疇代之時
賊已蔓延不可撲滅大學士溫體仁謂山西巡撫吳姓曰流賊痲疥疾不足憂也奇瑜現當死有症

賊自陝西出犯河南 賊聚陝西至二十餘萬高迎祥李自成踰鞏昌平涼臨洮鳳翔府數十州縣賊賈人龍張天禮曹振國
原道陳夢龍 大帥魯欽子福人賊二將假死誘賊使令費乃方以城陷賊賊不屈死 重方守備吳國江保德人 圍雁
州四十餘日洪承疇檄總兵左先與入龍合擊大破之會朝廷命豫楚晉勇兵四道入陝迎祥自成遂入終南山已而東出

陷靈寶泚水發陽時左良玉扼新安澗池坐甲自保而賊傳其且至乃移壁梅山 賊賊西北 淶水前見關良玉實不至也賊
萬國糧餉餉馬一日夜馳數百里官軍饋餉不繼且馬少故多與賊賊
玉前在懷慶與賊相保不勝因是生心賊遂乘隙而進賊調亦不時應

溫體仁巧打進 深說其公以 去賊主知及在 體仁日以賊 積重為難事 力制則事 足非而子進 民生守漢賊 之不制已五 固其官五賊 橫行日久關 貴極極其其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 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察哈爾其等桑巴圖魯噶爾瑪濟農等率京降因夜帥入邊四路並進自宣府趨應州進畧大同克靈印保安攻下城
堡無數獲寶乘宗衛總兵曹文詔張會學于不敢戰我
大清兵下萬全左衛始班師宗衛及全言官文詔皆生遣戍以巡撫吳姓言留全言官文詔為援勳總兵討流賊
冬十一月逮陳奇瑜下獄以洪承疇代之 給事中顧國寶御史傅永昌奏劾奇瑜受賄縱賊詔錦衣官逮訊而以洪承疇代之時
賊已蔓延不可撲滅大學士溫體仁謂山西巡撫吳姓曰流賊痲疥疾不足憂也奇瑜現當死有症
賊自陝西出犯河南 賊聚陝西至二十餘萬高迎祥李自成踰鞏昌平涼臨洮鳳翔府數十州縣賊賈人龍張天禮曹振國
原道陳夢龍 大帥魯欽子福人賊二將假死誘賊使令費乃方以城陷賊賊不屈死 重方守備吳國江保德人 圍雁
州四十餘日洪承疇檄總兵左先與入龍合擊大破之會朝廷命豫楚晉勇兵四道入陝迎祥自成遂入終南山已而東出
陷靈寶泚水發陽時左良玉扼新安澗池坐甲自保而賊傳其且至乃移壁梅山 賊賊西北 淶水前見關良玉實不至也賊
萬國糧餉餉馬一日夜馳數百里官軍饋餉不繼且馬少故多與賊賊
玉前在懷慶與賊相保不勝因是生心賊遂乘隙而進賊調亦不時應

帝即袖掩之除為引下賊於陽陽度寇秦秦毒鹿陳致亂之源謂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又言陛下宜行撫
綏實政先收人心以邊寇盜徐謀海射之源毋使增澤而漁海多切中時弊至是帝將增置閣臣以翰林不習世務思用他官參
之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東觀漢記五引疾不入至發所擬獨當帝特擢夏發與秦孟並入閣

代自世宗朝許世俊由外郎入閣即由侍郎始

賊復東犯總兵官尤世威賊人敗績 賊為洪承疇所進獻忠將由藍田走盧氏復扼于世威仍入商雒山中參將徐來朝所部三

千人不肯入山大譟賊至來朝逃一軍其後世威軍暴落久大度與賊戰失利賊走賊遂出關分十三營東犯惟高迎祥李自成

留陝西事關命解世威任飛望大總督盧象昇言世威善戰士職軍機是以數十萬故久成荒山水

八月以盧象昇總理江西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討流賊 賊已蔓延半天下洪水疇一人不能顧乃擢象昇總理承疇辦西北

象昇辦東南承疇象昇兵部侍郎加總督山西陝西兩方副

九月洪水疇破賊于渭南 象昇既加總督詔令督關外而承疇督關中時迎祥自成亦分兵迎祥募武功扶風以西自成畧富

平三原以東承疇道將退自成小捷至醴泉賊將高傑傑通于自成妻邢氏邢氏地武多智守軍實每日支糧以糧糧懼錄技

之來降承疇復身追自成大戰渭南臨潼自成大敗東走迎祥亦屢敗東逾華陰南原絕處與自成偕出朱陽關在陝西盧與獻

王應龍龍應龍為楊一鵬所取士一鵬得罪言者並劾應龍遂引罷乞歸

冬十一月何吾鸞文震孟罷 震孟與溫體仁不合給事中許譽卿以鳳陽自度被焚劫體仁誤國體仁憾其會有劫舉為入營

求逮擢者體仁擬旨斥譽卿為民吾鸞震孟力爭帝責二人徇私提象並罷之體仁性機而中阻所被國為今人贊說而已承其後故相則歐為寬與中上則是激發自也帝

賊陷陝州攻洛陽 賊薄關鄉左良玉祖寬禦之不克遂陷陝州攻洛陽良玉從巡撫陳必謙赴援獻忠走嵩縣迎祥自成走僱師

登縣略魯山葉縣陷光州會象昇自湖廣帥師至合宜等擊敗之于確山

丙戌年春正月盧象昇敗賊于滁州 是時賊勢猖獗諸將羊異懼不前象昇每懷慷慨酒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絕三日餉象昇亦水

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輒有功時師次鳳陽諸將聚會象昇乃上言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為後局兵至而後

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謂危形請餉未幾兵將從賊而為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賊糧也又言總督總理

宜有專兵專餉調威益甘固之兵屬總督則邊陲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母得一有賊警即求援求調

不應則奏越也分應之何以支持又言受議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一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辦法無

指法有戰法無守法其言皆切中事宜而朝廷不能盡用也會迎祥圍盛州不能破分道陷舍山和州

知州劉安等討平唐正統
在開州史馬如故皆反之

里賊乃趨屬陽固等州突爾霍爾靈壁虹霓軍曹總兵劉澤清人拒河乃掠身城堡封而西其犯者折入歸德永寧總兵
官祖大樂營救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鎮賊遂走登封與他賊合趨裕州南陽夏畀合寬大樂為兵大戰七頂山

以刑禮部侍郎林紆原官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初紆以忤魏忠賢去忠賢謀起官至禮部侍郎謝病歸至是與劉宗周同召見
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違天天下士太釋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又問兵事宗周言

二月山西俄人相食
寧夏兵荒殺逆撫王得勝人寧夏兵苦饑餓不能措餉兵諱而殺之副使丁啟睿人捕斬首惡六人乃定

以武舉陳啟新進士為給事中啟新上書言天下有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弟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惠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
史授却御史秀才授尚書其時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中御史教官得為之今惟

用進士知操監司郡守承奉不暇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舊停科目罷行取考選以除積弊端天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便
宣行事帝大悅擢吏科給事中朝士深惡之紛然論劾帝皆不聽

三月賊高迎祥來自成復入陝迎祥自成自敗于莫耳後分部再入陝迎祥由鄜襄趨鞏安漢中自成由南山穿商羅走延綏犯
鞏昌北境諸將左先曾覺賊破之自成走瑯琊未幾官軍敗于羅家山

夏四月賊
自成走瑯琊未幾官軍敗于羅家山

太宗文皇帝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元年

太宗文皇帝繼丕統勳緒開治規模宏遠伐叛撫降平定察哈爾是也遼東有魏瑪爾其此乃西北
大兵西征命爾其西向朝鮮而爾其西向高麗等事其後高麗等國皆歸服及陸哈勒察封物察克爾喀呼爾喀等

古各部皆應不悖德莫底帝承教令攻城畧地所向成功國勢滋隆人心嚮附諸自勅大臣等請上尊號
太宗文皇帝固辭不允諸臣再三陳請乃受

太宗文皇帝建國號曰大清改元為崇德元年

太宗文皇帝建國號曰大清改元為崇德元年

年積穀至二十萬希爾九邊奉以為式

冬十月朔前工部侍郎劉宗周籍宗周累疏陳時政語多激切為溫體仁所忌請告去至天津聞京師被兵留不行上疏極言體

仁奸邪致刑政乖舛及宦官不宜總軍務凡數百言帝怒斥為民

卷之一百十五

明

莊烈帝

訂崇禎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食

賊犯安次張獻忠糾羅汝才馬守應劉國能等自襄陽東下與江北賊革裏眼左金王合烽火達淮揚南京兵部尚書范

景文標江都御史王道直總兵楊御善分沉固守安池道史可法親率兵當賊衝賊遂從間道犯安慶連營百里詔左良玉馬

燭劉良佐合兵往援皆大破賊賊走潛山太湖山中巡撫張國維輕騎入檄良王授山不應尋北去賊復出太湖敗官軍於鄞

家店賊將程龍陳于王等四十餘人逐陷和州含山定六合攻天長破盱眙良王令河南士民合疏留己竟不赴援已而總

兵年文級督良佐來赴賊始遁獻忠入湖廣

二月我

大清兵下朝鮮 先是我

大清征朝鮮攻克義州渡嘉山江進海平壤朝鮮空城遁去國王李倬遣使請受盟國許甚通和而還既而朝鮮復屢尋約陰持

兩端我

太宗文皇帝乃親統大軍征之長驅直入遂克王城國王李倬逃於南漢山城

大軍圍之其妻子及臣民盡被俘獲已而漢江口濱海之地及江華島城州在朝鮮復為

大軍所取徐德譽無報感乃上明所給初印表表出降朝鮮朝鮮使臣曰朝鮮有地無主可誰所收

三月起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嗣昌以父憂在籍會尚書張鳳翼率帝願廷臣無可任者乃以嗣昌為之嗣昌博涉文史多

識先朝故事有口才剛對敏捷帝以為能所奏請無不從嗣昌議大舉平賊分各省官軍為四正六隅謂之十面之網總

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征討固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措餉之策有四曰固糧曰固餉曰固地曰固人固糧六分

除此腹心大患諸政固糧為均輸布告天下尋以武臣廢情違戾失事總兵王德張全而惟左良玉以六合破賊功載罪

人之聰明而遠
之體仁固不足
道之當道不足
大權歸中官
臣等亦其憤憤
耳

冬十月奉自成犯四川 自成窺蜀中空虛乘隙入破七盤關關在蜀北分三道入蜀總兵官侯良柱禦之于綿州戰死
遂遂陷昭化劍州梓潼江油營推青神進逼成都未幾洪承疇督軍援自成乃由泃州入番地官軍戰于千里不詳甲者
二十七晝夜自成引突卒窺入岷州及西河保順州岷州在禮縣北化州在禮縣南劍州在禮縣東泃州在禮縣西山中
以中官曹化淳提督京營 復以李明哲提督五軍營杜敷提督神樞營閻思印提督神機營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獻十一年春正月我南京元宮

夏四月張獻忠偽降總理軍務熊文燦受之 當是時河南湖廣賊十五家惟獻忠最狡黠賊劫火則曹操獻忠嘗偽為官兵反
結宛城左良玉適至獻忠倉皇走前鋒羅密村之中領良玉馬亦及乃拂獻忠而馬馳以免會熊文燦為總理利檢撫賊闖塌天
與獻忠有卻語文燦降獻忠則甚不能戰心內怒至是偵陳洪範總理麾下為總兵大喜洪範在賊中固違開倉重餉獻洪
範曰獻忠蒙公大恩得毋死公豈忘之邪願軍部所降以自効洪範亦喜為告文燦焚其降地按御史銘銘球湖南分道王
瑞科休嘉與良玉謀俟獻忠至而執之文燦不可乃止

張至發罷 至發嘗城試黃道周以溫體仁廉為言者所劾至是中書舍人黃應思以錄詳得羅詞連至發至發憤其逆疏請劾
帝優旨發而下思應獄至發乃乞休自引三帝去未嘗稱疾也忽得旨回籍調理時人傳笑以為違旨患病云至發病在
不顧又始思其已不能收效時帝亦以其望相辭絕之去復十四年帝思
用他日時日思其已不能收效時帝亦以其望相辭絕之去復十四年帝思

五月覺感逆行至秋約減 帝要服減膳諭諸臣臣者

六月孔貞運罷 貞運先與黃士俊賀達聖廟相已而兩人相繼罷去貞運是年十二月罷及是貞運代張至發為首輔會帝親
自考選諸臣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鳳翔頗有所更及命下閣擬卷不從而帝以所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御史羅福朝房

貞運言稱奏說多難行新御史遂有知之者貞運即引歸貞運是年十二月罷

以楊嗣昌程國祥蔡國用公為禮部尚書方達年復復粹人為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嗣昌兼掌兵部 初

國祥掌戶部議備都城積舍租一年可得五十萬勲減內官多匿不奏得僅十三萬然國祥由是得帝眷至是與嗣昌等入閣

而築山東河南大旱蝗

秋七月滿少詹事黃道周官 初遷安郭肇以道周誦成其鄉人為訟寔楊嗣昌時道周與水手關于朝及奪情入閣又起復道周

新甲為為總督平是喜相繼論之道周上三疏一劾嗣昌奪情一劾新甲走邪徑一劾遠東地撫方一疏道周道

周已死月議寔道周會閣臣道周名在列帝不用用嗣昌等帝疑道周怨望嗣昌復從給道周前辭論疏中有文章及諸

不如郭郭人先子語郭方以過父杖母為時病郭郭父杖母言此其從母言大郭士

不知郭郭人先子語郭方以過父杖母為時病郭郭父杖母言此其從母言大郭士

不知郭郭人先子語郭方以過父杖母為時病郭郭父杖母言此其從母言大郭士

不知郭郭人先子語郭方以過父杖母為時病郭郭父杖母言此其從母言大郭士

臣等亦其憤憤
耳

臣等亦其憤憤
耳

大清兵銳甚力不敵而恥言和故委廷議以答象昇象昇出與兩人議不合即日解嗣昌送之屏左右欲有言久而不能出口
丁寔母輒戰而已象昇帝意頗銳而事多為起潛視憤甚疏請分兵嗣昌定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嗣昌語屬起潛象昇
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越數日嗣昌至象昇責以阻師且曰公等堅主和議獨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恥長安口舌如鋒
袁崇煥之禍立見嗣昌頰赤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矣象昇曰既不奔喪又不能戰尚方劍當先加已頭安得加人嗣昌曰公毋
以長安豈語陷人象昇曰周元忠赴邊講和往來數日其事始則鎮監督變成本兵通國兵聞誰可據也嗣昌語塞而去
然下于多相識如嗣昌止之數日會起潛安定內象昇大言非血戰無以雪臣職起潛曰恐野戰非我所長耳兩人始終各
持一議

洪承疇大破李自成于潼關 先是自成復謀犯蜀諸將馬科賀人龍拒之乃走漢中又為左先所扼其黨皆降惟自成東
承疇命曹變蛟窮追殺伏于潼關之南原大破之自成妻女俱失從十八騎逃商洛時關中賊署蓋張獻忠已降惟羅汝才等
十餘部往來豫楚陝西亦以求撫始熊文煊孫傳復復引兵敵之于關鄉靈寶獻若甚而得文煊止兵機謂毋姑我撫功能部
下戰殺傳庭快而還未幾承疇傳庭皆入衛北行賊遂不可制

冬十二月方遼年罷 時刑科奏摘參未完疏遼年以犯賊私者人亡屋絕必獲親戚送贖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尚書劉之
鳳責遼年疏遼年引惡罪即罷歸

督師侍即盧象昇敗于鉅鹿死之 是時

大清兵分三路深入一由涿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據保定令將分道出禦大戰慶都
猶未敵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嗣昌乃奏象昇尚書銜以侍即督師象昇自擁兵備與流賊角大小數十戰敵雖強感佩
鳥合之眾一敗即散走致所向摧破及是

大軍在前又為嗣昌所扼兵力單餉久之將士饑甚自知必死展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誓不得死不辜生靈皆
泣莫能仰視旋進至鉅鹿南農莊中官高超潛擁軍兵相距五十里象昇遣使書檄楊廷麟辭山往乞援固諒曰死而
市何如死疆場吾以一死報君猶薄耳廷麟詣起潛不應象昇卒僅五千行至高水橋與

大清兵總兵王樞先引兵逃去惟虎大威楊國柱從昇象初麾下卒居中大威帥左國柱帥右大戰移時乃休兵夜半被圍明日
騎益大至圍三重象昇度兵力戰敵盡失窮大威請潰圍出象昇不許猶奮關身中四矢三月手格殺數十人乃死一軍盡亡惟
大威國柱得脫起潛聞敗遂倉皇通嗣昌既瓜分象昇而起潛懷生業誅謀象昇死狀嗣昌疑不死詭語視廷麟遺將其鹿麻

衣猶被禮一卒適見即號泣曰此吾盧公也肅拜象皆拜民皆奔走而泣曰盧公死誰恤我者魏立祠祀之順德知府于鎮

大清主德下
動惟獨其見
所屬各性所
見實與古無
異大以張獻
之理不知漢
幾平天下時
應收其理文
為知愛又不
林野以事
之計甘于春
深山及海邊
引兵處處
疑其甚難
功名難上
有難行且
能成其理
李之成敗
始同其存
之而歸其
乃遠其其
歸子以味
大行正利
而正於德
之理之所
時也

人最其狀以上事始曰嗣昌故斬之爾兩月乃得險
中嗣昌言不如此及嗣昌乃知王時遠志烈
本朝

十二年春正月以洪承疇督剿遼軍務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
傳庭言秦兵不勝則流賊勢張且軍士家在秦久留于邊非詳則逃無益帝不能用尋又復傳庭于保定傳庭疏請召見為楊嗣
昌所阻恨甚引疾乞休嗣昌復初之詔片為民建策論死

三月劉宇亮罷 初宇亮自請督察軍情抵保定聞盧象昇敗懼甚急趨川不敢戰
大清兵而北至天津乃勅總兵劉光祚率運糧新先祚軍前而光祚道有武清之捷宇亮復具疏乞削奪其前復平順剿籍

三月我
大清兵出青口山 帝遣治失守封禪諸臣逃撫陳祖德總兵吳爾錫等三十六人同日棄市

夏四月總兵官左良玉敗賊于鎮平關賊平賊 初賊渠馬士秀等降良玉處其衆于許都外許大州諸將皆處會良玉率
諸將入援士秀等假良玉軍號始入城縱火殺官吏曠良王家至是良玉而還擊賊馬進忠于鎮平關降之復遣降將劉國能擊
降士秀等于是熊文燦上言兵威大振賊歲月可平帝優詔報之

程國祥罷 初國祥之相也帝御中殿極召廷臣七十餘人發策親試之時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滿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然
帝意已前定第假是為各居數日國祥遂與嗣昌等同相時先後居政府者八人劉宇亮降賊復歸國祥以道而嗣昌詳圖
觀獨用國祥李蛇其間自守而已至是名對國祥無一言帝傳諭責其紙默大負委任國祥遂乞休去

五月以魏明恭張四知縣魏魏東人並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去預機務 三人皆庸劣四知尤甚薛國觀乃援入閣
張獻忠叛于穀城 獻忠在穀城糧兵索餉不奉調遣且日肆劫奪人咸知其必叛知報阮之細婢嶼嶼刀言于熊文燦文燦不
省洪承疇等入衛羅汝才諸賊疑見劫亦乞降文燦遂自喜至是獻忠復叛殺之細婢投城進防房縣知縣郝景春時賊滿及其
子鳴擊實死之

至羅睺山過休休被執不屈死良玉軍大敗喪士卒萬人時奉自成亦出收餘衆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遁去

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
加征練餉 廷臣多請練邊兵帝命楊嗣昌定議選鎮及畿輔山東河北四總督十三總兵官各抽練額兵總三十七萬有奇又
汰郡縣佐貳設練備練額專練民兵于是勦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五 明莊烈帝

傳其於三五兩
人之遺書之其
遠其書其五而
子孫傳之曰德
也

秋八月刑部文燦官命楊嗣昌督師討賊文燦辱逮下獄 帝聞救城之變大驚刑部文燦官以軍中不可無帥今載罪視事及
閣左良玉敗蓋起送命嗣昌往代文燦下獄論死明年十一月嗣昌既受代乃大培師左良玉陳洪範等舉會嗣昌以良玉有大將
才其兵亦可用請拜良玉平賊將軍報可良玉既佩將軍印志氣驍勇遂使以書謝嗣昌嗣昌不悅

十三年春正月官軍大敗張獻忠于太平明倫彙編 是時賊分為三西則張獻忠踞楚蜀東則軍眼左金王等四營分
擾應麻麻黃南則曹操過天星等十營伏淳房興遠間格嗣昌駐襄陽而令左良玉專勤獻忠及是良玉合諸軍至柵平關明倫彙編

嗣昌與四川諸將與賊遇擊之獻忠敗走良玉乃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嗣昌謀以陝西總督鄭崇儉明倫彙編率賀人龍李國英
從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兵興平別遣偏將追勸良玉不從時獻忠營太平驛大竹河明倫彙編見瑪瑞山峻險將據之官軍始撤山下賊已踞山巔來高鼓譟良

漢漢未幾崇儉引其兵來會賊移軍九垓坪明倫彙編見瑪瑞山峻險將據之官軍始撤山下賊已踞山巔來高鼓譟良
玉下馬周覽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道道為三已當其二秦兵當其一曰關鼓聲而上兩軍互擊賊陣堅不可動屢戰

久之賊大潰降楚湖無算進奔四十里良玉兵斬掃地王曹威白馬節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遁入興歸山中明倫彙編

大獻

夏四月建江西巡撫解學龍明倫彙編及黃道周下獄尋遣戍 道周貶江西按察司照磨時地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

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大學士魏照來素惡道周擬實有龍舉道周起立前二人籍隸下刑部獄實以黨亂亂政並廷杖八十究

黨與欲實之死尚書李學斯明倫彙編識輕嚴旨切責真擬以相讓帝猶以為失出除學斯名尚書劉澤深明倫彙編漢言二人罪至承戍至

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變戰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耶王善復載

之量也仍以原擬請乃議成廣而

以謝履陳演明倫彙編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據機務演庸才寡學工結納初入館即與內侍通帝簡用閣臣每親發策觀所

條對視能否演結中官探得帝所問故事密授演條對獨稱旨遂被擢用

五月石碣女官秦良玉敗羅汝才于夔州 汝才犯夔州遇官軍屢捷會良玉至以兵邀擊連敗之斬十餘級奔汝才大轟擄其

渠六人汝才走大寧明倫彙編

姚明恭罷 明恭出趙興邦之阿公論素不與柄用後鄉人詣闕訟之明恭不自安請告歸遂罷

六月許國擬以罪免尋遣使入都賜死 國嘗柄政一踵溫體仁所為而才智遠不逮操守亦弗如帝初甚信嚮之後意漸

移帝憂周用不足國懇請假以于戚戚因以政清侯李國瑞為言國瑞孝定太后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海內兄國臣國臣情

詭言父實四十萬金償其家今請助國為軍實故國觀言之帝固欲盡借所言四十萬不應則更期嚴追或教國瑞廢賢勿

聽言父實四十萬金償其家今請助國為軍實故國觀言之帝固欲盡借所言四十萬不應則更期嚴追或教國瑞廢賢勿

十二月兩嶺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饑人相食

十四年春正月官軍追張獻忠于開縣賊續獻忠還東犯

先是楊嗣昌駐重慶監軍詳事萬元吉許吉人知左良玉跋扈不

可使文應賦武東突不可無備勸嗣昌令前軍躡賊後軍繼之分中軍從開道出梓潼扼其歸路嗣昌不聽才疏學淺下令督軍

執總兵孫如虎參將劉士杰迎戰士杰深入所當披靡獻忠登高望見無秦人旗幟而良玉前部無鬪志乃密遣壯士潛行

谷中乘高大呼馳下良玉兵先潰如虎突圍出士杰與遊擊鄧開皆戰死嗣昌方悔不用元吉言而獻忠已席捲出川下夔門試

興山絕新開驛置楚蜀消息中斷

季自成陷河南府殺福王常洵 先是援兵過洛陽者喧言先帝困天下以肥王今王府金錢山積乃金吾輩將腹死賊尚書呂

維祺方家居勸王散財餉士卒從及是賊大至總兵陳紹勳等入城守禦紹勳親軍從城上呼賊相笑誓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

開北門納賊常洵越城出匿迎恩寺明日賊破而執之遂遇害世子由松檉而逃維祺被執不屈死時以餉百死難者皆誅

開封周王恭枏被賊急發庫金募死士與巡撫高名衡所水及副將陳永福等固守自成攻七晝夜不克解去恭枏自縊

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玠銘王玠 楊嗣昌以襄陽為軍府餉金甲器各數十萬皆聚馬安門設副將防守啟閉甚嚴

及是獻忠令羅汝才級鄖陽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繞嗣昌使者子道取其軍符以二十八騎給入襄陽城襄陽未知賊

間合符符遂納之夜半火從中起城陷賊縛胡銘屠酒厄日吾欲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與貴陽王常法同遇害參議張

克儉字錫推官鄭日廣字海遊擊黎民安字等死之獻忠因得其所失妻妾居二日乃去賊城陷後城守將羅汝才合入

三月楊嗣昌自殺 嗣昌旋師至荊州沙市鎮名注聞襄陽洛陽皆陷憂懼不食死以丁啟睿代為督師啟睿本庸才僅李自成不

敢討聞張獻忠在固始稍勸請專勤獻忠從之

夏五月詔復粹罷 薛國觀罷後復粹為首輔御史魏琦景勳其與張四知學淺才疏伴食中書貽譏海內帝以資蓋下之吏至是

洛陽陷帝名對廷臣語及福王被害泣下復粹曰此天數帝曰雖天數亦精人事挽回復粹等慚不能對專致仕去

秋七月洪承疇援錦州次松山 我

大清兵圍錦州久環城列礮州附近禾稼僅分兵義州屯田城中屢出兵督救還前後斬獲無算

太宗文皇帝以書諭祖大壽大壽不答洪承疇調馬科吳三桂等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進次松山敗
太宗文皇帝聞之親率大軍陳于松山杏山之間橫截大路承疇等懼以數千騎畧陣旋敗走伺

大軍選則遣兵從後連擊相距百步殺

太宗文皇帝復令轉戰張黃蓋軍數人指揮布陣士卒望見皆披靡王樸吳三桂等遂夜遁去
大軍往來截擊承疇等軍士皆奔散四出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勝計曹變蛟走入松山與承疇堅守帝命

順天巡撫楊燁武總督邊東寧速詣軍狂援
臨濟運河涸京師大疫

八月左良玉敗敵獻忠于信陽 獻忠自商城疾趨犯信陽城守將趙之龍擊之退之羅山固始泌陽諸州縣靡不附者其計
連東歸畧獻忠自錫山之敗心畏良玉及虜虜頗有駭色蓋良玉追擊之信陽大破之降賊眾數萬獻忠被重創棄夜東奔
良玉急追之會大雨江溢道絕官兵不能進獻忠走免已復出商城將向英山又為副將王允成所破眾散且盡所從止數十騎
時羅汝才已先與自成合獻忠遂因以投自成自成欲以部曲遇之獻忠不從自成欲殺之汝才白不如留之使據漢南分官軍
兵力陰與獻忠五百騎曰急東走此地非汝才所當留也因遁去道料上賊一斗投五鎗子等始復發

九月陝西總督傅宗龍字仲倫軍潰于新蔡死之以汪喬年字道猷人為總督 自成陷河南勢大威帝以故尚書傅宗龍總督陝
西別初保定總督楊文岳字仲會師宗龍馳入關與總撫汪喬年調兵兵已發盡乃檄河南大將李國奇賀人龍兵糧度下急
出關次新蔡遇伏人龍先走國奇及虎大威繼之宗龍與文岳合兵結營保兵宵潰走陳州宗龍穿射守八日矢石俱盡夜半潰
圍走被執死賊屠項城而水秋溝陷葉縣圍左良玉于鄆城帝乃擢喬年為總督

名周廷儒賀逢聖復入關 初廷儒居里頗從東林遊善地希孟辭歸入羅喻義賤賤益逐仇東林及主會試所取去張溥
馬世奇字叔子等又督東林也歸後失勢心內慙而體仁益橫比體仁去後張至發薛國觀相端當國與楊嗣昌等並以幅輒稱
一時正人若劉宗周鄭三叔黃道周等皆得罪溥等愛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察延儒以為然溥及吳昌時
為交關近侍馮錫復助為謀會帝亦頗思延儒而國觀通敵至是因與賀逢聖復召入關溥等因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肯當
銳意行之以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舉政首請釋溥權自權久之獨民間補遺凡兵於歲荒地減見年兩稅蘇松常嘉湖
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來代漕糧及召還言事違謫諸臣李清字仲等帝皆忻然從之

冬十月癸卯朔日食
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錫字健總兵猛如虎死之 如虎字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自成攻如虎憑城拒戰

如虎字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自成攻如虎憑城拒戰

如虎字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自成攻如虎憑城拒戰

如虎字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自成攻如虎憑城拒戰

如虎字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自成攻如虎憑城拒戰

如虎字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自成攻如虎憑城拒戰

如虎字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自成攻如虎憑城拒戰

文通內侍通議
孫承澤大綱
東林錄事高
有所交關于足
惟予何謀而金
時所請清室者
亦可加矣

和州府志卷之三

賊數十及城陷猶短兵大呼衝擊血盈袍袖北面叩頭謝帝自稱力竭遂被害宋政文毓初字顯如知縣姚運顯等皆死之
十月自賊再臨南門賊帥謝德春亦死明年賊連陷鄧州等十四城再攻開封高名衡及陳永福竭力拒守永福射中自成一目
自成退屯朱仙鎮初治高名衡等始自成自稱合道天龍國皇帝其人自稱皇帝之字去歲二月間有李氏村在
自成之有嘆賊數石大光焚燒其宮殿其色女兒欲離賊後一穴大如州中賊寨其長三四寸有角與人
飛高文計以口吞日色少作着六尺及伏高名衡等賊賊以開成自成賊寨中目道大賊任知人

十五年春正月起球傳應為兵部侍郎督京軍援開封李自成圍開封益急開封故宋汴都舍人董崇厚數文職用火攻法

于城壕處置藥壘中火然藥發常輾糜碎名曰殺進城土堅火逆皆外擊賊騎多賊自成駭而去南陷西華屠屠陳州州使關永

傑等五人知州侯君耀好鄉紳鄉官崔汝之儀是舉人王受爵俱寓賊院歸德州宜陵太康數十郡縣悉被殘燬商邱知縣

梁以梓全家殲焉已復攻還開封為持久討詔釋傳庭于獄持召見賊營甚至命督京軍赴援

二月陝西總督汪喬年軍潰于襄陽死之初秦中精銳盡沒于項城喬年集散亡復馬步三萬使賈人龍等分料之攻賊老營

于襄陽自成解圍來救人龍等不戰而走軍大潰喬年收步二千入城拒守賊盡銳攻五晝夜城陷喬年被執罵賊死惡語

生劉漢臣等助賊守則則獲二百人時左良玉藉口勦張獻忠不赴援帝方命孫傳庭救開封傳庭兼程馳赴會喬年敗走人龍

潰入關中帝即命傅履往代且密諭孫人龍傳庭至乃數其開城歸新蔡襄陽連長二督罪斬之而撫定其部曲

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遂下錦州松山圍久食盡督師范志完處城不能救吳三桂遣將卒尼

大軍復復敗走會松山副將夏承德遺子為質約已獻城

大軍如期攻之城遂拔巡撫邱民仰辭職自縊兵馬屢屢被殺等死之水曠與總兵祖大樂皆降寧遠關開卒盡長錦州城內糧亦盡

人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遂率所部以城降若山塔山皆下以編等帝諭諸逃將罪誅王樸錫吳三桂三族時諸

將多擁厚質賂權要故橫以外官復獲罪大辱命建州都城外死時民仰盡列將罪誅城已陷承疇降於山

三月魏時來龍 魏乘居位四年御史徐殿臣劾其雖妻素嚴城塔為好請醜遠昭乘捕欲辨御史劉之勳劾魏復論之遂引

疾歸

夏四月謝陞罷 初我

太宗文皇帝屢遣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國內困敝亦請主和以紓患密遣職方郎中馬紹愉等持書乞和我

太宗文皇帝宴於有加禮仍授以書令還報遣人送至連山而還其事甚密一日新甲私告海寧龍宗龍以語謝陞陞後見疆事大壞于

帝前遂宗龍之言帝怒陞進回偏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已而言官謁陞陞言上意主和于是言官文章劾陞帝怒其洩漏刑

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罪以爲國報付之抄抄于足官歸罪陞陞新甲帝怒其洩漏刑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罪以爲國報付之抄抄于足官歸罪陞陞新甲帝怒其洩漏刑

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罪以爲國報付之抄抄于足官歸罪陞陞新甲帝怒其洩漏刑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罪以爲國報付之抄抄于足官歸罪陞陞新甲帝怒其洩漏刑

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罪以爲國報付之抄抄于足官歸罪陞陞新甲帝怒其洩漏刑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罪以爲國報付之抄抄于足官歸罪陞陞新甲帝怒其洩漏刑

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罪以爲國報付之抄抄于足官歸罪陞陞新甲帝怒其洩漏刑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罪以爲國報付之抄抄于足官歸罪陞陞新甲帝怒其洩漏刑

此均送給下

五月以鄭三復為吏部尚書

周延儒皇帝以老成名德不可輕棄請召三復復故官會吏部尚書李日宣許以會推開

臣得罪日宣等列朝諸臣皆名以上帝命再推復上房可杜等三人大臣不獲復者為清言入內者深感之特御中在門

郵華張國維徐石麟字及等復一官布滿九列中外翕然稱延儒為賢

張獻忠陷廬州起而士英人魏寶鳳軍務 初汴圍急督師丁啟睿及左良玉往援獻忠東開陷亳州入英霍至是復糾別

六月賀逢聖張四知龍以將德環黃景昉吳特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領機務 先是李日宣難被獲德環某防銜三人

秋七月左良玉兵潰于朱仙鎮諸鎮皆潰 開封圍急帝命良玉赴援煇文岳會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及良玉四鎮兵次朱仙

鎮良玉見賊威一之援營走襄陽諸軍皆潰

九月李自成決汝河灌開封城陷 高名術謀決朱家寨口在開封府城西北十里汝河灌賊賊偵知之遂移營高阜亦驅難民數萬決河河水

自北門入貫東南河出奔聲如雷城中百萬戶皆蕩盡得脫者惟周王如世子及撫按以下不及二萬人賊亦潰沒萬餘乃拔營

去時孫傳庭方治關中帝以關封急屢起之出關傳庭言秦兵弱募不堪用不聽不得已抵關而開封既陷急攻賊于南陽賊之

追奔三十里至封縣三塚頭賊棄甲仗軍前于道官軍趨利遂為所東大清僉人走入關以饋賊且饋賊如故賊入關後之轉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 時關內外並建二督又設二督于昌平保定又有寧遠永平順天保定密雲天津六巡撫軍邊

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棋布無地不防而事權及不一營報至急徵諸鎮入援而我

大清兵已克薊州分道南衛河間以南多失守至山東連下兗州等府凡攻克八十八城魯王以派王世勳自殺樂信陵侯東原安

邱等諸郡王皆死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五

明莊烈帝

二十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大將軍初自成善政汝才善戰兩人相須若左右手及是自成兵強士附有專制心願獨志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賀一龍宴縛之
展以平騎斬汝才于帳中悉并其眾于是謀以判襄為根本改襄陽曰襄京倚襄王宮殿居之僧號新順王又以牛金星言初
設官對名號置五營二十二將上將左輔右弼六政府兩都督中要地設防禦使府曰尹州曰牧驛曰令榮王由構等俱封
伯官更降者盡授爵職自成每臨城邑令軍士呼曰將軍自成與吳三桂等用甲申厚失職不能入一兵陣馬三四匹到以
賊賊抱而解脫凡呼風而捲地賊賊列為三萬名三城城前者及二日賊之戰久不勝馬兵得賊賊官軍少卒吳三桂等
賊賊兵而解脫凡呼風而捲地賊賊列為三萬名三城城前者及二日賊之戰久不勝馬兵得賊賊官軍少卒吳三桂等
賊賊兵而解脫凡呼風而捲地賊賊列為三萬名三城城前者及二日賊之戰久不勝馬兵得賊賊官軍少卒吳三桂等

二月乙丑朔日食

夏四月我

大清兵北還周廷儒自請督師許之時

大清兵自山東還至近畿帝憂甚大學士吳姓方奉命辦法廷儒度不得已遂自請視師帝大喜獎以名虎襲度賜章服白金文

綉上駟給金帛賞軍廷儒駐通州不敢戰惟與魯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及

大清兵至懷柔趙光抃字清合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擊于螺山在懷柔皆潰總兵張登科和應薦敗沒廷儒憤

大清兵已還乃言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遂歸京師

五月以魏藻德州人通為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稱機務 藻德時官保模範嚴長子辨說應對拔給先是都城戒嚴疏陳兵

事又名對稱有帝意其有抱負遂擬至政府去釋禍甫四年也既入閣一無建白但倡謀令百官捐助而已

吳姓罷 初帝以襄陽荊州承天遠陷召對廷臣隕涕謂姓曰卿向歷嚴疆可往督湖廣師姓請得精兵三萬自金陵趨武昌扼賊

南下帝以所需兵多猝難得集南京隔遠不必退守姓奏言左良玉跋扈甚前督師楊嗣昌九檄徵兵一旅不發臣不如嗣昌而

良玉踞江漢基于襄時臣節制不行後損威重南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宜策顧非退守也帝乃令兵部速議發兵尚書

張國維請以總兵唐通馬料及京營兵一萬畀姓又言此兵方北征候撤備後始可調帝命始倅之姓屢請帝曰徐之撤備則

兵厚集卿獨往何益踰月周廷儒出督師朝受命夕啟行將德璋等讓姓畏賦邊回而兵部所撥唐通兵陳演又以關口不可無

備請留之姓不得已以五月辭朝先一日帝猶命宦官賜銀牌給賞越宿忽下詔責其違道命執行入直姓惶恐引罪遂許致仕

既行陳演等獲構之微至議罪遣戍金甯

周廷儒罷 廷儒自通州回帝大加獎勞居數日嘗錦衣衛事略養性盡發所判軍中事務及是廷儒所處皆從與中官大

怒廷儒掌故推委下廷臣察議廷儒席卷待罪請成遂帝猶降溫旨許馳驛歸相之口以天下觀先生因紙及許開國廷

莊烈帝

甲崇禎十七年三月庚戌朔五日癸丑王由戎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五月庚戌朔五日癸丑王由戎

順治九年五月庚戌朔五日癸丑王由戎

順治九年五月庚戌朔五日癸丑王由戎

順治九年五月庚戌朔五日癸丑王由戎

順治九年五月庚戌朔五日癸丑王由戎

春正月朔辛酉自成甯院于西安 自成甯稱王改國號順政元永昌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號並以李繼遷為太祖設天佑殿大學

士以牛金星為之增置六政府尚書設弘文館以下等官復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劉宗敏以下九人伯劉體純以下七十二人子

者都司史也長不滿三尺素懷義憤伺自成出衆醉直至其前執手罵曰若一宵賊細民今委據王府借稱偽號逆天背理吾見

汝屍之萬段也自成大怒立斫殺之

李建泰自請督師勦賊許之 帝聞自成僭號大怒占廷臣集議欲親征次戰建泰曲沃富于皆請以私財餉軍李師西討帝曰

卿若行朕當做古推戴禮逆賜建泰赦罪正陽門樓親設射禮禮設射不納建泰以軍輔督師兵食並絀所擄止五百人甫出

都聞曲沃已破驚悸稱病日行三十里至定興吏民間城不納建泰以破之管其長史抵保定賊鋒已逼知府何復特親視同知

邵宗元解州人方致中建泰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許建泰以尚方劍恐之或曰金御史鏡湖人監軍孟推出現信乃納之遂

北城中

以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耶喻宜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李建泰既出督師景文遂與喻同入閣輔政帝謂景文曰

朕知卿久今急而用卿懼晚卿尚勉之景文請釋職 帝張國維郭景昌等帝立役其言李自成漸逼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

景文言國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帝是其言

張獻忠入四川 獻忠自荆州趨蜀陽慶州石柱土官秦良玉馳援兵寒敵歸 先是秦良玉自夔州取歸德鎮其眾曰吾見孫二

士奇轉輸人已謝事杜重慶或勸之去士奇不可與副使陳練知府王行儉許順人知縣王錫鼎等竭力拒守賊穴地轟城遂

至是賊乃引兵入川 時四川巡撫陳

士奇轉輸人已謝事杜重慶或勸之去士奇不可與副使陳練知府王行儉許順人知縣王錫鼎等竭力拒守賊穴地轟城遂

至是賊乃引兵入川 時四川巡撫陳

其父襄令作書召之三桂欲降至深州聞愛姬陳元被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裝破賊斬自成怒親詣賊于萬餘拔吳襄

千軍東攻山海關以劉將役一片石石欄銘於北平府越關外三桂懼乞降于我

大清求共討賊時親兵屠親王師次薊後得三桂書即遣使報之大器言關明在機中誠于誠不勝受其成平仁義之師况非賊

大軍迎擊之敵將唐通十一片石至山海關三桂開關出迎我

大清令三桂兵繫白布為識使之先驅遂入關時賊眾皆多磨戰陣殊割得陣于關內自北山互海

大軍有陣不能橫及海岸乃令軍士燒次布列對賊陣尾伺其疲果奮擊之且戒勿越伍躁進違節制陣既列三桂居右翼之末先

悉其眾搏戰賊力闕關復合戰良久

大軍從三桂陣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騰飛天而墜天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雹自成方登高岡觀戰知為

大清兵急策馬下岡走賊跟大清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僅免過野溝水盡亦自成奔永平

大軍迫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吳襄走還京師說古方起諸君宜早出相見門生機多變矣乃悉路所積索金及宮中

幣載器血鑄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標車載歸西安二十九日帝親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為帝后立妻高氏為皇后自成

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禮是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詔旦拔太子二王西走而使偽將軍左光先谷可成為後衛

五月

大軍定京師 自成既西奔我

大軍所望諭以定亂安民共享太平之意百姓實歷山谷者悉遷鄉里迎降恐後遂整兵入京城故明諸臣迎于五里外下令安輯

百姓民間安堵如故命以禮改葬崇禎帝后建碑享殿庶恣如典制並益帝妃素氏兩公主及熹宗后張氏神宗妃劉氏皆如禮

令臣民服喪三日奉議加謚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明史贊曰帝承神皇之業繼統有為而無功雖曰降天天下望望帝于棺中夫大器言關明在機中誠于誠不勝受其成平仁義之師况非賊

明史贊曰帝承神皇之業繼統有為而無功雖曰降天天下望望帝于棺中夫大器言關明在機中誠于誠不勝受其成平仁義之師况非賊

明兵部尚書史可法守奉福王由松山移駐黃河王監國于南京 北都既陷莊烈帝殉社稷四月己巳報至南

京人心復服時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在浦口諸大臣欲立君而福王由松山移駐黃河王監國于南京

明史贊曰帝承神皇之業繼統有為而無功雖曰降天天下望望帝于棺中夫大器言關明在機中誠于誠不勝受其成平仁義之師况非賊

明分淮揚風塵為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領之

時議分江北為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

徐州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岡一路仍舊得功靖南侯封

保與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唐昌伯時得功澤清餘爭欲駐揚州保先至圍欲入城揚州民畏保不納保攻城急日掠村廬婦女

民益恐之知府馬鳴騷某推官湯來質山堂堅守月餘賊圍城中無儲備資以大夫保保或為賊兵五里外城

人斃絕元無儲備連日保知不可攻意稍息而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

命力詣保保索彈可法夜掘坎十百理暴數且日恐可法帳中詞色俱發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編牌以溫語保大喜過望然

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已甲士防衛又徹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為其疏屯其東于瓜洲傑又大喜可法乃闕府揚州職方主事

王堂請開四鎮且發黃金錫高傑分領江浦淮乃流江浦臨淮營共營

明進討左良玉為平南侯 先是社烈帝討劉良玉南伯許功成世守武昌命給事中左懋第召隨人使直督戰賊良玉乃條

日月進兵狀以聞疏入未奉旨而京師臨福王立岳至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請進無何騰蛟性剛人急詣良玉所爭之而良玉

已從正紀良玉所盧鼎言開請如禮諸將南洶洶欲引兵東下良玉痛哭不許盡出所藏金銀絲物散之諸將曰賜也受國厚恩禍

變至此皆先帝良玉何心獨有之乎乎是諸將嗾然皆哭刺將馬士秀奮曰有不辰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臣艦置賊斷江

東乃定會王命進良玉為侯廢一子錦衣十戶以上流之事專安良玉刺書到楚而良質亦至時李自成賊于關門良玉得以

四鎮中惟高傑
功為最著
賊之謀害
而始時方足
視高傑分鎮和
行司職以定
可法為其素心
而王當求此變
色于有時一
量是計費亦其
為要之新異
時三項估悉既
命將無狀
與不惟不知感
現定而明季
習之而固得
其末流者不
當生去時用博
習人強固
公一夫無足
可大言也憤之
門唐治學

其關稍復楚西境之荆州德安承天而騰蛟及總督來應成舒祥通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為屏蔽良玉兵八十八萬

明分置應天蘇松巡撫 以左懋第為應天母應巡撫祁彪佳山陰人為蘇松巡撫時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役賊者奸民和之少唐

事項埋沒大理寺正欽位坤通政司來議宋學顯人禮部員外郎湯有慶人之家皆被焚劫常熱又焚給事中時敏家彪佳

請議從逆諸巨罪而治焚掠之徒以加等役之時高傑駐州賊危者赴州請往至五湖風大作船覆船傾者亦多彪佳

明以竹城伯趙之龍鉢世祖賜督京營戎政 沐陽且圍練鄉兵搗以牛酒得雨淮閩勁卒數萬至是河南副使呂爾周人為賊帥度使進德注上進士武傑注為賊防寨

使招撫徐渾而戰所遺偽制將軍董學禮等據宿遷振飛擊擒河周倅李學禮注等注十餘人注三次乃解之會馬士

兵於用所親田仰儀人為淮揚巡撫乃罷振飛孫亦遠母喪無家可歸遂流寓蘇州注王用注力自舉與去王注

士與新御史文山山東內對李鴻章先召派中取備自備數道其
士與新御史文山山東內對李鴻章先召派中取備自備數道其
大清王使亦不能往但道風河上而已

六月明遣上崇禎帝后臨統 命誼崇禎帝曰烈皇帝廟號思宗上疏劾士英言其極兵入朝觀留政地翻先皇于定逆案欲購阮大

貴妃曰李寧太后考福恭王曰恭皇帝 貴妃曰李寧太后考福恭王曰恭皇帝 貴妃曰李寧太后考福恭王曰恭皇帝 貴妃曰李寧太后考福恭王曰恭皇帝

明台阮大誠陸見 大誠名掛逆案失職入廢柴棧末以避流賊居南京順格納道侯為談兵說劍觀以還才白無錫顧吳錫楊
延樞等皆復社中名士方原講南京惡大誠甚作留都防札獨逐之大誠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高士英深相結福王既立士英東

初大誠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羅及北都阮怡中官悉南奔大誠因贊周通結之為舉卷言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
者以贊傾史可法守舉卷吏極口稱大誠才士英亦言大誠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為白其附瑞督導無實跡遂命大誠乘

陸見大誠乃上守江乘陳三妻兩合十四陳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欲極慎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為大逆于是大學士
姜曰廣侍郎呂大器像遠侯常廷齡十一姓等並言大誠逆案巨魁不可台給事中羅萬象應天府丞郭維經等

大理寺丞唐兆恒等亦各言逆案不可翻 大理寺丞唐兆恒等亦各言逆案不可翻 大理寺丞唐兆恒等亦各言逆案不可翻 大理寺丞唐兆恒等亦各言逆案不可翻

明史部尚書張慎言罷 時大起廢舊慎言為前大學士吳姓前尚書都三俊王命台姓陸見一日朝罷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
之龍羣詭于廷指慎言及姓為奸邪叱咤像殿陛給事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異在姓素有清望安得指為奸邪孔昭等伏地

痛哭詞慎言兼用文臣不及武臣罵不已孔昭等欲手刃慎言韓贊周呵之乃止既退又疏劾慎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
迎立時阻難懷二心乞嚴姓陸見命且議慎言欺欺取罪慎言疏辨因乞休時兩解之

明總兵劉澤清入朝于南京吏部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諸臣議撤立時大器主錢謙益雷縉祚言欲立潯王稱其及馬士英等推
戴福王因遣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其誠絕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極兵入朝觀留政地翻先皇于定逆案欲購阮大

江左海島下海
夫特不可與於
南定安之為
清定安時有寇
賊劫掠海人方
足船運送海是
以警備而
若瑞王志當既
不知以應至日
斯又分與止人
加制軍法皆
等德軍度不
律仰且至相繼
史可法之忠貞
不能消其賊是
况萬士英之封
定軍其文曰
深而海香其使

曹錕得直北而
斥古英雖不得
為政言亦足繼
老行之極端至
進位未始在
殿之明可算視
回第一無如士
英等事士英
不能動事如
心者人樂其
表其及好運使
被其及好運使
此曹錕此官

中樞其子以銅吳為都督女弟夫木履行陣投總戎胡桓越其杰田仰楊文曉等隨先朝罪人盡登職仕亂名器夫吳姓鄭三
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諒直終為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賊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惡終為社稷無窮之禍至是澤
清入朝疏糾大器續作偽其圖而為逆業欲使人得邪之歸使張徐振等皆武臣各分地職入不以上例治其用置
政補其吳已為端方如紀綱盡裂而澤清所言尤壯特權士之精神振肅故事雖以五月故元及清海故幅員定案物辦職
又清舉選任不得等兵運備清法司屬職政更與後論及其子方此時官商處之及是入朝強何士英給力如大器等保方
朝字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之內開明無他士英欲未已今天常少卿李幼勳之遂削大器藉復命法司連治之
尋以蜀地盡失無可蹤跡而止大器既去治得延推左副御史理直並立以

明鎮江軍亂 時史可法部將于水燮等四人駐京口浙江大衛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兵四千戍其地之全御軍嚴四將兵濬積
引傷民浙兵縛而投之江遠有隙已而守備李大開統浙兵所鎮兵馬鎮兵與相擊浙兵清射殺大開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
人會巡撫祁彪佳至水燮等追去彪佳勸治四將罪職師被難家民大悅兵部中報計海北台途中上言極自外備未加新
即被古舊法例再當在大河以北則以此北征一省此和令使際運糧餉之說不一雖少生六十萬餘人不能供

明馬士英之罷慰留之 士英當國吳東林倚左良玉為難漫語修好而陰忌之良玉不自安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
史黃澍入有陰伺朝廷勸辭對拔良玉勢當隱見面數士英行會不法且言嘗交張獻忠偽官周文江人重賄為題校稟料
畢當斬志孔亦論士英周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薛督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劾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
大號呼督周即執志孔候命時有內諭督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伴引疾請罷而略福邸舊畝田成張敬中等泣懇曰上非馬
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上者明日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未

幾復以化事奉澍當 故部督督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伴引疾請罷而略福邸舊畝田成張敬中等泣懇曰上非馬
澍良玉留澍不遣 良玉令部將集澍於下南京東門外 士英不得已乃克還澍遂良玉軍中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

明封福府十戶常應侯為襄衝伯 應侯本華工福王值寇出亡時應侯嘗負行以兒于難王初立即授左都督至是封襄衝伯
世襲太監督周靈九德及福府內臣屈尚忠田成張敬中等亦以朔數功各膺其第性有差

明命魯王以海魯王王居處州 時山東環破以海棄藩南奔泊舟京口命暫駐處州 明年南京兵部尚書張國維等道以
大兵先期以海遁入海國維自體知成事非海歸國則事不成海歸國則事不成海歸國則事不成海歸國則事不成海歸國則事不成

治十一年 奉 禮字式前會籍人牌與牌字本報編海人張寶堂守武寧如江津舟人鄭 成功之亂子金門城內見前漢志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東海海中甲有三港定寬三百里為閩粵門戶今及南澳鎮鎮兵駐此

秋七月明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求成于我

明命魯王以海魯王王居處州 時山東環破以海棄藩南奔泊舟京口命暫駐處州 明年南京兵部尚書張國維等道以
大兵先期以海遁入海國維自體知成事非海歸國則事不成海歸國則事不成海歸國則事不成海歸國則事不成海歸國則事不成

大清 裁

大清兵連年自成河北郡縣亦屬歸附時議遣使通好而羅其人恐第母陳段千燕故因是返羅其積行乃拜恐第兵部右侍郎

兼右會都御史與左都督陳洪純文僕少卿為結納附而令恐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羅其務馬結納者故兵部郎官兄字為陳
新甲通使稱兄新甲既誅結納以督戰致頗為累功罷友是結納已起官部中乃遣為少卿副恐第恐第請罷結納勿遣羅其
結納既誅而後臣一撤附山東漢區臣此光故塔不能兼理封疆且與前臣所始不實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臣命兩
結納部議止結納政遣原任的督王永吉情命仍遵前諭恐第稱行言臣此行死生未卜請以解綬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光
眷仇松為心腹高皇之刻刻恩威祖列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郵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
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東越其言時令齊白金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行命王永
吉時以永吉從新駐河上料理防守候北使回時又力言此道宜通關山以恐第等以十月朔至張家灣裁

大清令以百人從行入都館之鴻雁寺恐第請祭告諸陵及崇禎帝未許乃陳太宰故所哭而與之說以是月二十八日遣還出都
陳洪純于途次陳密啓請員往江南招請將劉澤清等降附而留恐第等勿遣于是自滑州追還羅其政館太醫院而縱洪純南
歸至明年五月內與恐第等之權受其

李自成進歸西安 初自成西走定州裁
大清兵進敗之斬賊黨谷可成自成西走定州裁
大兵復擊之賊不能支斬却自成中流矢劉善西輸故舖入山西會

大兵東返自成乃得械合潰散走平陽以說殺其黨李巖大兵東返自成乃得械合潰散走平陽以說殺其黨李巖
賊先逃遲遲保重張獻忠以兵拒之乃遁自成既敗賊先逃遲遲保重張獻忠以兵拒之乃遁自成既敗賊先逃遲遲保重張獻忠以兵拒之乃遁

明以張有承心為戶部尚書 內批特用戶部侍郎張有承為尚書高弘圖封還力諫不聽益有承素高士吳啟借以開
傳聲傳門為阮大誠地也

明釋高增葉宗為庶人 前唐王李桂等三百餘人俱釋為庶人禮臣請復李桂王爵不許乃命使居廣西平樂府

明釋高增葉宗為庶人 前唐王李桂等三百餘人俱釋為庶人禮臣請復李桂王爵不許乃命使居廣西平樂府

明釋高增葉宗為庶人 前唐王李桂等三百餘人俱釋為庶人禮臣請復李桂王爵不許乃命使居廣西平樂府

明釋高增葉宗為庶人 前唐王李桂等三百餘人俱釋為庶人禮臣請復李桂王爵不許乃命使居廣西平樂府

明釋高增葉宗為庶人 前唐王李桂等三百餘人俱釋為庶人禮臣請復李桂王爵不許乃命使居廣西平樂府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初城都聞賊急... 八月明設... 衛之有乃... 依獻忠... 漢劉之... 總兵劉... 應以... 城... 十... 文... 大... 明... 監... 安... 一...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明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宗周初開台命以大仇未報不敷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會計收復仇無以表陛下

渡江之心非殺賊法策饒伍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因進四策一曰痛懲一曰重賞一曰嚴法一曰清議

遂疏疏劾士英大罪古語下嚴法重賞一曰痛懲一曰重賞一曰嚴法一曰清議

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鑣遂劾宗

周黨務移蹕鳳陽高橋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條目夜謀所以殺宗周不得

乃遣客十輩往刺之宗周時在丹陽於日危坐其室有客遺京口軍札辭其士英以統顯言為信亦震怒于澤清疏劾宗周陰

掩叛復欲殺臣等激變士心劉良佐亦言宗周力持三寨為門戶主盟倡孫觀征圍鬼窟之自為唇守疏水下澤清復單一疏著

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久險結死黨迫迫來與如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關立春秋討賊之義疏

入舉國大駭傳諭和衷集事

十八日至南京會說大誠進用宗周復請告王許其乘傳歸里將行疏陳五事

明史可法道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

之因言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誓舍身再興無議論合治兵治餉無人才優音哀谷而不能行至是司法議分佈諸

將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鎮揚州王之綱鎮河南李夙胡茂棟鎮高傑麾下為前鋒而令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棟

風駐龍窩以防河用張天祿為關樞前鋒駐瓜洲高傑故跋意可法日以君臣大表曉示之傑感其忠奉約束可法因與謀恢復

議調黃得功劉澤清二鎮赴邱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關歸且賊宛洛刑襄以為根本傑遂其疏上之且曰得功與臣介前事

臣知報者當心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效為傑後勁而澤清尤狡橫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廬州以防桐

院調劉良佐赴邱徐復黃汝與陳相聲援傑遂即兵移鎮徐州以左中允衛允文辭謝

明建前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下獄

既大誠既得志專務報復既排去劉宗周等于是盡召逆黨楊維垣夏廷鑑等十餘人

及所善蔡真陳應世濟人等布列要路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者光平之弟故與大誠世仇又嘗首切士

英大誠益恨刺骨光先在浙嘗平許都亂

明史可法道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

明史可法道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

黨復版大賊固坐以激變遂下獄蘇松巡撫祁彪佳上疏救士英大賊並復彪佳張孫振論其奸貪彪佳遂移疾去

明史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初入朝上疏陳七事請嚴懲貪吏以肅名實納之特賞考選石麒與都御史劉宗周失公甄

別擬莊元辰傅壽等十三人為科道馬士英阮其私人更易治平御史黃耳禹水給事中陸朗心元有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

朗瞻卷人內傳留用耳禹亦復言石麒後其罪明悉疏抵石麒耳禹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狂狡陳新甲石麒疏稱求去益力

士英擬嚴旨不許令馳驛歸石麒方請令歸國事遂不許石英欲交與御史劉宗周石麒亦疏請

冬十月明以前兵部尚書張燾彥經督北直山西河南軍務 時馬士英掌中樞絕不銳屬張燾日以鑰正人引光黨為務初舉朝

以逆黨攻阮大誠大誠憤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頗多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黨每作順黨相對以卒自成僞說曰順也

士英因疏辨光時辛卯賊陳名夏陳周建綱等以諸人皆附東林故重劫之其他大儉降賊者反不之及稱入輔復其

官燾彥以本兵首先開門從賊自成敗走燾彥歸河內至是自言其義勇衛官校復列城士英主之即授原官燾彥軍務許

使宜行事給事中李維翰言燾彥失職才新莫增逆賊入宮青衣倭意賊敗寬歸安能復收河非魏督何官顧與賊臣士英

等勿恤也時北都解州賊臣士英以賊再遣史可法言北都之變臣子當當有罪若在北都者則臣子當當有罪若在北都者則臣子當當有罪

明大學士高弘圖罷 初阮大誠入見以弘圖不附東林引為証弘圖請力言逆某不可罷大誠及馬士英並怒弘圖乞休請去還

日召故人也死而哭之曰公哭東林本東林也非也東林林林非也非也弘圖因怒弘圖乞休請去還

我

明大九都當法 時高燾彥自稱 大九都當法 時高燾彥自稱 大九都當法 時高燾彥自稱

大清兵西討李自成分兵下江南

先是我唐親王多爾袞命向來討將林煥舉將陳恭春等齎書致史可法

自五入關時誠請與人士相推舉介乎清強者比其手執平安表與陳恭春等齎書致史可法

自成既死其子嗣不共天降之禍有遺一失平西王吳三桂今日在東渠陳恭春等齎書致史可法

可軍以下之賊勢不加心賊勢不加心賊勢不加心賊勢不加心賊勢不加心賊勢不加心賊勢不加心

國家之禍定無難乃得之子嗣不共天降之禍有遺一失平西王吳三桂今日在東渠陳恭春等齎書致史可法

國家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國家之法以清海河聖神沖大天不降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德之勢也

核定我

大清乃命英親王阿海格為靖遠大將軍帥師西討李自成據親王少鐸為定國大將軍帥師下江南

明定鎮鎮兵額 江北督撫四鎮鎮兵三萬楚鎮鎮兵一萬京營鎮兵一萬五千時九江總督朱繼成為馬士英等所忌因汰其軍

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成卒之不聽繼成又請遣所轄九江會營鎮士勇數萬歸木士英討其能繼成歸之復得士勇四萬如

賊無降早由受清使而由是南京諸將益懼及五月清使歸 朱士英果歸人

十一月明風陽被災 松柏皆枯

張獻忠僭號于成都 獻忠既得全蜀遂僭號大西國王偽稱大順元年修蜀王府居之設丞相尚書五軍都督府等官

左右山樞王國勳江蘇鎮總兵陳永福等皆子孫可受父能守則文勇子定國等皆法將軍張氏勇鎮完克身以通判

人 遺諸僑將分屬各府州縣 總督劉士傑于十月半日盡驅之至蜀之名大順又別劉士傑人止收其法而見其諸將卒

以殺人多少叙功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會諸郡兵兵五起獻忠憤怒誅殺益毒川中人跡殆絕列城內至雜樹成拱云獻忠

大清兵至蜀 蜀中地勢險峻 蜀中地勢險峻 蜀中地勢險峻 蜀中地勢險峻 蜀中地勢險峻 蜀中地勢險峻 蜀中地勢險峻

明史可法帥師進次清江浦 可法聞李自成敗還陝西決策北行高傑既赴徐州可法遂帥師進次清江浦連官屯開封為

畧中原計時諸將各分汛地擇便利者自王家營北清河浦而北至宿遷最衝要諸鎮不敢任可法自任之令幕下文武

綠河南岸河浦以東東萊浦浦上城汛所將戰船大憲官安撫等鎮之是時上之有志在遠而可法自任之令幕下文武

周及關伏將帥之謀不周遂致有變先王之誓重鎮計惟臣等迎贊時陛下言及先帝對泣下沾襟臣等死守此

后上置臣等皆首領少時古木無存于城下臣等死守此城今古木無存于城下臣等死守此城今古木無存于城下

即備亦未可保也今宜速設計賊之計大順臣等死守此城今古木無存于城下臣等死守此城今古木無存于城下

免禍不同途臣等死守此城今古木無存于城下臣等死守此城今古木無存于城下臣等死守此城今古木無存于城下

請斷不克之工可已之聖一切軍器朝夕之備行在志之遠近臣等死守此城今古木無存于城下臣等死守此城

心可斷天意可回向矣不有時臣等死守此城今古木無存于城下臣等死守此城今古木無存于城下臣等死守此城

大清兵入宿遷 我

大清兵風海州遂取宿遷史可法舟次瀋陽聞報遣總兵劉肇基往援復其城越數日 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登基援之軍城尚相持半月而解復分兵拔檣樓濬浦等縣皆降

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登基援之軍城尚相持半月而解復分兵拔檣樓濬浦等縣皆降 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登基援之軍城尚相持半月而解復分兵拔檣樓濬浦等縣皆降

兵馬司職越四日復違等差獲虎頭于午門外皆具服亦下刑部獄時都下士民皆以太子為真眾論藉藉士英等朋奸專上

減絕倫理善得功即抗疏爭之疏言東宮未以親王視太子即上子未始有無謂明混臣等因是命三法司覆訊王之明

等遂令殿得功原疏以絕奸謀左良玉亦疏請保金東宮且斥士英等為奸臣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暑節論之而已

明河南婦人有自稱王妃者下獄治之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潘邱王妃劉良佐信之遇撫趙其杰具儀從送京以為假冒下

童氏歸木衛獄以前巡按御史陳潛夫嘗于這次稱臣朝謁亦逮治之中外譁然良佐因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與論懇求由

全兩朝奏倫母貽天下口實命將獄詞刊布以息羣疑

大清兵定河南 我

大軍既定關陝復移師下江南出虎牢關口分兵自龍門關及南陽三路圍趙歸德克郟城上蔡諸縣所過城邑皆望風款附連進

鳳陽德安按御史凌朝及其俊子潤生死之南陽副將李好降河南亦定

明左良玉舉兵反 良玉既與馬士英有隙結詞煽動諸將王黃澍屢其軍中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為請良玉躊躇

弗應會王之明事起良玉爭不穩心甚不平澍欲借此激眾以報已怨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亦以士英其鉤益大感

反意遂決乃傳檄遠近以討士英為名復上疏請誅之疏言自先帝之喪士英糾眾擅權事事無不逆先帝于喪士英首飾之

我陛下即血之初恭維明仁士英可計臣等之憂也夫先帝之喪士英糾眾擅權事事無不逆先帝于喪士英首飾之

一物打盡令天下士民莫足解體目今聖太子至彼彼分賜士英一手提夜謀殺之智臣等是以十

萬大獄以謝先朝乞立碑布帛惟首行惟 疏上遂引兵而來自漢口進新州列舟三百餘里士英大懼急命阮大鍼劉孔昭率

兵會黃得功趨上江堵禦乘艦成請救太子以遏止之不聽良玉之強為進言何處險阻不可到盡殺城中人期之國賊

夏四月明周鍾光時亨伏謀遂殺前禮部郎中周鍾山東按察司會事雷縉祚 先是馬士英以鍾縉祚嘗主立唐王議指為妾曰

廣私黨令朱統勳劾奏逮治及周鍾光時亨下獄士英復言二人罪應誅而請以鍾從坐阮大鍼亦與縉有夙憾于是御史

羅萬壽汪鳳王煊等連疏劾縉祚至比縉祚為成濬請並正西市至是左良玉稱兵人情洶洶而良玉檄中復斥其構陷縉

縉祚狀士英等益怒因謂縉實白良玉兵連戰鐘及時亨而賜縉縉祚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因良玉兵東下故大鍼軍

急殺之 明微劉良佐等將兵入援 左兵將至馬士英急調良佐等八衛劉澤清亦以勤王為名大揮而東時史可法以

大兵將及淮南連疏告時亨討虜臣大理少卿姚思孝等 御史喬可聘等咸友讎通請毋撤江北兵並守淮揚士英屬聲

叱曰若輩東林隨指口防江欲縱左進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欵左進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開死斗力非思本等謀道揚德

益弱 明左良玉死九江 良玉至九江遣家繼成入舟中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因袖出密諭選諸將盟繼成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

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色變乃改檄為疏駐軍候音繼成歸方謀拒守而部將都效忠摩約良玉兵入城殺掠戰火殘其城

而去良玉已疾篤夜望城中火光太息曰吾負福侯職職嘔血數升遂死其子華庚秘不發喪諸將共推為帥留七日而東兵勢

尚盛自彭澤以下皆陷黃得功方駐軍荻港馳驅進拒等庚子銅破之稱其圍阮大誠等日虛張捷音以冀得賞得功尋復

敗其眾千級于磯乃封得功靖國公命於家太平一意解職良玉既死其子華庚亦死

大清兵克泗州

大軍自歸德起行碩州太和悉下兵未至泗州二十里遣將先奪泗北淮河橋守將艾倫適走我

大兵遂夜渡淮翌日進五十餘里不反

我

大清兵揚州明督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

大兵日南下將移軍泗州防護糧輜重已發而左良玉稱兵召之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黃得功已破良玉軍可法等天長檄諸

將款貯貽俄報貯貽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敗段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詔傳許定國兵將至熾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散各鎮兵

無一三者獨總兵劉肇基自白洋河脫輒稱稱之

大清兵大至屯延竹園詔諭可法及衛允文等降不從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劉俊高岐風援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請文武分陣拒

守

大清兵進城下用巨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秦將擁可法出小東門既就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乃殺之河

魁

魁

明福王

壽州知縣周志吳人羅伏龍山吳道正從其運使楊振熙海縣王王志瑞等客處渭州人歸昭虎山等皆死之員

外郎何剛字德人忠吉士吳嗣謀德皆參司法軍事城破亦投井死其他諸生

應海州及婦女死節者不可勝記

大清兵渡江 我

五月我

大清兵渡江 我

大清兵臨江總兵鄭鴻遠鄒彰以水師守瓜洲副使傷文駝駐金山扼大江而守會王推文駝常鎮巡撫兼督沿海諸軍文駝乃還

駐京口合鴻遠等兵南岸與

大清兵隔江相持

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為獲勝也日暮捷已丑夜

大清兵來窺而海泊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擊之悉潰蘇松巡撫霍達伏及文駝俱走蘇州滿遠等縱兵大掠連運

關中

明福王出奔太平 京口敗軍奔還南京大宸福王荒宴至夜半跨馬自通濟門出走遂奔太平劉孔昭斬關通馬士英以賊兵自

衛拔福王母妃走浙江亂兵入獄擁王之明立之時普得功方收兵屯無湖福王潛入其營得功疑江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

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怠惰王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江曰願效死

大宸亦自

大兵在

大兵在

大清兵定南京

大軍營城北總督京營折城伯趙之龍奉表納款賊感自魏國公徐文爵遂移駐馬都尉高賢元納稅宗女靈壁陝陽國祚安遠侯

柳祥為等大臣自大學士王澤禮部尚書袁謙益等文武數百員并城內官民迎降高傑于元壽及廣昌伯劉之佐等亦于沿途

歸附得馬步兵二十萬

大兵遂入屯城中

我

大清兵至蕪湖明總兵田雄宦前切福王由松以降靖國公黃得功死之明亡 南京既定我

大清道官兵及降將劉良佐等襲太平福王登舟欲渡江走

大兵據江口截其去路黃得功以戰沒時傷臂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方督麾下八總兵結東前迎戰而良佐大呼岸上

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卒之氣矢至中其喉左偏得功知不可為擲刀拾所拔箭刺死自縊田雄遂

挾福王以降所屬總兵及部眾俱降我

大兵執福王至南京改南直隸為布政司以應天府為江寧府分領郡縣無不歸附江南悉定

王師遂進平浙江

卷之一百十七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

天順人定宅居字海中外咸歸正朔福王以故士餘除餘金故首及一歲表

皇朝初年大書提綱凡

大清兵克杭州故明唐王棄健明太祖八世孫唐桂王明齊福建時

大兵已定南京故明鎮江守將總兵官鄭鴻達等擁眾運閩沿道焚掠

大兵道徇常州蘇州皆下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七

明唐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見叔請常澤監國不受不數日
大兵至常澤從迎撫張來貞及陳洪範等計率眾開門迎降錢塘知縣顧咸建
字漢石聽安知縣唐自綠
諸郡悉望風納款故明左都御史劉宗周以與馬阮不合退居山陰聞杭州破即痛哭不食移居郭外有勅以文淵閣書賜宗周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諸郡悉望風納款故明左都御史劉宗周以與馬阮不合退居山陰聞杭州破即痛哭不食移居郭外有勅以文淵閣書賜宗周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宗周死後不食而死

與兵部尚書張國維等舉兵紹興給事中熊汝霖字通八九江兵備僉事孫嘉績字頌清等自餘姚應之國維自迪以海於
台州以海即日赴紹興用方連年從大學生入學謀稱為魯監國以國維為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上畫錢
塘而守以武英殿大學士為右都御史王督師江上武英殿大學士兵官方國安亦自金華至與王之爵國安判國公之仁武第伯鄭樹
域於松江要害聯合諸營為持久計仁等皆加封時之仁汝霖與台州三都司國維亦獲國維督軍餉不能糧兵部尚書張國維
封國維不致出

閏六月故明禮部尚書黃道周等以唐王聿鍵稱號於福州 鄭鴻逵等擁唐王聿鍵至閩道周與福建巡撫都御史張有堂字
江華南安伯鄭芝龍等奉聿鍵稱監國鴻逵請急正位不然無以厭眾心諸臣皆以監國名正侯出關建號未幾而擁立者繼推
戴功不數日即定謀稱號於福州改年隆武以福州為天興府即布政司署為行宮大赦遺芝龍鴻逵為侯鄭芝豹鄭彩為伯兵
事機宜悉之龍為政以天興建寧延平興化四府為上游汀洲邵武漳州泉州四府為下游各設撫按謀簡嚴守兵自仙霞關而
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兵十萬戰兵如之閩浙兩粵之餉不支其半乃請預備兩稅一年今棄下捐俸勸紳士輸助徵府銀
穀未解者官吏督迫閩里縣流鄭芝龍鄭芝豹等相繼起官今全允治兵官數十員提調無一不聽命於芝龍芝龍
望其弟聿鍵唐王聿鍵之子也唐王聿鍵之子也唐王聿鍵之子也唐王聿鍵之子也唐王聿鍵之子也唐王聿鍵之子也
特舉改者以記其諸臣仍舊所設原官仰見
大聖人勅中樞院通判鄭芝龍等所設原官仰見
唐王聿鍵以黃道周為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除投官有差 唐王聿鍵重道周學行禮敬備至時召何吾驄孫德瑛等未至

道周為首輔又以張肯堂為吏部尚書何楷為戶部尚書郭維熊字亦作江為吏部侍郎蘇觀生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觀生
二利相四方士令觀生領之至者多趨觀生聿鍵亦鄭芝龍鴻逵兄弟橫甚一日聿鍵賜宴芝龍以侯爵敬位道周上通與爭眾
眾而觀其事每相拜觀生來觀大學士參預機密鄭芝龍鴻逵兄弟橫甚一日聿鍵賜宴芝龍以侯爵敬位道周上通與爭眾
謀抑芝龍文武大不睦有議生上書說道周不可居相位聿鍵將鄭芝龍之龍兄弟病疾不出何楷言禮莫大於郊二勳臣不陪
祀無人臣禮聿鍵獎其風節命掌都察院事鴻逵居殿上楷呵止之兩人益怒楷知不為所容請告去芝龍道周遂截其一耳則芝龍
使部將楊聚為之也

秋七月我
大清兵定江西 先是
大兵至九江故明寧南侯左良玉子魯廣奉所部三十六營來降江西巡撫曠昭通素南昌光瑞州列城風奔潰故明益王由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七 明唐王
本明史卷六世宗 益在武昌與布政使夏萬亨字元副使王養正字望知府王域字元推官劉克浚字南昌推官史

大兵至嘉定岷曾乞師於志蔡志蔡遊擊蔡祥以七百人赴之戰敗而遁外據運絕城中矢石俱盡天雨城圯

大兵入甯等並死之甯州人張福年二十元氣死於城下大兵進取松江志蔡等敗于春申浦城遂被圍未幾而破志蔡等死於城下

大兵遂攻金山承祖與子世祿猶固守城破擊取踰時久子俱死承祖與子世祿俱死於城下

蔡襄亦就執至江陰城下令說城中人降蔡襄亦就執至江陰城下令說城中人降

大兵從祥符後入城眾奮勇投池并皆滿明遇用及中書舍人戚繼光皆舉家自焚戚繼光皆舉家自焚

唐王韋健以黃景時呂大器路振飛朱繼祚人曾樸於江人俱為大學士唐王韋健以黃景時呂大器路振飛朱繼祚人曾樸於江人俱為大學士

錮守陵中官處之振飛捕治其尤甚者以私錢助之而上疏乞斬寬罪宗方傳詩者健甚德之又稱揚福州即拜振飛左都御史

振飛赴召道拜天淵閣大學士至則大喜與宴款夜分徹酒送歸解玉帶賜之振飛赴召道拜天淵閣大學士至則大喜與宴款夜分徹酒送歸解玉帶賜之

龍芝龍欲次骨虎之韋健趨為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無何令掌吏部而授孫肯堂於都察院韋健所置閣臣至多前後幾三

十八然不令票旨皆韋健親為之十八然不令票旨皆韋健親為之

故明靖江王亨嘉故明靖江王亨嘉自稱監國唐王韋健執殺之亨嘉世封桂林聞南京破招集諸蠻起兵自稱監國謀傳訛召廣西

初式相議立桂王常瀛子安仁王及唐王韋健監國式招以為倫序不當立不奉表勸進至是為亨嘉所囚乃遣使質韋健因乞

之韋健封軒楚平粵伯留鎮兩廣之韋健封軒楚平粵伯留鎮兩廣

魯王以海運兵犯杭州敗還魯王以海運兵犯杭州敗還

魯王將方國安王之仁自富陽渡江犯杭州總督張存仁遣將督兵迎擊斬首四千級其餘眾尚據

富陽

明唐王

明唐王

明唐王

明唐王

明唐王

明唐王

明唐王

明唐王

明唐王

明唐王

明唐王

明唐王

明唐王

明唐王

明唐王

大兵進敗之於關頭連奔二十餘里新國女子士衍初為士英擒殘兵渡江欲謁晉王以海以海諸臣力拒之乃授方國安軍存復與國安聯兵謀窺杭州為

大兵所敗溺江死者無算士英國安乃聚眾江東樹山杭州朱橋范村等處所在肆掠

大兵進勦國安水軍數萬盡殲焉

九月我

大清兵入湖廣流賊李自成竄死其眾降於唐王聿健 初李自成既走陝西

大兵攻潼關偽伯馬世權迎戰敗元潼關破自成遂會西安由龍駒寨走武國入襄陽復走武國

大兵兩道追擒連賊之鄧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河九江窮追至賊去營大破之者八當是時左良玉東下武昌虞無人自成屯五十餘日眾高五十餘萬改江夏曰瑞符縣焉

大兵所迫部眾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寧蒲圻至通城置於九宮山是月自成留李過守寨而自率二十騎略食山中為村民所困

不能脫自縊死或曰村民方築壘自賊少爭前擊之入馬個陷死於山中賊既死自成即率其眾入山

先等斬自成於江夏及在軍中其將劉體仁郝操操等以眾無主謀歸故明湖廣總督何騰蛟守黃州率四五萬人入湘

陰長沙人不知其歸降也懼甚偽備沈沈操傳上城文詳騰蛟出迎騰蛟曰元於三死於賊一也何避焉

增兵十餘萬未幾自成兄子錦勳等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功復擁眾三十萬驟至澧州乞降故明湖南巡撫堵允錫

錦勳之屬或亦馳檄至允錫乃躬入其營開誠諭錦勳等皆頭躍拜謝

州者知錦勳生第一功在軍中錦勳等皆頭躍拜謝

錦勳自縊死自成先自成龍天下二十年隋帝都覆廟社其眾數十萬悉歸騰蛟一時詫異事而騰蛟上聿健疏但言元山已除稍

淺神人慎宜告謝郊廟羊不言己功聿健拜騰蛟來聞大學士承兵部尚書封定與伯仍督師騰蛟固辭封爵不允今規取江西

冬十月我

大清兵克蘄州 先聲震州聞南京破故明知府秦祖復及僚屬皆逃獲官溫瑛子石馬羅人嘆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擒其印

召士民慰諭之故明左僉都御史休官金聲烈集義勇保績溪黃山分兵抗六嶺瑛與相持角且轉餉給其軍前山東巡撫邱祖

召士民慰諭之故明左僉都御史休官金聲烈集義勇保績溪黃山分兵抗六嶺瑛與相持角且轉餉給其軍前山東巡撫邱祖

召士民慰諭之故明左僉都御史休官金聲烈集義勇保績溪黃山分兵抗六嶺瑛與相持角且轉餉給其軍前山東巡撫邱祖

召士民慰諭之故明左僉都御史休官金聲烈集義勇保績溪黃山分兵抗六嶺瑛與相持角且轉餉給其軍前山東巡撫邱祖

召士民慰諭之故明左僉都御史休官金聲烈集義勇保績溪黃山分兵抗六嶺瑛與相持角且轉餉給其軍前山東巡撫邱祖

召士民慰諭之故明左僉都御史休官金聲烈集義勇保績溪黃山分兵抗六嶺瑛與相持角且轉餉給其軍前山東巡撫邱祖

德字號人職方郎中尹氏與字子時監紀推官吳應其字允元等多聚兵應之聲乃遣使通表唐王聿鍵聿鍵授祭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諸道軍聲聲遣兵取桂德賓國諸縣會故御史黃封降於

大清軍

王師聞道聲破之執聲至江甯林語門入江天一字大石日子有老母不可死對曰天一從公起兵可不同公殉義子

大清兵拔其寨不降磔死以磔死先唐王聿鍵以諸生舉兵者有蘇國麻三衛沈善美等亦俱歿死

唐王聿鍵遣使於魯王以海魯王以海不受 唐王聿鍵使給事中劉中藻 領浙東時求富貴者爭欲應之魯王以海下令

將返台州蔡汝霖獨出板嚴拒不納張國馳疏上聿鍵言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諸臣所宜同心協力共圖國難

唐王聿鍵嘗次至福州 曹八遂啟願知書參劾臣奏事妃於屏後聽之共決進止聿鍵頗厭馬

我 大清兵攻吉安遠屯峽江 先是

大兵屯泰和故明副將徐必達戰敗楊廷麟乃大亨士於贛州城西與劉同升來虔復取吉安臨江唐王聿鍵命加廷麟兵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賜劍使宜從事是月

大兵進攻吉安必達迎戰大敗赴水死

大兵遠屯峽江

十二月唐王聿鍵自福州駐於建寧 時楊廷麟等請聿鍵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南浙中諸將請出衢州蘇觀生以事權悉為鄒氏所據請聿鍵出贛州聿鍵遣觀生先行赴贛州募兵以曾樞鄭芝龍留守福州司轉餉十二月聿鍵發福州駐建寧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餉十萬由海道至聿鍵擢來賀兵部侍郎然兵食遺之人心離散遂不能成軍也

唐王聿鍵督師大學士黃道周兵敗於婺源死之 道周遁至婺源

大清兵戰敗其將程嗣聖陳亡道周見執諸軍潰走

大兵追至開化總兵曾德黃光輝副將蔡琦龍陳際辰等俱死陳光輝諱時辰道周至江甯幽別室中從容著詩大數卷聞當

刑書絕命詞衣帶間遺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最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中書積慶平和蔡紹護龍溪人等

本傳 兵部主事趙士超順慶信通利毛玉潔六個人考毛玉潔遊擊朱家第等皆死之各自信死萬文英大兵所破

胡壽請及都司劉芳伯黃國治李朝宗寸王之編監監官李奇餘子知縣楊特勇兵部員外郎戴保信守備陸德燾

大奇羅官王象乾胡學朝徐維屏徐信同知胡嘉禧等俱死之考元性奔崇玉山衆衆數千人自縊已道化歸化縣兵

陳誠州李河考高誠州人陳文定初守河方歸治後子之誠守時河在河海難天河家說保族詳集註

酒乃許致仕久之考時唐王聿鍵又以大學士傅冠字天廣進賢人為督師辦湖東兵事濠溪告警冠不能救為給事中搗重熙所劾或又言其贊

大兵至冠死之考冠居門人秦某江字龍家守致仕以數有司不保得子

居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春正月唐王聿鍵遣將分道出兵不累行即芝龍知物論不平不出閩無以弭衆議乃請以如鴻遠為左先鋒出浙

江鄭彩為右先鋒出江西蔡瓊行推穀禮鴻遠出城馬蹶仆地各擁眾數千號數萬既出閩託候餉仍駐不行考上書王

四將賊入聿鍵徵徒孔並不應彩行百里而還稱餉缺留如故考陳誠州人陳文定初守河方歸治後子之誠守時河在河海難天河家說保族

知命將謀成以告芝龍芝龍曰則人寸草必過我門我且命休州賴以武官成賊謀至當不死聿鍵移駐以所斬芝龍

二月唐王聿鍵移駐延平 聿鍵決意出汀州入贛與湖內為聲援鄭芝龍不欲聿鍵行令軍民數萬人遮道呼號權聿鍵不得行

逆駐延平吏部司務王志和等考芝龍人顧陳時政闕失凡數千言聿鍵命刊賜文武諸臣且召士和入對嘉獎備至權兵部主事未

一月權延平知府聿鍵以事假建陽知縣地歸即武知府吳廷燁等考芝龍人情誠懇應任兵部中五期昇

知事未成設通城王考知事未不可謂本號乃止

三月唐王聿鍵遣使勞普王考於紹興 普王以海復遣柯夏卿曹惟才聘於唐王聿鍵聿鍵如夏卿兵部尚書惟才光祿寺卿手

書報以海下於我子考馬皇太后臨國母外甥也香有天遣食部郎史陸清源考州齋餉銀十萬兩犒勞浙東軍士方國安

縱兵盡奪其餉留清源軍中考清源且出檄數聿鍵照張國維款回曲在我矣考清源且出檄數聿鍵照張國維款回曲在我矣

縱兵盡奪其餉留清源軍中考清源且出檄數聿鍵照張國維款回曲在我矣考清源且出檄數聿鍵照張國維款回曲在我矣

大兵進克金華督師大學士朱大典圍門死大典時以海至石浦定西侯張名振從之至舟山守將黃斌嗣不納乃浮海至厦

門運走南澳方選安方選年俱未得所以城內書通關閉諸將死於城內大典在方國安等本願三窟宋之督等赴江干得從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大典云 吳易子目主吳江人與吳人相讎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吳人殺吳人

歐陽生守健遂以八月二十一日自延平倉卒出走留兵部侍郎曾俊泰偕延平和府王士和居守猶數十餘然自備款項已屆
連兵且至前而奔數日噴至汀州延平縣最安至士和召文老曰吾雖一月馳守當與城存亡若等可連出母使數萬生靈盡膏
斧鑕眾泣士和亦泣退入內署謂友人曰吾一介書生數月而奉二十石安敢偷生其友勸止之正色曰君子愛人以德結息何
為從容正衣冠閉戶投燧死士和

大兵遠克延平

王帥王師深入閩南寸土皆無地可以措足乃當丁嗣崎崎處亡不暇抽囊囊亮以自隨此與梁湘東王之焚書江陵柳文武道盡者如
可可也

我

大清兵至汀州復唐王李鍵福建平 唐王李鍵在汀州

大兵卷至從官并散李鍵與地俱就勤給事中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劉燾請斬赴廷 大兵死之與兵官新情說事湖上與無運福州人曰吾

前歲以少卿... 德明大學士蘇觀生等以唐王... 丁魁楚等之將... 桂王由榔也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敬專定策功

唐其以舊相居已上不與謀官大器亦以其非兩榜叱辱之觀生甚適唐王... 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敬專定策功

閣浮海至南海則投先番馬... 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敬專定策功

與肇慶相拒時倉舉事治官... 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敬專定策功

桂王由榔遣兵攻唐王... 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敬專定策功

支倫序及監國先復語甚切至... 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敬專定策功

奉督師由榔遣兵部右侍郎... 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敬專定策功

口亂作全師皆備佳鼎同會... 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敬專定策功

官入蜀遂以化澄為尚書起李... 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敬專定策功

大清兵克廣州獲唐王... 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敬專定策功

朝鍾善言談論洩洩三邊至... 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敬專定策功

觀生才之用為吏科都給事中... 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敬專定策功

大兵已自東門入觀生始召兵... 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敬專定策功

之補... 絕周... 桂王由柳奔梧州... 罪罹式... 日來輕舟上西峽... 我

大清兵至順慶流賊張獻忠伏其餘孫可望李定國白文選等潰走川南

觀西安盡焚宮殿城都盛會其城東出奔川北又欲盡殺川兵偽將劉進忠故號川兵聞之奉一軍逃會

大兵至漢中進忠棄奔乞為賊尋至盟亭界大寇獻忠統行猝遇

大兵於鳳皇城中矢墜馬捕伏積折下於是

大兵禽獻忠出斬之降及賊死者二十萬其黨偽平東將軍孫可望偽安西將軍李定國偽換南將軍劉文秀偽定北將軍文龍

奇偽都督白文選馮雙禮等俱潰走川南時故明川中諸將統擁兵自固於在重慶監軍副使范文光及曹勳在洪雅監軍使曹

大兵迫至重慶故明地撫馬乾殿死

為復羅全圖計乃剗上善後事宜及請將功狀於桂王由柳由柳拜一衛戶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祥等進爵晉差

王師定蜀... 聖明指示... 聖明指示... 聖明指示...

大度尋量... 大中之緒... 則子

大清

工我

世祖皇帝順治四年春正月我

大兵進偏長沙連才走湖北陽蛟不能守軍騎守衡州湖南地極險峻亦宜實處

大兵遂克長沙湘陰是劉承先受賊賊帥制勝賊以勝漢之技計如師承先故知人前平以先克賊動石約前承先始及長沙賊

命賊賊帥制

夏四月桂王由榔為其將劉承允規還於武岡州 由榔之至全州也劉承允逆奉顏如禮既而賊應不可制遂司禮監王坤於水

州橋由榔命晉己爵為安國公總督戎政賜高方劍封其弟承永承武岡伯歸承指揮馬吉翔文安伯郭承吳太和伯履雲從清江

伯御史王壽登爭之吉翔怒激承允會由榔杖壽登及劉湘客吳德澤萬六吉於牙門外承允又力為申救得免皆奪職六部九

州科道頌承允功德者章無虛日至是聞

大兵將至承允揚言置武邦已通降款偏由榔即日發全州移居武岡改曰奉天府張先璧欲與承允為難仗兵邀於路由榔甫渡

河料橋斷獲免先璧連大掠斬承允請救諭解久之始去自是 由榔政事皆決於承允矣

桂王由榔遣兵犯荆州敗走 由榔令李赤心等攻荆州月餘

大兵來復赤心大敗即由走入蜀數日不得食乃散入施州衛聲言就食湖南劉承允懼為赤心所併計泚堵允錫不能禦乃加允

錫東閣大學士封光化伯賜劍使宣行事免錫疏請得給空敕鑄印領賜秦中舉兵者時頗議其專

桂王由榔兵科給事中陳邦彥以兵犯廣州敗走 初邦彥見桂王由榔於肇慶推兵科給事中遺書救還論蘇觀生邦彥聞使臣

彭耀被殺遂變姓名入高明山中及

大兵已定廣州列城悉下邦彥乃潛謀起兵有金龍者本萬元吉所募兵未行而贛州失龍等千餘人無所歸聚甘竹灘為盜池潰

卒多附至二萬餘人桂王總督朱治澗招降之未幾歸而唐王所置廣西巡撫張家玉字元子亦與舉人韓如璜結鄰兵陷東

莞城陷前尚書李魯斯等皆以錫士奉表桂王由榔由榔遣家玉兵部尚書奉為

大兵擊敗如璜戰死家玉走西鄉起水死起水死起水死起水死起水死邦彥見粵西危急說龍東開圍廣州而已發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

興龍會且移家玉書曰桂林累卵但得牽制粵西海早聞可完豈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以為其邦彥遂與龍聯兵

既乃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臨順德無何

大兵至龍戰敗應芳被執赴水死龍再戰黃連江亦敗沒

大兵攻家玉於新安先整說其家例盡武家王五故市升為城家王逃大兵至家王敗走番禺文豹等皆死李魯斯想家王是於其

附明桂王

五月庚

大清兵克衡州

故明總督盧鼎方從何騰蛟駐衡州而張先璧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遂拔騰蛟走和陽又聞道走辰

州騰蛟脫走永州甫至飛都將復大掠鼎走道州騰蛟與督餉侍郎嚴起恒浙江人走白牙市

大兵遂克衡州初騰蛟建十三鎮以衛長沙王先成盧鼎皆開鎮湖南北故時熟十三鎮大抵守自成餘寶及在長王留也

是皆自為盜賊衡州守將黃朝宣來降

大兵數其罪支解之遠近大快奉還克永州以一知府守之故明副將周金湯湖南人知城內虛夜鼓譟而登知府出走金湯復陷永

州

魯王以海運兵犯崇明 以海既航海走南澳復走長垣以熊汝霖為大學士封鄭彩廷國公鄭遵謙義興侯張名邦定國侯阮進

湯湖伯連兵犯海口鎮東揚之連臨海登瀛浦諸縣王師旋復漳浦以海所置知縣洪有文死之至是遣其總督水師兵部右

侍郎沈廷揚字時明率舟師北窺崇明故福山次鹿苑夜分颶風大作舟艤於沙為

大兵所劫諭之降不從殺死沈廷揚

六月桂王由榔召其舊師大學士何騰蛟入武岡屏遣還 騰蛟在白牙由榔密遣中使告以劉承允專恣罪令入武岡陰之騰蛟

乃以兵事備章曉而走謁由榔於武岡由榔及其太妃皆召見承允由小校以騰蛟荐至大新橋門生已斬倍騰蛟在長沙微其

兵承允大怒言先調黃朝宣張先璧軍皆章曉親行今乃折筭使我遂馳至黎平故騰蛟于索餉數萬于走訴騰蛟騰蛟遣驛行

承允乃至騰蛟為請於由榔得封伯且與為姻承允益驕至是忌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請用為戶部尚書專領餉務由榔不許

由榔召騰蛟圖承允騰蛟固無如承允何也騰蛟無兵由榔命以雲南統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及辭還賜銀幣命羣臣節餼

承允伏于騎製騰蛟印選卒力戰盡殲之騰蛟乃還駐白牙白牙在湖南岳陽府岳陽縣東南

秋七月桂王由榔遣兵陷平樂梧州諸郡 由榔大學士羅式相選總兵焦健連取陽朔及平樂陳邦溥由賓州取潯合兵臨梧州

於是廣西全省地復為由榔所據由榔封式相臨桂伯健連新興伯式相請由榔送全州又請還桂林皆不許

魯王以海以兵犯福州敗走 以海遣兵犯漳州復率鄭彩阮進等犯福州敗還據其據連江進陷長樂水福羅原寧德諸縣

八月我

大清兵克武岡桂王由榔奔柳州 時

大兵克常德慶慶直趨武岡城外馬吉翔扶由柳倉卓走靖州命其大學士吳炳分道雙由柳世子走城步史部主事侯傑

從之既至城已為

大兵所破遂就殺之柳倉卓走靖州命其大學士吳炳分道雙由柳世子走城步史部主事侯傑

允力勸之降不從柳倉卓走靖州命其大學士吳炳分道雙由柳世子走城步史部主事侯傑

師逆由柳會天雨春屬內暨狼籍泥淖中飢餓無人色性供衆儲帥皆備由柳善封性商如伯以天壽掌司禮監時從官皆不至

隨行者數馬吉翔各部諸司事皆吉翔一人掌之由柳逆吉翔為侯

桂王由柳吳蘭大學士陳子壯以兵犯廣州賊死子壯家居九江村桂王由柳攝號授為永闕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督廣東福

建江西湖廣軍務會

大兵入廣東子壯止不及行梁家玉陳邦秀與新會王興朝陽賴其肖等先後舉兵于壯亦以是月聚兵九江村兵多安戶番鬼善

戰乃與邦秀約共攻廣州結故指揮使楊可觀為內應子壯先至駐五羊暨事洩可觀等死將引退邦秀軍亦至謀伏兵馬珠洲

側伺

大兵還救會城而縱火以焚舟子壯如其計果焚舟數十

大兵引而西邦秀尾之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旗幟疑皆

大兵也陳勳

大兵順風追擊遠大潰于杜走遠九江村長子上庸陳劬邦秀奔三水會故鄉史冬而杜子壯陷高明迨于壯以故主事朱曾道

子子人攝事而清遠指揮白常燦亦以城迎邦秀與諸生朱學熙據城固守邦秀自起兵日一會夜則坐而假寐與其下同勞

苦故軍最強嘗分兵救諸營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援軍越數日城破常燦死邦秀率數十人巷戰有受三刃不死走來氏

團月學熙監拜哭之旋就執饋之食不食繫獄五日就戮死高明亦破曾道戰死子壯而控保救至廣州不降磔死時張家玉生

我

大清兵克永州 時

大兵盡定湖南地何騰蛟九印還胡一青奔還桂林屢起迨劉湘客等亦至城中止焦破軍騰蛟率諸將助守而南安侯祁永忠

撤兵萬餘至興城兵欲隨會宜章伯盧鼎兵亦至騰蛟為調劑桂林以安乃與儀式招議遣建水忠鼎印進一青分統興安靈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六 附明桂王一

永寧各軍諸州縣使各自為守

九月桂王由榔奔象州 初報兵將覃遵春奉來泣掠舊式相召至桂林斬之由榔之走郴州也遵春妻于迪訴由榔復以其子嗎

珂為總兵領父部曲至是嗎珂聲言復仇與郴州守道龍文明相攻殺文明走嗎珂大掠城中矢及由榔舟由榔南走象州

冬十月魯王以海運兵臨福壽州 唐王李健當符浚登華守福壽以海運其大學士劉中藻攻之登華欲降疑未決曰海上豈有

天子舟中豈有國公錢庸樂致書曰將軍獨不聞南來之末二帝並在海上張陸並在舟中乎登華遂以城附於以海以海復遣

其兵都右侍郎林汝霖字大慶文選員外郎林望字子野以榔兵犯福壽戰敗望物于陳汝霖就執論降不從誓之吞金屑而

死汝霖 嗎珂聲言復仇與郴州守道龍文明相攻殺文明走嗎珂大掠城中矢及由榔舟由榔南走象州

我 嗎珂聲言復仇與郴州守道龍文明相攻殺文明走嗎珂大掠城中矢及由榔舟由榔南走象州

大清兵克黎平 故明總兵蕭顯本武昌諸生為劉承允偏裨何騰蛟令管黎平參將事及承允降令降將陳友龍招顯曠不從已而

城破曠厄之友龍遠盡叔騰蛟眷屬以去

十一月我

大清兵克沅州 故明貴州巡撫朱壽國厄之壽國 偏沅巡撫傅上瑞出降明年與劉承允並謀

我

大清兵攻全州

大兵既定湖南進攻全州羅陽何騰蛟率焦璉報承忠慮農趙印退胡一青等五將合力守拒大戰全州城下會

大兵解圍去桂王由榔以為騰蛟等功加騰蛟太師與焦璉並進爵為侯封趙印還新寧伯胡一青興寧伯

我

大清兵克梧州 故明總兵陳邦彥在梧州遣舟師將紀榮慶還

大兵游騎輒擊焉

大兵沂流逆擊倭上梧城邦傳不知所為急遁還涪州

大兵遂入梧州

十二月桂王由榔遂桂林 由榔在象州聞梧州復破欲走南甯舊式相等力爭乃以是月初五日遂桂林以嚴起恒為大學士與

式相王化澄同入直何騰蛟仍出師

我

大清兵克全州 都水忠駐全州有言陳邦傳斬其輜重之在會城者水忠即撤兵馳逐桂林處從之魚肆不知其故亦曾皇走
平樂人情危駭守金海將孫道使降監軍御史周震力爭不可衆怒出斬之出處 全州鎮道遂舉城來附
卷之一百十九

附明唐桂一王本末 桂王二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春正月總兵金聲桓叛以江西附于桂王由榔

聲桓本左良玉部將

王師南征聲桓自九江率衆歸附令與降將王體忠合營規取江右聲桓計殺體忠以其黨王得仁代之得仁亦閩部將所稱王
體忠者也江西既平授聲桓總兵特蒙賜恩江西撫按每裁制之聲桓得仁心快快嘗違其畧當德復通款于桂王由榔以聲桓
妻子在京師未敢發會有以兩人陰事告巡按御史董學成者聲桓得仁懼通其孽亦自京師至及謀遂決以是月二十五日開
城門部勒全營圍學成官署殺之并及副使成大索執巡撫章于天於江中迎故明任籍大學士姜日廣入城以資號召遣人奉
表由榔由榔封聲桓為國公得仁新喻侯得仁統兵陷九江揚言將窺江甯或說聲桓曰贛州居省上流文武皆在焉宜先攻贛
不然且伺我後聲桓從之立召得仁運與并力犯贛以宋奎元守南昌賊圍贛州
大兵守禦甚固久之不能拔聲桓乃令得仁往贛章甫上下而引兵踰嶺北寇贛

故明朱容藩僭稱監國于袁州尋敗死 時四川地尚附于桂王由榔容藩公明宗室奉由榔命為總制而李乾德楊喬然江爾文
又先後以巡撫至各自署署多於民諸將亦皆擁兵自雄由榔總督尚書與一衙令不行惟保叙州一郡會廣西危迫川中相

傳由榔已死容藩遂僞稱監國天下兵馬制元帥建行臺於夔州稱制封拜御史錢邦芭傳檄討之堵允錫以湖南地失無所歸
由貴州去蜀見容藩貴以大義曉警利害其黨頗散由榔命其大學士呂大器代王應熊督師四川大器至涪州遇將軍李占春
營具言由榔無恙容藩亦僞稱監國得軍占春以為然李乾德亦檄諸鎮致討容藩蓋乃北依譚諧兄弟以兵攻石柱土司占春
授之容藩兵敗走死雲陽

魯王以海邊香垆瑯島 時以海風居海島鄭彩專柄與其大學士熊汝霖有隙遣兵潛害之兵害汝霖幼子又殺其義與侯鄭道

諫督役航海中中 時以海風居海島鄭彩專柄與其大學士熊汝霖有隙遣兵潛害之兵害汝霖幼子又殺其義與侯鄭道

附此臣民通鑑

卷一百九

附明桂王二

既

二月我

大清兵至靈川桂王由柳奔南甯

刺水忠乃移駐興安至是

救水忠在桂以不得鈔探急城外圍練兵盡破水東十八村殺戮無算與羅式招構羅式招力調

大兵前驅至靈川永忠戰敗奔入桂林請由柳即夕西走式招力持不可言督師營報未至無大恐若捕獲不已國勢愈弱兵氣愈

難依民心皇皇復何所依不聽由柳左右皆請速駕式招又言侯督師遠督賊備一勝敗未可知若以走為策則何地不危及覆

數有言由柳曰卿不過欲予死社稷爾式招為泣下沾衣屢起恒曰明日當謀之迨夜半由柳已行甫出城未志即大掠據敵太

常卿黃太元式招家亦被掠家人矯何騰蛟令箭乃得釋日中趙印遠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外如洗水忠走柳州印遠等

走水寧明日式招息城中徐堪安撫遠近焦連及諸鎮聞金湯無光佐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騰蛟亦自永福至民心為定由柳

自象州走南甯少府事未大越獨居安平土州由柳召為大樂士天監清胡平土大兵乃還駐全州城獲金時桂王由柳在南甯羅式招遣使慰由柳及太妃起居由柳始知式招無志為之泣下

大清兵克桂林

大兵偵知桂林兵變乘虛進窺直抵北門何騰蛟督焦連胡一青等分三門力戰拒守

大兵乃還駐全州城獲金時桂王由柳在南甯羅式招遣使慰由柳及太妃起居由柳始知式招無志為之泣下

大清兵克桂林

大兵偵知桂林兵變乘虛進窺直抵北門何騰蛟督焦連胡一青等分三門力戰拒守

大兵乃還駐全州城獲金時桂王由柳在南甯羅式招遣使慰由柳及太妃起居由柳始知式招無志為之泣下

大清兵克桂林

大兵偵知桂林兵變乘虛進窺直抵北門何騰蛟督焦連胡一青等分三門力戰拒守

大兵在湖南者姑退何騰蛟來聞復陷全州遣保昌侯公必達宜章侯盧鼎新汝侯焦璉新再侯趙印選等進攻永州

大清兵圍南昌 時征南大將軍都統羅泰等帥師討金聲桓連克九江南康饒州諸府進薄南昌而令副將投參源青風諸道薄西

山未下營血月已數百里

大兵遂圍南昌聲桓見成功密約來降朱奎元謀殺之

大兵攻得勝門城外數處金元奎主塞之得不破報至賴聲桓等大懼撤兵急回贛人掩擊其大半至南昌中伏大敗于七里街

遂盡撤城外屯兵入城堅守不出其部將請戰不聽道所著江西巡按吳尊周乞師於桂王由榔尊周盡匿敗狀但盛誇其強由

榔喜必軍周為總督

大兵見聲桓終無出兵意乃用鎮國法東自王家渡屬潭城西自鷄籠山禽生米渡極溪截版起土城自是內外耗絕王孫仁自軍

大兵所傳因以餘暇略定諸郡聲桓等但守空城而已時桂王在桂林

六月桂王由榔至潯州 李成棟請由榔入廣州由榔將赴之翟式韜請遣桂林疏言駕若東幸軍中將帥謂朝廷樂新復之土成

據亦有違駕之嫌號令既違人心渙散臣不能制也再疏令檢討蔡之復往迎又疏令給事中蒙正發往迎由榔俱不報遂至潯

州封潯帥陳邦傳為慶國公邦傳時居廣西如國公故事大學士朱天鑑疏不允邦傳起以慶國公印尚方

秋八月桂王由榔至登慶 翟式韜慮成棟扶由榔自尊如劉承允事復上疏力爭由榔乃駐聲慶成棟進謁由榔拜成棟大將軍

以其十九允為錫衣指揮使封南陽伯成棟言式韜擁戴元臣不宜久在外由榔召式韜式韜留桂林終不入然聞政有闕失

必具疏力諫嘗曰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由榔雖貧納不能盡從也時由榔諸臣各樹黨

從賊據至者曹參耿獻忠洪天權潘曾輝七賊祥革給自誇降附功氣陵朝士自廣西從由榔至者朱天麟嚴起恆王化澄晏清

委負毓兵其當洪士彭尹三聘許光遠張孝起皆自恃舊臣詆斥曹耿等久之復分兵楚兩黨主兵者天麟老起自龍化澄及李

用棋堵尤錫萬翔程源郭之奇皆內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都御史袁彭年少學事劉湘各給事中丁時魁家正發金堡

皆外結翟式韜內結李元九元九方極政柄彭年等倚為心腹聲桓植質勢甚張時人目為五虎彭年等由榔前由榔不遠由

洪何者竟國以五十城歸彭年等謀攻去吉翔邦傳權可獨擅也令堡疏陳八事劾邦傳十可斬吉翔及中官龐天壽大

學士起恆化澄與為起恆化澄乞去天麟奉留之使與時魁等復相繼劾起恆吉翔天壽無已大祀召天麟面諭武岡危難賴吉

附明桂王三 卷一百九 五十一

綱左石令擬衛嚴責堡亭大麟為兩解卒未嘗罪言者而彭年等益怒不止由柳知重臣水火甚令盟於太廟然當益固不能解

冬十月李成棟犯賴州敗走 李成棟駐南雄直率部眾及商蠻土寇號稱百萬度嶺犯賴州以救南昌營得未立會巡撫劉武元

十一月桂王由榔遣兵復陷湖南州縣 何騰蛟遣曹志建等攻永州圍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戰遂為所陷未幾桂王由榔監軍御

史余鯤起贛方主事李申春陷慶慶列將陷衡州馬選忠陷常德王選才李赤心高必正等陷桃源澧州臨武藍山道州靖州

門宜城諸州縣湖南地大半復為由榔所據騰蛟議進兵長沙程武招以機會可乘請由榔遣桂林圍出楚之計不納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春正月我

大清

大清

大清兵至湘潭桂王由榔督師大學士定與侯何騰蛟死之 由榔總制堵允錫與馬選忠有隙令李赤心高必正爭所取常德選忠

素走東趨長沙騰蛟時駐衡州大駭乃令允錫向江西撤進忠由益陽出長沙期諸將畢會而親詣忠貞營選赤心入衡部下平

六十人懼忠貞營掩襲不設行止搗史卒三十人往將至聞其軍已東即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騰蛟乃入

居之

大兵和騰蛟入空城遣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舊部將也率其家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逐擁之去絕食七日乃救之諸軍遂

散赤心等走廣西 騰蛟

桂王由榔罷其大學士朱天麟等官 陳邦傳許金堡官臨清嘗降流賊受其職且請堡為已監軍朱天麟因擬諭譴堡堡大憤丁

時魁乃鼓言官十六人詣閣詆天麟 王登由榔所居殿大譁素官擲印而出由榔方坐與侍臣論事大驚南于交戰茶傾於衣急

取還天麟所擬而罷天麟遂解位由榔慰留再三不可怪解叩頭泣由榔亦泣曰卿去余益孤矣初時魁等謂所擬出處起性意

欲入署敵之是日起恆不入而天麟獨自承逐移起天麟逐之去并逐其弟為行人兩子為御史中書舍人者天麟移居慶遠王

化燈貪鄙無物望亦時魁等所攻碎冠服解去由榔乃召何吾鵬黃士俊入直 吾鵬為望等謝士俊起性在由榔乃復

其進言者地不聞而有一人一事神說以爭曰我古遺直也今而讓請勿以四方無利害者就為極重大事而獨使主上憂懼

其進言者地不聞而有一人一事神說以爭曰我古遺直也今而讓請勿以四方無利害者就為極重大事而獨使主上憂懼

其進言者地不聞而有一人一事神說以爭曰我古遺直也今而讓請勿以四方無利害者就為極重大事而獨使主上憂懼

其進言者地不聞而有一人一事神說以爭曰我古遺直也今而讓請勿以四方無利害者就為極重大事而獨使主上憂懼

田制中漢

夏四月豫可望遣使求封於桂王由柳 可望既得常而欲明在籍御史臨安任傷孫尊可望為國主以千支紀年歸與朝通寶錢
而李定國劉文秀故可望同輩一旦自尊兩人不為下可望以事收定國演武場欲以威震孫李益有隙可望聞桂王由柳在肇
慶李錦等並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議遣使奉表揚長知亦素以尊主為言乃遣長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龔典赴
肇慶遣可望表請王封由柳大學士屢起值給事中全堡等皆持不可長知曰可望故權出則奉上爾今昔之上公而卑劉李侯
爵可也乃謀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遠大理寺卿趙星為使知長知兵部尚書真兵部侍郎同行時增允錫
駐梧州先是允錫至肇慶結數馬吉謝汝學元允錫曾賜堂款得便宜行實星親與葉允錫念李赤心等不
足恃欲遠結可望為強援矯命收封平遠王易款書以往大錫至梧州武康伯胡執恭者慶國公陳邦傳中軍也守海城州與
雲南接亦欲自結可望言於邦傳先結命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傳乃請金童白秦王之寶填所給堂款今執
恭奉行可望大喜卻迎亡何長知等至可望不交曰彼已封秦王矣長知曰此偽也執恭亦曰彼亦偽也其時桂王所封實景
國公故印故在可望怒辭使下長知及執恭獄

秋七月桂王由柳遣兵犯南安敗走 桂王由柳遣兵度偵犯南安別分兩路窺信豐進崇表

大兵會擊奪其木城火破之

八月我

大清兵定湖南 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帥師先長州進攻實慶王遣才馬道忠等戰敗遁去分兵定沅州靖州守將皆望

鳳署賊走至永州圍金湯熊兆佐等立樞大松橋拒戰賊之下其城復克黎平府都水忠奏表從無

大兵蹙其後水忠返戰擊破之水忠攜妻子潛遁

九月魯王以海遁入舟山 以海以七月中至便院所

大兵圍之會既遣教至得解去時張肯堂方以私財募兵海上以海貽肯堂書云將北還舟山的肯堂其軍事竟是以海逃還張名棟
既遣合兵討斬黃斌卿入居舟山以肯堂為大整士兵鍾岳為禮部尚書

冬十二月我

大清兵克南雄 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等帥師征廣東除夕潛兵襲南雄桂王由柳守將江起龍倉皇棄城去羅成權方駐

韶州聞之亦棄輜重走高州

我

由柳乃力言起復盧公可任請由柳手致書與俱還

孫可望復遣使承封於桂王由柳 可望欲真得奉封不受景國公命遣使至梧州問故由柳始知矯詔事覺飛報上疏請斬胡

恭不納馬吉翔議封可望激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大學士嚴起恆持不可兵部侍郎楊鼎和江安 給事中劉克珍等

助之且請祁所獻白金玉帶時高必正在梧州因召使者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我湯覆北京蒙恩宥赦亦止公將爾族氏

據一隅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今自當與我同心報國先去賊名毋欺朝廷存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書可望謂其

正使者唯唯退讓遂寢可望不得封益怒

秋九月孫可望率兵至貴州 可望由雲南東擊貴州區國公皮熊走清浪街追執之奪其兵又遣白文選攻破遵義忠國公王祥

自刺死降其眾二十餘萬張先望為道忠皆歸於可望勢益強

孫可望遣兵據嘉定 初桂王由柳遣李乾德入蜀自巡撫尚書總略川湖雲貴軍務乾德察諸將惟袁韜妻勇悍可用力說之

攻佛圖關取重慶亾何諸將大會韜以位高坐李占春上占春怒并怒乾德欲襲之乾德占星氣有異走匿山谷間占春驚

不克搜乾德船取其琴而返尋還之諸將益相猜藉及武大定久駐重慶貪其乾德說嘉定楊展與大定結為兄弟資之會已而

乾德利展當攜船殺之分其資蜀人改不直乾德可望聞後元將圖蜀乃為展訟冤使王自舟將兵由川南進而別遣劉文秀度

金沙河出黎州趨嘉定歸大定方拒自舟於川南撤師還救自舟尾擊之船大定大敗志被禽嘉定陷乾德以其父死於流賊也

曰吾不可再辱家人與其弟御史俱赴水死乾德

占春敗走于大灣在惠州知不足引兵出變入楚與占春來降於

王師文秀遂據蜀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克廣州 廣州城三面臨水李成棟在時復築兩翼附於城外為礮臺水環其下

大兵攻圍十閱月不下柱水和偏將完承恩約內應決礮臺之水

大兵輪斬復渡遂得礮臺是月二日克其城承恩來降永和由海道奔瓊州

我

大清兵克桂林桂王由柳留守大學士臨桂伯羅式紹等死之 王永祚胡一音俱以領餉入桂林榕江一帶督空營

大兵益深入是月五日式紹檄趙印選出城為戢守計不肯行再趣之則空室逃一音及武陵侯楊國棟駭聞伯滿總吳式伯馬奔

麟亦逃去水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紹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嚴良勳請式紹上馬遂走式紹堅不聽之逃之適兵相傳聞

替諸路軍務致同敵明崇禎以式格為明僧有文武才身出兵機謀為高僧所見自靈川至見式格式格曰我為留學當死此子無城守首益去諸同敵正色曰吾人恥獨為君子公顧不許同敵共死乎式格善取酒與飲一老兵侍式格令召中軍徐高付以敕印屬馳送桂王由榔是夕兩人東瑯先生達旦黎明數騎至式格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至則跪坐於地諭之降不從今為僧亦不從乃幽之氏舍兩人雖具室聲惠相聞日賦詩倡和得百餘首閱四十餘日將就刑式格從容衣冠南向拜訖與同敵絕死同敵屍立首墜履而前者三人皆辟易明崇禎志烈

桂王由榔奔南甯

由榔至海州亂卒夜掠街市火光燭天

由榔至海州亂卒夜掠街市火光燭天

由榔至海州亂卒夜掠街市火光燭天

郎潘駿觀童英許王鳳等由榔踰越至南甯朔一青趙印進軍兵駐貴州

我

大清兵克平樂

大兵由灌陽至平樂桂王由榔征西將軍朱曼如

明崇禎

固守城破曼如殺兵妻子自刎死燕建方往聖鎮峽關聞之遂走梧州

卯辰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春二月我

大清兵克肇慶高州梧州柳州諸府

總兵許爾顯克肇慶及羅定州徐成功克高州線國安馬蛟麟克梧州二州桂王由榔南陽伯

李元尤安盧伯李建復自肇慶走南甯奉請出靈山收高雷兵復據廣東郡縣

孫可望遣兵至南甯迎桂王曰柳遂殺其大學士嚴起恆等由榔走南甯見事急乃遣編修劉臣封孫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楊

畏知曰秦某等爾做何如真可望不聽李定國等勸可望遣畏知終其事可望許之先遣部將賀九儀張鳴志等率勦五

十迎由榔九儀直上嚴起恆舟怒目攘臂問王封是秦甚秦嚴起恆曰君速迎主上功甚偉朝是當有隱患若專問此事是挾封

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投屍於江遂殺給事中劉克珍吳森張獻忠張獻忠遣殺兵部尚書楊鼎和於昆崙關皆以阻封

司而具封可望為秦王畏知控至痛哭自劫語多侵可望由榔因留為東閣大學士與兵貞誠同輔政可望聞之怒使人召至貴

陽面責數之畏知大憤除頭上冠擊可望遂被殺楚雄人立祠以祀

三月我

御紀

卷二百九

附明桂王一

三五

大清兵克嘉定 劉文秀既據蜀旋遣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至是

大兵南征文選鎮國戰敗扶曹勳逃走

王師送入嘉定程王由都巡撫川南會都御史范文光賦詩一章仰樂死巡撫川北會都御史屠大猷兵敗於石泉說執不屈死

向嘉元一說時已謝事州山中至九月亦死

夏四月桂王由榔遣其大學士文安之督師四川為孫可望所阻不果行 安之應由榔召至梧州從赴南寧以

大兵日進而雲南又為孫可望所據不可往念川中諸鎮兵尚強欲結之為援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由榔從之加安之吏兵二

部尚書總督川湖諸處軍務賜劍便宜從事進諸將王允與故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革王友遠塔大寶馬雲翔郝珍毛復榮

據諸鎮宏議文黨守素等公候爵即令安之齎敕印行可望聞而急之遣兵伺於郝勻連止安之連奪允與等款印留數月乃令

入湖廣安之遠客他鄉無所歸復赴貴州將趨焉由榔可望猛以羅成之暴節術

秋八月我

大清兵克舟山魯王以海遁入海 都統金礦劉之源總督陳璘提督田雄等會師討舟山以大艦乘潮出洋至蛟門魯王以海遁阮

進拒戰敗死

大兵乘大霧集螺頭門守降者方覺定西倭張名振兵部尚書張煌言奉以海航海去屬大學士孫有堂城守城中兵六千居民萬

餘堅守十餘日

大兵掘地道破其城背雲衣塔五南向坐令四妾二子婦一女孫先死乃從容賦詩自經一時同死者兵部尚書李向中繼祥以下

凡二十一人大帥名向中不超殺兵儀之以良見大帥河之曰時波不至捕即至何也向中從容曰爾則解官今就國爾遂死

賊難各以遠百不門此今其時乃及渡海入島國南之孔廟捕獲左衛下捕孔子本主自焚死神道者雖變易于李繼祥世

賊通賊及馬世奇也左都督張名揚乃名振弟與其母先以下數十人皆自焚死史部特由上海派水佑安梓將軍上天劉世

兵部五事福建朱高年長洲領山都領李國工部郎中江隆承領中書主事人編州縣人江州用理理主事會稽童元

陳天樹明陳明瑞王社林入身內宮監太監劉朝漢不存死

陳水樹明陳名路相繼傳 賜姓孫德明得世天鎮 賜姓元馬中均以海濱泊無所歸賊舟南日山颶風大作其大學士沈宸

登歿於海

九月我

大清兵克漳州 定南王孔有德率師駐資陽遣總兵線國安等分路略定廣西都縣桂王由榔慶國公陳邦傳在漳州宣國公焦璉

兵敗走武靖邦傳遺與俱降璉不從乃復救之而首自遣使以漳南之地及所部兵來歸

冬十一月魯王以海澄活金門 以海舟次巖頭鄭成功移之金門禮待賴泰以海既失其巢乃自去監國號遣使聞道奉表於桂

王由榔久之張名振卒成功事以海澄不能平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張名振自以海澄無事自以海澄無事自以海澄無事

十二月桂王由榔奔嚴州 孫可望既移駐貴陽議移由榔自近狀以作威其將雲煇報者皆延生基由榔大學士吳貞毓言不可

黔至是

大兵定廣西諸府南寧尼由榔召諸臣共議有請走海濱依李元允者有議入安南避難者有議泛海抵閩依鄭成功者惟馬

吉翔胤天壽結可望堅主赴黔貞毓入廷生言不敢決元允疏請出海由榔不欲就可望而以海濱遠再下諸臣議終不決已何

開國公題印還衛國公胡一青殿復軍戰敗奔還請由榔速行急由水道走土司抵瀾滄二府報

大兵益近相距止百里上下失色皆散去已文羅江土司連駟相距止一水會日曠引去乃稍安次龍英抵廣南威已暮矣大學士

扶病起視由榔以明年四月始能

卷之一百二十

附明曆柱二王本末 柱五三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春二月孫可望劫連桂王由榔于安隆所 可望遣兵連由榔入居安隆所改為安龍府可望歲以銀八十兩米百

石為供從官皆取給焉宮室庠序隨眼御益惡字據將水可望意無復人臣禮由榔不堪其長時馬吉翔掌政廢天壽督勇衛營

俱諸事可望為大學士吳貞毓不附已令其黨令孟錕兵象九方祈掌文章彈擊且語孟錕等曰秦王天下拔具故以內外事

盡付或政勇衛二司大權歸我公等為羽翼貞毓何能為吉翔連連門生郭錫說主事胡士瑞進言擁戴秦王士瑞怒厲聲叱退

之他日吉翔連與米郎中古其品畫克保權受圍以獻可望其品拒不從吉翔謂于可望杖殺其品而可望果以朝事盡委吉翔

大喜於是士瑞與給事中徐極江西員外郎林青陽湖南蔡續九江主事張錫湖南連章發其姦謀由榔大怒兩人求欲於太妃

乃免

夏五月平定國犯湖南 定南王孔有德率輕兵出河池向貴州以

大軍駐柳州接應孫可望乃謀入犯使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劉文秀張先望

由永甯出叙州白文選由遵義出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可望言於由榔封定國西甯王文秀南康王定國進攻靖沅武岡俱

附明曆柱王三

大清

陽之有德還守桂林

我

大清兵魏桂王由榔總督尚書楊重熙於廣信殺之

先是金聲桓既伏誅江西諸軍盡散獨總兵張自嵐眾數萬走闕重熙入其軍約廣信曹大錫刻期發兵部侍郎傅巖銓亦往來兩軍軍中自感掠邵武戰敗就禽巖銓為廣信守將所執擊南昌歐翰降不從死

事在順治八年至是重熙率數十人赴大錫於百丈礮適大錫還軍鉛山惟空營在眾就營攻會

大兵備得之率眾至射重熙中項執至建甯下之獄重熙覓死具不得日整衣冠拜祈死及就刑昂首受刃顏色不改大錫亦

敗死自是江石之阻兵抗命者盡矣

六月我

大清兵克高雷廉瓊諸府 我

大兵自雷州進抵廉州遣將攻欽州靈山桂王由榔南陽伯李元尤為土兵執送軍前不順命與弟是捷俱斬於市遂克瓊州杜永

和朱降巡撫高雷廉瓊四府石僉都御史張孝起走避龍門島為破就執不食七日死之

秋七月李定國陷桂林 李定國由西延大埠疾趨而進

大兵遷於全州不利定國薄桂林驅象朱攻城遂陷定南王孔有德自經定國獲陳邦傳及其子曹禹去其皮而殺之傳妻安隆

由榔御史李如月勸孫可望不許皆謂孫可望同李德而請如孫博益益以德不忠由榔知可望必欲圖其破召如月入論以

由榔御史李如月勸孫可望不許皆謂孫可望同李德而請如孫博益益以德不忠由榔知可望必欲圖其破召如月入論以

冬十月孫可望遣兵犯四川 可望遣劉文秀等入四川進據成都

大兵遣守保甯文秀等志眾來攻直薄賊下連營十五里

大兵迎擊大敗之斬其將王復臣

十一月我

大清兵擊敗李廷國于衡州 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等帥師南征次湘潭馬連忠等遁去

大兵遂進去衡山縣三十里擊退其眾兼程趨衡州方列陳廷國兵已至

大兵奮力衝擊定國兵敗走斬獲無算敬謹親王自率精騎追之遇伏殉於陳定國乃收兵退屯武岡

我

大清

世祖皇帝順治十年春二月李定國自湖南遁走廣西

定國既連陷楚粵諸郡兵力益強不復稟孫可望約束可望恐甚會定國敗於

衡州可望使召之赴沅州議事將以為罪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至是定國率馬進忠等犯永州定國大將軍多羅貝勒吞

齊等帥師自衡州進擊未至定國已遁度龍虎關而去遂入廣西時

大軍已克復桂林府定國乃據柳州

三月我

大清兵擊敗孫可望於寶慶 可望自率兵追李定國由靖州進攻寶慶

大兵偵知之自永州迎擊與馮雙禮等遇於周家坡雙禮營山頂據地險與

大兵相拒可望帥前軍來使至與雙禮合明日率眾下山來犯

大兵分路奮擊可望大敗斬賊甚眾可望遁還貴州蓋故明宗室之在黔者

夏李定國犯廣東 孫可望欲李定國益甚然以其將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益思據地

自固乃與馬寶由懷集犯廣東攻圍肇慶

大兵自廣州來救敗之四會河口定國移兵犯平樂陷之府江道周永緒平樂知府尹明廷等遇害又攻高州廉州雷州諸府亦俱

為所陷

秋桂王由榔遣使於李定國 先是由榔在安隆堂養薄以自蔽日食脫吳窮困備至而前御史任慎中書方千靈等棄道逃於孫

可望遂自設內閣六部等官可望初欲從六部翰林官應人謀其權乃以范錫馬從義任領事其下則為史戶禮兵尚書並加行監

乃自設內閣六部等官可望初欲從六部翰林官應人謀其權乃以范錫馬從義任領事其下則為史戶禮兵尚書並加行監

士安之不為用走川東依劉朝仁等以名立太廟定朝儀改印文為八疊蓋馬其舊由榔聞之憂懼密謂中官張福祿全為國

曰聞李定國已定廣西軍聲大振欲塞下一救令統兵入衛若等能密圖乎二人言徐極林青陽張錫榮曠胡士瑞曾疏勸馬吉

翔龐天壽宜可與謀由榔即令告之五人許諾引以告大學士具貞毓曰主上憂危正我輩報國之秋諸君中誰能充此使者

青陽請行乃令伴乞假歸葬而使賓外郎將乾昌信江讓于定國救主事朱東旦四川書之福祿等持入用寶青陽子嚴畫閣道

馳至定國所定國接救感泣許以奉迎然以凡事可望久未敢輕發言也至是青陽久未還由榔將擇使往促貞毓以翰林孔

目周官人臨川對都督鄭元允款能曰吉翔晨夕在側假他事出之外庶有濟由榔乃令吉翔奉使蔡桂王常滋及太妃墓於梧州

南甯而遣州官詣定國時青陽亦以還至南甯為守府常榮所留密遣信別吉告由榔由榔喜改青陽給事中諭貞毓再謀救

鑄分給親臣金印令吉還付青陽至廉州周官與青陽過借至高州賜定國定國拜受命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春三月孫可望遣人却桂王由榔殺其大學士員毓等 馬吉翔之出使也在道微知林青陽密教事遣人主

李定國營傾之主事劉謙新者道遇吉翔意其必預謀也告以兩使眷狀吉翔驚駭收報孫可望大怒並疑吉翔預謀遣其將

鄭國赴南甯遠之會張錫胡士瑞李元開人化以由榔親試祭纓徐極朱東旦及御史林鍾人廣以久次管于其官龐大壽表裏

為姦由督確飛忌甚與其黨郭煇方謀陷之而鍾煥極錫士瑞亦知事洩倉皇劾吉翔大壽表裏為姦由榔見事急即下廷臣議

罪大壽懼與雄飛馳赴貴陽告可望而鄭國亦已械吉翔至安隆與諸臣而質貞毓謝不知國怒因授貞毓直入由榔所居迫會

由榔索主謀者由榔懼不敢正言謂必外人假救寶為之國遂努目出械貞毓並九元鍾煥九開極錫士瑞東旦蔣乾昌及太僕

少卿趙魯高人御史周允吉人朱讓儀人員外郎任平墟人主事易士佳人及繁私室又入由榔所居禽楊棟為國而

出其黨冷孟班潘燧宋德亮余錫等連由榔運具主名由榔悲憤而退相日國等嚴刑拷掠獨貞毓以大臣免眾不勝楚大罵

時日已暮風雷忽震烈燭為聲曰今日燭等直承此獄稍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眾皆自承國又問曰主上知否燭大聲曰未經

奏明乃復收繫以欺君誤國遂置燭為罪報可望可望謂由榔親殺由榔不勝憤下諸臣議吏部侍郎張佐辰及總德亮孟班

全鎮將御職等謂國曰此輩盡當處死僅留一人所為後患於是御職執筆佐辰職首以錫福棟為國為首罪遂錄為從罪斬

由榔以貞毓大臣言於可望罪絞諸臣就刑神色不變各賦詩大罵而死其家人合瘞於安隆北關之馬場已而青陽遠至亦被

殺獨周官走免貞毓 賜如忠節有陽錫士瑞元開 錫煥史曰鍾允 九龍昌春 萬九吉 萬長 許錫士 桂洪 錫益烈 忠

冬十月李定國陷高明 李定國兵奔至臨高明進圍新城城中糧盡殺馬為食平南王尚可善靖南王耿繼茂率師往援次三水

靖南將軍珠瑪喇等亦至合兵連擊敗之于州斬其副將一人既抵新會定國據險以拒

大兵會擊奪其山鐵獲甚眾定國大敗遁去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二年春三月李定國遁走南甯 定國自新會敗走

大兵追擊及於興業縣境又奪之橫州江崖敗之定國焚橋而去

大兵躡之定國率殘兵自賓州走南甯廣東高雷廉等三府三州十八縣及廣西橫州等二州四縣志平

夏六月孫可望遣兵犯常德敗走 可望遣劉文秀盧明臣馮明禮等率眾六萬船千餘艘分兵由常德攻岳州武昌而文秀自留

攻常德

大兵設伏邀擊之焚燬賊寨甚多賊眾大敗明臣赴水死雙禮被重創走降其將四十餘人文秀進貴州

斬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三年春二月李定國走安隆以桂王由榔奔雲南

大兵至南寧李定國戰敗將由安隆走滇孫可望偵知之使白文選使由榔移黔文選雖為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為因以情告由榔曰祐遠行按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定國至安隆文選歸之共奉由榔自安南衛至雲南時守滇者為劉文秀王高禮王自奇賀九儀文為數怒可望私遣定國迎由榔入滇居可望署中由榔封定國晉王文秀晉王文選晉昌王高禮等皆封公令文選遷黔慰諭可望可望衛其家於定國也忠安所部兵屬之軍中然以妻子在滇未敢遠與由榔為難也

桂王由榔以其文安侯馬吉翔入關辦事李定國既奉由榔至滇即捕馬吉翔及其家人令步將新統武收繫將校之吉翔曰楊統武定國客語統武吉翔復婚之因相與舉吉翔於定國而欲為構寬定國召吉翔入謁即叩頭言王再造功千古無兩吉翔幸望見顏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定國乃大喜吉翔因曰定國客令親定國屬已入內閣遂與定國客語結直稱中外權傾之門恐滋毒孽復蹈秦主權疏上定國文秀遂不入朝吉翔激由榔怒命各杖一百五十除名定國客全殲斬走吉定國曰勅等誠有罪但不可有殺讓官名定國即愾文秀入殺乃復官

丁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四年秋九月孫可望以兵攻桂王由榔于雲南與李定國戰可望敗走遂降于我

大清

是年春由榔遣張虎送可望妻子遂黔可望遂舉兵及由榔然人心多不直可望部下諸將皆願歸李定國馬進忠等說可望請以白文選為大將可望從之乃留馮雙標守貴州而以文選統諸軍前行李定國劉文秀帥師禦之是月至三岔河與可望夾水而軍文選輕騎奔定國可望遣張勝為賈由榔聞道襲雲南而自將勁卒擊定國戰方合其將為懼與先走一軍瓦解可望狼狽奔回定國恐會城有失遣文秀文選退之而自引兵先還馮張勝於渾水塘禽而殺之馬賈由歸定國可望至貴州馮雙標始言追兵且至可望知人心已散遣其料理馬里赴

大軍納款可望行至沙子嶺總兵楊武進襲殺始頓

附明桂王三

大兵馳援方免可望遂擊粵于長沙朱隆雙樓截其子女吊與文秀同歸雲南由榔封雙樓慶陽王進忠漢陽王惟興等進爵

為公始以諸地林檎其反體不為所為始賊之尤者當日因其斬附重行封省近文始以可望對傳述

特命附除世職

王欲州州大表必神

賊我

大清

世祖皇帝順治十五年夏五月

大清兵平貴州 甯南靖寇大將軍宗室羅託等由湖南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等由四川征南將軍趙布泰等由廣西分兵三路入黔時劉文秀已死李定國使劉正國楊武守三坡紅關諸要隘以防蜀馬進忠守貴州會其將王自奇關有才或於定國定

國自將擊之楚師自鎮遠入定國不及後導師亦蓋下南丹那地獨山諸州會於貴陽進忠遁去貴州平

六月

大清兵克遵義 蜀師至三渡劉正國拒戰大敗自水西奔回雲南

大兵遂克遵義初李定國既敗後可望兵自以為無他患武備益弛高樞與官軍備連計曰今內諸州外憂方大而我疆欲得之諸臣多爭不可移時未決而三渡賊盡至定國

冬十二月

大清兵入雲南定國敗走桂王由榔奔水西 時三路

大兵俱集貴州貴遠大將軍信都王多尼至軍會於平越府之楊老堡賊期入滇李定國與馮雙禮等抗維公背國侵貴州使白文選守七星關立營羅遵義以牽蜀師蜀兵出遵義趨天生橋由水西直取烏撒文選懼棄關走露盧州舉兵至盤江賊據險沈船

不得洩洩賊土知府岑燧猷獻策從下流潛師背濬遂入安隆定國使其將吳子聖拒戰潰走定國以全軍據雙河口

大兵擊之破其象陳又連敗之羅天涼水并定國大營妻子俱散失諸將各敗走不相顧定國撤寨遁歸桂王由榔特出奔行人任

國重見獨請死守由榔合諸臣議定國等言行人議是但前查高寬今暫移羅棟土重來再圖恢復未晚也由榔遂走水西

臣等定議桂王入滇以已無他日

臣等定議桂王入滇以已無他日

臣等定議桂王入滇以已無他日

臣等定議桂王入滇以已無他日

聖上中廷推制
神命欽憲降字牌啟
軍制公平折衷至當
大聖八之心真與天地
行矣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正月我

大清兵克雲南
柳參勝逃 是月三日

大兵自晉安州
雲南有賊水昌等報日
至由柳復走騰越

二月我

大清兵克復桂王由柳奔緬甸
曰文選司需益迫及李定國定國留之斷後至王崧關

大兵追擊之文選戰敗由甸石連交木邦

大兵克水昌渡潞江定國設伏于磨盤山

大兵覺之分精甲先駐伏處定國不能支退走騰越連德兵新統武率兵四十從由柳時李國泰馬吉翔幅東多遜遭劫奪從由柳

夜走南甸兵馬過處火先燭天右轉左旋天明仍在彼處統武兼由柳仍歸定國由柳抵震木河是為緬界緬人勸從官軍去兵

器方許入境至慶募工司緬人以四舟迎之從官皆自鬼江舟隨行者六百四十餘人陸行者自故峽王子而下凡百餘人胡會

於緬甸昆明蒲生詳大聖諭由柳入緬甸數日不龍背戰戰臣臣所杜被賊走處中不龍背蓋稱王與其妻及子

已過入緬兵山中相去
數十里同日赴文死

夏五月緬人置桂王由柳于結經以兵防之 初由柳至并互其羣臣沐天波等謀奉之走戶臘二河不聽緬人遣大臣過河面議

以冊寶視神視宗時差小疑以為假天波出黔國公印對同乃信因請由柳款關上無得納漢兵是月四日緬復以舟迎由柳明

日發舟互行三日至阿瓦阿瓦者緬酋所居城也又五日至結經始知前陸行者蓋被緬人掠為奴多自彼惟峽王子等八十人

流入暹羅緬人於結經置草屋居由柳以竹為城從行諸臣或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為笑樂大為緬人嗤

秋八月我

大清兵定四川 初李赤心養子采亨等久窺廣西其眾食且懼

大兵進討率眾走川東分據川湖開耕田自給川中舊將王九興譚宏等附之眾猶數十萬桂王由柳大學士文安之因率采亨及

劉體仁袁宗第等十六營由水道襲重慶會譚宏譚諸紋譚文諸將不欲安之欲討二人二人懼率所部降於

大兵諸鎮遂散安之亦卒至是

大兵進取川南克叙州馬湖二府總兵杜之香降成都餘黨悉風遠遁

大兵進至新津新瀾無算全川底定於是獻忠餘孽之獲蜀者亦盡矣

桂王由榔令其黔國公沐天波以臣禮見編酋俗以中秋日大會羣蠻兵首欲誇示諸國請天波過河令推管既足用臣禮見

天波不得已從之歸泣告眾曰我所以屈者懼焉是王上耳否則彼將無狀我罪益大任國重與禮部侍郎楊在銓勸奏之

由榔天時已死李國英等列檄請桂王復歸其山修一日高祖長大臣有三日不舉大者桂王由榔不應明日吉期滿泰合泰

止一日國泰即為去國重又或論時事三不可解中言桂王由榔急於出險吉期不悅於令國豐獻出險則豐曰時事重

此論中言桂王由榔急於出險吉期不悅於令國豐獻出險則豐曰時事重

受制有願至於流播備方為不知治明代宜守此善法而之勢適至此極亦良可惜哉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克沅江 桂王由榔之走永昌也適過沅江土知府那高與其子素逆謁供奉甚謹投軍費用金銀器累畢志以獻曰此行上

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由榔說走編甸李定國不放深入聞白文選在木邦就之謀與文選計不合定國乃引兵自孟定過取馬

抵猛編孟良不附定國移兵滅之據其地遣使號召諸土司兵高亦於沅江起兵應之至是

大兵進討破高登樓自焚合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戰死繼明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秋九月白文選攻編甸不克 文選自木邦至錫箔所至縱兵大掠進攻阿瓦索桂王由榔阿瓦有新舊二城新

城編甸所居文選急難之城且破為編甸人所始退兵十里城中備禦復固反為所敗文選乃引兵赴孟良會李定國定國復同大

選赴阿瓦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五月李定國白文選會兵攻編甸不克 桂王由榔久居藉硬從官費用盡竭錦衣趙明鑑謀竊其世子以出

為為吉翔等所阻李定國以三十餘疏迎由榔俱不達白文選復遣人告由榔言不放進者恐有他害必得編甸人送出為上

策由榔即以書答之文選乃陰遣浮橋將迎由榔為編甸人所覺事不果至是定國文選會兵阿瓦使人入編來由榔編人不許以

象兵與定國戰定國前隊失利文選引兵橫擊之編人大敗退保新城然終不肯出由榔定國文選復議以舟師攻之遣人於

上流造船為編甸人所燒定國文選移兵洞島木幾文選兵潰走錫箔定國亦引選

秋七月桂王由榔從官盡為緬人所殺時緬酋第叔凡自止欲盡殺由榔諸臣乃遣人告由榔曰蠻俗貴盟請與天朝諸公飲

呪水馬吉野李國泰諸臣盡往至則以兵圍之令諸臣以次出外出外殺之凡殺四十二人吉朝國泰及黔國公沐天波華亭

侯玉羅泰歸寧伯備安將軍魏豹都督馬雄飛吏部侍郎劉士廉禮部侍郎楊在御史馬昌湖任國寶光祿少卿高勅兵部郎中

金簡等預焉賜諸臣志節惟恭物士廉在馬朝國寶朝而皆都督同知鄧凱以傷足不行獲免緬人復以兵圍由榔所告

其左右杖殺不可勝數惟存由榔與其眷屬二十五人

冬十二月我大清兵至緬甸由榔獻之於軍前 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內大臣公愛星阿等帥師征緬兩路進兵於

十一月八日會師木邦李定國先奔景練白文選據錫泊憑江為險

大兵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餘里臨江造筏將渡文選復奔茶山總兵馬甯等率僑師追之及於猛養文選降

大兵直趨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由榔否則兵臨城下後悔無及是月初一日

大兵至緬城緬酋懼初三日遣數十人至由榔所達生擒之去遂並其眷屬送軍前

大兵凱旋明年四月由榔死於雲南六月李定國走死猛臘其子嗣興與劉文秀子劉震等俱來降臣等謹集緬緬之代受星阿

當時三桂情形未詳所以當據緬道為切臣等編纂初

平以三桂史較不詳則其姓名僅書愛星阿等惟錄初

聖上神聖聰明三桂情形未詳所以當據緬道為切臣等編纂初

聖上神聖聰明三桂情形未詳所以當據緬道為切臣等編纂初

聖上神聖聰明三桂情形未詳所以當據緬道為切臣等編纂初

聖上神聖聰明三桂情形未詳所以當據緬道為切臣等編纂初

聖上神聖聰明三桂情形未詳所以當據緬道為切臣等編纂初

聖上神聖聰明三桂情形未詳所以當據緬道為切臣等編纂初

聖上神聖聰明三桂情形未詳所以當據緬道為切臣等編纂初

聖上神聖聰明三桂情形未詳所以當據緬道為切臣等編纂初

聖上神聖聰明三桂情形未詳所以當據緬道為切臣等編纂初

聖上神聖聰明三桂情形未詳所以當據緬道為切臣等編纂初

聖上神聖聰明三桂情形未詳所以當據緬道為切臣等編纂初